



汉魏六朝岭南 植物“志录”辑释

缪启愉 邱泽奇 辑释



封面设计 陈勤卓

Q948.2
2739

11+

215-183
3

ISBN 7-109-01077-5/Q·51

定价：6.50 元

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輯釋

繆啓愉 邱澤奇 輯釋

農 業 出 版 社

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輯釋

繆啓愉 邱澤奇 輯釋

責任編輯 段曉東

農業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區棗營路)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通縣向陽印刷廠印刷

850×1168 mm 32 開本 8.75 印張 195 千字

1990 年 5 月第 1 版 199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611 冊 定價 6.50 元

ISBN 7-109-01077-5/Q·51

序

《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輯釋》是輯錄佚書遺文之作。輯佚的範圍，文獻資料以佚書(或佚文)為限；內容以植物為限；地域以嶺南為限；時代上起東漢前期，下迄南朝的500年間。這期間專記嶺南事物的書很多，其書以“誌”、“記”、“狀”、“傳”等為名，稱說時無可列舉，本書概括名之曰“誌錄”。所輯以各書中的植物部份為對象，其他捨棄，故本書題名曰“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輯釋”。

這500年間記載嶺南植物的專書(或專文)有25種之多，均已亡佚，本書予以輯錄，均保留其各書所引的原題書名不改。其書書名、作者及時代如下列：

一、《異物誌》部份

楊孚《異物誌》、楊孚《交州異物誌》、楊孚《南裔誌》(東漢前期)、萬震《南州異物誌》(三國·吳)、沈瑩《臨海異物誌》(又名《臨海誌》吳末晉初)、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吳末晉初)、陳祈暢《異物誌》、曹叔雅《異物誌》。

二、《南方草物狀》部份

徐衷《南方草物狀》、徐衷《南方記》、徐表(衷)《南州記》(東晉、劉宋間)。

三、地記部份

康泰《扶南傳》、《吳時外國傳》(三國·吳)、竺芝《扶南記》、《林邑國記》、魏完《南中八郡誌》(西晉)、俞益期《與韓康伯箋》(東晉)、劉欣期《交州記》(東晉末)、沈懷遠《南越誌》(宋、齊間)、裴淵《廣州

記》(劉宋)、顧徽《廣州記》(劉宋)、缺名《廣州記》、竺法真《登羅浮山疏》(齊、梁間)、《羅浮山記》。

我國自宋代開始有輯佚工作以來，大都偏重於某一本書的遺文輯錄，其以某一專項性的內容就各書進行綜合性的搜索輯佚者絕少。本書以漢魏六朝 500 年間的嶺南植物記載為專項內容進行彙總輯佚，尚屬初次。本書旨在鉤沉搶救我國古典植物學文獻，綜攬彙錄，集分散的遺文於一帙，以便提供學術界比較參研。從“誌錄”所輯 25 種佚書的遺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記載植物的內容非常具體、翔實，其形態、性狀等的描述也大多準確切實，對某些熱帶亞熱帶植物，如椰子、檳榔、橄欖、無花果，餘甘子、古貝、甘蕉、豆蔻等，描述尤為形象細緻。這表明“誌錄”在中國古代植物學發展史上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堪稱為古代最早的一部“嶺南植物誌”。特別與古代歐洲對比，更具有為世矚目的突出成就，它填補了這一時期世界植物學文庫的空白，尤其值得我們珍視。

古代有關植物的重點著作，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農書類，二是本草書類，三是專誌類，即本書的“誌錄”類。

試與古代歐洲作對比：

一、農書類

在歐洲，農書祇是早期有一些，後來極度貧乏。羅馬奴隸制時代曾有幾種農書，如公元前二世紀有卡圖 (Cato) 的《農業論》，極簡略，編次亦無系統；公元前一世紀，有發祿 (Varro) 的《農業論》三篇，內容較勝於卡圖；到公元一世紀，有科路美拉 (Columelle) 的農書十二篇，雖然篇幅大，但價值較低。科路美拉之後也出現一些農書，但都是抄襲前人的材料編輯而成，沒有多大價值。

我國自先秦到公元二世紀，有《漢書·藝文誌》農家類著錄的《神農》、《野老》、《汜勝之》等九家農書，總共 114 篇；又有《管子·地員篇》、《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又有月令式的《夏小正》、《四民月令》等等；此外還有不少關於動物飼養和鑒別六畜形體的

農書。其數量之多，內容之豐富多彩，技術成就之突出，大大超過歐洲。

再後到中世紀封建時代(五至十七世紀)，歐洲農業反而不如奴隸壟斷制的羅馬時代，出現很長時期的倒退衰落現象。中世紀農業施行機械呆板的“二圃制”、“三圃制”的耕作制，長達十幾個世紀之久不變，耕作非常粗，農作物固定單調，農具粗劣，技術保守，祇知掠奪土壤自然肥力，產量極低，遠在我國之下。一切“率由舊章”，安於現狀，農業著作瀕於絕跡。所以自二世紀以後一直到中世紀末的十六世紀之前，歐洲農書枯竭長達十四個世紀之久，不是偶然的。

反觀我國，二至十六世紀正是我國封建農業鼎盛和持續發展時期，農書和農業互相促進，各家著述大量湧現，多達 300 餘種。其體裁包括綜合性的、月令式的、專業性的、地方性的等類；內容包括農業通論、農業氣象、農具、耕作栽培、穀物、菓樹、蔬菜、竹木、治蟲、蠶桑、畜牧獸醫、水產，以及花卉、野生植物，等等，凡涉及農、林、牧、副、漁大農業的範疇者，無不齊備，並且各有特色。

二、本草書類

與植物有關的本草書，在歐洲，其先有後缺的現象，甚於農書，因為在歐洲祇有公元一世紀的迪奧斯考里特(Dioscorides)的《本草》(Materia Medica)比較有價值，有一定水平。其後一直到十六世紀以前，一直沿用迪奧斯考里特的書。

在我國，早在公元前的秦漢時代，已出現本草書的經典著作《神農本草經》，是長期醫藥實踐的結晶。此後，不斷發展，不斷提高，三世紀有《吳普本草》，六世紀有《本草經集註》和《名醫別錄》，七世紀有《新修本草》(即《唐本草》)，八至十二世紀有《本草拾遺》、《開寶本草》、《證類本草》、《本草圖經》、《本草衍義》等，到十六世紀末則出現了集藥學醫學之大成的《本草綱目》。《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由國家製定頒行的附有繪圖的藥典，比外國最早的十六

世紀的紐倫堡藥典早九個世紀。《本草綱目》是舉世聞名的藥物學名著，具有很高的實用價值和科學成就，在國內外影響很大。

三、專誌類

這一類是本書輯佚的對象，而有佚可輯，本身就說明其書不少，其內容亦不平凡。

早在公元前四世紀，歐洲已有西奧弗拉斯圖(Theophrastus)寫了《植物本原》(De Causis Plantarum)和《植物史》(Historia Plantarum)二書，在植物形態和分類上有開拓性見解，具有相當高的科學水平。我國在同一時期還沒有這樣的專著。我國自先秦至漢代始有非一時一人之作的《爾雅》一書，其中《釋草》、《釋木》兩篇是最早記載植物的專篇，用同屬性類比的方法對植物進行了分類，但文詞極簡，以釋名為主，較之西奧弗拉斯圖的書是有差距的。

值得注意的是和農書、本草書一樣，在歐洲，專誌類書也祇在早期曇花一現，以後無以為繼。自西奧弗拉斯圖之後直到二世紀，沒有出現有價值的植物專誌。再以後，自二世紀直到十六世紀以前，植物專誌同樣貧乏，銷聲匿跡長達十四個世紀之久^①。

我國自一世紀至十六世紀，專志類書達一百幾十種之多，包括草木、菓樹、蔬菜、花卉、竹筍、茶、菌、野菜等等。本書以漢魏六朝記載嶺南植物的“誌錄”為範圍，時間自一世紀到六世紀，其書多達25種，所記內容涉及植物類別、形態、性狀、生長規律、植物生態、植物地理，以及產地、加工利用等各方面，在古典植物學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總計其所記“嶺南”植物361種，除去重復的126種，實有植物達235種之多，非任何同時期的植物學著作所能企及。至於各書徵引的條數，多達563條(本書省而不錄的尚未計算在內)，資料的豐富也是空前的。

^① 直到十六世紀末才有意大利的凱撒爾平納斯(Caesalpinus)的《關於植物》(De Plantis)一書問世。

通過上述與國外的比較，可以清楚的認識到，“誌錄”的輯佚，以其豐富的植物學內容，填補了世界古典植物學史的階段空白，給世界科學寶庫增添了豐富的內容^①。

與外國比較，我國的古代植物學是處於領先地位，已如上述。就國內而言，“誌錄”就植物學的角度來說，也不是農書、本草書等的記載所能相比的。

農書以植物的耕作栽培等的內容為主，本草書以植物的藥用價值等為主，它們的性質決定它們不可能對植物的形態、性狀等作更多更深入的描述。嶺南的熱帶亞熱帶植物，中原人知道得很少，甚至完全不了解，所以最初中原人目之為“異物”，東漢楊孚第一個以《異物誌》為書名記載嶺南的特有植物。此後名為“異物誌”的書，自漢至晉，盛於一時。但東晉以後，所謂“異物誌”的書不再出現，這從本書輯錄的25種書名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來。

隨着嶺南的進一步開發，特別是東晉、南朝對嶺南開發經營的加強，嶺南的社會經濟和生產技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西晉晚期的出土墓磚中，常見有“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皆平康”等吉語銘文，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加上嶺南與中原之間陸路交通的開闢，到南朝，中土與兩廣之間的交通，更為暢便，嶺南物品也源源輪進到中土。在這樣的條件下，嶺南設置的新郡縣，亦與時俱增，這充分表露嶺南人口增添、生產發展的一片繁榮景象，已與江南地區基本一致，遠不是落後閉塞之地了。物以罕見為“異”，東漢時視嶺南特產為“異物”者，到南朝時已不再感到陌生和奇異了，所以對嶺南特產的記載，開始由“異物誌”改為“狀”和“記”了。嶺南物產記錄的從“異”到不異的過程，展現在從“異物誌”到“狀”、“記”的轉變中，

^① 十七世紀開始，西方植物學已從本草學時代向現代植物學時代過渡，以後繼續前進發展，我國基本上仍處在本草學時代，比較落後了。到十九世紀中葉，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問世，在古典植物學中達到了很高水平，也標誌着古典植物學的基本結束。

充分顯示出人們對嶺南植物認識的加深，也顯示出到“狀”、“記”時代，嶺南的社會經濟有着長足的發展。

本書以輯錄嶺南植物佚文為對象，加以審慎的校釋。附錄〈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研究〉一文，是邱澤奇同志的碩士研究生論文。

繆啓愉

1987年12月於南京農大

凡 例

一、本書輯佚的範圍：(1) 漢魏六朝期間專記嶺南事物的專書（包括專文）中的植物部份；(2) 這些專書現在已亡佚者。因此，其書雖多記嶺南，但現今尚存者，不輯，如戴凱之《竹譜》；其書雖已亡佚，但非專記嶺南者，亦不輯，如晉郭義恭《廣誌》等。

二、輯佚以宋以前書為限。其有明清文獻引錄者，必要時亦收錄，或作為附條，或在校記中校出。

三、輯佚資料分三部份：(1) 《異物誌》部份；(2) 《南方草物狀》部份；(3) 地記部份。各按時代先後編排。各書書名以引書所題原書名著錄，而以類相從。如楊孚《異物誌》、《交州異物誌》和《南裔誌》，是楊孚《南裔異物誌》的別名或簡稱，名雖各異，實是一書，故排列在一起，而仍保留其原題書名；再如三種《廣州記》，雖作者各異，但系均記廣州，亦先後相次列在一起。均各為一篇。

四、輯佚資料以一書為一“篇”，篇號一、二、三……；以篇下的植物標題為“目”，目號1、2、3……；以目下的引文資料為“條”。統一綱目，亦便於行文稱說。

五、每一書的各種植物，大致按菓、木、藤、草、竹的順序排列，各以原引植物名稱為標題。標題下的條不止一條者，按引書的時代先後排列（個別特殊情况例外），先引的條頂格，後引的條退後二格，使遺文比較醒目和條理化。每一條的出處以小字列在各條之末。

六、校勘旨在勘正訛脫，以使文通義順。各書引文，詳略不一，分歧也多，一般指出其正誤，存原文不改；必須校改時，在校記

中說明。

七、註釋包括難詞釋義和名物考釋，結合現代科學知識加以解釋，力圖清楚合理。植物古今異名，土名俗稱，尤為今所不識，酌定今名，除明顯可定者外，其在疑似之間者，提供資料作參詳，其無可考釋者，置之“未詳”或存疑待考。

輯佚所用書目及版本

(一)直接輯錄的書

南朝·梁·蕭統《文選》 劉逵(淵林)、李善註 1809年胡克家覆宋淳熙刊本；中華書局影印本，1977年。

戴凱之《竹譜》 南宋左圭《百川學海》本；《叢書集成》據《百川學海》排印本；元末陶宗儀100卷涵芬樓排印《說郛》本，清陶珽增訂120卷《說郛》本。

後魏·酈道元《水經註》 《四部叢刊》本；楊守敬、熊會貞《水經註疏》本。

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六世紀30—40年代，簡稱《要術》) 繆啓愉《齊民要術校釋》本，農業出版社，1982年。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 《古逸叢書》影印日本十四世紀中葉抄本。

隋·虞世南《北堂書鈔》 清1888年孔廣陶校刊本(校錄了明1600年陳禹謨校刊本、1603年俞安期刻本的異文)；中華書局點校本，1965年。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 明1528年陸采覆宋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82年。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 《四部叢刊》本。

西漢·司馬遷《史記》 唐·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 中華書局點校本。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 南朝·梁劉昭、唐·李賢註 中華書局點校本。

唐·徐堅等《初學記》 明1587年徐守銘校刊本；中華書局點校本

(附清嚴可均、陸心源校錄的異文)，1962年。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叢書集成》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年。

唐·段公路《北戶錄》《叢書集成》本；《湖北先正遺書》影印《十萬卷樓叢書》本。

唐·劉恂《嶺表錄異》《叢書集成》本；魯迅校本，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

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覽》(977年，簡稱《御覽》) 中華書局影印本，1963年；清1807年鮑崇城刻本參校。

北宋·李昉等《太平廣記》 中華書局點校本，1981年。

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 清1882年金陵書局印本。

北宋·吳淑《事類賦》 明1532年無錫縣學崇正書院刊本。

北宋·陳彭年等增訂《廣韻》《四部叢刊》本；張氏澤存堂本，中國書店影印，1982年。

南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四部叢刊》本。

南宋·羅願《爾雅翼》《叢書集成》本。

南宋·高似孫《緯略》《叢書集成》本。

南宋·陳耆卿《嘉定赤城縣誌》。

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 農業出版社影印本，1982年。

明初《永樂大典》參校 中華書局影印本，1960年。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參校 人民衛生出版社校點本，1979年。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十八世紀中期)參校《叢書集成》本。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參校。

雍正、道光《廣東通誌》參校。

乾隆《廣西通誌》參校。

(二)間接輯錄的書

缺名《魏王花木誌》(《太平御覽》、《本草圖經》引錄)

唐缺名《海藥》 收錄在北宋唐慎微撰、金·張存惠增訂的《重修政

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簡稱《證類本草》)中。《四部叢刊》本；人民衛生出版社影印本，1957年。

唐·李珣《海藥本草》(《本草綱目》引錄)。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收錄在《證類本草》中)。

唐·甄權《藥性本草》(《本草綱目》引錄)。

唐·劉珣《嶺表錄異》(《太平御覽》引錄)。

北宋·劉翰等《開寶本草》(在《證類本草》中)。

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在《證類本草》中)。

北宋·蘇頌《本草圖經》(收錄在《證類本草》中)。

宋人大明《日華本草》(《本草綱目》引錄)。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全芳備祖》引錄)。

(三)“誌錄”各書的新舊輯佚本

清·曾釗輯楊孚《異物誌》，載《嶺南遺書》第五輯；又《叢書集成》本。

清·陳運溶輯《南州異物誌》，載《麓山精舍叢書》第二輯《古海國遺書鈔》；日人小川博輯《南州異物誌》，載《安田學園研究紀要》第二、三號，1958、1959年。

元末陶宗儀輯《臨海異物誌》，載涵芬樓排印100卷《說郛》本，又清陶珽輯本，載120卷《說郛》本；清王仁俊輯《臨海異物誌》，載《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稿本，藏上海圖書館；民國楊晨輯《臨海異物誌》，載《臺州叢書》後集；今人張崇根《臨海水土異物志輯釋》，農業出版社，1981年。

清·洪頤煊輯《臨海誌》載《臺州叢書》後集。

民國陶棟輯《異物誌》中華書局，1948年。

新加坡許雲樵《徐東南方草物狀輯註》東南亞研究所輯佚叢刊，新加坡，1970年；石聲漢《輯徐東南方草物狀》，西北農學院油印本，1973年。

元末陶宗儀輯《扶南傳》載涵芬樓100卷《說郛》本；清陳運溶輯

《扶南傳》，載《麓山精舍叢書》第二輯《古海國遺書鈔》。

清·陳運溶輯《扶南記》 載《麓山精舍叢書》第二輯《古海國遺書鈔》。

日人渡部武《朱應·康泰の扶南見聞録輯本稿》 東海大學紀要文學部第43輯，1985年。

清·陶珽輯《林邑記》 載120卷《說郛》本。

近人王叔武輯《南中八郡誌》 載《雲南古佚書鈔》，雲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祇錄《南中八郡誌》的書名，無內容）。

清·陶珽輯《交州記》 載120卷《說郛》本；清曾釗輯《交州記》，載《嶺南遺書》第五輯，又《叢書集成》本（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祇有其書名，無內容）。

元末陶宗儀輯《南越誌》 載涵芬樓100卷《說郛》本，又清陶珽輯本，載120卷《說郛》本；清王仁俊輯《南越誌》，載《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稿本，藏上海圖書館；民國葉昌熾輯《南越誌》，載《學澗叢書》，稿本，藏清華大學圖書館。

清·王謨輯裴淵《廣州記》 載《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影印本。1962年（清王仁俊輯裴淵《廣州記》，載《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稿本藏上海圖書館；蒲圻張氏輯本，載張氏《大典》）。

清·陶珽輯顧微《廣州記》 載120卷《說郛》本。（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有目無文）。

元末陶宗儀輯《羅浮山記》 載涵芬樓100卷《說郛》本。

目 錄

《異物誌》部份

一、楊孚《異物誌》	1
1. 橘	1
2. 稻	2
3. 文草	2
二、楊孚《交州異物誌》	4
蜜香	4
三、楊孚《南裔誌》	5
龍眼 荔枝	5
附. 檳榔 稻	5
四、萬震《南州異物誌》	7
1. 椰樹	7
2. 橄欖	8
3. 桃 枇杷	9
4. 木香	9
5. 鸚舌香	10
6. 薰陸香	11
7. 摩廚	12
8. 古貝木	12
9. 盧頭木	13
10. 火浣布	14
11. 榕木	15
12. 杜芳	16

13. 野葛	17
14. 甘蕉	17
15. 青木香	19
16. 藿香	20
17. 鬱金香	21
18. 棘竹	22
19. 流黃香	23

五、沈瑩《臨海異物誌》

1. 楊桃	24
2. 梅桃子	25
3. 楊搖	25
4. 冬熟	26
5. 猴鬪子	26
6. 關桃子	26
7. 土翁子	26
8. 枸槽子	27
9. 鷓鴣子	27
10. 猴總子	27
11. 多南子	28
12. 王壇子	28
13. 楊梅	29
14. 餘甘子	30
15. 桃榔木	31
16. 柯樹	32
17. 椀	33
18. 鍾藤	33
19. 蔞藤	34
20. 丹邱穀	35
21. 石莖	35
22. 狗竹	36

23. 筍竹	36
24. 箇鹽竹	37
25. 般腸竹 筍竹	37
26. 籊 簞	37
27. 天竺黃	38
28. 越王算	38
六、薛瑩《荆揚巳南異物誌》	40
1. 楓樹	40
2. 橄欖	41
3. 餘甘	41
4. 檳榔樹	41
5. 龍眼	43
6. 荔枝樹	43
7. 楊梅	43
8. 棕	43
9. 榴	44
七、陳祈暢《異物誌》	45
1. 三廉	45
2. 餘甘	45
3. 穀子	46
4. 摩廚	47
5. 葭蒲	48
6. 甘藷	48
7. 益智	49
八、曹叔雅《異物誌》	50
橘	50
九、缺名《異物誌》	51
1. 橘樹	51
2. 枸櫞	52
3. 榔樹	53

4. 橄欖	54
5. 檳榔	54
6. 荔枝	56
7. 藤	57
8. 梓椏	57
9. 榱木	58
10. 摩廚	58
11. 楸欄 枸椽	59
12. 壽母	59
13. 桂	60
14. 栢	60
15. 枕梁	61
16. 沉香	61
17. 木蜜香	61
18. 文木	62
19. 木綿	63
20. 椏 椏 楨 欄	63
21. 火浣布	64
22. 榕樹	64
23. 扶留	65
24. 荔	65
25. 甘蔗	65
26. 芭蕉	66
27. 豆蔻	67
28. 薑 芟	68
29. 藿香	69
30. 香管	69
31. 昆布	70
32. 石髮	70
33. 筍	71
34. 簕筍	72

35. 綠葵	72
36. 桂竹	73
37. 箭竹	73
38. 射筒竹 由梧竹	73
39. 纂竹	74

《南方草物狀》部份

十、徐文《南方草物狀》	75
1. 椰	75
2. 檳榔	76
3. 檳榔	77
4. 劉樹	77
5. 鬼目樹	78
6. 桶子	79
7. 都坤樹	79
8. 都昆樹	80
9. 都咸樹	80
10. 夫編樹	80
11. 豆蔻樹	81
12. 棧蜜香	82
13. 楓香樹	83
14. 薰陸香	84
15. 文木	84
16. 沉藤	84
17. 珥藤	85
18. 閉子藤	85
19. 野聚藤	86
20. 椒藤	86
21. 荷屑	87
22. 蕉樹	87

23. 甘藷	87
24. 益智	88
25. 霍香	88
26. 楸香	89
27. 優殿	89
28. 由梧竹	90
十一、徐衷《南方記》	91
1. 乙樹	91
2. 州樹	92
3. 前樹	92
4. 石南樹	92
5. 國樹	93
6. 楮樹	93
7. 檉樹	94
8. 都角樹 都桶樹	94
9. 都咸樹	94
10. 夫漏樹	95
11. 楓香樹	95
12. 青木香	95
13. 筋竹	95
十二、徐表(衷)《南州記》	97
1. 都角樹	97
2. 都咸樹	97
3. 訶梨勒	97
4. 海紅豆	98
5. 楸稠	98
6. 蘇方木	99
7. 婆羅得	99
8. 無食子	100
9. 無名木	100

10. 降真香	101
11. 沒藥	101
12. 通草	102
13. 落雁木	102
14. 胡椒	102
15. 華撥	103
16. 風延母	103
17. 白附子	103
18. 補骨脂	104

地 記 部 份

十三、康泰《扶南傳》	105
1. 安石榴	105
2. 酢皂莢	105
3. 鷄舌香	106
4. 香花	106
5. 甘蔗	107
6. 芋	107
十四、《吳時外國傳》	108
1. 鷄舌香	108
2. 白疊花	108
3. 藿香	109
4. 流黃香	109
附. 火浣布	109
十五、竺芝《扶南記》	110
1. 荔枝	110
2. 酒樹	111
十六、《林邑國記》	113
1. 檳榔 仁類	113
2. 攝移樹	114

3. 由梧·····	115
十七、魏完《南中八郡誌》·····	116
1. 檳·····	116
2. 檳榔·····	116
3. 荔支·····	117
4. 枇杷·····	117
5. 莎木·····	117
6. 甘蔗·····	117
7. 毒草·····	118
8. 大竹·····	118
十八、俞益期《與韓康伯箋》·····	119
1. 椰·····	119
2. 檳榔·····	119
3. 桑·····	120
4. 衆香共是一木·····	121
5. 稻·····	122
十九、劉欣期《交州記》·····	123
1. 枸櫞·····	123
2. 椰子·····	123
3. 龍眼·····	124
4. 君遷子·····	124
5. 古度樹·····	124
6. 白綠樹·····	125
7. 鬼目 草昧子·····	125
8. 桶子·····	126
9. 多感子·····	126
10. 蔗子·····	126
11. 彌子·····	127
12. 蜜香·····	127
13. 豆蔻·····	127

14. 郇勾	128
15. 木豆	128
16. 杉樹	128
17. 檣	129
18. 扶留	129
19. 合水藤	129
20. 藿香	131

二十、沈懷遠《南越誌》 132

1. 合成樹	132
2. 荔枝	133
3. 楊梅	133
4. 三廉	134
5. 沙棠	134
6. 石榆子	135
7. 檫	135
8. 青桐	135
9. 漆樹	135
10. 檉 松 杞 梓	136
11. 沉香木 蜜香樹	137
12. 輪木	138
13. 古終藤	138
14. 疎麻	139
15. 慮頭木	139
16. 皋蘆	139
17. 慎火	140
18. 山藟	141
19. 蕉布	142
20. 苓陵香	142
21. 卷施	143
22. 海藻	143

23. 石菴	114
24. 猴葵	114
25. 茯苓	114
26. 龍鍾竹	115
27. 沙蘇竹	145
28. 簞竹	145
29. 棘竹	146
30. 桃枝	146
31. 洲上故筍	147
二十一、裴淵《廣州記》	148
1. 橘 壺橘	148
2. 柚	149
3. 枸櫞	149
4. 橄欖	150
5. 楊梅	150
6. 山桃	151
7. 繁多樹	151
8. 古度	152
9. 韶	152
10. 五子樹	153
11. 穀	153
12. 木綿 圓當竹 古綠藤	153
13. 壘廬(皋廬)	154
14. 鬼目 益知	155
15. 膏藤	155
16. 金釵瓜	156
17. 菖蒲	156
18. 石藤竹	156
19. 桃枝竹	157
二十二、顧微《廣州記》	158

1. 木威	158
2. 餘甘等	159
3. 山檳榔	159
4. 古度樹	160
5. 鬼目 草昧子	160
6. 沉香	161
7. 貝多	161
8. 勾芒木	162
9. 金荆	162
10. 舜木	162
11. 細	163
12. 扶留藤	163
13. 蔞藤	163
14. 續斷	164
15. 高藤	165
16. 柔蔞藤	165
17. 甘蔗	165
18. 益智	165
19. 鵝侯菜	167
20. 簞竹	167
21. 筍竹	167

二十三、缺名《廣州記》 168

1. 盧橘	168
2. 烏欖	168
3. 檳榔	169
4. 龍眼	169
5. 荔枝	169
6. 枇杷 若榴	170
7. 三藥	171
8. 蕉葉	171

9. 天竺桂	171
10. 葶	172
11. 安息香	172
12. 木綿	172
13. 白荆 紫荆	172
14. 蒟醬	173
15. 千金藤	173
16. 檣藤子	173
17. 鼠藤	174
18. 沖洞	174
19. 續斷	174
20. 雍菜	174
21. 薇	175
22. 朮	175
23. 麥門冬	175
24. 當歸	176
25. 半夏	176
26. 蒔蘿 馬芹	176
27. 東(冬)風菜	176
28. 宜南草	177
29. 草犀	178
二十四、竺法真《登羅浮山疏》	179
1. 山檳榔	179
2. 荔支	180
3. 沙棠	180
4. 沉香	180
5. 栴檀	180
6. 筋竹	181
二十五、《羅浮山記》	183
1. 桂	183

2. 相思樹·····	183
3. 木綿·····	183
4. 木槿·····	181
5. 求那術·····	184
6. 男青 女青·····	184
7. 菖蒲·····	185
8. 菱·····	185
9. 邛竹·····	185
附錄 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研究·····	187
參考文獻·····	239
“誌錄”植物索引·····	241

《異物誌》部份

一、楊孚《異物誌》

楊孚，東漢時人。本書所收楊孚的《異物誌》、《交州異物志》和《南裔誌》，實系一書而異名。其書大概原名《南裔異物誌》，別稱《交州異物誌》（亦有題作《交趾異物志》者），而簡稱《異物誌》或《南裔誌》。之所以不予歸併為一書，一以保留各書原引所題書名，二亦便於復覈，庶免編者或有的臆併誤斷之弊。惟某書引作不題姓名的《異物誌》，而他書引作楊孚《異物誌》者，則歸入本篇，但在校記中校明。其他各篇書名和引文有類似情況者，均仿此例。

本書引文，都在引文下以小字註明出處，但祇註明為何書所引，不註明其所引的書名，如“橘”第一條的完整註法應是：“《初學記》卷20‘貢獻’引楊孚《異物誌》”，現在省去“楊孚《異物誌》”不註，因楊孚《異物誌》已在篇名上標明，故略去，全書均仿此例。

1. 橘

橘為樹(一)，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有美味。交趾有橘官(二)，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初學記》卷20“貢獻”^①

橘為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裏又善味。交趾有橘官一人，秩三百石，歲主貢御橘。《御覽》卷626“貢賦”

校註：

① 此條《初學記》卷28“橘”又引作“曹叔《異物誌》”，少“而”字、“裏”字；“美”作“善”，餘同本條。“善味”指葉肉，非指葉皮，“裏”字應有。“曹叔”疑是“曹叔雅”脫“雅”字。二條內容相同而題名有異，如非《初學記》誤題，可能是二種《異物誌》同時流傳，而

曹叔雅採錄自楊孚。下條《御覽》所引，疑脫“長”字。又，《要術》等亦引有大同小異的內容，但僅題《異物誌》，無撰人姓名。參見九篇缺名《異物誌》1目“橘”校記②。

註釋：

(一) 橘，芸香科柑橘屬，學名 *Citrus reticulata*。現代植物學分類上，柑和橘二者常統稱為“柑橘”，用以代表柑橘屬中的寬皮柑橘類。

(二) “交趾”，即交趾，漢武帝置十三刺史部之一（東漢末改爲交州），轄境有今廣東、廣西大部 and 越南北部、中部地區。刺史部轄若干郡，其政治中心爲交趾郡。部和郡的治所在龍編，在今河內西北。

2. 稻

稻，一歲夏冬再種（一）。出交趾。《要術》卷10“稻”^①

交趾稻夏熟，農者一歲再種。《文選·吳都賦》“西國再熟之稻”唐

李善註

〔稻〕交趾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初學記》卷27“五穀·事對”

〔稻〕交趾一歲再種。《初學記》卷27“五穀·叙事”^②

交趾稻，夏冬又熟，農者一歲再種。《御覽》卷839·稻

校註：

① 《要術》、《文選》註及《御覽》均引作缺名《異物誌》，但《初學記》“五穀·事對”條引作楊孚《異物誌》，文句稍異，內容相同，故《要術》等所引均歸列楊《誌》本目。

② 《初學記》引文體例，同一項目下分“叙事”、“事對”等項，此條引在“五穀”的“叙事”項下，題作《異物誌》，但在“事對”項下題作楊孚《異物誌》，顯然，此不題姓名的《異物誌》即爲楊孚《異物誌》，因分引而省去撰人姓名。此種情況，《初學記》在引他書時多處見到。

註釋：

(一) “一歲夏冬再種”，據俞益期所記是“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十二月作，四月登熟”。說“種”，是“夏冬再種”；說“熟”，又是“夏冬又熟”。參看十八篇俞益期《與陳來伯箋》5目“稻”註（一）。

3. 文章

文章作酒（一），宛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貴也。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148“酒食部·酒·文章酒”^①

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以美用之故也。《御覽》卷 994 “草”②

校註：

① 這是《北堂書鈔》清孔廣陶刻本的引文。據孔校，明萬曆陳禹謨刻本及俞安期刻本作：“文章作酒，其味甚美。士人以金買草，不言貴也。”中華點校本同。

② 《御覽》引作缺名《異物誌》，但《北堂書鈔》引作楊孚《異物誌》，故歸入楊《誌》。又，《本草綱目》卷 36 “五加”引譙周《巴蜀異物誌》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所記與楊《誌》相同，如李時珍所引無誤，大概是譙周因沿楊孚。

註釋：

(一) “文章”，譙周《巴蜀異物誌》作“文章”，是“文章”即“文章草”。《本草綱目》謂“文章草”即是五加(卷 36 “五加”)。《中藥大辭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亦以文章草為五加。五加，五加科五加屬，學名 *Acanthopanax gracilistylus*。以其根皮供藥用，俗亦名其樹(灌木)為“五加皮”。《證類本草》卷 12 “五加皮”引陶弘景《本草經集註》：“蒸根熬酒，主益人。”說明五加除取皮浸酒外，古人亦直接用以煮汁釀酒，說與此處“文章作酒”相符。

二、楊孚《交州異物誌》

蜜香

蜜香(一)，欲取，先斷其根。經年，外皮爛，中心及節堅黑者，置水中則沉，是謂“沉香”；次有置水中不沉與水面平者，名“棧香”；其最小粗者^①，名曰“槩香”。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香皮紙”^②

校註：

① 唐釋道世撰《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引有《南州異物誌》“木香”一條，與此條基本相同，“最小粗者”作“最小粗白者”，則“粗”指品質，非謂粗大。參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4目“木香”及註(一)。

② 《北戶錄》引僅題《交州異物誌》，未題楊孚姓名。

註釋：

(一) “蜜香”是瑞香科沉香屬植物沉香 (*Aquilaria agallocha*) 的含樹脂的心材。以其出沉香，因亦名其樹為沉香，亦稱“蜜香樹”。產於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等地(今我國臺灣等地亦有栽培，但古代不產)。在樹幹或根部傷口處天然凝結着多量樹脂的，年久轉為優質沉香，古文獻叫做“熟結”；人工採製則是鑿傷樹幹或鑿樹孔(俗稱“開香門”)，使逐漸分泌樹脂，若干年後削取之，或將大樹砍倒，若干年後取其不朽心材，即古文獻所謂“生結”。由於年份久暫和樹體部位的不同，樹脂含量有多寡，品質有優劣，加上形狀不一，因而有沉香、棧香、馬蹄、鷄骨等多種品名。其樹脂棕黑色，含量多的心材(或節)，堅黑沉重，即本條所謂“中心及節堅黑者，置水中則沉，是謂‘沉香’”。其樹皮可造紙，即《北戶錄》所謂“香皮紙”，但易壞，不及楮紙。二十篇沈懷遠《南越誌》11目“沉香木”稱不沉者為“鷄骨”，稱最粗者為“棧香”，以後文獻，祇有“棧香”，而“槩香”之名不見。

三、楊孚《南裔誌》

龍眼 荔枝

龍眼、荔枝(一)，生朱堤南廣縣、犍爲犍道縣(二)。隨江東至巴郡江州縣(三)，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變赤可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文選·蜀都賦》“龍目”、“荔枝”劉逵(淵林)註^①

校註：

① 《文選》劉逵註引僅題《南裔誌》，未題楊孚姓名。但《南裔誌》是楊孚《南裔異物誌》的省稱，故列於本篇。

註釋：

(一) 龍眼，無患子科，學名 *Euphoria longan*，俗名桂圓，古亦名“益智”(與薑科的草本“益智”同名)。原產亞洲熱帶；我國南部和西南部都有栽培，今福建尤盛。所謂“似荔枝”，應兼指葉實，鮮時葉肉(假種皮)二者均白色、肉質、漿汁、味甜，乾時則黑褐色，並為滋補品。同科的荔枝 (*Litchi chinensis*)，原產我國，今兩廣、福建、四川、雲南、臺灣等地栽培最多。所謂“變赤”，指葉皮由青轉變為暗赤色，則成熟可食。

(二) “堤”通“提”(如古書“提封”也寫作“堤封”)；“朱堤”即“朱提”，郡名，三國蜀置，治所在朱提縣(今雲南昭通)。“南廣縣”屬朱提郡，在今四川拱縣。“犍爲”，郡名，漢置。“犍(bó)道縣”，漢置，曾為犍爲郡治，舊治在今四川宜賓縣西南。

(三) “巴郡”，秦置，漢晉因之。“江州縣”，自秦至漢晉均為巴郡郡治，在今四川重慶地區。“隨江”，猶言沿江。

附. 檳榔 稻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13“檳榔”引《南裔異物誌》曰：“檳榔，無花而實，堅如乾棗。以扶留、古黃灰併食，則滑美，下氣及宿食消穀。”雍正《廣東通誌》卷52“物產”引《南裔異物誌》同。《南越筆

記》可能依據《廣東通誌》。

又，關於“交趾稻”，《廣東通誌》亦引作《南裔異物誌》。

以上未見宋以前文獻引錄，姑附於篇末。

四、萬震《南州異物誌》

萬震，三國吳時人。各書引《南州異物誌》多未題萬震姓名。其題萬震姓名者，在校記內點明。《南州異物誌》別稱《南方異物誌》。

1. 椰樹

椰樹(一)，大三四圍，長十丈，通身無枝。至百餘年。有葉狀如蕨菜，長丈四五尺，皆直竦指天。其實在葉間，大如升，外皮苞之如蓮狀。皮中核堅。過於核，裏肉正白如鷄子，着皮，而腹內空：含汁，大者含升餘。實形團團然，或如瓜萑。橫破之，可作爵形，並應器用(二)，故人珍貴之。《要術》卷10“椰”

椰樹，大三四圍，長六丈，通身無枝。至百餘年。有葉，葉狀如蒲，長四五尺，直竦指天。實生葉間，皮苞之如蓮狀。皮肉硬。過於核，中肉白如鷄子，着皮，而腹內空：含汁，大者含升餘。實形團團然，或如茆樓，橫破之，可為爵，並堪器用，南人珍之。《御覽》卷972“椰”^①

校註：

①《御覽》所引有脫誤，椰葉極長，達4—6米，“長四五尺”應脫“丈”字；“皮肉硬”，這裏指椰殼(“核”)，“肉”應是“內”字之誤。又“葉狀如蒲”，如指裂片，則非全葉，似應作“如束蒲”，參見六篇薛瑄《荆揚已南異物誌》1目“椰樹”註(三)。

註釋：

(一)“椰樹”，即棕櫚科的椰子(*Cocos nucifera*)，原產馬來西亞，分佈於熱帶地區。我國海南島、兩廣、雲南、臺灣等地均有栽培。樹高20—30米，直立無分枝，上下大小近乎一致。羽狀復葉，長4—6米，簇生於莖頂，肉穗花序着生於頂端葉叢間，葉實圓形或橢圓形，直徑15釐米以上，椰葉由外葉皮、中葉皮、內葉皮、胚乳、胚和椰子水構成。

外菓皮即莖面外表的革質薄層，中菓皮又稱“椰衣”，成熟後是厚而疏鬆的棕色或綠褐色，這裏說“外皮苞之如蓮狀”，就是繡狀包裹在外面的中菓皮纖維層鬆軟有似蓮蓬。內菓皮即椰殼，堅硬，這裏說的“皮中核堅”，即指中菓皮裏面堅硬的椰殼（“核”）。椰殼裏面是胚乳，俗稱“椰肉”，為白色的肉質層，附着於椰殼上，即所謂“過於核，裏肉正白如鹵子”者；“着皮”，此“皮”則指內菓皮，即椰殼，謂附着於椰殼上。胚乳裏面為菓腔，中含椰子水，其味清甜有香氣，是熱帶地方最佳的清涼飲料，即所謂“腹內空；含汁，大者合升餘”。

（二）關於取椰殼為用器，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中：“有圓如卵者，即截開一頭，砂石磨之，去其皴皮，其（具之誤）編斑錦文，以白金塗（裝之誤）之，以為水罐子。”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下：“其殼為碗，最小者為酒盃，尤貴。相傳入壘鄉，用椰殼，遇毒即裂。今皆錄而用之。”

2. 橄欖^①（一）

〔橄欖〕閩、廣諸郡及緣海浦嶼間皆有之。樹高丈餘^②，葉似澤柳（○）。二月開花，八月成實，狀如長棗，兩頭尖，青色。核亦兩頭尖而有稜。核內有三竅，竅中有仁，可食（三）。唐李珣《海藥本草》（見《本草綱目》卷31“橄欖”轉引）

橄欖子，緣海浦嶼間生。實大如軸頭（四），皆反垂向下。

實先生者向下，後生者漸高。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23“橄欖”轉引）

校註：

① 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橄欖子”說到《南州異物誌》的“橄欖”字寫作“橄櫛”。按：這是形聲字，聲旁應從“審”，音旦（dàn）。字書無“櫛”字，《廣韻》、《集韻》“感”韻均有“櫛”字。《廣韻》：“木名”；《集韻》：“同櫛”。說明“櫛”是“櫛”字之誤（《北戶錄》清陸心源校勘記已校出，但正文仍誤）。這反映段公路所見《南州異物誌》本子的橄欖字有異寫。

② 橄欖樹高10—20米，“高丈餘”有脫字。

註釋：

（一）橄欖，橄欖科，學名 *Canarium album*，亦名“青葉”。原產越南和我國廣東等省，今廣東栽培尤盛。海南島現尚有野生種。

（二）“樺柳”，即“檉柳”。但檉柳有二說：一是楊柳科的杞柳（*Salix psu purea*），

因其枝可編製箕筐，亦稱“箕柳”；一是胡桃科的楓楊 (*Pterocarya stenoptera*)。嫩柳葉是羽狀復葉，小葉長橢圓形，對生，楓楊葉的復葉、葉序、葉形基本與嫩柳葉相似，但杞柳葉是單葉，互生或近對生，倒披針形，與柳葉迥異。這裏“葉似柳柳”，應指楓楊。

(三) 椰櫟葉實核堅硬，紡錘形，具棱。核內有三室，室內各具細瘦的種仁，可以吃，這裏說：“核內有三室(即三室)，寮中有仁，可食”，符合實際。但這樣的描述，不見他書引錄，或出李時珍的加工改寫。

(四) “軸”，可以指車軸，也可以指織布機上的“籽軸”之“軸”(也寫作“柚”)；“軸頭”，應指軸的頂端借以滾動的短小的樞紐部份，摩擦日久，可使光滑而更小。但說“實大如軸頭”，無論如何也不象，葉實也不“皆反垂而向下”。陳藏器所引既同出《南州異物誌》，不應有此分歧，難道引文有誤，而《本草綱目》引作“狀如長棗”其出李時珍所加工？以有所未曉，存疑。

3. 桃 枇杷

無論國^(一)，有大道，左右種桃、枇杷諸花菓^(二)。白日行其下，陰涼蔽熱。十餘里一亭，皆有井水。食麥飯，飲蒲桃酒^(三)——如膠，若慾飲，以水和之，其味甘美。《御覽》卷 790 “南蠻·無論國”^①

校註：

① 《御覽》不同版本所引有異，中華影印本無“國”字，鮑崇城刻本有；鮑本無“慾”字，中華本有；重要的是“麥飯”，鮑本如文，中華本訛作“麥飯”，字書無“麥”字，顯係“麥”字刻錯(但容易使人誤認是“葛飯”刻錯)。

註釋：

(一) 無論國，《御覽》列在“南蠻”卷內，可能是交州境內的一個小“國”，但其地未詳。

(二) 桃，薔薇科，學名 *Pyrus persica*。原產我國，現在全世界有栽培。枇杷，薔薇科，學名 *Eriobotrya japonica*。原產我國及日本，現在各地多有栽培。今四川、湖北尚有野生種。

(三) “蒲桃”，即葡萄 (*Vitis vinifera*，葡萄科)，古又寫作“蒲陶”；“蒲桃酒”即葡萄酒。桃金娘科的蒲桃 (*Syzygium jambos*)，文獻上出現頗晚，非此所指。

4. 木香

木香^(一)，出日南^(二)。欲取，當先斷壞樹着地，積久外自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曰“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間，不甚堅精，

置之水中不沉不浮與水平者，名曰“棧香”；其最小粗白者，名曰“槩香”。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

沉木香，出日南。欲取，當先斲壞樹着地，積久外皮朽爛，其心至堅者，置水則沉，名“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間，不甚堅精，置之水中不沉不浮與水面平者，名曰“棧香”；其最小粗白者，名曰“係香”①《御覽》卷982“沉香”

校註：

①《御覽》中華影印本作“沉木香”，鮑崇城刻本作“沉水香”，二者都是沉香的別名。又，“係香”，中華本、鮑本同，未知是“槩”字之誤否。“槩香”、“係香”，以後文獻不見記載。

註釋：

(一)“木香”，此指瑞香科的沉香(*Aquilaria agallocha*)，非指草本之“木香”，見下文15日“青木香”註(一)。此處所記內容與二篇《交州異物誌》的“蜜香”相同，亦與九篇《異物誌》的“沉香”相同。產於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即所謂“出日南”。沉香分泌的芳香性樹脂棕黑色，年久的心材樹脂含量多，堅黑沉水，故有“沉香”之名，質量上等。所謂在“心白之間”的“棧香”，即是黑脂白木參半的中等香品。亦作“箋香”，南宋趙汝適(kuò括)《諸蕃誌》卷下“箋香”：“帶木而不甚堅實，故其品次於沉香。”“最小粗白者”，“粗”謂質地粗，非指粗大，“白”則木多脂少，所以就差。

(二)“日南”，郡名，漢武帝置，吳晉因之，在今越南順化一帶。

5. 鷄舌香

鷄舌香(一)，出杜薄州(二)。云是草萎①，可含香口。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

雞舌，出在蘇州②。云是草花，可含香口。《御覽》卷981“鷄舌”
〔雞舌〕是草萎，可合香。南宋釋法云《翻譯名義集》卷3“衆香篇”③

校註：

①“草萎”，應有誤字，有二種可能：一、鷄舌香是用其花蕾，疑應作“花萎”。二、《御覽》引作“草花”，“萎”可能是“華”字之誤。鷄舌香古人有誤傳為“草花”者，這裏“云是……”，即是傳聞之說。

②“蘇州”，可疑，此條與上條同出《南州異物誌》，而上條作“杜薄州”，也許是“杜薄

州”之異訛(脫“杜”字,“薄”訛作“蘇”)。

③ 此下《翻譯名義集》所引尚有“《箋》:‘外國胡人說:衆香共是一木,並爲鷄舌香。’”按:“衆香共是一木”之說,始見於俞益期《與韓康伯箋》的聽“外國胡人”的妄說,並非目驗。這裏《箋》即指《與韓康伯箋》,脫“曰”字,不能連上文讀成“可合香箋”。因爲這是《翻譯名義集》先引《南州(作“洲”)異物誌》,後引俞《箋》,不能以俞《箋》的內容當作萬虞《註》。參見十八篇俞益期《與韓康伯箋》4目“衆香共是一木”註(一)。

註釋:

(一) “鷄舌香”是桃金娘科的丁香(*Syzygium aromaticum*)。作香料或入藥,其近成熟的葉實名爲“鷄舌香”,亦名“母丁香”;其花蕾別名“丁香”,以別於“鷄舌香”。不過,二者同爲一屬的花、實,古人常指說鷄舌香就是丁香,如《要術》及某些本草書等。丁香樹是常綠喬木,古人有認爲鷄舌香是“草花”的,則是誤傳。

(二) “杜薄州”,《御覽》卷788“杜薄國”引《唐書》:“杜薄國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至。……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鷄舌香,可含以香,不入服。”“杜薄國”即“杜薄州”(音),亦即十三篇康泰《扶南傳》“鷄舌香”、十四篇《吳越外國傳》“白疊花”及《南史》卷78海南諸國·扶南國所記的“諳薄國”(《南史》文見本篇10目“火浣布”校記①),但未詳今在海南何地。

6. 薰陸香

薰陸香(一),出大秦國(二)。云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時樹膠流涉沙上,狀如桃膠。夷人採取,賣與人。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7“華香篇”①

〔薰陸〕狀如桃膠。南宋釋法云《翻譯名義集》卷3“衆香篇”

校註:

① 《法苑珠林》先引《南方異物誌》所記“薰陸香”的內容,其下有小字註:“《南州異物誌》同,其異者唯云‘狀如桃膠’。”今據此註加上“狀如桃膠”句,復原《南州異物誌》的記載如上文。又,此條相同內容亦見於《御覽》卷982“薰陸”及《嘉祐本草》的小字註,小字註《御覽》作“《南州異物誌》同”,《嘉祐本草》則作“《南方異物誌》同”(見《證類本草》卷12“薰陸香”),說明《南州異物誌》別稱《南方異物誌》,二書實同爲一書。

註釋:

(一) “薰陸香”是一種樹脂,並非一種植物。“薰陸”,佛經譯爲“杜嚕”,都是梵語的音譯。古人對薰陸香的認識,唐以前稍有分歧,宋以後一般認爲就是“乳香”,如北宋蘇頌《本草圖經》說:“今人無復別薰陸者,通謂乳香爲薰陸耳。”《本草綱目》卷34“薰陸香”

引南宋葉廷珪《香齋》：“乳香，一名薰陸香。”李時珍亦認爲二者爲同一種類。現代有些中醫中藥書亦認爲就是乳香。乳香是一種樹脂，但爲何種樹脂，古人沒有明指，現在一般認爲是橄欖科乳香 (*Boswellia carterii*) 的樹脂，主要產於紅海沿岸。又漆樹科的 *Pistacia lentiscus* 的樹脂，亦名“乳香”，產於歐洲南部。樹脂有自然滲出者，亦有由人工採收者，其法：於樹幹皮部由下向上順序切傷，在樹下開一狹溝，使從傷口滲出的樹脂流入溝內，待其凝成硬塊，採收之。

(二) “大秦國”，古國名，我國古時對羅馬帝國的稱呼，亦名“海西”。

7 摩廚

木有摩廚(一)，生於斯調國(二)。其汁肥潤，其澤如脂膏，馨香馥鬱，可以煎熬食物，香美如中國用油。《要術》卷10“摩廚”

註釋：

(一) “摩廚”，未能確指是何種植物。《本草綱目》卷31“摩廚子”認爲《酉陽雜俎》所記的“齊敵菓”，與摩廚子是同一類。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18：“齊敵菓，出波斯國，亦出拂林國。……長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極芳香。籽似楊桃，五月熟。西域人壓爲油，以煮餅菓，如中國之用白脂(按即芝麻)也。”“齊敵”是木本油料植物阿拉伯文的古代譯音，即木犀科的 *Olea europaea*，今名油橄欖，其菓實可榨油，即“橄欖油”。今人有據李時珍所說，認爲“摩廚”就是油橄欖者，其實李時珍祇說是同一類，摩廚並不等於油橄欖。

(二) “斯調國”，古國名，其地一般以爲在今斯里蘭卡，一說以爲是爪哇島東南的一島。

8 古貝木

五色斑布，以絲布，古貝木所作(一)。此木熟時，狀如鵝毳(二)，中有核如珠珣(三)(原註：公後切)，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績(四)，在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爲斑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軟厚致上毳毛(五)。外徼人以斑布文最煩縵多者，名曰“□城”；其次小粗者，名曰“文辱”；又次粗者，名曰“烏麟”。《御覽》卷820“布”①

校註：

① 本條“斑布”，謂以縹紗染色織成綠色的布，《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作“斑布”，字通。“以絲布”，中華本、鮑刻本同，應是“似絲布”之誤。“口城”，中華本上一字空等，鮑刻本填寫作“城城”。“烏驛”，鮑刻本作“烏驛”。

註釋：

(一) “古貝木”，此指錦葵科的樹棉 (*Gossypium arboreum*)，亦名亞洲棉、中棉。一年生或多年生亞灌木或灌木。我國雲南西陲保山等地在漢代已有栽培，名爲“梧桐木華”(見《後漢書·西南夷傳》等)。“梧桐木”是阿拉伯語的音譯，不是梧桐科又名青桐的梧桐。喬振勳《吳錄地理誌》記載交趾有“木綿”，“樹高丈”(見《要術》卷10“木綿”)，也是本種。另有木棉科的木棉 (*Gossypium mclabarica*)，落葉高大喬木，又名“攀枝花”、“英雄樹”，莖葉內綿毛不能紡織，祇可作墊褥、枕頭等的填充料，非此所指。清吳震方《樹南雜記》卷下“木棉樹”所描述的正是攀枝花，它說：“其羣土人取以作綢褥。……今詢之粵人，亦無有織作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13“木棉花”也說：“《通誌》亦云：詢之粵人，無有織者。一名攀枝花。”

我國棉花由南方和西北兩路從外國傳入。南方一路傳入的主要是樹棉，即亞洲棉。大致到南宋後期，逐漸由南向北傳播，到元代，推移到江淮地區，有相當範圍的進展，到明清，發展更盛。亞洲棉曾經是我國栽培最多、分佈最廣的棉種，因又稱“中棉”，自十九世紀末從美國引進纖維較長產量較高的陸地棉 (*Gossypium hirsutum*) 後，現已爲陸地棉所取代，中棉種植很少。西北一路棉花從中亞細亞傳入新疆。據史籍記載和考古發掘，至遲在五世紀以前新疆已有種植。以後逐漸向東傳播到甘肅河西走廊一帶，並進入陝右等地。這西北一路傳入的是草棉 (*G. herbaceum*)，也叫非洲棉，一年生草本，植株矮小，非此處《南州異物誌》所指。草棉適於西北地區栽培，自被陸地棉取代後，現在也很少栽培。

(二) “毳 (cuì 脆)”，細毛，絨毛；“毳毳”，形容棉纖維膨鬆柔軟有如鶴絨。

(三) “尚” (gǒu 苟)，一種玉石；“珠尚”，形容棉籽形如珠環。

(四) 把纖維織成綾襪連起來叫做“績”；“但紡不績”，是說棉纖維祇要不斷地小心抽引拉長就行(“紡”)，不必象麻纖維那樣要一縷一縷的“緝績”。但不知小心“在意小擔稍牽引”是用原始的紡績，還是用較進步的紡車。

(五) “上”，超過。“致”謂細緻。

9. 盧頭木

外徽人隨舟大小(一)，或作四帆，前後各載之(三)。有盧頭

木(三),葉如臚形(四),長丈餘,織以爲帆。《御覽》卷 771 “帆”^①

校註:

① 此條接下去還有怎樣張帆取風勢的記述,刪去。

註釋:

(一) “外徼”,境外,遠外,此指“海外”。

(二) “音”,重疊;“前後沓載之”,前後相隔一定距離挨次張帆。

(三) “盧頭木”,未詳是何種植物。

(四) “臚”是窗戶;“葉如臚形”,不好理解,如果是形容巨大的矩圓形葉,可二十篇沈懷遠《南越誌》“盧頭木”又說“葉如甘蔗”,孰是孰非,無可究詰,但以《南越誌》所記較易理解。

10. 火浣布

海中斯調州上有木(一),冬月往,剥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蔴蕉布無異(二),色小青黑。若垢污欲浣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三)。《史記》卷 123 “大宛列傳”“黎軒”唐張守節《正義》^①

斯調國又有中洲焉,春秋生火,秋冬死。有木生於火中,秋冬枯死,以皮爲布。《御覽》卷 787 “南蠻·斯調國”^②

校註:

① 張守節引作“萬震《異物誌》”,是萬震《南州異物誌》的簡稱。“火浣布”,文獻上記載頗多,除本書九篇缺名《異物誌》“火浣布”目所錄外,這裏再錄《南史》卷 78 “海南諸國·扶南國”所記作參考:“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剥取其皮,績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蔴蕉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滌,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② 《御覽》引題有“萬震”姓名,但作《南方異物誌》。《南方異物誌》即《南州異物誌》,參見本篇 6 目“薰陸香”校記①。

註釋:

(一) “州”,同“洲”。《說文》:“水中可居曰州。”即“洲”字(水旁是後來加的,以別於州縣字)。《御覽》卷 787 “斯調國”引《南州異物誌》曰:“斯調,海中洲名也。”是斯調洲即斯調國,見本篇 7 目“摩對”註(二)。

(二) 芭蕉科芭蕉屬的蕉蔴 (*Musa textilis*), 亦名“蔴蕉”。其假莖富含纖維, 拉力強, 可利用以織布, 亦可製繩索和漁網。“蔴蕉布”即用蔴蔴織成的布。上文“手巾齊數匹”, 不好理解,《南史》作“以爲手巾”, 未知有否訛誤。

(三) “火浣布”, 實際是石棉布。石棉, 又稱“石棉纖維”, 是可分裂成富有彈性的纖維絲的某些硅酸鹽礦物的總稱。具有耐熱性能。其纖維較長的用以織造防火紡織物, 其織成布者名“石棉布”, 由於可以用火燃法除去其垢污, 故又名“火浣布”。但古人對於火浣布的製成原料, 往往神乎其說, 或說海外有生于火中之葷, 以其樹皮或葉或花織成火浣布, 或說由某種草所織成, 更有說由一種生於火中的動物——“火鼠”的毛所織成。此等說法, 散見於《山海經》、《十洲記》、《神異經》、《玄中記》、《列子》、《抱朴子》、《搜神記》、《拾遺記》等書, 亦見於現存的和已佚的史書。由於古人對石棉的性質不明, 故有種種奇說。但舊本《典論》已懷疑之。至遲到元代, 已知爲石絨所織, 石絨即石棉。本目及九篇缺名《異物誌》同目所記, 祇是一種傳說, 不足憑信。石棉纖維灰色或帶綠色, 蛇紋石石棉多綠色, 或如橄欖色, 這裏說火浣布“色小青黑”, 正是石棉原料的佐證。

11. 榕木

榕木(一), 初生少時, 緣博他樹(二), 如外方扶芳藤形(三), 不能自立根本, 緣繞他木, 傍作連結(四), 如羅網相絡, 然後皮理連合, 鬱茂扶疎, 高六七丈。《要術》卷 10 “榕”^①

校註:

①《御覽》卷 960 “榕”引有《魏王花木誌》一條, 與此條可說完全相同。《魏王花木誌》原是輯錄他書之書, 疑即採自《南州異物誌》。

註釋:

(一) 系科無花葉屬(榕屬, *Ficus*) 的某些種, 爲纏繞植物。初時附生他樹上, 狀如藤本, 並發出氣根繞於寄主的樹幹上, 其後這些氣根加粗連結而成網狀, 可將寄主纏死而自成一木。這裏描述的“榕木”正是此類, 但無從確指爲哪一種。至於一般所說的榕樹, 是同屬的 *Ficus microcarpa*, 具氣根, 多而下垂, 如長入土中則粗大似支柱, 廣延蔭蔽大片土地。菓實味甜, 爲喜食之, 籽爲鳥所傳播, 塔頂、峭壁和樹上常有本種植物滋生或寄生。菓實亦爲某些魚所喜食, 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下“榕樹”所謂“其籽可以肥魚”, 即此。本種自唐以後文獻記載頗多, 而氣根、種籽寄生兩種情況, 以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 8 “榕”所記比較突出, 它說: “榕, 易生之木, 又易高大, 葉如槐, 輪囷蔽樹, 可覆數畝者甚多。根(按指氣根)出半身, 附幹而下, 輒纏抱持以入者, 故有‘榕木倒生根’之語。……禽鳥銜其籽寄生它木上, 便鬱茂: 根繫沿木身垂下至地, 得上氣滋直

(殖)盛壯，久則過其所寄，或遂包裹之。柳州柳侯廟庭前大榕，有桃榔一株生其中，相附以爲異。知者以爲本榕子寄生桃榔上，歲久反抱合之，非異也。”所記即是 *F. microcarpa*。桃榔是棕櫚科的 *Arenga Pinnata*，五篇沈登《臨海異物誌》等有記述。現在廣西容縣縣城附近有一棵寄生在木棉高(攀枝花)上的榕樹，木棉樹的胸圍 8.2 米，榕樹寄生在木棉樹主幹離地約 10 米處，然後兩樹樹幹共生，整個樹冠佔地面積達 314 平方米，樹高估計 50—60 米。三四月間，木棉開花，榕樹的綠葉襯着火紅的攀枝花，絢麗多姿，堪稱奇觀。(《南京日報》1986 年 4 月 28 日四版)

(二)“搏”，音扶，“扶桑”亦作“搏桑”，這裏“搏”即借作“扶”字。

(三)“扶芳藤”，見下目“杜芳”註(一)。

(四)“傍”，倚附，攀扶。

12. 杜芳

杜芳(一)，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作房^①，藤連結如羅網相穿，然後皮理連合，鬱茂成樹。所托樹既死，然後扶疎六七丈也。《要術》卷 10 “杜芳”

按註：

①“作房”，也應是倚附的意思，“房”是支撐在地上的，但這裏作爲支撐講，產強，仍疑是“作傍”之誤。

註釋：

(一)“杜芳”的內容，幾乎和上目“榕木”的“扶芳藤形”以下所記完全相同，而且兩條同出一書，“杜芳”應即“扶芳”(或係音近形似致誤)。“扶芳藤”，本草書上始見於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在雜記書類則隋時已見。《永樂大典》卷 14536 “扶芳樹”引《濟談助》轉引《大業雜記》說：“(隋大業)五年吳郡送扶芳二百樹。其樹蔓生，纏繞他樹，葉圓而厚，凌冬不凋。”據諸書所記，“扶芳藤”應是桑科無花葉屬(*Ficus*)的植物，而且是一種大型的常綠纏繞植物，被纏之樹既死，而後自成一喬木。現在定名爲扶芳藤的是衛矛科的 *Evonymus fortunei*，爲匍匐灌木，形態、特性不同，非《南州異物誌》所指者。《衛明中醫辭典》(人民衛生出版社，1979 年)也認爲《本草拾遺》的“扶芳藤”就是衛矛科的 *Evonymus fortunei*。不過，與《南州異物誌》所記仍是兩回事。今我湘湘西龍山縣洛塔大界上有三株世上少見的古水杉，其中一株樹高 41 米，胸圍 5.8 米，俗稱“水杉王”。其樹被三根扶芳藤所纏繞，一根扶芳藤胸圍 1.2 米，另一根 1.17 米，俗稱“雙龍抱柱”(《新民晚報》1987 年 9 月 1 日第五版)。

13. 野葛

廣州南有賊曰“俚”(一)。……若鄉裏有負其家債不時還者，其子弟中愚者謂其兄曰：“我爲汝取錢，汝但當善殯葬我耳。”其處多野葛，爲“鈎挽”(二)，數寸徑到債家門下，謂曰：“汝負我錢，不肯還我，今當自殺。”因食野葛而死債家門下。其家便稱宛(三)。宗族人衆往債家曰：“汝不還我錢，而殺我子弟，今當擊汝。”債家慚懼，因以牛犢、財物謝之數十倍。死家乃自收死者罷去，不以爲恨。《御覽》卷785“俚”①

廣州俚賊，若鄉裏負其家債不時還者，子弟便取冶葛(一名“鈎吻”)數寸許，到債家門，食鈎吻而死。其家稱怨，誣債家殺之。債家慚懼，以財物辭謝。多數十倍。死家便收尸去，不以爲恨。《御覽》卷990“冶葛”

俚賊呼野葛爲“鈎挽”。唐段公路《北戶錄》卷2“雜業”唐崔暹圖註

校注：

① 本條首句下刪去的是俚人野蠻習俗的記述。“其處多野葛，爲‘鈎挽’，數寸徑到……”(《御覽》中華影印本“鈎”誤作“鈎”)，應有脫字，據下節所引，應作“其處多野葛，名爲‘鈎挽’，取數寸徑到……”，題“名”、“取”二字。

註釋：

(一) “俚”，古代少數民族名。東漢至隋唐，史籍上多載。主要分佈在今廣東、廣西、湘南等地。“賊”是古代漢族人對俚人的詆稱。

(二) “野葛”，又名“冶葛”(“野”通“冶”)，即馬錢科的鈎吻(*Gelsemium elegans*)，常綠纏繞藤本，別名“胡蔓藤”、“胡蔓草”。由於其根、莖、葉均有大毒，故得“鈎吻”之名，又名“鈎挽”、“斷腸草”。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經集註》：“鈎吻是野葛，言其入口則鈎人喉吻。或言‘吻’作‘挽’字，牽挽人腸而絕之。”今兩廣土名又叫“大茶藥”，每年多有誤食其葉中毒者。

(三) “宛”，通“寬”。漢縣名“宛駒”，《史記》多處如字，而《漢書·地理誌》作“寬句”，《文選》揚雄《甘泉賦》“宛延”，《漢書·揚雄傳》載該賦作“寬延”。

14. 甘蕉

甘蕉(一)，草類。葉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

七八尺，廣尺餘。華大如酒盃，形色如芙蓉^(二)。莖末百餘子^(三)，大名爲房^①。根似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年一闔，各有六子^(四)，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華不俱落。

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似牛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蕉大如藕，長六七寸，形正方，名“方蕉”，少甘，味最弱。

其莖如芋^(五)，取，漚而煮之^(六)，則如絲，可紡績也。《要術》卷10“芭蕉”^②

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餘二尺許。華大如酒盃，形色如芙蓉。着莖末百餘子，大名爲房。根似芋塊，大者如車轂。實隨華長，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華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如手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似羊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藕，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不好也。取其闔，以灰練之，績以爲練。《類聚》卷87“芭蕉”

甘蕉，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盃，形色如芙蓉。着莖末百餘子，大名爲房。根似芋塊，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年一闔，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此蕉有三種：一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似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鷄卵，有似牛乳，味微減羊角蕉。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味最弱。其莖如芋，取，以灰練之，可以紡績。《御覽》卷975“甘蕉”

校註：

① “大名爲房”，不可解，《本草綱目》卷15“甘蕉”引萬震《南州異物誌》作“子各爲房”，可能是李時珍改正的。“大名”可能是“子各”之誤。

② 《要術》引作《南方異物誌》，下面《類聚》、《御覽》二條均引作《南州異物誌》，都不題萬震姓名。《南方異物誌》是《南州異物誌》的別稱。比較三書所引，各有脫誤，而以

《類聚》脫誤較多，如“或七八尺餘二尺許”，應如《御覽》引作“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有似牛乳誤作“有似羊乳”、味微減誤作“微滅”，“取其屬”應作“取其莖(或莖)”，“綵”，疑是“綉”或“給”字之誤。但另有其長處，如《要術》、《御覽》“實隨華”下均缺“長”字，“有似牛乳”下均無“名牛乳蕉”，祇《類聚》有，可以補正。《御覽》鮑崇城刻本作“子大如拇指”、“大如藕”，不誤，中華影印本脫“如”字，“藕”誤作“耦”。又，南宋陳諫(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13“芭蕉”引《南州異物誌》的內容誤題作《南方草木狀》，不錄。

註釋：

(一)“甘蕉”，當是芭蕉科芭蕉屬的香蕉(*Musa nana*)。它和同屬的芭蕉(*M. basjoo*)是兩種植物，但古人常指為相同，甘蕉、芭蕉二名互用。文內所記的“羊角蕉”，當是甘蕉的好品種。新加坡許雲樞《徐衷南方草物狀輯註》稱：“羊角蕉，大如臂，其大繞如指者，有臭味，不可食。”則非此處所指。其他兩種，似非甘蕉的不同品種，而是另兩種。所稱“牛乳蕉”，略似大蕉(*M. sapientum*)，葉形較短粗，有的略帶酸味，無香氣或少香氣，所謂“味微減羊角蕉”，今仍有“牛奶蕉”之名。至於“方蕉”，當是長形葉單身的稜角構成近方形，但未悉何種。

(二)“芙蓉”，這裏指荷花。香蕉花簇生於大型苞片內，苞片紅色，基部略淡，形色略似紅蓮，所以說“形色如芙蓉”。

(三)“莖”，這裏指花序，由葉鞘內抽出；花序頂上，《要術》引作“莖末”，《類聚》、《御覽》引作“着莖末”，就是說着生於序軸頂端，有“着”字較妥；花後結實，香蕉最大的葉莖有菓300多個，一般也有一、二百個，即所謂“着莖末百餘子”。

(四)“各有六子”，當指香蕉菓序上每段的結菓數，但香蕉的菓序一般由8—10段的菓束組成，每段有菓10餘至20餘個，“各有六子”未知是否有誤字。今雲南的阿希蕉(*M. rubra*)，一般菓序有有菓束6—9段，每段有菓一列(香蕉二列)，約五六個，雖與“各有六子”相似，但菓內有多數種籽，自非此處所記的“甘蕉”(本書所釋的甘蕉或芭蕉都沒有提到有種籽的蕉類)。

(五)“其莖如芋”，指由葉鞘層層重疊緊密包裹而成的甘蕉假莖，有如芋莖。正因此故，萬震一開始就定甘蕉為“草類”，縱使其莖幹粗大，“望之如樹”，而實際仍是草類。描述相當形象，判別也合科學。

(六)“獲(huò)”，這裏作瀉治講，《類聚》、《御覽》引文“以灰練之”，都是旨在脫去蕉莖所含葉膠，使纖維解離，以便紡織。甘蕉、芭蕉等的假莖纖維可打繩索，並可以織布，世稱“蕉葛”。

15. 青木香

青木香(一)，出天竺(二)，是草根，狀如甘草(三)。唐釋道世《法苑珠

林卷 49 “華香篇”^①

校註：

① 《御覽》卷 982 “青木”及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見《證類本草》卷 6 “木香”）引《南州異物誌》與本條完全相同，不錄。又《本草綱目》卷 14 “木香”引唐甄權《藥性本草》轉引《南州異物誌》，亦與本條完全相同（祇末句多“也”字），亦不錄。

註釋：

（一）“青木香”是菊科雲木香屬植物雲木香（*Aucklandia lappa*）的粗壯木質化的根，具特異香氣。雲木香為多年生高大草本，原產印度，即所謂“出天竺”；我國雲南、廣西、四川亦有栽培。原名“蜜香”，亦名“木香”，因與沉香的別名同名，故呼此為“青木香”。後又因別呼馬兜鈴科馬兜鈴（*Aristolochia debilis*）的根為青木香，又改呼此為“南木香”、“蜜木香”以別之，因其產於南土也。又薔薇科的木香花（*Rosa banksia*），亦名“木香”，也不是這裏所指。

（二）“天竺”，印度的古代名稱。

（三）甘草，豆科多年生草本，學名 *Glycyrrhiza uralensis*，以其根和根煎莖入藥。

16. 藿香

藿香（一），出典遜（二）——海邊國也，屬扶南。香形如都梁（三），可以着衣服中。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 49 “華香篇”

藿香，出海邊國。形如都梁，可着衣服中。《類聚》卷 81 “藿香”^①

藿香，生曲遜國，屬扶風。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服中。《御覽》卷 982 “藿香”^②

校註：

① 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引《南州異物誌》（見《證類本草》卷 12 “木部·藿香”），與《類聚》引文全同，不錄。又，雍正《廣東通志》卷 52 “物產”引萬震《南州異物誌》亦同《類聚》，祇少“出海邊國”句。《證類本草》等列入“木部”，《本草綱目》已辨其為“草部”，《本草綱目》已列入“草部”。

② 《御覽》引作“曲遜國，屬扶風”，誤：“曲”是“典”字之誤；“扶風”在陝西關中，是“扶南”之誤。

註釋：

(一)“藿香”，有唇形科的藿香 (*Agastache rugosa*)，多年生芳香草本，全國各地廣泛分布；又有同科的廣藿香 (*Pogostemon cablin*)，多年生芳香草本或半灌木，原產菲律賓，東南亞各地栽培較多，今我國主產於廣州、海南島和臺灣省。就產地來說，《南州異物誌》所指該是廣藿香。

(二)“典遜”，古國名，即頓遜國，也作“典孫”。其地或以為在今泰國，或以為在今緬甸，又以為泛指馬來半島北部。《御覽》卷 788 “頓遜國”引《南州異物誌》：“頓遜，在(去?)扶南三千餘里，本為別國，扶南先王范曼有勇略，討服之。今屬扶南。”“扶南”，古國名，在今中南半島南端，一般認為即今柬埔寨。

(三)“都梁”，香草名，即“都梁香”，始時以其產地都梁山而得名，指菊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蘭草 (*Eupatorium fortunei* 或 *E. chinense*) 或澤蘭 (*E. japonicum*)。澤蘭，有些中醫中藥書也指唇形科的地瓜兒苗 (*Lycopus lucidus*)。諸草雖得“蘭”名，與蘭科的蘭花 (*Cymbidium goeringii*) 無關。

17. 鬱金香

鬱金香(一)，唯罽賓國人種之(二)。先取以上佛寺(三)，積日乃糞去之(四)。然後賈人取之。鬱金色正黃，而細與扶容裏披蓮者相似(五)，所以香禮酒，鬱花也(六)。隋杜臺卿《玉罽賓典》卷 2 引蔡邕《月令章句》“鬱金香草，釀以秬黍”下杜臺卿註^①

郁金者，出罽賓國。國人種之，先取上佛，積日萎爛，乃糞去之。然後取。鬱金色正黃，細與芙蓉華裏披蓮者相似。可以香酒。《御覽》卷 981 “鬱金”^②

校註：

① 杜臺卿引題名作美震《南州異物誌》。但引文疑有脫訛。《本草綱目》卷 14 “鬱金香”引作楊孚《南州異物誌》者比較明順(“楊孚”疑誤題)，其文曰：“鬱金，出罽賓。國人種之，先以供佛。數日萎，然後取之。色正黃，與芙蓉花裏嫩蓮者相似。可以香酒。”

② 《御覽》所引：“乃糞去之。然後取。”《玉罽賓典》引作：“乃糞去之。然後賈人取之。”疑《御覽》有脫誤。

註釋：

(一)“鬱金香”，這是百合科的鬱金香 (*Tulipa gesneriana*)，具鱗莖多年生草本，原產小亞細亞，非指薑科的鬱金 (*Curcuma aromatica*)。

(二)“鬪(計)賓國”，古西域國名，在今克什米爾一帶。“鬪”，亦作“鬪”。

(三)“上”，供作祭品。

(四)“糞”的原義是掃除，非指糞便。這裏“糞去之”，就是供佛之後掃去之。

(五)“鬱金色正黃”，指花。鬱金香花有黃、白、紅等各色。“扶容”即“芙蓉”，指荷花。鬱金香於花莖頂生一花，盃狀，大而美麗，外觀近似頂生的荷花。“披蓮”，指荷花的花絲包被着蓮房。“細與扶容裏披蓮者相似”，指鬱金香花的花絲的粗細和荷花的花絲相似。荷花雄蕊極多，可以包圍蓮房，鬱金香花祇有6枚，包不住子房，但這裏祇指其粗細相似，不包括雄蕊的多少和包被不包被子房。《玉燭寶典》是《古逸叢書》影印日本鈔寫本，“裏”原寫作“裏”，未悉是何字的異寫(日本異寫字很多，上文的“糞”即寫作“莖”)，而且字亦不全，今暫從《御覽》引作“裏”。如果作“裏”，也是可以的。

(六)“鬱花也”，該指用鬱金香花浸酒以祭神，但語句不協，疑有脫訛。

18. 棘竹

[棘竹]種爲藩落(一)，阻過層墉(二)。晉戴凱之《竹譜》^①

棘竹(三)，有刺，長七八丈，大如甕。《要術》卷10“竹”^②

棘竹，節有棘刺。《御覽》卷963“棘竹”

交、廣之界，民有烏潞(四)。……地有棘竹，厚十餘寸，破以爲弓，長四尺餘，名“狐弩”。削竹爲矢，以銅爲鏃，長八寸，以射急疾(五)，不凡用也(六)。《御覽》卷786“烏潞”

校註：

①《竹譜》引文題名爲萬震《異物誌》。“種”上有“所”字，疑應作“云”或“所云”。

②《要術》引文題作《南方異物誌》，而《御覽》題作《南州異物誌》，二書是同一書。

註釋：

(一)“藩落”，籬笆，引申爲屏障。

(二)“墉”，圍牆。

(三)“棘竹”，古時也叫“勞竹”、“勤竹”，《竹譜》說也叫“笆竹”。據各書描述，具有稈粗材厚、節上小枝短縮硬化而爲刺、地下莖爲合軸型的共同特點，顯然是禾本科竹亞科筍(cè 策)竹屬(*Bambusa*)的竹，其爲何種，籐竹(*B. stenostachya*)和車筒竹(*B. sinospinosa*)極似之。參見戴凱之《竹譜》、元李衍《竹譜詳錄》卷4、廣東《肇慶府誌》、清屈大均《廣東新語》等。

(四)“烏潞”，古民族名，也是地名。《後漢書》卷86李賢註引萬震《南州異物誌》：

“烏澗，地名也，在廣州之南，交州之北。”

(五) “疾”，危害；“急疾”，急迫危及生命之病。

(六) “不凡用也”，平常不用它。

19. 流黃香

流黃香(一)，出都昆國(二)，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①

校註

①《法苑珠林》引此條題作《吳時外國傳》，惟下有小註：“《南州異物誌》同也。”故亦據以採為《南州異物誌》文。又《御覽》卷982“流黃”亦予引錄，正註文並同《法苑珠林》。參見十四篇《吳時外國傳》4目“流黃香”。

註釋：

(一) “流黃”，同“硫黃”。《文選·左思吳都賦》有“紫貝、流黃”，劉逵《淵林》註：“流黃，土精也。”又為黃褐色，古時指一種玉或絹。但都無“香”名，均非此處所指。南宋羅願《爾雅翼》卷8“鬱”說用鬱金釀酒，“酒色香而黃，在器流動，《詩》所謂‘黃流在中’者也。”清趙莘《滇海虞衡誌》卷3“誌香”也有鬱金“入酒為黃流”的記載。鬱金是薑科植物，不是百合科的鬱金香〔見本篇17目注(一)〕。鬱金塊根黃色，有香氣，用以浸水染色，也供藥用（藥用上也有用鬱金根當薑黃的）。又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記載有一種“陳思炭”，根及葉辛香，又名“石黃香”。這裏所謂“流黃香”，恐與上述資料無關，提供參考而已。但似非礦物，或系一種樹脂，以有所不明，姑附於篇末。

(二) “都昆國”，古國名。《漢書·地理誌》有“都元國”，唐杜佑《通典》卷189誤作“都昆”或“都軍”。其地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東北部，或以為在今馬來亞西部。

五、沈瑩《臨海異物誌》

沈瑩，三國吳末(晉初)人。《臨海異物誌》的異名頗多，全稱應是《臨海水土異物誌》，簡稱《臨海異物誌》、《臨海水土誌》或《臨海誌》。本書採錄有植物記載的有原題《臨海異物誌》和《臨海誌》二種，均歸錄於本篇，其僅題《臨海誌》者，在校記內校明。各書所引大都僅題書名，未題沈瑩姓名；其個別題沈瑩姓名者，亦在校記內指出。

1. 楊桃

楊桃(一)，似橄欖，其味甜，五月、十月熟。諺曰：“楊桃無蹇(二)，一歲三熟。”其色青黃，核如棗核。《要術》卷10“菓蔬”^①

楊桃，似南方橄欖子，其味甜，常五月、十月熟。諺言：“楊桃無蹇，一歲三熟。”其色青黃，核如棗核。《御覽》卷974“楊桃”

校註：

①《要術》引《臨海異物誌》的菓樹有自本目“楊桃”至12目的“王壇子”十二種，均引在卷10“菓蔬”中。《御覽》卷974亦全加引錄，先後次序相同，文字亦基本相同，惟因一字之誤失去“楊桃子”一種，見該目校記④。

註釋

(一)“楊桃”，即酢漿草科的楊桃(*Averrhoa carambola*)，也叫“羊桃”，又名五斂子。葉實橢圓形，兩端狹縮，下端具短尖頭，有3—5(6)棱，未熟時葉皮青綠色，熟時黃綠色。一年內開花數次，自夏至秋，相繼不絕。獼猴桃科的獼猴桃(*Actinidia chinensis*)，亦別名“楊桃”、“羊桃”，葉實卵形至近球形，棕褐色，非此所指。古人描寫植物的所謂“似”什麼，往往祇是指某些方面的相似，如這裏“似橄欖”，祇是指它兩端狹尖的形狀，不是連它的棱和大小。

(二)“蹇”是通假；“無蹇”，意謂“一歲三熟”，不愁缺乏，不必急在一時。《御覽》引作

“謔言”，疑是“謔言”之誤。

2. 梅桃子

梅桃子(一)，生晉安侯官縣(二)。一小樹得數十石。實大三寸，可蜜藏之。《要術》卷10“菓蔬”^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4引此條全同《要術》，不錄。惟“梅桃子”誤作“楊桃子”，因此此條也列在“楊桃”項下，遂使一書而菓名重複，而《要術》引《臨海異物誌》的十二種菓實，失去“梅桃子”一種。

註釋：

(一)“梅桃子”，未詳是何種植物。《臨海水土異物誌輯釋》以為是山櫻桃(*Prunus tomentosa*，薔薇科)。但山櫻桃菓實大小如櫻桃，跟“實大三寸”相差很遠。

(二)“晉安”，作為郡名，始置於晉，故治在今福州市。“侯官縣”東漢末改西漢治縣置，晉為晉安郡治所。《御覽》引作“侯官縣”，是本字，因西漢曾在此置“候官”(迎送賓客、斥候軍營)而得名。

3. 楊搖

楊搖(一)，有七脊，子生樹皮中。其體雖異，味則無奇。長四五寸，色青黃，味甘。《要術》卷10“菓蔬”^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4“楊搖”引文與《要術》全同，惟“搖”作“搖”，末句多“也”字，不錄。

註釋：

(一)“楊搖”，未詳是何種植物。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8有“楊搖子”，說它：“生閩越。其子生樹皮中，體有脊，形甚異，長四五寸。味甘，無毒……”清陳漢子《花鏡》卷4亦載，說是“……無核”。所謂“子生樹皮中”，應與“皮中生子”或“實從皮中出”同義(見二十二篇顧微《廣州記》4目“古度樹”及二十一篇裴淵《廣州記》7目“聚多樹”)。則桑科的無花菓(*Ficus carica*)，菓實梨形，長可及8釐米，黃白色或淺綠色，與“長四五寸，色青黃”頗相似，但無花菓沒有稜(無花菓屬植物菓實球形或梨形，均無稜)，又不是無花菓。所謂“有七脊”是說菓實有7道稜，因此有人認為是酢漿草科的五瓣子(見本篇1目“楊桃”註(一))，但“子生樹皮中”無法解釋，顯然也不是。因此，“楊搖”究為何種植物，仍無從確指。

4. 冬熟

冬熟(一),如指大,正赤,其味甘,勝梅。《要術》卷10“菓蔬”^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4“冬熟”引文全同《要術》，不錄。又，“冬熟”以其成熟期為菓名，不像，疑上文脫菓名。

註釋:

(一)“冬熟”，和下面“關桃子”、“土翁子”、“枸橰子”等一樣，記載太過略片面，也未找到其他資料，均未詳其為何種植物。此等菓子，也無從肯定其為木本還是草本。下面各該目都在這裏交待“未詳”，不再復註。近人有認為“枸橰子”就是茄科的枸杞(*Lycium chinense*)，恐非。

5. 猴鬪子

猴鬪子(一),如指頭大,其味小苦,可食。《要術》卷10“菓蔬”^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4“猴鬪”引文全同《要術》，不錄。

註釋:

(一)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8記載有“猴鬪子”，引《宦遊筆記》說：“出臨海深山茅草中，土名‘仙茅菓’，秋生冬實，樵人採之，並可磨粉。其性溫補。”石蒜科仙茅屬有仙茅(*Curculigo orchoides*)，多年生草本，野生於荒草地，或混生在山坡茅草叢中，我國西南、兩廣等地有分佈，菓葉長矩圓形，大小略如指頭，未知是古名“猴鬪子”否？

6. 關桃子

關桃子,其味酸。《要術》卷10“菓蔬”^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4“關桃”引文全同《要術》，不錄。

7. 土翁子

土翁子,如漆子大(一),熟時甜酸,其色青黑。《要術》卷10“菓蔬”^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4“土翁”引文全同《要術》，不錄。

註釋：

(一)“漆子”，漆樹(*Rhus verniciflua*，漆樹科)的小核葉。

8. 枸橧子

枸橧子，如指頭大，正赤，其味甘。《要術》卷10“菓蓂”^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4“枸橧”引文全同《要術》(惟“枸”作“狗”)，不錄。

9. 鷄橘子

鷄橘子(一)，大如指，味甘。永寧界中有之(二)。《要術》卷10“菓蓂”

鷄橘子，如指頭大，味甘。永寧界中有之。唐段公路《北戶錄》

卷3“山橘子”^①

校註：

①《北戶錄》引《臨海異物誌》題撰者沈瑩姓名。《御覽》卷974“鷄橘”引文全同《北戶錄》，惟“永寧”下多“南”字，不錄。

註釋：

(一)“鷄橘子”是芸香科金柑屬(*Fortunella*)的一種。《北戶錄》描述的“山橘子”是金柑屬的金橙(*F. hindsii*)，今仍有“山橘”之名。可注意的是段公路說山橘子和《臨海異物誌》的“鷄橘子”及裴淵《廣州記》的“壺橘”(見二十一篇該《記》1日“壺橘”)，疑為一種，雖未的當但至少道出了同類相似的見解，是正確的。《本草綱目》卷31“枳椇”記載滇人稱枳椇為“鷄橘子”，是枳椇別名“鷄距子”的方音轉訛，和“橘”不相干。枳椇是鼠李科的 *Hovenia dulcis*，葉梗肥厚扭曲，故有鷄距子、金鈎子、拐棗等的別名，滇人又有“鷄橘子”的訛名。據上所記，《臨海異物誌》的“鷄橘子”是金柑屬的一種，不能被滇名所混，誤以為是枳椇。

(二)“永寧”，縣名，漢置，治所在今浙江省温州市。

10. 猴總子

猴總子(一)，如小指頭大，與柿相似，其味不減於柿。《要術》卷10

“菓蕒”^①

校註：

① 《御覽》卷 974 “猴總”引全同《要術》，惟少“小”字，不錄。

註釋：

(一) 清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卷 8 “猴鬪子”條稱：“又臨海出猴鬪子，一名‘土柿’，每年九、十月間生，形與紅柿同。”並指明它和“猴鬪子”以及《本草綱目》卷 33 所附錄的“猴鬪子”“皆非一物”。“猴總子”應是柿樹科柿屬 (*Diospyros*) 的小型菓柿，但種類多，僅憑簡略所記難以確指為何種。近有人認為是油柿 (*Diospyros oleifera*)，似亦懸測。

11. 多南子

多南子(一)，如指大，其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出晉安。《要術》卷 10 “菓蕒”

多南子，如指大，紫色，味甘，似梅。北宋陳彭年等增修《廣韻·

下平聲·二十二覃》“南”字下註

多南子，如指大，其色紫，味甘，與梅子相似。晉安侯官界中有。《御覽》卷 974 “多南”

註釋：

(一) “多南子”，該是藤黃科的倒捻子 (*Garcinia mangostana*)。清郭柏蒼《閩產錄異》卷 2 “菓蕒”記載有“冬年”說：“即‘逃軍糧’。產漳州、泉州、龍岩。以其可以度年，故名‘冬年’。花淡紅。結子如婦人乳頭，倒黏於樹，未熟色亦味澀，既熟色紫味甘。按《齊民要術》曰：‘多南子，出晉安。’即此菓也。興化呼‘丹黏子’，又名‘倒黏子’。粵東亦產，取以釀酒，名‘稔酒’。宋朱弁《曲洧舊聞》卷 5 亦作‘倒黏子’。唐陳藏器《本草拾遺》作‘都念子’。唐劉恂《嶺表錄異》中作‘倒捻子’，解釋說：‘頭上有四葉如柿蒂，食者必捻其蒂，故謂之‘倒捻子’。或呼為‘都捻子’，蓋語訛也。清檀萃《淇海虞衡誌》卷 10 “誌菓”有相同記載。宋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下則作“倒捩子”。名稱雖繁，其實都是一物而方名異呼。而以《閩產錄異》所記比較明確，則“多南子”也是記音之名，該是藤黃科的倒捻子 (*Garcinia mangostana*)。

12. 王瓊子

王瓊子(一)，如棗大，其味甘。出侯官，越王祭太一壇邊有此

菓。無知其名，因見生處，遂名“王壇”。其形小於龍眼，有似木瓜。

《要術》卷 10 “菓藏”

王壇子，如棗大，其味甘。晉安候官越王祭壇邊有此菓。
無知其名，因見生處，遂名“王壇”。其形小於龍眼，有似木瓜。七月熟，甘美也。《御覽》卷 974 “王壇”

註釋：

(一) “王壇子”是芸香科的黃皮 (*Clusena lansium*)，又名“黃彈”、“黃彈子”、“黃淡子”。原產我國南方及印度等地。南宋張世南《遊宦記聞》卷 5：“菓中又有黃淡子，……大如小橘，色褐，味微酸而甜。……《長樂志》曰‘王壇子’。舊記又云：‘相傳生於王羅壇側。’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及周去非《嶺外代答》卷 8 也說：‘黃皮子，如小菓。’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下：‘黃皮菓，大如龍眼，又名‘黃彈’。’清郭柏著《閩產錄異》卷 2：‘黃彈子，其色黃，大如彈，或呼黃皮菓。’所記都和這裏的“王壇子”相符。

13. 楊梅

〔楊梅〕其子大如彈子，正赤，五月中熟，似梅，味甜酸。《要術》卷 10 “楊梅”

楊梅，其子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類聚》卷 87 “楊梅”

楊梅，似彈丸，五月中熟。《初學記》卷 28 “梅”^①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味甘甜^②酸。《御覽》卷 972 “楊梅”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時似梅，其味甜酸。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 6 “楊梅”

校註：

① 《初學記》、《全芳備祖》引作缺名《異物誌》，但《要術》、《類聚》及《御覽》均引作《嶺海異物誌》，內容相同，故歸入本篇沈《誌》。

② “甚甜”，衍“甚”字，或“甘”為“其”之殘訛而下竄。

註釋：

(一) 楊梅，楊梅科，學名 *Myrica rubra*。原產我國。今分佈於長江以南各省

區，有很多栽培品種。

14. 餘甘子

餘甘子(一)，如梭(原註：且全反)形。初入口，舌澀；後飲水，更甘。大於梅實核，兩頭銳。東嶽呼“餘甘”^①、“柯欖”，同一菓耳。

《要術》卷10“橄欖”

餘甘子，梭形。初入口，舌澀酸；飲水乃甘。又^②如梅實核，兩頭銳。呼爲“餘甘”、“橄欖”，同一物異名耳。《御覽》卷972“橄欖”

餘甘子，如梭形。出晉安候官界中。餘甘、橄欖，同一菓耳。《御覽》卷973“餘甘”

餘甘子，梭形。初入口，酸澀，飲水乃甘。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4“餘甘子”^③

校註：

① “餘甘”下似宜有“爲”字。

② “又”，應是“大”字之誤。

③ 《全芳備祖》“餘甘子”引有缺名《異物誌》二條，其後一條即此條，所記與《要術》、《御覽》引作《臨海異物誌》者相同(較簡)，故歸入本篇本目。其前一條應出陳祈暢《異物誌》，歸入該篇“餘甘”目。二條同名“餘甘子”，實是二種植物，即此條是橄欖，而彼條是餘甘子(既菴摩勒)，參看註(一)

註釋：

(一)“餘甘子”，這裏是指橄欖【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2目“橄欖”註(一)(三)】。不是大戟科的餘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各書所引記述甚明，即橄欖以其菓味先澀後甘，因亦得“餘甘”之名，與 *Phyllanthus emblica* 爲同名異物。下文“梭”，應讀 suō 音，既織布的梭子，兩頭尖，中間粗，橄欖似之，所以拿“梭形”來形容，而原註“且全反”，音圈，是木名，註者誤解爲“梭木”而誤註，正確應註“蘇和切”。

大戟科的餘甘子，又名“菴摩勒”、“油甘子”，菓實球形如彈丸，非“兩頭銳如梭形”，不能和同名“餘甘子”的橄欖混同。《本草綱目》卷31“菴摩勒”引《臨海異物誌》作“其核兩頭銳”，也正是橄欖。《要術》引此條於“橄欖”目下，而不入於“餘甘”目，鑑別也正諦。張崇根《臨海水土異物誌輯釋》(農業出版社，1981年)以爲這裏的“餘甘子”就是大戟科的餘甘子，似未深察。

15. 桃榔木

桃榔木(一)，外皮有毛，似柝欄而散生(二)。其木剛，作鋸、鋤利如鐵(三)，中石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四)。皮中有似搗稻米片^①(五)，又似麥麩，中作餅餌。《後漢書卷86·南蠻西南夷列傳》“句町縣有桃榔木”唐李賢註

桃榔木，作鋸、鋤，利如鐵，中石更利，惟中焦根破之，物之相伏如此(六)。其中有似米粉，中作餅餌，食之得飽。唐陳藏器《本草拾遺》^②(見《證類本草》卷14“桃椰子”轉引)

桃榔木，作鋸(七)，利如鐵，中石益利，唯中蕉根致敗，物之相伏如此。皮中有如米粉，中作餅餌。唐段公路《北戶錄》卷2“桃榔木”唐崔龜圖註

桃榔木，生牂柯(八)。外皮有毛，似柝欄而散生。其木剛，作鋤利如鐵，中石^③更利，唯中焦根乃致敗耳。皮中有似搗稻米片，又似麥麩，作餅餌。《御覽》卷791“牂柯”

桃榔木，外皮有毛，似柝欄而散生，作絳綆，漬之不腐。其木剛，作鋸、鋤(九)，利如鐵，中石更利，唯中焦榔^④致敗耳。皮中有似搗稻米精，又似麥麩，中作麩餌。《御覽》卷960“桃榔”

校註：

①“片”，不可解；“精”，無此字。《本草拾遺》等引《臨海誌》作“粉”，應是“粉”字脫米旁錯成“片”，而後人加米旁遂誤合為“精”。

②《本草拾遺》及《北戶錄》註引作《臨海誌》，是《臨海異物誌》的簡稱。

《本草拾遺》在引文下面緊接着尚有：“有櫛(按：櫛字之誤)木，皮中亦有白粉如白米，乾，搗之，水淋屑者，可作麩餅。《吳都賦》云‘文、櫛、根(按：楨字之誤)、櫛’是也。又有莎木面，溫補，久服不飢，長生。嶺南山谷大者四五圍，斲數斛。土人取次為餅。”古人引書常會在引文後插入自己的材料，又無標點符號，所以不易辨別是引文還是己說。上面櫛木、莎木的材料，考慮到有“久服不飢”等的記述，疑非《臨海誌》的內容，故不予列為專目，但仍錄出供參詳。

③《御覽》中華影印本脫“石”字，鮑崇城刻本不脫。下文“作餅餌”，應脫“中”字。

④“焦榔”，《御覽》中華本、鮑刻本同，“榔”應是“根”字雙“桃榔”而誤。

註釋：

(一)“梳榔木”是棕櫚科的梳榔(*Arenga pinnata*)，常綠喬木，我國兩廣、雲南等地均產。割取其花序液汁，可蒸發成砂糖，故又名“砂糖椰子”、“糖樹”。

(二)“栟(bīng 兵)櫚”，既棕櫚(*Trachycarpus fortunei*，棕櫚科)。指《御覽》所引，此下尚有“作絳綆”，則“外皮”應指包莖的粗纖維質葉鞘，可以作繩索。“栟”通“笨”，音昨，“絳綆”即指繩索。梳榔葉略似棕櫚，則“似棕櫚而散生”，顯然亦指葉。

(三)“縷”，同“鏗”，翻地農具。

(四)“蕉根”，《北戶錄》註引作“蕉根”，則“蕉”借作“蕉”字，指芭蕉屬(*Musa*)某些植物的“根”，所謂“唯中蕉根乃致敗耳”，實際是被巨大的地下根狀莖所損壞。梳榔由於木材堅硬，古有“鐵木”的別稱，所謂“中石更利”，祇能說在翻地過程中不易被石礫所損，決不可能斫石而更堅利。

(五)梳榔木髓心可搗爛提取澱粉，叫做“梳榔粉”。“米片”是“米粉”之誤。

(六)“相伏”，謂相剋制。

(七)“鋌鋌”，鋒利箭鏃。

(八)“牂柯”，亦作“牂桐”，音藏歌(zāng gē)，郡名，轄境包括今貴州大部、雲南東部等地。

(九)“釵”《集韻》釋為“小矛”，但此處疑是“芟(shān 山)”字的別寫。《國語·齊語》有“耒、耜、枷、芟”，註云：“芟，大鎌。”“鈔”(shàn 扇)，這裏應是大鎌，非後世的“麥鈔”。

16. 柯樹

〔柯樹〕是木奴樹①(一)。《海藥》(二)(見《證類本草》卷14“陳藏器論·柯樹皮”下轉引)

校註：

①《海藥》引作《臨海誌》，即《臨海異物誌》，故歸列本篇。

註釋：

(一)三國吳時李衡在洞庭湖沙洲上種柑橘千株，以其可以實柑易絹，如家奴之織絹供用，故視柑橘猶“木奴”，事見《三國志·吳書·孫休傳》裴松之註。其後《水經註》、《要術》等均有記載。“木奴”原是泛指，後人亦有專指柑橘者。但這裏的“木奴樹”非指柑橘。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記載：“柯樹……一名木奴。南人用作大缸者也。”藥用上，其樹皮可以逐腹水，《海藥》本文說：“故波斯家用為缸筋也。”當是瓶斗科(山毛櫸科)的

柯樹 (*Lithocarpus glabra*)，亦名石櫟，木質堅硬，大材可作舟車、藥櫓等用。

(一)《海藥》，《證類本草》引用書目中著錄，但無撰者姓名，惟卷末列“餘”藥時排在《本草拾遺》(唐開元時書)之前，似早於《本草拾遺》；另有《南海藥譜》一種，說“似唐末人所作”，則二書並非一書。但《本草綱目》常引到《海藥本草》，題作“唐李珣”撰，其內容幾與《海藥》相同，是否《海藥》即系《海藥本草》，不明。

17. 栳

栳(一)，味似楮。《御覽》卷 960 “栳”^①

校註：

① 清郝懿行《爾雅義疏·釋木》“栳，魚毒”引《臨海異物誌》說：“栳，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並說：“《齊民要術》作‘栳子法’，本此。”郝氏治學嚴謹，引文當有所據，但我們尚未找到有“用其皮汁……”句的出處。《文選·吳都賦》劉逵《淵林》註引作缺名《異物誌》者，內容有異而較詳，參見九篇缺名《異物誌》14 目“栳”。又，“栳”，《御覽》中華本誤作“栳”，鮑崇城刻本不誤。

註釋：

(一) 晉郭璞註《爾雅·釋木》“栳，魚毒”說：“栳，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栗。”清郭柏蒼《閩齋錄異》卷 3 “木屬·栳”說：“子似櫟而更堅，可食。”“栳”，《要術》取其皮醃鹹鴨蛋，主要利用其皮所含鞣質和色澤，也許是殼斗科櫟屬 (*Quercus*) 的植物。但郭璞註和《爾雅》本文是對不上號的，因為《爾雅》說的是瑞香科的芫花 (*Daphne genkwa*)，“栳”亦從草作“芫”，是小灌木，有毒，可毒魚，故又名“魚毒”、“毒魚”，而郭註以大木的“栳”釋之，唐顏師古註《急就篇》卷 4 “芫華”已辨明其誤。不過，郭註的栳木，正是這裏《臨海異物誌》的“栳”。

18. 鍾藤

鍾藤(一)，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上下條。此藤纏裹樹，樹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藤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至十、五圍。《要術》卷 10 “藤”

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藤既纏裹，樹便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藤盛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至十圍。

《類聚》卷 82 “藤”^②

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上下條。此藤既纏裹樹，樹死；且有惡汁。藤盛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至五、十圍。

《御覽》卷 995 “鍾藤”^①

鍾藤，附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藤既纏裹^②，樹即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藤盛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至十圍。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 13 “藤蕪”^③

校註：

① “咸”，《類聚》、《御覽》引作“盛”，《要術》的《浙西村舍》本改作“盛”。

② 清陳元龍《格致鏡原》卷 69 “藤”引《臨海異物誌》基本同《類聚》引，“十圍”作“數圍”。

③ 《御覽》引應脫“尤合速朽”句。

④ “裹”，原誤作“裏”，據《要術》等引文改正。

⑤ 《全芳備祖》引作缺名《異物誌》，但《要術》、《類聚》、《御覽》均引作《臨海異物誌》，而且和《類聚》所引完全相同，顯然出《臨海異物誌》，故歸入沈《誌》本目。

註釋：

（一）“鍾藤”，從所描述看來，該是一種初時狀如藤本的寄生樹。“附樹作根”，應是寄生根。“須緣樹而作上下條”，是說從“軟弱”不能直立的莖上長出的不定根（氣根），或上或下的繞於寄主的樹幹上。其寄生根吸取寄主的營養物質作為自己的養料，根和幹並分泌一種有害寄主的液汁（“惡汁”），致使寄主加速纏死，而後自身長成一大樹。據此看來，有些象桑科無花果屬（*Ficus*）的某些纏繞植物。

19. 荊藤

荊藤（一），圍數寸，重於竹，可為杖。篋以縛船（二），及以為蓆，勝於竹也。《要術》卷 10 “藤”^①

菝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為杖。篋以縛船，及以為蓆，勝於竹也。《類聚》卷 82 “藤”^②

科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為杖。篋以縛船，及以為蓆，勝於竹也。《御覽》卷 995 “藤”

藤，圍數寸，重於竹，可以為杖。篋以縛船，及為蓆，勝於竹也。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 13 “藤蕪”

校註：

①《要術》、《御覽》、《全芳備祖》引作缺名《異物誌》，但《類聚》引作《臨海異物誌》，應是沈瑩文，故歸入沈《誌》。

②《類聚》引作“蕪藤”，但內容全同《要術》等所引，應即是“蔞藤”。“蕪”，字書未收，《要術》引《南方草物狀》有“蕪藤”，《類聚》引亦作“蕪藤”（見十篇徐衷《南方草物狀》該目），明顯是“蕪”字加草頭而來的。《類聚》引《南方草物狀》、《臨海異物誌》及顧微《廣州記》三書均作“蕪藤”，《要術》僅《南方草物狀》作“蕪藤”，後二書作“蔞藤”，《御覽》則三書全作“科蔞”（見本篇、十篇、二十二篇各該目）。據此，“蔞藤”似有“蕪藤”的異名，而“蕪”字是自造的。

註釋：

（一）“蔞（kē 科）藤”，可能是棕櫚科的省藤（*Calamus Platyacanthoides*），有刺粗壯藤木，產兩廣等地，越南也有。莖和莖皮可編製各種藤器。

（二）“蕪”，指藤皮。作動詞用，謂加工成藤皮。《類聚》作“蕪”，通“蕪”。

20. 丹邱穀

丹邱穀（一），夏冬再熟。南宋陳耆卿《嘉定赤城縣誌》卷 30（二）

註釋：

（一）“丹邱穀”，《黃巖縣志》卷 30 “物產”在引錄《臨海異物誌》的“丹邱穀，夏冬再熟”後解釋說：“言其土所宜也。夏熟者曰早禾，冬熟者曰晚禾。”

（二）“嘉定”是南宋寧宗年號。“赤城”是浙江舊台州府的別稱，其地屬於古臨海郡。黃巖亦屬古臨海郡。按：《臨海異物誌》的“臨海”是沿海之意，非指臨海郡，但古人理解為臨海郡，所以《赤城誌》和《黃巖縣誌》收入“丹邱穀”的內容（甲乙兩地同名，地方志互收某些人、物資料不是個別的）。

21. 石莧（一）

〔石莧〕附石生。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 29 “莧”轉引，又卷 7 “陳藏器餘·石莧”也引到）

註釋：

（一）“石莧（莧）”是綠藻門石莧科的石莧（*Ulva lactuca*），亦稱“海白菜”，生於淺海中，附生於巖石上。

22. 狗竹

狗竹(一)，生臨海山中，節間有毛。見沈《誌》。晉戴凱之《竹譜》“狗竹”①

狗竹，毛在節間。《要術》卷10“竹”

校註：

① 所謂“見沈《誌》”，其內容與下條《要術》引《臨海異物誌》相同，應該就是沈《臨海異物誌》，並參看下目“莠竹”校註①。

註釋：

(一) 元李衍《竹譜詳錄》卷5：“狗竹，出臨海郡，圍三寸，節間有毛。三月，筍可食。”但未詳是何種竹子。

23. 筍竹

筍竹(一)，有毒，夷人以爲觚(二)，刺獸，中之則必死。《文選·吳都賦》“筍竹有觚”劉逵《淵林》註①

沈《誌》，劉淵材云：“筍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之輒死。”

戴凱之《竹譜》“莠竹”②

校註：

① 劉逵註引作缺名《異物誌》，但《竹譜》引作“沈《誌》”，內容相同，故歸列本篇本目。

② 《竹譜》所謂“沈《誌》”，劉淵材云“，意謂見於劉淵林引沈《志》，即上條劉淵林註《吳都賦》引作缺名《異物誌》者，“材”是“林”字之誤。“筍竹”，《竹譜》南宋左圭《百川學海》本及據該本排印的《叢書集成》本均訛作“莠竹”，元末陶宗儀《說郛》本(涵芬樓本)《竹譜》作“莠竹”不誤(清陶珙增訂的一百二十卷《說郛》本亦訛作“莠竹”)。

註釋：

(一) “筍(láo 勞)竹”，晉郭璞註《山海經·中山經·中次十二經》說：“交趾有筍(口栗)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筍、勞雙聲，疑筍竹是勞竹的轉音異寫。從《吳都賦》的“筍、勞有觚”看，則筍竹是一種地下莖具合軸型作灌木狀叢生的竹，但無從確指爲何種竹子。

(二) “觚”，這裏借作“弧”字。《易經·系辭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24. 箇篔竹

箇篔竹(一),大如脚指,堅厚修直。腹中有白幕隔,狀如濕麪生衣(二)。將成竹,而筍皮未落,輒有細蟲嚙之;隕箨之後,蟲嚙處往往成赤文,頗似綉畫可愛。南康所生(三)。見沈《誌》也。戴凱之《竹譜》“箇篔”註釋:

(一)“箇篔竹”,亦作“筍篔竹”音含惰(hón duò),未詳為何種竹。

(二)“白幕”,指箨內白膜。“狀如濕麪生衣”,指膜上面長着茸毛,好像濕麪上長着的霉菌絲(“衣”)。

(三)“南康”,郡或縣均係晉代太康元年、二年(280、281年)建置,在今江西省贛州市、南康縣等地。但沈瑩死於太康元年,無由記“南康”地,這是經過曾任南康相的戴凱之改寫的。

25. 般腸竹 筴竹

般^①腸竹(一),生東郡緣海諸山中,其筍最美,云與筴竹相似。出閩中。並見沈《誌》。戴凱之《竹譜》“般腸”、“筴”

按註:

①《百川學海》、《叢書集成》及一百二十卷《說郛》本《竹譜》皆作“般”,涵芬樓一百卷《說郛》本《竹譜》作“盤”,疑均有誤。

註釋:

(一)《竹譜》說:“棘竹……亦曰筴竹。”是筴竹即棘竹,見四篇薺震《南州異物誌》18目“棘竹”註(三)。但與筴竹相似的“般腸竹”,未詳何種。

26. 筍 筴

筍、筴二種,至似苦竹(一),而細軟肌薄。筍筍亦無味,江漢間謂之“苦筍”。見沈《誌》。戴凱之《竹譜》“筍、筴”^①

按註:

①以上《竹譜》採錄沈《誌》各條,採取“見某書”的形式,而不用“某書云”的形式,似出戴凱之意述其內容而非引錄原文(24目還出現“南康”)。本條也有這種情況。

註釋:

(一)“苦竹”,今以苦竹屬(*Pleioblastus*)的 *P. amarus* 為苦竹,稈高達4米,

粗 15 毫米，可製傘柄，又稱“傘柄竹”。筍味苦，不能食用。至於與“苦竹”相似的簫（liáo 騫）、簕（hǎ 禮）二竹，則有未詳。

27. 天竺黃（一）

〔天竺黃〕生天竺國。宋劉翰等《開寶本草》^①（見《證類本草》卷 13 “天竺黃”）

校註：

① 《開寶本草》引作《臨海誌》，即《臨海異物誌》。

註釋：

（一）“天竺黃”，亦名“天竹黃”、“竹黃”，是禾本科竹亞科植物青皮竹（*Bambusa textilis*）、淡竹（*Phyllostachys nigra* var. *henonis*）等竹因被寄生的竹黃蜂咬洞後，於節間貯積的膠液，經乾涸凝結而成的塊狀或片狀物。自然產生者很少，今多採用人工方法，即用火燒竹林，使竹受暴熱後，竹瀝溢在節間凝固而採得。

28. 越王算

越王算（一），如筭大（二），正白，長尺餘。生海邊沙中。見便取之，即可得；心中存來取，則入土中。唐段公路《北戶錄》卷 3 “越王竹”唐崔龜圖註^①

校註：

① 唐崔龜圖註引作《臨海水土誌》，即《臨海水土異物誌》，簡稱《臨海異物誌》。

註釋：

（一）“越王算”，通稱“越王餘算”。“算”是古代計數用的算籌，本字作“筭”，後通用“算”字。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說：“越王餘算……生南海水中，如竹筭子，長尺許。”并引南朝宋劉勰《異苑》說：“晉安有越王餘算，葉白者似骨，黑者似角。云是越王行海，作籌，有餘棄水中而生。”所謂葉白似骨或黑似角是附會越王的算籌“黑角白骨”而來。這是此物所以名“越王餘算”的由來。又有“沙筭”，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中說：“沙筭，生於海岸沙中。春吐苗，其心若骨，白而且勁，可爲酒籌。凡欲採者，輕步向前，及手急採之，不然，聞行者聲，遽縮入沙中，掘尋之，終不可得也。”《北戶錄》卷 3 “越王竹”項下段公路本文記載“沙筭”也有此說，並說：“狀如莖菜，春吐黃花。”可能越王餘算和沙筭是同物異名。但有認爲是腔腸動物海柳（*Vingularia*）者，其骨節可作筭、杖等（長達 4—6 尺），所謂聞人腳步聲即沒入沙中者，也該是動物。但考慮到“狀如莖菜”，宿根“春吐苗”，又

較每柳大短而有葉有花，本草書亦列入“草部”，諸書所記，恐未必如動物珊瑚之誤認爲植物，故附於篇末，以俟博識。至於今本《南方草木狀》卷下以“越王竹”爲越王餘筭，是混同《北戶錄》卷3的“越王竹”和“沙筭”爲一物而來，不足據。

無獨有偶，銀魚古亦稱“吳王餘鱸”，傳說是吳王（《博物誌》指孫權。一說是越王）行江中食鱸（肉絲），有餘棄之江中而化爲魚，成爲細如肉絲的銀魚。參見《文選·吳都賦》“片則王餘”劉逵註、《北戶錄》卷1“乳穴魚”、南宋范成大《吳郡誌》卷29“鱸破魚”等。

（二）“筭（正 幾）”，古代束髮用的簪子。

六、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

薛瑩，吳末晉初人。本篇所採，《文選·左思吳都賦》劉逵（淵林）註及《御覽》引均題名“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史記·司馬貞《索隱》題作“《荆揚異物誌》”，未題薛瑩姓名，《爾雅翼》題作“薛瑩《異物誌》”。

1. 椰樹

椰樹（一），似檳榔（二），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三）。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挂物也。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膚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膏，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以愈渴。核作飲器也。《文選·吳都賦》“椰葉無陰”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椰樹”，即棕櫚科的椰子（*Cocos nucifera*），參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1目“椰樹”註（一）。這裏描述基本如萬震。樹幹無分枝，高20—30米（古以8尺為“尋”）；葉簇生於莖頂；葉寬直徑15釐米以上，着生於頂端葉叢間；“核”指堅硬的內果皮，即椰殼；“膚”指椰殼裏面的胚乳，為白色肉質層；胚乳裏面的菓腔，內含椰子水，味甜可作飲料；椰殼堅硬，可作盛水等器；惟“實外有皮，如胡桃”，指厚而纖維質的中果皮，雖然胡桃（*Juglans regia*，胡桃科，俗稱“核桃”）的外果皮肉質，不如萬震的“外皮苞之如蓮狀”妥切。

（二）檳榔，棕櫚科，學名 *Areca cathecu*，幹直立無分枝，羽狀復葉簇生於莖頂，椰子似之。參見本篇4目。

（三）“束蒲”，椰葉簇生於幹頂，如束合蒲草之下束而上分。《禮記·明堂位》：“勺，……周以蒲勺。”孔穎達疏引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鳥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莖基部）合兩末微開也。”所謂“束蒲”，略表其幹長挺直而頂葉簇分之狀而已。《詩經·

王風·揚之水》：“揚之水，不流束蒲。”非指所指。

2. 橄欖

橄欖(一)，生山中。實如鷄子，正青，甘美味成時，食之益善。始興以南皆有之(二)。南海常獻之。《文選·吳都賦》“龍眼橄欖”劉逵(淵林)

注

註釋：

(一) 橄欖，即“青葉”，參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2目“橄欖”有關各註。

(二) “始興”，郡或縣名，均三國吳置，在今廣東曲江、始興等地。

3. 餘甘

餘甘(一)，如梅、李，核有刺(二)。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高涼、建安皆有之(三)。《文選·吳都賦》“丹橘餘甘”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 “餘甘”，這是大戟科的餘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別名“菴摩勒”，灌木或小喬木，產於熱帶亞洲，我國南部多有分佈。橄欖有“餘甘子”的別名，而餘甘子也有“橄欖”的別名(貴州就有叫餘甘子為橄欖的)，因其葉實都是先澀後甘，故二物互呼。唐釋玄奘《大唐西域記》卷4“秣菟羅國”下記載：“菴沒羅菓，家植成林。雖同一名，而有兩種：小者生青熟黃，大者始終青色。”兩種都叫“菴沒羅”(菴摩勒)，而前一種是餘甘子，後一種則是橄欖。

(二) 餘甘子葉實肉質球形，直徑約1.5釐米，即古所謂如“彈丸”。這裏說“如梅、李”，祇是說其形圓相似，即《本草圖經》所謂“如李子狀”，非謂大小。其核具稜，或五或六，所謂“核有刺”，如非誤字，祇能指稜，《本草綱目》卷31“菴摩勒”引陳祈暢《異物誌》即稱“核有五六稜”。

(三) “高涼”，郡名，三國吳置，郡治在今廣東陽江縣。“建安”，郡名，三國吳置，郡治在今福建建甌縣。

4. 檳榔樹

檳榔樹(一)，高六七丈，正直，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楮(二)。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實如鷄子，皆有殼；肉滿殼中，正白，

味苦澀。得扶留藤與古賁灰合食之(三),則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四)。《文選·吳都賦》“檳榔無柯”劉逵(淵林)註^①

校註:

① 《御覽》卷 971 “檳榔”引劉逵註多有脫文。

註釋:

(一) “檳榔樹”,即棕櫚科的檳榔 (*Areca catechu*), 原產馬來西亞;我國廣東、雲南、福建、臺灣等地有栽培。中名是馬來西亞名 pinnang 的音譯。亦名“仁里”,是爪哇語 jambi 的音譯。

檳榔莖直立無分枝,高達 17 米或更高(“高六七丈,正直,無枝”);羽狀復葉簇生於莖頂(“葉從心生”);“房”指花序,肉穗花序生於最下一葉的葉鞘束之下,有佛焰苞狀大苞片包裹着,好象從樹心中長出,所以說“其實作房從心中出”;肉穗花序多分枝,一枝可結菓二三百顆,所謂“一房數百實”,一點不假;菓實長橢圓形,長 4—5 釐米,中果皮厚,纖維質,內壁表面光滑呈硬殼狀(“實如鷄子,皆有殼”),中藥上叫菓皮為“大腹皮”;菓皮內藏種子,含鞣酸和多種生物鹼,胚乳白色,即所謂“肉滿核中,正白,味苦澀”。

(二) “大如楯”,《本草綱目》描述說:“大如楯頭,又似甘蕉葉。”檳榔葉可以說略似甘蕉葉,但“大如楯頭”,無可理解。“楯”通“盾”,“楯頭”即“盾鼻”,就是盾牌的把手,怎麼可能“大如楯頭”?即使“大如楯”,也不可能。現在植物學上所說“盾形”(“楯形”)或“盾狀”的葉,和檳榔葉是根本不同的。我懷疑“楯”借作“楯”字,音楯。楯是泥行工具,也叫“楯(qiāo 敲)”,經籍解釋是“以版置泥土”,或“如船而短小”,總之是狹長形以減少阻力而便於滑行的,則檳榔狹長的羽狀復葉略微似之。

(三) “扶留藤”,亦作“浮留藤”,是胡椒科的荑葉 (*Piper betle*),亦名“荑子”、“荑(jǔ 舉)醬”,近木質藤本,原產印度尼西亞,我國南部栽培頗廣。其葉含芳香油,味辛辣,可裹檳榔咀嚼。其漿葉可作醬,味辛而香,名“荑醬”,其植物因亦得此名。《史記·西南夷列傳》所謂“南越食(唐)蒙荑醬”,即此。

“古賁灰”是牡蠣 (*Ostrea*, 簡稱“蜆”)、蛤蜊 (*Macra*)、蜆 (*Corbicula*) 等的貝殼燒成的灰。

古文獻中關於檳榔與扶留藤、古賁灰合食的記載頗多,如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 6 “食檳榔”說:福建與廣東西路等地皆食檳榔,“客至不設茶,唯以檳榔為禮。其法:斷(zhuō 酌,剖開)而瓜分之,水調蜆灰一銖許於葉上,裹檳榔,咀嚼,先吐赤水一口,而後嚼其餘汁。……無蜆灰處,祇用石灰;無葉處,祇用荑藤。”外出以小盒帶着,“中分三格:一以盛荑,一盛蜆灰,一則檳榔”。南宋范成大《珍藪野乘》、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下、清植萃《滇海虞衡誌》卷 10 “荑”等亦有記載。所謂“中分三格”的盒子,清李調元《南越筆

記》卷6還記載着“檳榔合、檳榔包”，也是藏三物隨身取食的。直到現在我國雲南海南島等地仍有用蓂葉之類包着檳榔、石灰、風嚼的習慣。值得注意的是南太平洋的圖瓦盧島人，無論男女老小，同樣有以檳榔三物合食的習俗，祇是貝壳灰換作石灰，蓂葉換作胡椒葉罷了，而檳榔袋中藏着這三物，隨身攜帶取食，也竟是一樣的（見葉進《南太平洋中的萬島世界》，海洋出版社，1979年）。南國的風物習俗相同，自六朝以來到今天，異國之間有無互相傳播的可能，還是各地自發的？有待進一步查考。

(四)“九真”，郡名，在今越南清化、河靜等地。三部位置，交趾在北，九真在中，日南在南。

5. 龍眼

龍眼(一)，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蒼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獻之。山中人家亦種之。《文選·吳都賦》“龍眼傲機”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龍眼”，見三篇楊孚《南裔誌》“龍眼”註。

6. 荔枝樹

荔枝樹(一)，生山中，葉綠色；實赤，肉正白，味甘美。《文選·吳都賦》“荔枝之林”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荔枝”，見三篇楊孚《南裔誌》“荔枝”註。

7. 楊梅(一)

[楊梅]其實外肉着核，熟時正赤，味甘酸。《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傳·上林賦》“楊棗楊梅”唐司馬貞《索隱》

註釋：

(一)“楊梅”，見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13目“楊梅”註。

8. 椶

椶(一)，椶子樹也，生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皆

有之(二)。《文選·吳都賦》“椶櫚御霜”劉逵(涓林)註^①

椶子樹，產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有之。

《御覽》卷 974 “椶”^②

[椶子木]丹陽諸郡皆有之。南宋羅願《爾雅翼》卷 12 “椶”^③

校註：

① “椶，椶子樹也”下目“榴，榴子樹也”，此等句式，很象劉逵解釋原文“椶櫚”的格調，“實如梨”加“亦”字也象。這些資料雖然都連貫在“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曰”之下，似非原文，而是由劉逵綴述其意的。

② 《御覽》在“椶”的標目下有小字註：“音嶺。《南越誌》：‘菓名，似奈而酸。’”又，“椶”，《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訛作“探”。

③ 《爾雅翼》引作“薛瑩《異物誌》”。

註釋：

(一) “椶 (chón 嶺)”，《本草拾遺》、《本草綱目》、清檀萃《滇海虞衡誌》等的記載祇是《荆揚已南異物誌》的重述，沒有更多資料，未詳是何種植物。

(二) “丹陽”，郡名，漢置，郡治在今安徽宣城。三國吳移治建業(今南京市)。

9. 榴

榴(一)，榴子樹也，出山中。實亦如梨，核堅，味酸美。交趾獻之。《文選·吳都賦》“椶櫚御霜”劉逵(涓林)註

註釋：

(一) “榴”，《文選》別本作“劉”，《御覽》卷 973 引《文選》亦作“劉”。《爾雅·釋木》：“劉，劉杙。”郭璞註：“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趾。”清郝懿行《爾雅義疏》：“榴即劉也。”十篇徐衷《南方草物狀》4 目“劉樹”記述稍多。未詳是何種植物，但不是安石榴。

七、陳祈暢《異物誌》

本篇所錄資料，原書均題作“陳祈暢《異物誌》”（“祈”，或作“祁”）；其不題姓名者在校記內校明。

1. 三廉

三廉大實(一)，實不但三(原註：雖名“三廉”，或有四五六枝)。食之多汁，味酸且甘。藏之尤好，與衆菓相參。《御覽》卷 974 “三廉”^①

校註：

○“雖名‘三廉’，或有四五六枝”，確實這樣，但“枝”是“稜”字之誤。《本草綱目》卷 31 “五斂子”引陳祈暢《異物誌》曰：“三廉，出熙安諸郡。南人呼稜爲廉，雖名三廉，或有五六稜者。食之多汁，味甘且酸，尤宜與衆菓參食。”未知何據(可能是李時珍據他書而增益)。

註釋：

(一)“三廉”，即酢漿草科的陽桃(*Averrhoa caribbola*)，亦名羊桃，五斂子。“廉”是稜角；今本《南方草木狀》說：“南人呼稜爲斂”，陽桃菓實具 3—6 稜，故有“三廉”、“五斂”之名。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誌》：“五斂子，形甚詭異，瓣五出，如田家碌碡狀(按：陽桃稜角翅狀，故以‘瓣’狀之，兩端漸狹，類似碌碡)，味酸，久嚼味甘。閩中謂之羊桃。”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下：“羊桃，一名三斂子，一名五斂子，以其觚稜而分也。”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 13：“樹高五六丈(按：常綠喬木，高達 12 米或過之)，大者數圍。花紅色，一蒂數子，七八月間熟，色如蠟。一名三斂子，亦名山斂。斂，稜也。有五稜者，名五斂。”獼猴桃和《爾雅·釋草》的“鏡芘”，都有“羊桃”的異名，非此所指。參見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1 目“楊桃”註(一)。

2. 餘甘

餘甘(一)，大小如彈丸，視之理如定陶瓜(二)。初入口，苦澀；嚼

之，口中乃更甜美足味。鹽蒸之，尤美，可多食。《要術》卷10“餘甘”^①

餘甘，大小如彈丸大，視之理如定陶瓜片^②。初入口如苦，
忽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可多食之。《御覽》卷973
“餘甘”

餘甘，大小如彈丸。初入口如苦，咽口中乃更甜美。鹽而
蒸之尤美。南宋高似孫《緯略》卷4“菴摩勒油”^③

餘甘，如彈丸大，視之理如定陶瓜片。初入口，苦；久乃更
甜美。鹽而蒸之，尤美，可食。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4“餘
甘子”

校註：

①《要術》及《全芳備祖》均引作缺名《異物誌》，但《御覽》及《緯略》均引作陳祈暢
《異物誌》，內容相同，故歸列陳《誌》本目。《本草綱目》卷31“菴摩勒”引陳祈暢《異物誌》
則大為完整（枝、葉、花都說到），大概是據他書而綜述的。它的引文往往不見今本各書，
不太可信。

②“片”，疑衍。

③《永樂大典》卷8841“菴摩勒油”下載有《緯略》所引此條，文同。

註釋：

（一）“餘甘”，此即大戟科的餘甘子（*Phyllanthus emblica*），見六篇薛瑄《荆
揚已南異物誌》3目“餘甘”注（一）。

（二）“定陶”，古縣名，秦置，即今山東定陶縣。推測古時產一種圓形有條紋的甜
瓜，頗有名。餘甘子菓實，肉質，球形，半熟時呈黃綠色，上有縱走的白色條理，很象瓜皮
上的條紋，故稱“理如定陶瓜”。

3. 穀子

穀^①子之樹（一），枝葉四佈。（原註：枝葉滿蘇^②，如車蓋也。）名同種
異，味實甜酢。（原註：與作紙穀同名，而實大異也。）菓而無核，裏面如素。
析酒止醒（二），更為遺賂（三）。《御覽》卷972“桐子”^③。

校註：

①“穀”，《御覽》中華影印本原作“穀”，訛，鮑崇城刻本在“禾”下加“日”作“穀”，亦
錯。五穀的繁體字“穀”，從“穀”，下面從禾，由於和“穀”形很相近，很早就別寫作“穀”。但

這裏的“穀”從木，《御覽》從禾，所以亦訛。陳祈暢明說“與作紙穀同名”，故改復為“穀子”。

② “蒲蘇”是“蒲蘇”的形近之誤（《御覽》“滿”字常刻成“滿”形，極易與“蒲”混誤）。“蒲蘇”通“扶疏”、“扶蘇”，枝葉茂盛四散的意思。漢何休註《公羊傳·宣公六年》“暴桑”謂“蒲蘇桑”，即枝葉分披茂密之桑。

③ “桶子”，應作“桶子”，《御覽》列“穀子”於“桶子”項下，穀、桶南方讀音相同，正證明“桶子”是“桶子”之誤。參看十篇徐衷《南方草木狀》6目“桶子”註（一）。

註釋：

（一）“穀子樹”，說與可以用樹皮造紙的穀樹（*Broussonetia papyrifera*，桑科，即構樹，亦即楮樹）同名而異樹（“與作紙穀同名，而實大異”），明非桑科的穀樹，但究為何種樹木，未詳。

（二）“醒（chéng 呈）”，沉醉不醒。

（三）“遺賂”，餽贈。

4. 摩廚

木有摩廚（一），生自斯調。厥汁肥潤，其澤如膏。馨香穢射^①，可以煎熬。彼州之人，仰以為儲^②。斯調，國名也。唐陳藏器《本草拾遺》^③（見《證類本草》卷23“陳藏器餘·摩廚子”）

木有摩廚，生於斯調。（原註：摩廚，木名也，生於斯調州。）厥汁肥潤，其澤如膏。馨香穢郁，可以煎熬。（原註：澤^④如脂膏，可以煎熬食物也。）彼州之民，仰為嘉儲。（原註：《花木誌》曰：“煎熬食物，香美如華夏之人用油。”）《御覽》卷960“摩廚”

校註：

① “穢射”，字書解釋：“音弋，耕也。”別無他義。“穢射”，實解。下條《御覽》引及《要術》引《南州異物誌》均作“穢郁”，應是“穢郁”之誤。

② “仰以為儲”，雖可解釋，但破韻不葉，《御覽》引作“仰為嘉儲”，義韻俱當。

③ 《本草拾遺》及下條《御覽》均引作缺名《異物誌》，但《本草綱目》卷31“摩廚子”引《本草拾遺》轉引此條作“陳祈暢《異物誌贊》，無“斯調，國名也”句（應是註文），“穢射”改為“穢郁”，“仰以為儲”改為“以為嘉儲”，餘同。按：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各書，以四言韻句為正文（或銘文），而另以註文作說明的形式出現者，據今所見，有陳祈暢《異物誌》和沈懷遠《南越誌》（戴凱之《竹譜》本書不錄，除外）。本條以韻文出現，《御覽》引還是韻文夾註，該是陳祈暢的體例，故將此二條歸入陳《誌》。

④《御覽》鮑崇城刻本有“澤”字，中華影印本脫。

註釋：

(一)“摩廚”，未能確指為何種植物，參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7目“摩廚”註(一)。

5. 葭蒲

葭蒲(一)，藤類，蔓延他樹，以自長養(二)。子如蓮，葭着枝格間(三)，一日作扶連^①。實外有殼，裏又無核。剝而食之，煮而曝之，甜美。食之不飢。《要術》卷10“藤”^②

葭蒲，藤類，延蔓他樹，以自長養。實大小長短如蓮，葭着枝格間。實外有殼，又^③無核。剝乃食之，煮而暴之，甜美。食之不飢。《御覽》卷995“藤”

校註：

①“一日作扶相連”，無法理解，從“作扶相連”推測，“一日”疑是“二三”漫漶後的訛誤，指葉實簇生於枝條間。

②《要術》引作缺名《異物誌》，但《御覽》引作陳祈暢《異物誌》，故歸入陳《誌》。

③“又”上應脫“裏”字。

註釋：

(一)“葭(jiā 嘉)蒲”，疑是桑科無花果屬(榕屬，*Ficus*)的一種藤本植物。

(二)“以自長養”，清楚地說明這是一種寄生植物，依靠寄主提供的養分來自養和生長。寄生植物前面已見于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18目“鍾藤”，能將寄主害死，後面有二十篇沈懷遠《南越誌》25目的“茯苓”，都沒有這裏“自養”說得透切。

(三)“葭(cuán 攢)”，《禮記·檀弓上》：“葭塗龍輻以棹。”孔穎達疏：“葭，叢也。”又同“蕘”，即古蕘字。“枝格”即枝條。“葭着枝格間”，就是簇生於枝條間。葉實大小如蓮子，“實外有皮，裏又無核”。

6. 甘藷

甘藷(一)，似芋，亦有巨魁。剝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原註：蒸、炙皆香美。賓客酒食亦施設，有如菜實也。)《要術》卷10“藷”^①

甘藷，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肪^②。南方人專食之，以當米穀。蒸、炙皆香美。賓客酒食亦施設，有如菓食也。《御覽》卷 974 “甘藷”

校註：

① 《要術》引作缺名《異物誌》，但《御覽》引作陳祈暢《異物誌》，內容全同，故併《要術》此條於陳《誌》。

② “肪”，鮑崇城本如文，中華影印本訛作“昉”。

註釋：

(一) “甘藷”是薯蓣科薯蓣屬 (*Dioscorea*) 的植物，不是俗名“番薯”、“紅苕”的旋花科植物甘薯 (*Ipomoea batatas*)。參見十篇徐衷《南方草木狀》23 目“甘藷”注(一)。

7. 益智

益智(一)，類薏苡(二)。實長寸許，如枳椇子(三)。味辛辣，飲酒食之佳。《要術》卷 10 “益智”^①

益智，類薏苡。長寸許，如枳椇子。味辛辣(四)，飲酒食之佳。《御覽》卷 972 “益智”

校註：

① 《要術》引作缺名《異物誌》，但《御覽》引作陳祈暢《異物誌》，內容全同，故併《要術》此條於陳《誌》。

註釋：

(一) “益智”，即姜科植物益智 (*Alpinia oxyphylla*)，多年生草本。

(二) “薏苡”，即禾本科植物薏苡 (*Coix lacryma-jobi*)，俗名米仁，一年或多年生草本。益智植株略似之。

(三) “枳椇子”是鼠李科植物枳椇 (*Hovenia dulcis*) 的菓實，與益智菓實略微相若。《本草綱目》卷 31 “枳椇”記載有許多別名，如“木蜜”、“木饅”，因其味甘；“鷓鴣子”、“鷓距子”、“木珊瑚”，因其葉梗的形似；而滇人又訛音為“鷓橘子”，實與橘子無關〔參看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9 目“鷓橘子”註(一)]。

(四) “刺”，“辣”字的同音借用。

八、曹叔雅《異物誌》

橘

橘爲樹，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初學記》卷 28 “橘”^①

校註：

① 原引作“曹叔《異物誌》”，據《類聚》及《御覽》引其他資料均有“曹叔雅《異物誌》”，似脫“雅”字，姑據補。但同條內容《初學記》卷 20 “貢獻”又引作“楊孚《異物誌》”。參見一篇楊孚《異物誌》及九篇佚名《異物誌》“橘”目校記。“又有善味”指葉肉非指葉皮，《初學記》卷 20 引作“裏又有美味”，應脫“裏”字。

九、缺名《異物誌》

不題撰者姓名的《異物誌》，各書引錄最多。某些條的內容某書引作不題姓名的《異物誌》，而他書引作楊孚《異物誌》、陳祈暢《異物誌》或沈瑩《臨海異物誌》，且內容相同（文句稍異）者，均歸列於各該《誌》，仍在校記內校明，俾便稽核。其有缺乏校證資料者，則仍其舊，不予歸併，列入本篇缺名《異物誌》。

1. 橘樹

橘樹，白花而赤實，皮馨香，又有善味^①。江南有之，不生他所。《要術》卷10“橘”^②

橘，白華赤實，皮馨香，有味。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類聚》卷86“橘”^③

橘爲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江南則有之，不生他所。交趾有橘，置長官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御覽》卷966“橘”

交趾有橘，置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北宋吳淑

《事類賦》卷27

校註：

① “又有善味”，指葉肉非指葉皮，據一篇楊孚《異物誌》，“又”上應脫“裏”字；《類聚》引作“有味”，脫字又多。

② 本條及下面三條引文，與一篇楊孚《異物誌》及九篇曹叔雅《異物誌》“橘”目內容大同小異，但無從知道是屬於楊《誌》還是曹《誌》，抑或屬於別的《異物誌》，故不予歸併誰的《異物誌》，仍列入本篇缺名《異物誌》。

③ 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3“橘”引有：“橘，白華赤實，皮馨，有美

味。自漢武帝交趾有橘宮，長一人，秬二百石，主貢御橘。”文句與《類聚》本條相同，祇多“自漢武帝”四字，却題《抱朴子》，未知究竟。

2. 枸櫞

枸櫞(一)，似橘，大如飯筥(二)。皮有香^①。味不美(三)。可以浣治葛、芋，若酸漿(四)。《要術》卷 10 “枸櫞”

枸櫞，實似橘，皮有香。唐段公路《北戶錄》卷 3 “山橘子”唐崔龜圖註

枸櫞，實如橘，大如飯筥^②。皮有香^③。味不美。可以浣治葛、紵，若酸漿。《御覽》卷 972 “枸櫞”

校註：

① “皮有香”，《要術》及《北戶錄》原作“皮不香”，枸櫞有強烈香氣，誤，據鮑崇威刻本《御覽》改正。

② “實如橘，大如飯筥”，《御覽》鮑刻本如文，中華影印本作“實橘大如飯筥”，脫上一“如”字。

③ “皮有香”，《御覽》鮑刻本如文，中華本謄作“皮不香”。

註釋：

(一) “枸櫞(jǔ yuán 舉緣)”，即芸香科的枸櫞(*Citrus media*)，亦名香櫞。我國長江以南有栽培。李時珍說：“枸櫞……其實狀如人手，有指，俗呼爲佛手柑。”(《本草綱目》卷 30 “枸櫞”)吳其濬也說：“枸櫞……即佛手”，并稱：“有指爪者爲枸櫞，無指爪者爲香櫞。”(《植物名實圖考》卷 31 “枸櫞”及“蜜羅”)其實，佛手柑(*Citrus medica* var. *sarcodactylis*)是枸櫞的變種，其葉裂紋如拳者(“無指爪者”)稱“拳佛手”，張開如指者稱“開佛手”。

(二) “筥(jǔ 舉)”，《說文》：“筥，飯筥也，受五升。”是一種竹製的長圓形小容器(漢 1 升約合今 200 毫升)。枸櫞葉實卵形或長圓形，長 10—25 釐米。

(三) “味不美”，枸櫞葉實果皮粗厚，瓢囊細小，味酸而苦，不堪生食，祇能切片作蜜餞等用。

(四) “酸漿”是酸味的飲漿。“若酸漿”，利用枸櫞所含大量的有機酸來溫治葛和芋藤的單皮纖維，分解其所含的葉膠，便於紡織。

3. 椰樹

椰樹，高六七丈，無枝條。葉如束蒲，在其上。實如瓠，繫在於巔，若掛物焉。實外有皮如葫蘆(一)。核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膚，食之美於胡桃味也。膚裏有汁升餘，其清如水，其味美於蜜。食其膚，可以不飢；食其汁，則愈渴(二)。又有如兩眼處(三)，俗人謂之“越王頭”(四)。《要術》卷10“椰”

[胥邪](五)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掛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豬膏。裏有汁斗餘^①，清如水，味美於蜜。《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列傳·上林賦》“留落胥餘”司馬貞《索隱》

椰子，去其外皮及殼，有白膚，食之如北中生胡桃味。又有白漿如乳，人亦食之。椰子有如兩眼，俗人謂之“越王頭”。南人取爲瓶子、杓子等器。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山栴子”唐崔龜圖註^②

椰樹，高六七丈，無枝條。葉如束蒲，在上。其實如瓠，繫之巔。實外皮如葫蘆。膚中有汁升餘，清如水，味美於蜜。食其膚則不飢，食其汁則增渴。又有如兩眼處，俗號椰子爲“越王頭”。《御覽》卷972“椰”^③

校註：

① “斗餘”，應是“升餘”之誤。

② 《北戶錄》崔龜圖註所引，似是引者就原文記述其意，可能還有自加的成份，姑錄之以待參詳。

③ 《御覽》所引，“增渴”是誤解“愈渴”而錯改的，參見註(三)。但另有長處，俗名“越王頭”是指整個椰葉，比《要術》、《北戶錄》明確。

註釋：

(一) “葫蘆”，即葫蘆；“有皮如葫蘆”，指椰葉的薄層革質的外葉皮，老熟前象葫蘆的外皮。

(二) “愈”是病愈之“愈”，不是越發、更加之意。椰子可作飲料，“愈渴”謂可以解渴。《御覽》引作“增渴”，乃誤解“愈”爲“越”而來，這是後來什麼人錯改的。無獨有偶，清曾釗《異物誌》輯本認爲“愈渴”與“御渴”(彼所見的《文選·吳都賦》劉逵註)相反，也是把“愈”誤解爲“愈加”的。

(三)“两眼星”，指內葉皮(椰殼)近基部的萌發孔。椰殼近基部有三個圓形凹點，幼芽從這裏萌發，通稱“黃眼”或“芽眼”。其中一般僅有一個發育完全，其餘二個較小，已退化。

(四)“越王頭”，據《御覽》引是指整個椰葉。今本《南方草木狀》卷下記載有“越王頭”的神話傳說：“去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為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為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但新鮮椰子水喝了是不會醉的。

(五)《上林賦》本文作“胥餘”，《索隱》作“胥邪”，《文選·南都賦》作“檣栳”，“栳”再變為“椰”，即今“椰”字。“胥邪”即椰子的外語譯音。椰子，在葡萄牙人東來之前，僅知印度有此菓，故稱其為“印度堅菓”(Indian nut)。中世紀阿拉伯科學家 Avicenna 稱椰子為 *juz hindi*，亦是此義。自葡萄牙人稱其為 *cocos* 後，歐洲其他語種亦採用之。*cocos*，義即“鬼臉”、“苦臉”。

4. 橄欖

[橄欖]生南海浦嶼間。樹高丈餘^①，其實如棗，二月有花生，至八月乃熟，甚香(一)。橄欖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二)。《海藥》(見《證類本草》卷 23 “橄欖”轉引)

校註：

① “樹高丈餘”有脫字。橄欖樹高 10—20 米。

註釋：

(一)“甚香”，《本草圖經》說：“咀嚼之，滿口香久不散。”又，橄欖樹有膠黏性芳香樹脂，古人利用之以作膠合劑。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中“橄欖樹”載：“樹枝節上生脂膏如桃膠，南人採之，和其皮葉煎之，調如黑飴，謂之‘橄欖糖’。用泥船損，乾後堅於膠漆，着水益乾耳。”

(二)“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嶺表錄異》卷中“橄欖樹”載：“有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緣梯，但刻其根下方寸許，納鹽於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本草圖經》抄採其說。以鹽擦木身或納入木內，可能引起鹽害，產生外滲失水，致使菓實自落。

5. 檳榔

檳榔，若筍竹生竿(一)，種之精硬^①，引莖直上，不生枝葉，其狀若柱。其顛近上末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癩木焉(二)；因坼裂，出

若黍穗，無花而爲實(三)，大如桃李。又生棘針(四)，重累其下，所以禦其實也。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貫之(五)，硬如乾棗。以扶留、古賁灰併食，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六)。飲噉設爲口實(七)。《要術》卷10“檳榔”

檳榔樹，若筍竹生竿，近上未五六尺間，洪腫^②洪腫起，如癩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秀也，無華而爲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剖其上皮，煮其膚，熟而貫之，堅如乾棗。以扶留、古賁併食，則滑美，下氣及宿食消穀。《類聚》卷87“檳榔”

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精硬，引莖直上。末五六尺間，洪洪腫起，若癩木焉；因拆裂，出若黍穗，無華而爲實，大如桃李。又生棘針，重累其下，以禦衛其實。剖其上皮，空其膚，熟而貫之，硬如乾棗。以扶留藤、古賁灰併食，下氣及宿食消穀。飲食設以爲口實^③。《御覽》卷971“檳榔”

校註：

① “種之精硬”，費解，《本草綱目》卷31“檳榔”說：“初生若筍竿，積硬引莖直上。”意謂積漸堅硬，引莖直上，符合實情，“種之”疑是“積久”之誤。

② “罩”，疑衍。

③ “拆裂”，《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訛作“折裂”。但正字應如《要術》引作“拆裂”(開裂)。“飲食”，鮑本如文，中華本缺“食”字。“空其膚”應作“煮其膚”，兩本同誤。

註釋：

(一) “若筍竹生竿”，是說檳榔樹幹的生長過程跟竹筍的長成竹桿相似。這包含着兩種現象，就是葉的脫落和節或環紋的顯現。竹的主桿所生的葉——箨，竹筍時期包於筍外，在竹桿繼續生長中陸續脫落，竹節亦裸露於外；檳榔幹挺直不分枝，在長高的過程中，因葉的陸續脫落而逐年呈現多數明顯的環紋狀的“節”(葉痕)，和筍長成挺拔多節的竹桿的過程相似，當然，“節”的疏密是大不相同的。

(二) “癩(huì 會)木”，原指因病害而莖幹腫脹無分枝的樹木；這裏指“洪洪腫起”的孕育於葉鞘束基部的肉穗花序。花序從最下一葉的葉鞘束下抽生，而葉鞘很長，因而長花處上距莖頂叢生葉尖也很遠，其距離就是這裏描述的“其類近上未五六尺間”的目

測約計數。

(三)“因坼裂，出若黍穗”，檳榔的肉穗花序長在葉鞘束基部，從隆起處“脫穎”而出；肉穗花序多分枝，排成圓錐花序式，猶如黍穗的圓錐花序從葉鞘間抽生。雄花很小，雌花稍大，不顯眼，大概因此古人認為“無花而為實”？

(四)“棘針”，大概指具尖突的萼片，起保護花蕾的作用。

(五)“上皮”，指纖維質的菓皮，即中藥所謂“大腹皮”。“膏”即本草書所謂“肉”，也就是“檳榔子”，是咀嚼的部份。煮熟串挂起來陰乾（“熟而貫之”），是為了貯藏。《本草綱目》記載：“其肉極易爛，欲收之，皆先以灰汁煮熟，仍火焙薰乾，始堪停久。”《御覽》引作“空其膚”，變成棄種子而取其菓皮，就不對頭。

(六)“下氣及宿食、白蟲，消穀”，檳榔含有多種生物鹼，種子用為健胃劑，又為有力的驅除腸道寄生蟲藥；菓皮有治腹脹、消水腫等藥效。

(七)“口實”，猶言藥品。

6. 荔支

荔支為異^①：多汁，味甘絕口，又小酸，所以成其味（一）。可飽食，不可使厭（二）。生時，大如鷄子，其膚光澤。皮中食^②，乾則焦小，則肌核^③不如生時奇（三）。四月始熟也。《要術》卷 10“荔支”^④

校註：

①“荔支為異”，“異”與下文“奇”相對應，是說鮮菓奇異之意，不過文句有點别扭。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卷 17 引《要術》改“異”為“菓”。

②上面說到鮮菓很好吃，這裏不應又說“皮中食”（即使以假種皮為“皮”，“皮”、“食”二字，必有一誤。《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卷 17 引《要術》改為“皮中實”，就可解釋。

③“生時奇”，指鮮荔枝菓肉，則這裏“肌核”應作“肌膚”。

④《御覽》卷 971“荔支”引《異物誌》除“焦”作“醜”外，全同《要術》，不羸。

註釋：

（一）“絕口”，甜得好吃到極點。“所以成其味”，但又稍微帶點酸味，所以成其特有的美味。

（二）“厭”，通“厭”，過飽。

（三）上文的“膚”，這裏的“肌”，均指假種皮，即菓肉。古人常稱菓肉或瓜瓠等為“膚”或“肌”。

蕒

蕒實雖名“三蕒”(一),或有五六,長短四五寸,蕒頭之間正巖(二)。以正月中熟,正黃,多汁。其味少酢(三),藏之益美。《要術》卷10“蕒”

註釋:

(一)“蕒”是棱角,由於其菓實有稜,故加草頭作“蕒”;“三蕒”,即七篇陳祈暢《異物誌》1目的“三蕒”,亦即酢漿草科的陽桃,參見七篇該目及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1目“楊桃”註(一)。

(二)“正巖”,指陽桃下端稜道攢聚成一尖銳的短角突起。

(三)“少”,作“稍”字用;“少酢”,稍有酸味。

8. 梓椌

梓椌(一),大十圍,材貞勁,非利剛截(二),不能克。堪作船。其實類棗,着枝葉重曝^①撓垂。刻鑱其皮(三),藏^②,味美於諸樹。《要術》卷10“梓椌”

校註:

①“曝”,疑是“累”字之誤。

②“藏”上應脫“蜜”、“鹽”一類字。

註釋:

(一)“椌”,音焰,又音靈。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13“海棗”說:“海棗,俗名紫京,堅重過於鐵力木。鐵力木不甚宜水,此則入水及風雨不朽。”這裏“梓椌”,木質極堅,宜於作船,其實又“類棗”,也許和“紫京”同類相似,但未知是何種植物。

(二)“利剛”,鋒利的鋼刀。

(三)“刻鑱其皮”,這是一種“藏”的加工程序,如果是蜜藏,則是將菓肉細劃,使糖份易於漬入。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8:“人面子,……肉甘酸,宜蜜饑;鑱為細瓣,去核,按扁,煎之。微有橘柚芳氣,南菓之珍也。”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下亦載:“人面子,……亦醃以為菹,或刻作花毬,蜜漬充饌。”有些象今天作蜜棗的方法。人面子是漆樹科的 *Dracontomelon dao* (定名不一,此從《中國高等植物圖鑑》,科學出版社,1980年),菓實扁球形,核有數孔,似口、鼻,故名。

9. 櫟木

櫟木(一)，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搗之，以水淋之，可作餅，似麪^①。交趾盧亭有之。《文選·吳都賦》“文櫟樹實”劉逵《涪林》注^②

校註：

① “似麪”，應如《吳錄地理誌》在“可作餅”之前(見校記②)。

② 《要術》卷 10“櫟木”引《吳錄地理誌》：“交趾有櫟木，其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搗之，以水淋之，似麪，可作餅。”與劉逵引缺名《異物誌》文句微異，內容相同。

註釋：

(一) “櫟”，音裏。唐段公路《北戶錄》卷 2：“桃榔，……其木如莎樹皮、櫟木皮，出麪可食。”是說桃榔、莎樹、櫟木三種，都是“皮”中“出麪可食”，但莎樹、櫟木并舉，并非同種(說與《本草拾遺》同)。但後人認為櫟木就是莎木，如李時珍，李并指出明楊慎以及櫟木就是桃榔是錯的(見《本草綱目》卷 31“莎木麪”)。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 35“莎木”：“櫟木，今瓊州謂之南榔。”“南榔”應是“南椰”之誤。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 16“異飯”記載：“瓊州以南椰粉為飯，曰椰霜飯。南椰與椰子樹不同。其精液、形色、氣味，皆類藕、蕪之粉，故曰南椰粉。性溫熱補中，本草以為莎木麪也。”是櫟木即莎木，亦即南椰，按：棕櫚科的西穀椰子 (*Metroxylon sagu*)，莖幹內有白色的髓，可提取澱粉，製成“西穀米”。柬埔寨語叫 saku，馬來語叫 sagu，“櫟木”或“莎木”的名稱，可能與此等外語有關，則櫟木或莎木該就是西穀椰子。南宋趙汝适(kuò 括)《諸蕃誌》卷上“渤泥國”下載其國“以沙糊為糧”。明張燮《東西洋考》卷 3 記載“大泥”國，即“古淳泥(國)也”，其物產有“西國米”，說：“亦名沙孤米。其樹名沙孤，身如蕉，空心，取其裏皮削之，以水搗過，春(春之誤)以為粉，細者為王米，最精；粗者，民家食之，以此代穀。今黃舶應為波濤所濕，祇搗其粉歸，自和為丸。”其他不少的“國”如麻六甲、彭亨等，亦產此米。很明顯，“西國米”就是西穀米，以其形圓色白，又名“珍珠米”，從“自和為丸”亦可知其為圓粒狀，而“沙孤”完全和 sagu 對音(“沙糊”音也很近)。清謝清高口述楊炳南記錄的《海錄》“西南海·邦項”(即《東西洋考》的“彭亨”)下記載“沙穀米”的製法：“其木大者合抱，砍伐破碎，春(春之誤)之成屑，則以水洗之，去其滓；俟其水澄，取其下凝者(按即澄取澱粉)，暴乾成粉；復以水洒之，則累累如顆珠。煮食之可以療飢。”“沙穀米”亦即西穀米。

10. 摩廚

〔摩廚〕生西域。二月開花，四月五月結實，如瓜許。《海藥》(即《雜類本草》)卷 23 “雜藏器餘·摩廚子”下轉引)

斯調州有木，名摩樹^①，汁如脂。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64

“嶺南道·康州·土產”

校註：

① “樹”，疑“樹”字之誤。

11. 枳櫚 枸橈

枳櫚(一)，棕也，皮可作索。枸橈(二)，樹也，直而高，其用與枳櫚同。枳櫚，出武陵山(三)。枸橈，出廣州(四)。《文選·吳都賦》“枳櫚枸橈”劉逵(湖林)註^①

校註：

① 此等引文，有些象劉逵的訓解，產地又分割記述，不象原文，因為《異物誌》不可能就《吳都賦》的“枳櫚枸橈”作連串解釋。

註釋：

(一) “枳櫚”，即棕櫚，是棕櫚科的 *Trachycarpus fortunei*。今長江以南各省有分佈。

(二) “枸橈 (gōu lóng 勾郎)”，“櫚”同“榔”，“枸”、“梳”雙聲，則所謂“枸橈”懷疑就是棕櫚科的枕榔 (*Arenga pinnata*) 的異呼。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載枕榔葉“似枳櫚而散生”，皮可“作紼繩”，和這裏“其用與枳櫚同”相合(按：枕榔葉纖維雖可作繩索，與枳櫚“皮可作索”也相符)。參看五篇沈《誌》15目“梳榔木”及有關註解。

(三) 武陵山，貴州苗嶺的一支，分佈於貴州、湖南、湖北三省地邊境地區。

(四) “廣州”，三國吳時分交州置，約有今兩廣之地。

12. 薺母

薺母(一)，樹皮有蓋(二)，狀似枳櫚；但脆不中用。南人名其實為“薺”。用之，當製作三四片。《要術》卷 10 “薺母”

註釋：

(一) “薺 (gē 哥) 母”，未詳是何種植物，可能是棕櫚科的。

(二) “蓋”，該是指套在莖幹外的纖維質長葉鞘。

13. 桂

桂之灌生(一),必粹其族(二)。柯葉不渝(三),冬夏常綠。非桂植□^①,在乎嵩嶽。《類聚》卷 87 “桂”

校註:

① 本條也是四字一句的韻文,疑出陳祈暢《異物誌》,但不見他處再引,故仍列於本篇缺名《異物誌》。“非桂植”祇有三字(口是編者加的)必脫一字,由於不見他書再引,無從推校所脫何字。

註釋:

(一) “桂”,即樟科的肉桂 (*Cinnamomum cassia*),常綠喬木,產於我國兩廣、雲南、福建等地;越南、緬甸等地也有。“灌生”,成片叢生。

(二) 《要術》卷 10 “桂”引《廣誌》:“桂,……其類自爲林,林間無雜樹。”這就是這裏的“必粹其族”,就是排擠異類,最後形成清一色的純粹桂樹林。按:植物之間有互利互抑作用。有些植物通過根系、莖、葉向周圍環境分泌出特有的有機物質。這些分泌物質可能有利於植物自身的生存和繁殖,而對其他植物或則促進其生長,或則抑制其生長,有的甚至是致命的因素。如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記載有一種“鍾藤”,能分泌一種“惡汁”將寄主植物害死。又如木犀科的大葉白蠟 (*Fraxinus americana*),在混交林內生長會受到其他樹種的抑制,生長不好,變成“小老樹”。這裏桂樹,其樹皮、小枝、葉、花梗、菓實均含有桂皮油,其主要成份爲桂皮醛,樹皮中含量爲 70—90%,初結的菓實和花梗更過之。這是一種揮發性芳香物質,可以抑制其他樹種的生長,時間一久,因而導致植物羣落結構的變化,最後形成純桂樹林。這種現象,已爲《異物誌》等所發現。情擅萃《濱海虞衡誌》卷 11 “桂”解釋說:“《爾雅》云:‘檉,木桂。’言能侵害他木不容植。”雖未必是“檉”的原意,但也有理,因爲這種現象的記載是很早的,《呂氏春秋》已明確記載“桂枝之下無雜木”。

(三) “柯”,枝;“不渝”,不變,不衰,意即“冬夏常綠”。

14. 杭

杭,(一)大樹也。其皮厚,味近苦澀,剝,乾之,正赤;煎訖,以藏衆菓,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二)。《文選·吳都賦》“錦杭純樞”劉逵(淵林)註^①

校註:

① 劉逵註的引文,是引文還是自己的割解,有時很難分清,即如此條的“大樹

也”，很象對對《吳都賦》的原文“栲”作解釋（參看上面 11 目校記①及六篇薛瑄《荆場巴南異物誌》8 目“栲”校記①）。清郝懿行《爾雅義疏·釋木》“栲，魚毒”，下仍引此條全文作《異物誌》。

註釋：

(一) “栲”是利用其樹皮的，不是《爾雅·釋木》的“栲，魚毒”，而可能是殼斗科橡屬 (*Quercus*) 的植物。參看五篇沈登《陸海異物誌》17 目“栲”註(一)。

(二) “豫章”，郡名，漢置，有今江西省地，治所在今南昌市。

15. 枕梁

有木洪直，厥名枕梁①(一)。《御覽》卷 961 “枕梁”

校註：

① 《御覽》中華影印本作“枕梁”，鮑崇城刻本作“枕梁”。

註釋：

(一) 李時珍以爲釣樟一名“枕”，又名“烏樟”（見《本草綱目》卷 34 “釣樟”）。“枕”，讀 chén（沉）。大概以其材粗而直（“洪直”），宜於作梁，故名“枕梁”歟？如果這個推測不錯，那“枕梁”就是“枕木”，該是樟科釣樟屬 (*lindera*) 的一種。《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子虛賦》“樅、楠、豫、章”唐張守節《正義》：“按：溫語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章乃可分別。’”

16. 沉香(一)

〔沉香〕出日南國。欲取，當先斲樹壞着地，積久外朽爛，其心堅者，置水則沉，曰“沉香”；其次在心白之間，不甚精堅者，置之水中不沉不浮與水平者，名曰“棧香”。南宋僧法云《翻譯名義集》卷 3 “衆香篇”

註釋：

(一) “沉香”，即瑞香科的沉香 (*Aquilaria agallocha*)。

17. 木蜜香

木蜜香(一)，名曰“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先伐殪之(二)，四五歲乃往看，歲乃往看①，歲月久，樹根②惡者腐敗，唯中節堅貞，芬香③獨在耳。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 49 “菓香篇”

蜜香，蟲名。又云：樹，生千歲。斲，仆之，四五歲乃往看，

已腐敗，惟中節堅貞是也。樹如椿。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12“除藏器錄·蜜香”）

〔蜜香〕其葉如椿。《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2“陳藏器錄·蜜香”下轉引）

木蜜，名曰“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先伐僵之，四五歲乃往香，歲月久，樹材惡者腐敗，唯中節堅直①、芬香者獨在耳。《御覽》卷982“木蜜”

校註：

- ① “歲乃往香”，與上文重複，衍。
- ② “樹根”，《御覽》引作“樹材”，是。
- ③ 據《御覽》引，“芬香”下宜有“者”字。
- ④ “堅貞”，《法苑珠林》等引作“堅貞”，是。

註釋：

（一）“木蜜香”，按：此與二篇楊孚《交州異物誌》的“蜜香”、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的“木香”、二十篇沈懷遠《南越誌》的“蜜香樹”，名稱相同，記述有異，雖同屬“沉香”一類，所指并非一種，即《交州異物誌》等所記是產於越南等地的瑞香科的沉香（*Aquilaria agallocha*），而這裏是產於我國的同屬的白木香（*A. sinensis*）。“沉香”的來源有二種，一即沉香（*A. agallocha*），產於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等地，我國古時不產；一是白木香（*A. sinensis*），產於海南島、廣西、臺灣等地，以其產於我國，別名“土沉香”以別於進口的 *A. agallocha*，又因是海南名產，又名“海南香”。

《本草拾遺》說：“蜜香……生交州。大樹節如沉香。”《海藥》引《交州記》也說：“（蜜香），樹似沉香。”（見十九篇劉欣期《交州記》12目“蜜香”）說明這個“如沉香”或“似沉香”的“蜜香”，不等於沉香。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誌·誌香》分辨得很清楚，它說：“沉水香，上品，出海南黎峒，亦名土沉香。”而“沉香，出交趾。”“世皆云二廣出香，然廣東香乃自舶上來，廣右香廣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勝，人士未嘗落南者也，未必盡知。”清楚地指明沉香有“舶上來”的海外沉香和海南特產的土沉香二種。據此，這裏缺名《異物誌》所記的“木蜜香”應是白木香，即土沉香。

（二）“僵”，倒下；“伐僵之”，砍倒它，就是陳藏器引的“斲，仆之”。

18. 文木

文，文木也①（一），材密緻無理②，色黑，如水牛角。日南有之。

《文選·吳都賦》“文櫜楨櫨”劉逵(淵林)註

校註：

① “文，文木也”，這是劉逵解釋的話，但全錄列在引《異物誌》之下，祇能照錄。其實這類引文即使出自《異物誌》，也是經引者加工過的。

② “無理”，極言木材結構細緻緊實，紋理不顯，但既名“文木”，《古今註》就註：“色黑而有文，亦謂之文木。”

註釋：

(一) “文木”，可能是柿樹科的烏木 (*Diospyros ebenum*)，木材黑色，紋理細緻，堅重硬實，有光澤。《辭源》“文木”引晉崔豹《古今註》：“黑木，出交州林邑，色黑而有文，亦謂之文木。”《御覽》卷 961 “烏文”引崔豹《古今註》則是：“烏文木，出波斯國，每船上將來，就中烏文爛然。中國亦有，出溫、括、婺等州。”《叢書集成》本《古今註》又是：“斲，或作斲。斲木，出交州，色黑而有文，亦謂之烏文木也。”“烏文木”即烏木，亦即文木。“璽 (yī 醫)”是黑色 (指琥珀)，也寫作“斲”、“斲”。但《本草綱目》卷 35 “烏木”說“葉似棕櫚”，就不是 *Diospyros ebenum* 了。

19. 木綿

木綿(一)，樹高大。其實如酒盃，皮薄，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①。廣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二)。《文選·吳都賦》“綿柅柅櫨”劉逵(淵林)註

校註：

① “斤”應是“片”字之誤，指子房分成的室，俗稱“片”或“瓣”。

註釋：

(一) “木綿”，這是錦葵科的荷棉 (*Gossypium arboreum*)。花萼盃狀，所謂“其實如酒盃”。參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8 目“古貝木”註(一)。

(二) “合浦”，郡名，漢置郡治在今廣西合浦縣。

20. 柅 櫨 楨 櫨

柅、櫨(一)，二木名。《文選·吳都賦》“綿柅柅櫨”劉逵(淵林)註^①

楨、櫨(二)，二木名。《文選·吳都賦》“文櫜楨櫨”劉逵(淵林)註

校註：

① 這樣的引文很難認是《異物誌》的原文，而應是劉逵的註解。但他們連貫引在

《異物誌》之下，姑附於本篇樹木之末，以備參驗而已。“櫃”，原誤作“櫃”，據《吳都賦》本文改。

註釋：

(一) “桢”同“椿”，是香椿 (*Toona sinensis*, 楝科)。“櫃 (lú 廬)”是楸木，也叫黃楸 (*Cotinus coggygia*, 漆樹科)，葉含芳香油，木材可提取黃色染料。

(二) “楨”是楨木、女楨，即木犀科的女貞 (*Ligustrum lucidum*)，可放養白蠟蟲。習俗名“冬青”。在植物學分類上冬青和女貞是不同科的二種植物。“櫃 (jiǒng 姜)”，即“櫃 (yì 意)”，《爾雅·釋木》：“扭，櫃。”郭璞註：“似楝，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轄。關西呼扭子。一名土櫃。”《廣州植物誌》(科學出版社，1956年)以“扭”定為木犀科女貞屬的小蠟樹 (*Ligustrum sinense*) 的別名。

21. 火浣布

斯調國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污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三國誌·魏書·三少帝紀》景初三年(239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南朝宋裴松之註

斯調國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為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污之，便投着火中，則更鮮明也。《御覽》卷 820 “火浣布”

22. 榕樹

榕樹棲棲，長與少殊。(原註：少時緣木，後乃成樹，故為殊也。)高出林表，廣蔭原丘。孰知初生，葛、藟之儔(一)。《御覽》卷 960 “榕”^①

校註：

① 本條所記是四字一句的韻文，下面以註文作解釋，很象陳祈暢《異物誌》的體裁，惟僅《御覽》引此一條作不題姓名的《異物誌》，不見他書再引，故仍列入本篇缺名《異物誌》，不遽歸入陳《誌》。

註釋：

(一) “藟”借作“藟”。葛和藟都是藤本植物。“儔”是同類，指初生時象藤類。

23. 扶留

古賁灰，牡蠣灰也(一)。與扶留、檳榔三物合食，然後善也。扶留藤，似木防己(二)。扶留、檳榔，所生相去遠，爲物甚異而相成。俗曰：“檳榔扶留，可以忘憂。”《要術》卷10“扶留”^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5“扶留”引《異物志》同《要術》引，惟“蠣”作“厲”，“然”作“而”，不錄。

註釋：

(一)“牡蠣”，即牡蠣(*Ostrea*)，也叫“蚝”。“古賁灰”，即牡蠣殼等燒成的灰。見六篇薛瑄《荆揚已南異物誌》4目“檳榔樹”註(三)。

(二)“木防己”是防己科的木防己(*Cocculus trilobus*)，也叫土木香，落葉纏繞性藤本。

24. 蒟

蒟，草樹也(一)。葉如楸闊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陰乾之，味近苦而有甘，并鷄舌香食之，益美。《文選·吳都賦》“草則藿蒟豆蔻”劉逵《淵林》註

[蒟]葉如楸闊而小，子似檳榔，可食。北宋陳彭年等增修《廣韻·入聲·二十七合》“蒟”字下註

蒟，草樹。葉如楸闊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乾之，味近苦甘，并鷄舌香食之，益善也。《御覽》卷974“蒟”

註釋：

(一)“草樹”，當是草本與木本的中間類型植物，如半灌木之類。但“蒟(à 納)”，劉逵所引與《御覽》所引，內容相同，可有“葉”和“葉”的一字之異，未知孰是。而《吳都賦》“藿、蒟、豆蔻”三種香草並舉，則“蒟”該是一種香草，但未詳何種植物。《廣韻》又引作“子似檳榔，可食”，則又與劉逵、《御覽》所引有異，《廣韻》所引疑是“蒟子”，即山檳榔，見二十四篇竺法真《登羅浮山疏》1目“山檳榔”註解。

25. 甘蔗

甘蔗(一)，遠近皆有。交趾所產甘蔗特醇好，本末無薄厚(二)，

其味至均。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斬而食之，既甘；連取汁爲飴餈(三)，名之曰“糖”，益復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棋，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者也(四)。《要術》卷10“甘蔗”

甘蔗，遠近皆有。交趾所產特醇好，本末無薄厚，其味甘。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既甘；生取汁爲飴餈，益珍。煎而暴之，凝如冰。《御覽》卷974“甘蔗”

交趾草滋^①，大者數寸。煎之，凝如冰，破如博棋，謂之“石蜜”。《御覽》卷857“蜜”

校註：

① “草滋”是“竿滋”(甘蔗的異名)之誤。下文“大者”下應脫“圍”字。

註釋：

(一) 甘蔗，禾本科，學名 *Saccharum sinensis* (*S. officinarum*)。古亦作甘柘、竿蔗、鄴糖、請蔗、都蔗等名。

(二) “濃厚”，指甜味的濃淡。

(三) “連(zé 則)”，壓榨的意思。

(四) “石蜜”，泛稱甘蔗汁煉制成的糖。但這裏似指“冰糖”。圍棋盤，古稱“博局”。《史記卷106·吳王濞傳》：“皇太子引博局提(投擊的意思)吳太子，殺之。”而稱圍棋子爲“博棋”，以石爲之。《山海經·南山經》：“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郭璞註：“可以爲博棋石。”“博棋石”即圍棋子石(“棋”原從石作“碁”)。這裏說“既凝，如冰，破如博棋”，頗象粗製“冰糖”。

23. 芭蕉

芭蕉(一)，葉大如筵席(二)。其莖如芋，取，澆而煮之，則如絲，可紡績，女工以爲絳綵(三)，則今“交趾葛”也。其內心如蒜鵝頭生，大如合椀(四)。因爲實房，着其心齊，一房有數十枚。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黑。剥其皮，食其肉，如飴蜜，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飽，而餘滋味猶在齒牙間。一名“甘蕉”(五)。《要術》卷10“芭蕉”

芭蕉，莖如芋。取，澆煮之^①，如絲，可紡績爲絳綵。《雜錄》卷

芭蕉，葉大如筵席。其莖如芋，取，鑊煮之爲絲，可紡績，女工以爲綺綌，今“交趾葛”也。其內心如蒜鵝頭生，大如合柈。因爲實房，一房有數十枚。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黑。剥其皮，食其肉，如□蜜^②，甚美。食之四五枚，可飽，而餘滋味猶在齒牙間。一名“甘蕉”。《御覽》卷975“甘蕉”

校註：

① “鑊煮之”，“鑊”是鍋，誤，應作“獲，煮之”。“獲”作溼治講。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14目“甘蕉”：“其莖如芋，取，以灰練之。”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下：“有蕉葛，不花不實，人家沿山溪種之。老則斫置溪中，俟爛，揉其筋，織爲葛布。”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5“葛布”：“蕉類不一。其可爲布者曰‘蕉蔴’（按即芭蕉屬的 *Musa textilis*，亦名馬尼拉蔴），山生或田種。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純灰水，漂滌令乾，乃績爲布。”說明蕉類假莖纖維的廣泛利用，但煮前都要經過某種處理，不能直接“取獲煮之”。

② “口蜜”，《御覽》中華影印本“蜜”上空白一格，應是“前”字，鮑崇城刻本無“等空”，運作“如蜜”。

註釋：

(一) “芭蕉”，下文說“其實皮赤如火，剖之中黑”，應非芭蕉科芭蕉屬的香蕉 (*Musa nana*)，但也不象紅蕉 (*M. uranoscopus*)，未悉何種，或系傳聞有誤。其他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14目“甘蕉”有關註解。

(二) “筵”是竹席；古人席地而坐，鋪筵作坐具，因亦稱之爲“筵席”，通常長方形，芭蕉的巨大葉片略似之，非指後來宴會上的“筵席”。

(三) “綺(ohi 疋)”，細葛布；“綌(xì 隙)”，粗葛布。蕉類纖維織的布，通稱“蕉葛”。

(四) “鵝”是天鵝，頭布有兩疣臃起，即所謂“鵝頭”。大蒜頭也象這個樣子，故稱“蒜鵝頭”。“內心”，指葉鞘中心。“合柈”是腹部向外凸出的圓形容詞，這裏是指自葉鞘中心長出的大花叢。下文“著其心齊”，這個“心”指花序軸，葉實攢生於序軸。

(五) 古人常把“甘蕉”和“芭蕉”指爲一物，《本草綱目》卷15“甘蕉”下也列其別名爲“芭蕉”。惟北宋蘇頌《本草圖經》以北方所種很少開花者爲“芭蕉”，閩、廣所種葉實“極美可噉”者爲“甘蕉”。現代植物分類學上以葉肉含多數種子不堪食用者爲芭蕉 (*Musa basjoo*)，以葉肉無種子甘美可食者爲甘蕉，包括香蕉 (*M. nana*)、粉芭蕉 (*M. paradisiaca* var. *sapientum*)。

27. 豆蔻

豆蔻(一)，生交趾，其根似薑而大，從根中生(二)，形似益智(三)，

皮殼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文選·吳都賦》“薑藟草蔻”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 薑科豆蔻屬的草菓 (*Amomum tsao-ko*)，亦名“豆蔻”，多年生叢生草本，缺名《異物誌》所記，應是本種，不是同屬的豆蔻 (*Akravinh*，也叫白豆蔻)，也不是同科山薑屬的草蔻 (*Alpinia katsumadai*，也叫草豆蔻)。

(二) 草菓具橫走根狀莖，花序為穗狀花序，從根狀莖生出“花葶”，所以古人認為“從根中生”。白豆蔻和草豆蔻均為穗狀花序，頂生，從葉鞘間抽生，與草菓不同。從《異物誌》點明“從根中生”的形態特徵，所以它所記是草菓，而不是白豆蔻或草豆蔻（雖然三種都有“豆蔻”之名）。

(三) 薑科山薑屬的益智 (*Alpinia oxyphylla*)，株形和草菓略似，其菓實二者均為橢圓形蒴菓，菓皮上均具縱綫條，亦相似，惟草菓較大。

28. 薑 菱

薑，匯大如累(一)，氣猛近於臭(二)，南土人搗之以為薑(三)。《文選·吳都賦》“薑匯非一”劉逵《淵林》註

菱，一名“廉薑”(四)，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削皮，以黑梅併鹽汁漬之(五)，則成也。始安有之(六)。同上①

校註：

① 本條同出劉逵註，與上條連文，用來解釋《吳都賦》原文“薑匯非一”。劉註“始安有之”下接下去是：“匯，類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匯，徵吉。’所謂‘薑匯非一’也。”引證《易經》的“匯”是同類之意，舉出“薑”和“菱”也是同為薑類而非一種，作為“薑匯(類)非一”的說明。但這樣針對原文作解釋，不可能是《異物誌》的原有體裁，而是劉逵把二者綴連在一起，因此恐怕也不可能是《異物誌》的原文。

《本草綱目》引劉逵註有異文，上條“匯大如累”作“匯大如螺”，本條“其累大辛而香”作“其味大辛而香”(見《證類本草》卷9“薑黃”引錄)，據此，則不宜讀成“其累大，辛而香”。

劉逵註在“所謂‘薑匯非一’也”下尚有一段解釋《吳都賦》的各種草的，其文曰：“江蘼，香草也，《楚辭》曰：‘唐江蘼。’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亦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紫，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乾之，則紫色。臨海常獻之。絲，絲草也，出臨賀郡，可以饗。食蕊，蔓生，與山薑同，根特大，美於芋也。豫章間種之。香茅，生零陵。石椈，生海峽石

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婁相貫連，雖無所用，然異物也。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希有見其生者。水松，蕘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東國，亦草也。出九真。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可食檳榔者：斷破之長寸許，以合石(古)真灰與檳榔併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興以南皆有之。”這些資料，也列在《異物誌》曰之下，但插進了《楚辭》、《爾雅》的內容，應是劉逵自己的解釋，惟所記多是嶺南植物，故附錄於此作參考。

註釋：

(一) “薑”，大概指薑科的薑 (*Zingiber officinale*)，即生薑。“匯大如累”，難以理解，望文推測大概是指肥厚不規則的根狀莖塊連累聚合成一大塊。如果讀成“姜匯，大如累”，同樣費解。沒有找到解惑資料，也許原文有誤字。下文“廉薑”的“累”，即指根狀莖塊。

(二) “臭”，指強烈辛香氣味。

(三) “齋(卮基)”，細碎的調味香料。

(四) “菱(suī 雖)”，亦作“菱”，同“菱”。《文選·潘岳閒居賦》：“菱、菱芳芳。”李善註引《韻略》：“菱，香菜也。”這可能是傘形科的芫荽 (*Coriandrum sativum*)。但這裏指“廉薑”，則是薑科山薑屬的華山薑 (*Alpinia chinensis*)，亦名華良薑，產於我國東南部和西南部。

(五) “黑梅”，即烏梅，用青梅乾燥後熏製而成，含多量有機酸。

(六) “始安”，郡名，三國吳置，治所在今桂林市。

29. 藿香

藿香，交趾有之。《文選·吳都賦》“藿藜豆蔻”劉逵《溫林》註^①

校註：

① 雍正《廣東通誌》卷52“物產”引《異物誌》曰：“兜婁香，出海邊國，如都梁香。”兜婁香即藿香，亦名“兜婁婆香”，見《本草綱目》卷14“草部·藿香”。“都梁香”見四篇萬策《南州異物誌》16目“藿香”註(三)。

30. 香薷

香薷^①(一)，似茅，而葉長大於茅，不生洿下之地，丘陵山崗^②。凡所蒸烹(二)，必得此薷苞裹，助調五味，益其芬菲(三)。《御覽》卷996“薷”

校註

① “香薷”，《御覽》中華影印本訛作“香薷”，由於其上一目是“苜蓿”，大概因此錯“薷”爲“蓿”；鮑崇城刻本作“香薷”不誤。清曾釗《異物誌》輯本（《叢書集成》本）亦作“香薷”。

② 香茅類草常生於山坡草地，“丘陵山崗”上應脫“生”字。

註釋：

(一) “香薷”，當是禾本科香茅屬的香茅 (*Cymbopogon citratus*)，多年生草本，全株富含檸檬香氣。葉片條形，長達1米，寬約15毫米。廣泛分佈於華南地區，早生。下文的“茅”是禾本科白茅屬的白茅 (*Imperata cylindrica var. major*)，俗稱“茅草”，多年生草本。其根狀莖蔓延甚廣，生活力極強，一旦侵入田間，是最難根除的禾草，但全株及其根莖（“茅根”）很有經濟利用和藥用價值。其葉片綫形，長15—60釐米，寬5—9毫米，比較香茅，香茅葉顯然“長大於茅”。

(二) “蒸享”，泛指祭祀。古以冬祭爲“蒸”，字亦作“烝”，見《爾雅·釋天》。“享”，祭獻，上供祭品。

(三) “芬菲”，芳香。《楚辭·九歌·少司命》：“秋蘭兮麝蕙，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

31. 昆布(一)

[昆布]生東海水中，其草順流而生。新羅者(二)，黃黑色，葉細。胡人採得，搓之爲索，陰乾，舶上來中國。《海藥》(見《證類本草》卷9“昆布”轉引)

註釋：

(一) 昆布，褐藻門翅藻科，學名 *Ecklonia kurome*，亦名“黑菜”、“糖蓴菜”。生於低潮線附近的巖礁上，藻體呈黑褐色，長約1米以上，我國浙江、福建沿海有分佈。中藥上的昆布除本種外，也用褐藻門海帶科的海帶 (*Laminaria japonica*)，長可達6米以上，藥效相同。海帶今我國北部沿海及浙江、福建沿海有大量養殖。

(二) “新羅”，朝鮮古國名。相傳公元前57年朴赫居世建國，至四世紀中葉成爲朝鮮半島東南部的強國。首都在今慶州。

32. 石髮

石髮(一)，海草，在海中石上叢生，大小如韭，葉似薜荔(二)，而

株莖無枝。以肉雜而蒸之，味極美，食之近不知足。《御覽》卷 1000 “苔”

校註：

(一) “石髮”，《爾雅·釋草》：“苔，石衣。”郭璞註：“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薄，葉似蕪而大，生水底，亦可食。”《文選·郭璞江賦》有“綠苔”，唐李善注引《周處《風土記》：“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又，《名醫別錄》有“陟藪”，《本草綱目》稱：“石髮，即陟藪也。”陟藪可作紙，張華作《博物誌》，晉武帝給他“個理紙”的紙，即“陟藪紙”，又名“苔紙”。又，烏韭也有石髮、石衣的別名。李時珍因為之分別說：“案石髮有二：生水中者為陟藪，生陸地者為烏韭。”（見《本草綱目》卷 21 “陟藪”）陟藪是苔類植物，烏韭是蕨類植物，但都不是這裏《異物誌》所記的“石髮”。這裏的石髮，似是郭璞註《爾雅》中“或曰……葉似蕪而大”的一種，是海藻類植物，但未悉是何種。

(二) “莞 (guān 關)”是莎草科薹草屬 (*Scirpus*) 的植物，植物分類學上有的指水蔥 (*Scirpus talernaemontani*)，俗名“蓆子草”，其稈可編蓆子，故稱“莞蓆”。

33. 簾

有竹曰簾(一)，其大數圍(二)。節間相去侷促(三)，中實滿，堅強以為柱棖(四)。《要術》卷 10 “竹”

有竹曰簾，其大數圍。節間相去侷促，中實滿，堅強以為柱棖，斷截便以為棟棖，不復加斤斧也。《御覽》卷 963 “簾竹”

註釋：

(一) 簾(báo 薄)，戴凱之《竹譜》：“簾與由衙，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簾實、衙空。南越之居，棖柱是供。”未悉是何種竹子。

(二) “圍”的涵義不一：(1) 拇指、食指合攏；(2) 兩手的拇指、食指合攏；(3) 兩臂合攏，都可以叫“圍”。這裏明顯是第二義，即以 1 尺為圍，因為所謂“數圍”，就是《竹譜》的“累尺”。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 23：“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長乎？”沈括精於算學，以“四十圍”推算其直徑為“七尺”，則 7 與 2000 之比，確實太細長了。我們再以“徑七尺”推算其“圍”，則 1 圍約合 5 寸零。沈括為什麼不以 1 尺為圍或合抱為圍推算，因為“七尺”的徑已經很粗偉了。元黃介紹《古今韻會》也以“五寸”為 1 圍。但這些都不是這裏所指的“圍”。“這裏的“圍”是王得臣所說 1 尺的“圍”。宋王得臣《麈史》卷中“辨誤”：“凡言木之巨細者，始曰‘拱把’，大曰‘圍’，引而增之曰‘合抱’。蓋拱把之間，纔數寸耳；圍則尺也；合抱則五尺也。……今人以兩手指合而環之，適周一尺。”“拱把”相當於一“虎口”，周約 5 寸；“圍”是兩手的拇

食指合攏，周約1尺；“合抱”是兩臂合攏，一周約5尺。

(三)“節間”一詞，指植物的莖(或枝)的節與節之間的距離，似乎是《異物誌》最早使用，涵義和現代植物學的節間相同。“相去侷促”是說節間特別短。

(四)“椳(cuī 催)”屋上椽子。清代吾點校勘《要術》大概認為與“柱”不相稱，改為“棟”，《新西村舍》本《要術》依着改。

34. 篔簹

篔簹(一)，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二)。始興以南又多，小桂夷人(三)，績以為布葛(四)。《文選·吳都賦》“篔簹蘇簾”劉逵(淵林)註^①

校註：

① 自本目“篔簹”至39目“簾竹”，又一種“勞竹”，劉逵註均引作缺名《異物誌》，“勞竹”據《竹譜》出自“沈《志》”，即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已歸入該《志》(見五篇23目“勞竹”)，則“篔簹”等亦應出沈《志》，惟不見他書再引，無從校證，故暫不歸入沈《志》，仍列在本篇缺名《異物志》。

註釋：

(一)“篔簹(yún dāng 雲當)”，未詳是何種竹子。戴凱之《竹譜》說：“桃枝、篔簹，多植水濱。”又稱：“篔簹最大，大者中斷。”則是宜植於水邊的中空內徑寬大的大型竹。

(二)“廬陵”，郡名，東漢末孫策分豫章郡置，治所在石陽(今江西吉水縣東北)，後移治高昌(今泰和縣西北)。

(三)“小桂”，古縣名，屬始興郡，在今廣東連縣。三國吳孫皓甘露元年(265年)置始興郡，改稱所屬桂陽縣為小桂縣，以別於原有的以桂陽為名的郡。始興郡郡治在今廣東曲江縣。《文選》註及清曾釗《異物誌》輯本簡句讀均讀成“始興以南，又多小桂，夷人績以為布葛”，以“小桂”為竹名(劉逵正在引《異物誌》解釋篔簹竹，不可又跑出小桂竹)，這一錯讀，很容易使人誤解。

(四)“績以為布葛”，以竹子作原料織成的布。《竹譜》稱：“單竹大者如膝，虛細長爽。嶺南夷人取其筍未及竹者，灰煮，績以為布。”也叫“竹布”。《新唐書·地理誌七上》：“韶州始興郡……土貢竹布。”

35. 蘇簾

蘇簾(一)，是袁公所與越女試劍竹者也(二)。《文選·吳都賦》“黃簾蘇

筵”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筵(lín 林)筵(yū 淤)”，《竹譜》：“筵筵，葉薄而廣，越女試劍竹是也。”

(二)《吳越春秋卷9·勾踐陰謀外傳》記載袁公與越女試劍的神話傳說，袁公以筵竹爲劍，試時飛上樹，變爲白猿。

36. 桂竹

桂竹(一)，生於始興小桂縣。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文選·吳都賦》“桂箭射筒”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桂竹是剛竹屬的 *Phyllostachys bambusoides*，亦名“剛竹”、“斑竹”。程高8—22米，粗可達13釐米。《竹譜》：“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關節大，葉狀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統也。《山海經》云：‘靈原桂竹，傷人則死。’是桂竹有二種，名同實異，其形未詳。”“南康以南”，即今江西南康縣以南，所指爲始興郡地區相符。《山海經·中山經·中次十二經》：“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這是另一種桂竹。

37. 箭竹

箭竹(一)，細小而勁實，可以爲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文選·吳都賦》“桂箭射筒”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箭竹”當是箭竹屬的箭竹 (*Sinarundinaria nitida*) 一類的竹。箭竹程高約3米，直徑約1釐米。我國特產。所謂“通竿無節”，不是事實，祇是節間特長而已。《竹譜》說：竹“雖有空實之異，而未有竹之無節者。”事實也是這樣。又說：“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故《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節間三尺”是很長的。箭竹節間長不過6—8釐米，就是大箭竹 (*S.chungii*) 和冷箭竹 (*S.fangiana*)，節間也不超過20幾釐米。箭竹古亦名“篠”。又“箬”、“簞”、“籬”、“箬”等的竹程也可作箭竹，但這些小竹的節間都不特別長，箬、簞等還是短而密節的。所謂“節間三尺”，有所未曉。

38. 射筒竹 由梧竹

射筒竹(一)，細小通長，長丈餘，亦無節，可以爲射筒。筒及由

梧竹(二),皆出交趾、九真。《文選·吳都賦》“桂箭射筒,柚梧有莖”劉逵(淵林)

注

註釋:

(一)“射筒竹”,《竹譜》說:“節中貯箭,因以爲名。”未詳是何種竹子。

(二)“由梧竹”,《吳都賦》作“柚梧”,《竹譜》作“由筒(yú魚)”,是大竹,可作樑柱,見本篇33目“筥”註(一)。十篇徐衷《南方草物狀》有“由梧竹”見該篇28目。十六篇《林邑國記》也有記載。但未知是何種竹子。

39. 簾竹

簾竹(一),大如戟槿(二),實中勁強。交趾人銳以爲矛,甚利。

《文選·吳都賦》“簾旉有叢”劉逵(淵林)註

註釋:

(一)“簾(piāo 漂)竹”,即“筋竹”,《竹譜》稱:“筋竹爲矛,稱利海表。槿仍(按作“乃”字用)其桿,刃即其杪。生於日南,別名爲簾。”參見十一篇徐衷《南方記》13目“筋竹”。《要術》卷10“竹”引《吳錄》曰:“日南有簾竹,勁利,削爲矛。”“簾”疑“簾”之譌。從“簾、旉有叢”看,簾竹該是一種地下莖爲合軸型作灌木狀叢生的竹,但無從確指爲何種竹。

(二)“槿(jīn 緊)”,柄也。

《南方草物狀》部份

十、徐衷《南方草物狀》

徐衷《南方草物狀》和今本《南方草木狀》是根本不相干的兩本書。《南方草物狀》是東晉到劉宋時的書，今本《南方草木狀》舊題晉嵇含撰，實是偽書，它是南宋時才出現的。古文獻所引，唐代開始出現誤題“草物”為“草木”，但極個別，宋以後誤題者特多，特別是本草類書。所以北宋以前本草書一律題作《南方草木狀》者，實際全是《南方草物狀》的內容，無一條見於今本《南方草木狀》。《御覽》在用書總目中題作“徐衷《南方草物狀》”，而各卷所引又是“草物”、“草木”互見，還有題作《南方草物誌》、《南州草木狀》的，實際都是徐衷《南方草物狀》一書。作者姓名，北宋前本草書概題作“徐衷”，《御覽》又有徐衷、徐衷、徐衷、徐衷四名之多，實際後三名都是“衷”字的形似之誤。詳見拙作《南方草木狀的諸偽跡》（《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本篇所採錄，其原題書名和人名有歧異者，這裏作了總交代，在各該目中不一一出校。

1. 椰

椰(一)，二月花色，仍連着實(二)，房相連累，房三十或二十七(三)。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樹黃實，俗名之為“丹”也(四)。橫破之，可作椀；或微長如括蕪子(五)，從破之，可為爵。《要術》卷14
椰^①

椰，二月花，花仍連着實，房連相累，房三十或二十七(八)子。十一月、十二月熟，其樹黃□，俗名為“丹”。橫破之，可作

梔；子長如栝樓子。《御覽》卷 972 “椰”^②

校註：

① 今本《南方草木狀》卷下“椰樹”內容和這裏《南方草物狀》所記完全不同。

② 《御覽》所引有脫誤：“其樹黃”下中華影印本空白一格（口號是編者加的），鮑崇城刻本不空，迎接下文“俗名……”；“如栝樓子”下應脫“從破之，可爲爵”；第二“花”字應是“色”字之誤。

註釋：

（一）“椰”，即棕櫚科的椰子（*Cocos nucifera*），已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等。

（二）徐衷書（包括《南方記》）在說到開花結實過程時有一特用“術語”，總是說“某月花色，仍連着實”，其他各書是絕對沒有的。這是辨別徐衷書的重要參證之一。“花色”是指花顯現顏色，即花朵開放之意，3目“檳榔”《御覽》引即作“開花”，13目“彈香樹”《嘉祐本草》引亦作“花發”，均其明證；“仍”作“乃”字用，是那時習用詞；“仍連”是“不久接着”，全句是說某月開始展放花朵，隨後不久就接着開始結實了。

（三）“房”，或以一個葉實爲一房，如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22 “房穗”解釋說：“房，厝也，言子居其中也。”或以一整串爲一房，如《要術》卷 4 “種桃棗”篇稱葡萄一整串爲“全房”。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 13 “椰”：“房房連累，一累二十七八實，或三十實。”這裏的“房”，即指葉序的分枝，即所謂“一累”。

（四）“其樹黃實”，椰子成熟時外果皮黃色或褐色，但文句勉強，疑應作“其實黃”。“丹”是馬來語 tua 的對音，意思是成熟。

（五）“栝樓子”，即葫蘆科栝樓（*Trichosanthes kirilowii*）的葉實，近橢圓形，下文“從”，古“縱”字。

2. 橄欖

橄欖，子大如棗，大如鷄子^①。二月華色，仍連着實。八月、九月熟。生食味酢，蜜藏仍甜（一）。《要術》卷 10 “橄欖”

橄欖，子大如棗。八月熟。生交趾。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 23 “橄欖”轉引）

橄欖^②，子大如棗。二月華，八九月熟。生食味酢，蜜藏乃甜美。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二）。《御覽》卷 972 “橄欖”

校註：

① “大如鷄子”，《本草拾遺》及《御覽》引均無此句，《要術》襲上文引《廣志》有“大

如菓子”而行。

② “檳”，《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譌作“訶”（按：“檳”，異寫作“檳”，是“檳”之訛）。

註釋：

（一）“仍”，作“乃”字用。下文“劉樹”目“仍甘好”，同此用法。

（二）“武平”，郡名，271年三國吳置，在今越南北部。“興古”，郡名，225年三國蜀置，在今貴州西南角和雲南邊區。見清洪亮吉等《補三國疆域誌補註》（《二十五史補編》）。

3. 檳榔

檳榔，三月花色，仍連着實，實大如卵。十二月熟，其色黃；剥其子，肥強可不食^①，唯種作子。青其子（一），並殼取實曝乾之，以扶留藤、古實灰合食之，食之^②即滑美。亦可生食，最快好。交阯、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要術》卷10“檳榔”

檳榔樹，三月開花，仍連着實，大如鷄卵。十一月熟。《御覽》卷971“檳榔”

校註：

① “肥強可不食”，大概指老熟乾燥了的種子堅硬不好吃，則“肥”字應誤，“可不”也應倒作“不可”。

② “食之”，重複，疑應作“煮之”，在上文“取實”下，應作“取食煮之，曝乾”，而“曝乾之”，衍“之”字。九篇缺名《異物誌》5目“檳榔”有“煮其膚”，《本草綱目》卷31亦稱“煮其肉而乾之”。這樣的處理是爲了便於貯藏，參看缺名《異物誌》5目“檳榔”註（六）。這是煮過曬乾的，才與下文“亦可生食”相對應。

註釋：

（一）“青其子”，指菓實還是綠色時採下來，作爲咀嚼料。

4. 劉樹

劉樹（一），子大如李實。三月花色，仍連着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煮蜜藏之，仍甘好。《要術》卷10“劉”

劉，三月華，七月、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酢。出交阯、武

平、興古、九真。《御覽》卷 973 “劉”

註釋：

(一)“劉樹”，即“榴子樹”，已見六篇薛瑄《荆揚已南異物誌》9目“榴”，但未知是何種植物。

5. 鬼目樹

鬼目樹(一)，大者如李，小者如鴨子^①。二月花色，仍連着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要術》卷 10 “鬼目”

鬼目樹，大者如木子，小者如鴨子。二月花色，仍連着實。七月、八月熟。其色黃，其味酸，以蜜煮之，滋味柔嘉。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御覽》卷 974 “鬼目”(下註：一名幾目)

校註：

①“大者如李，小者如鴨子”，這是指菓實，“大”上應脫“實”或“子”字；但大小矛盾。《要術》引顧微《廣州記》說“鬼目……大如木瓜”，《本草綱目》卷 31 “鹿目”引劉欣期《交州記》也說“大者如木瓜，小者如梅李”，這裏“大者如李”及《御覽》引“大者如木子”，大小矛盾，可能都是“大者如木瓜”之誤。

註釋：

(一)“鬼目”，亦名“鹿目”(幾目)，未詳是何種植物。《本草綱目》卷 31 草部“鹿目”說：“鬼目有草木三種，此乃木生者；其草鬼目，別見草部白英下；又羊蹄菜，亦名鬼目，並物異名同。”是李時珍以鹿目為木本鬼目，而以白英和羊蹄二種為草本鬼目。李氏又認為《吳誌》所記的“鬼目菜”(《要術》“鬼目”引到)就是白英(見《本草綱目》卷 18 草部“白英”)。又《神農本草經》：“石南……名鬼目。”《御覽》卷 992 “紫威”引《吳氏本草》：“紫威……一名鬼目。”《本草綱目》又說：“樗木……江東人呼為鬼目。”

據上項資料，“鬼目”繁多：草本有茄科的白英 (*Solanum lyratum*)，草質藤本，漿果球形，成熟時黑紅色，直徑 8 毫米；蓼科的羊蹄 (*Rumex japonicus*)，多年生草本，瘦果寬卵形，有三稜，黑褐色，有光澤。木本除鹿目外，尚有薔薇科的石楠 (*Photinia serrulata*)，即《神農本草經》的“石南”，常綠灌木或小喬木，梨果球形，直徑 5—6 毫米，紅色或褐紫色；紫葳科的凌霄花 (*Campsis grandiflora*)，即《吳氏本草》的“紫威”，今作“紫葳”，落葉木質藤本，種子扁平，有透明的翅；還有苦木科的臭椿 (*Ailanthus altissima*)，即《本草綱目》的“樗木”，落葉喬木，結長翅果，長 3—5 釐米。

上面這些草或木所以得“鬼目”之名，大概因為其莢實（或種子）的形色有些象眼珠而又特別，如形圓而色紅，或圓而黑亮，或有棱，或具翅等。這裏木本“鬼目”，又名“鬼目”，據說也因其莢實象鹿眼而得名，又，清李鴻元《南越筆記》卷13“廣東諸果”說：“一曰鬼目子，大如梅李，皮黃肉紅，味甚酸，人以爲蔬。以支上有目，名鬼目，一曰鹿木。”則又因莢皮上有斑點如目得名，但均非上述的石楠、凌霄花、臭椿，未悉究爲何種。

6. 桶子

桶子(一)，大如鷄卵。三月花色，仍連着實。八九月熟。採取，鹽、酸漚之，其味酸酢；以蜜藏，滋味甜美。出交趾。《要術》卷10“桶

桶子，木①如鷄卵。三月華，八月、九月熟。味酸酢；或以蜜藏，滋味甜美。出交趾。《御覽》卷972“桶子”

校註：

① “木”應是“大”字之訛。

註釋：

(一)“桶子”，應是“槐子”之誤。《御覽》卷972同在“桶子”項下引陳祈暢《異物誌》作“穀子”(見七篇該目)，說明“桶子”應作“穀”或“槐”。《本草綱目》卷31“都槐子”引陳祈暢《異物誌》作“構子”，並說《御覽》引《南方草物狀》作“桶子”，蓋傳寫之訛也。亦與楮構之構，名同實異。楮、構都是“穀”的別名，所以“穀子”就是“構子”，李時珍並認爲這和“都槐子”是同一植物。“穀子”容易與桑科的穀樹(*Broussonetia papyrifera*)混淆，故別以同音字“槐子”名之(南音相同)。所以這裏“桶子”應作“槐子”。徐衷《南方草物狀》又記有“都槐樹”和“都昆樹”(見下文7目8目)，懷疑均與“槐子”爲同物異名，但是何種植物，未詳。新加坡許雲樞《徐衷南方草物狀輯註》(新加坡，1970年)認爲“桶子”、“都構”、“都槐”、“都昆”都是梧桐科的海岸銀葉樹(*Heritiera littoralis*)，俗名“羊味菜”，未知其的。

7. 都楠樹

都楠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着實。八九月熟，子如鴨卵，民取食之。其皮核滋味酢。出九真、交趾。《魏王花木誌》引《南方草物狀》(《御覽》卷960“都楠”轉引)

都楠樹(一)，野生。二月花色，仍連着實。八九月熟，一如

鷄卵。里民取食。《要術》卷 10 “都槐”

註釋：

(一) 都槐樹，《永樂大典》卷 14536 “樹”下引《要術》同，《御覽》引作“都桶樹”，和上目“桶子”一樣誤“槐”為“桶”。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說：“都角子，味酸澀，……生南方，樹高丈餘。子如卵。”“都槐”疑與“桶子”為同一種植物，但未詳為何種。

8. 都昆樹

都昆樹(一)，野生。二月花色，仍連着實。八九月熟，如鷄卵，里民取食之。皮核滋味醋。出九真、交阯。《要術》卷 10 “都昆”

註釋：

(一) “都昆樹”的內容，與上目《魏王花木誌》引《南方草物狀》的“都桶(槐)樹”完全相同，且“昆”、“槐”雙聲，該是同一植物，但未悉為何種。同一書出現“桶子”、“都槐”、“都昆”三種異名同物的記載，可能是後人傳抄中搞亂而復列的。

9. 都咸樹

都咸樹，野生。如手指大，長三寸，其色正黑^①。三月生花色，仍連着實。七八月熟。里民噉子^②，及柯皮乾作飲，芳香。出日南。

《要術》卷 10 “都咸”

校註：

① “如手指大，長三寸，其色正黑”，這是指菓實，“如”上應脫“子”字(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引徐表(衷)《南州記》、《御覽》卷 960 引徐衷《南州記》均作“子大如指”)，但這幾句如果放在“三月生花色，仍連着實”之下，缺“子”字的問題就不存在了。

② “噉子”，疑有誤，《本草拾遺》引徐表(衷)《南州記》作“取子及皮作飲”，《御覽》引徐衷《南方記》作“取子及樹皮，曝乾作飲”，清檀萃《滇海虞衡誌》卷 10 “都咸子”：“取子及皮葉乾之，以作飲”，這裏“噉子”應作“取子”，則連下文“及柯皮……”就很頌當。“吃作飲”，《御覽》作“曝乾作飲”，更清楚。

10. 夫編樹

夫編^①樹(一)，野生。三月花色，仍連着實。五六月成子，及握^②。煮投下魚、鷄、鴨羹中，好。亦中鹽藏。出交阯、武平。《要術》

卷 10 “夫編”

校註：

①《要術》“夫編”標目下有另本的異字校註。這個校註，日本金澤文庫抄本《要術》是：“一本作編。”“編”與標目相同，當然是錯字。從金澤文庫抄本的筆誤習慣看，這字該是“漏”字寫錯。《要術》卷6《養牛馬驢騾》篇“治鹽漏蹄方”的兩個“漏”字，該本均誤作“編”，卷9《素食》篇“薤白蒸”的兩個“漏”字，該本均作“漏”。前者後來校正為“漏”，後者沒有校正。這裏的“一本作編”，實際是“一本作漏”的誤寫。這就是說，“夫編樹”一本作“夫漏樹”，而“夫漏樹”該是對的。《御覽》卷960“夫漏”引錄僅有的徐衷《南方記》“夫漏樹”一條（見十一篇徐衷《南方記》該目），內容全同這裏“夫編樹”，而《南方記》與《南方草物狀》均是徐衷書，證明“夫編樹”別本《要術》作“夫漏樹”是對的。

②“及握”，可以解釋為菓實的大小“盈握”，但有些勉強，疑是衍文。其所以致衍之由，或系《要術》下文引有《南方記》“州樹”條，說到“五六及握”，却和這裏的“五六月”看混了衍寫在這裏。

註釋：

（一）“夫編樹”，應該就是《御覽》引《南方記》的“夫漏樹”。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說：“無漏子……生波斯國，如棗，一云波斯棗。”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18、唐劉恂《嶺表錄異》卷中等都有“波斯棗”的記載。劉恂曾在廣州“于番禺家食本國將來者，色類沙糖，皮肉軟爛”，也曾收其菓核而種之，“久無萌芽，疑是蒸熟也”。《本草綱目》卷31及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32都記載“無漏子”別名“海棗”。按：海棗，棕櫚科，學名 *Phoenix dactylifera*，別名椰棗、波斯棗。常綠大喬木，羽狀復葉叢生莖端，即《嶺表錄異》所記：“樹身無間枝，直聳三四十尺，及樹頂，四向共生十餘枝。”葉長橢圓形，形似棗子，味甘美。原產非洲北部和亞洲西南部，為伊拉克特產之一，故又名“伊拉克蜜棗”。現在很多熱帶地方有栽培。

《本草綱目》卷31除記載無漏子有“海棗”、“波斯棗”等別名之外，還有“鳳尾蕉”的別名。按：鳳尾蕉是蘇鐵科蘇鐵 (*Cycas revoluta*) 的別名，即鐵樹，其種子可食和供藥用，現在中藥上還稱其種子為“無漏莢”。但鐵樹並非交趾、武平特有，應非徐衷所指。

11. 豆蔻樹

豆蔻樹(一)，大如李①。二月花色，仍連着實，子相連累。其核根②芬芳，成殼(二)。七月、八月熟。曝乾，剥食，核味辛香③，五味，出興古。《要術》卷10“豆蔻”

漏蘆附子①，大如李實。二月花，七月熟。出興古。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紅梅”唐崔龜圖註

漏蘆樹，子大如李實。二月華，七月熟。出興古。《御覽》卷971“豆蔻”

校註：

①“大如李”，指耐，可以講；但《北戶錄》及《御覽》所引均指菓實，仍疑脫“子”字，應作“子大如李”。

②“根”，這裏正說菓實，不應夾着說根，而且和“成殼”不協調，疑“極”字之誤。

③“香”，應重文，作“核味辛香，香五味”，“香五味”謂可以調和五味。

④“附子”，決不能理解為毛茛科草本植物烏頭 (*Aconitum carmichaeli*) 的側生塊根——附子，不但草木不同，花期、葉形、產地亦異，無法連貫下文；但雖可解釋為“附樹結子”，非常別扭，而且徐衷行文無此例，懷疑“附”是“樹”字之誤，此句應作“漏蘆樹，子大如李實”，則與《要術》所引相同。

註釋：

(一)“豆蔻樹”，這是木本豆蔻，即肉豆蔻科的肉豆蔻 (*Myristica fragrans*)，常綠喬木，高達10米以上，原產印度尼西亞馬魯古羣島，熱帶地區均有栽培。唐陳藏器《本草拾遺》稱，肉豆蔻“大舶來即有，中國無”，而《南方草物狀》說“出興古”，興古在今貴州西南隅和雲南邊境，至北宋蘇頌《本草圖經》則明說嶺南亦有種植，則徐衷和蘇頌所記也許不是 *M. fragrans*，而是雲南肉豆蔻 (*M. yunnanensis*)。

(二)肉豆蔻菓實近球形，帶紅或黃色，裂為兩瓣，露出深紅色假種皮。假種皮外層脆殼狀肉質，中層木質，堅硬，內層膜質，透入胚乳內並含揮發油，從而使胚乳成嚼爛狀。假種皮和胚乳富含香料，為著名的香料和藥用植物。這裏的“成殼”，即指假種皮中層堅硬的種殼；“核”和下文的“核味辛香”，則兼指假種皮和胚乳。

12. 棧蜜香

棧蜜香(一)，出都昆。不知棧蜜香樹若為(二)，但見香耳。《御覽》卷982“棧香”

註釋：

(一)“棧蜜香”，應即“棧香”，是瑞香科沉香 (*Aquilaria agallocha*) 之不沉水、質賦較次者，見二篇楊孚《交州異物誌》“蜜香”、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木香”等目及註解。

(二)“若爲”，若何，怎樣。徐衷說明他沒有見到棧蜜香的樹是怎樣的，祇見到這種香。

13. 楓香樹

楓香樹(一)，子大如鴨卵。二月華色，乃連着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二)。惟九真郡有之(三)。《類聚》卷89“楓”

楓香樹，子大如鳥卵。二月花色白^①，乃連着子。八九月熟。曝乾可燒。唯九真郡有之。《御覽》卷957“楓”

楓香樹，子大如鴨卵。二月花發，乃連着實^②。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真郡有之。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見《證類本草》卷12“楓香脂”)

楓實，惟九真有之。北宋蘇頌《本草圖經》(見《證類本草》卷12“楓香脂”轉引)

校註：

①《御覽》鮑崇城刻本有“白”字，中華影印本無。

②“二月花發，乃連着實”，這對於徐衷的“某月花色，仍連着實”的特殊用語可得到明確的解釋。“色”是開花現色之意，從這裏證明有些書刊的改“色”爲“苞”或“苞”是不妥的，因爲苞片也有早落的，並不都是“仍然連着實”(而且“仍”作“乃”字用，不能解作“仍然”)。

註釋：

(一)“楓香樹”，該是金縷梅科的楓香樹(*Liquidambar formosana*)。高大喬木，葉掌狀三裂，秋時變紅色。其樹脂入藥，名“白膠香”，有清香氣，燃燒時更烈。人工採收法：選擇生長20年以上的粗壯大樹，於夏季鑿開樹皮，可從樹根起每隔15釐米鑿開一孔，使樹脂緩慢滲出，到冬季或次年春季採收之。

(二)“可燒”，指可以燃燒作熏香料。

(三)楓香樹廣佈於淮河流域，以至四川、貴州、兩廣、臺灣等省，西藏亦產。這裏說“惟九真郡有之”，又說“子大如鴨卵”，楓香樹的菓實遠不到鴨卵般大，如果徐衷所記無誤，那就不是*Liquidambar formosana*，也引起李時珍的懷疑：“不知卽此楓否？”(見《本草綱目》卷34“楓香脂”)

14. 薰陸香

薰陸香，出大秦國。云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時樹膠流涉沙上。夷人採取，賣與人。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

薰陸香，出大秦。云在海邊，自有大樹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夷人採取，賣與買人。《御覽》卷982“薰陸”^①

薰陸，出大秦國。其木生於海邊沙上，盛夏，木膠出沙上。夷人取得，賣與買客。宋蘇頌《本草圖經》（見《證類本草》卷12“薰陸香”轉引）

〔薰陸〕出大秦國。樹生沙中，盛夏，樹膠流沙上。南宋釋法云《翻譯名義集》卷3“衆香篇”

校註：

① 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引同《御覽》（祇無“云”字，“採取”不多“之”字，見《證類本草》卷12“薰陸香”），不詳。

② “出”上宜有“流”字。

15. 文木

文木，樹高七八丈，其色正黑，如水牛角。作馬鞭。日南有之。《御覽》卷960“文木”

16. 沉藤

沈藤（一），生子大如齊甌（二）。正月華色，仍連着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要術》卷10“藤”

浮沉藤，生子大如齋甌。正月華色，仍連着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九真。《類聚》卷82“藤”

沉藤，生子大如齋甌。正月華苞^①，仍連着實。十月、臘月熟，色赤。生食之，甜酢。生交趾、九真。《御覽》卷995“藤”

校註：

① “苞”，應如《要術》、《類聚》引作“色”。

註釋：

(一)“沉藤”，《類聚》引作“浮沉藤”。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14“嶺南藤類不一”條記載：“有浮沉藤、蘭子藤，子皆如梨，色赤如鶴冠。生食，甜酢。”應即此處的“沉藤”，脫“浮”字。但“浮”字實際也是錯的。唐陳藏器《本草拾遺》有“曼遊藤”，它說：“出健馬牙門山谷。……春花，色紫。葉如柳。張司空云：‘蜀人謂之沉藹藤。’”“藹”即“龜”字，就是花，古音與“浮”近，俗乃訛轉之“浮”。則所謂“沉藹”，意即“隱花”，《類聚》、《南越筆記》倒作“藹沉”（“浮沉”），意思一樣。桑科無花菓屬（榕屬，*Ficus*）植物的特征是隱頭花序，花托肥厚肉質化，頂端下凹，裏面成一空腔，多數小花就着生在空腔裏面，外面看不見花。蜀人稱爲“沉藹”，其觀察比“無花”要正確，而無花菓實植物，正有不少種是木質藤本的。據此，這裏所記的“沉藤”，實際應是“沉藹藤”，是 *Ficus* 屬的一種。

(二)“齋”，通“齋(卮基)”，《類聚》引即作“齋醜”，是盛瘧的小虫，是說“沉藤”的菓實大小與之相若。齋是葱、蒜、薑等細碎的調味香料。《御覽》引作“齋(卮資)”，則有差異，疑是“齋”字之誤。

17. 駝藤

駝藤(一)，生山中。大小如蘋蒿(二)，蔓衍生。人採取，剥之以作駝；然不多。出合浦、興古。《要術》卷10“藤”

事駝至藤，生山中。大如蘋蒿，蔓衍。居民採取，剥之以作駝；然不多。出興古、合浦。《御覽》卷995“藤”

註釋：

(一)“駝(ěr 耳)”，《說文》：“羽毛飾也。”這裏是剥取種子利用其長絨毛作飾物。種子有長絨毛的植物，在夾竹桃科、蘿藦科……有不少種。所謂“駝藤”，從產地和大小方面來推測，也許是夾竹桃科羊角拗(*Strophanthus divaricatus*)一類的植物。羊角拗，產於兩廣等地山坡或灌叢中，藤本(或灌木)，高約1米餘。莢莢葉，木質，內含種子多數。種子線形而扁，一端有長尾，密生白色絲狀長種毛，有些象絨羽。

(二)“蘋蒿”，是菊科蒿屬(*Artemisia*)的一種，無從確指爲何種。

18. 蘭子藤

蘭子藤(一)，生緣樹木。正月、二月華色，四月、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鷄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淡泊無甘苦。出交阯、合浦。

《要術》卷10“藤”

含蘭子藤，生緣樹木。正二月花色，四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鷄冠。取，生食之，味淡泊。出交阯、合浦。《類聚》卷 82 “藤”

筒^①子藤，生緣樹木。正月、二月華，四五月熟。實如梨，赤如雄鷄冠，核如魚鱗。取，生食之，味淡泊無甘苦。出交阯、合浦。《御覽》卷 995 “藤”

校註：

① “筒”，誤，應作“筒”。

註釋：

(一) “筒子藤”，《類聚》引作“含蘭子藤”，《南越筆記》的記載是“蘭子藤”，並說實“如梨，色赤如鷄冠”[見上面 16 頁“沉藤”注(一)]，所指正是一物。“筒”，音奸，同“菴”。《詩經·鄭風·溱洧》“方秉蘭兮”毛傳及三國魏張揖《廣雅·釋草》並云：“蘭，蘭也。”正說明“筒子藤”就是“蘭子藤”(古所稱“蘭”，指菊科的蘭草、澤蘭，而蘭科的蘭花，古稱蕙、燕草)。據此推測，“筒子藤”當是一種具有芳香性的藤本植物。

19. 野聚藤

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華色，仍連着實。五六月熟。子大如羹甌。里民煮食。其味甜酢。出蒼梧(一)。《要術》卷 10 “藤”^①

校註：

① 《類聚》卷 82 “藤”及《御覽》卷 995 “藤”引《南方草物狀》全同《要術》(祇“里”《類聚》作“狸”，“色”《御覽》訛作“苞”)，不錄。

註釋：

(一) “蒼梧”，郡名，漢置，治所在今廣西梧州市。

20. 椒藤

椒藤(一)，生金封山。烏滸人往往賣之。其色赤。又云，以草染之。出興古。《要術》卷 10 “藤”

蕨藤，生金封山。俚人往往賣之。其色正赤。出興古。

《類聚》卷 82 “藤”

科藤，生全封山。烏澹人往往賣之。其色正赤。又云，以草染之。出興古。《御覽》卷 995 “藤”

註釋：

(一) “椒藤”，《御覽》引作“科藤”，應是同物異名。但這裏祇說：“其色赤”，不象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19 目的“葍藤”有較多的具體描述。如果“其色赤”是人工染成的，該就是“葍藤”，參看該篇該目註(一)。如果是生成赤色的，則該是另一種藤，也許是棕櫚科黃藤屬 (*Daemonorops*) 的植物。

21. 黃屑

黃屑(一)，在山中，藤生蔓延，緣着樹木。以九月中，刮取根皮，乾暴，曰“南黃屑”，最黃好，歲以獻。《御覽》卷 766 “黃屑”

註釋：

(一)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黃屑……從西南來者並作屑，染黃用之。樹如檀。”(見《證類本草》卷 12 “陳藏器餘”)但未悉是何種植物。

22. 蕉樹

蕉樹(一)，子，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類聚》卷 87 “芭蕉”^①

校註：

① 《御覽》卷 975 “甘蔗”引全同《類聚》，不錄。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 13 “芭蕉”把《南州異物誌》“甘蔗”的內容誤引作《南方草木狀》。

註釋：

(一) “蕉樹”，應是芭蕉科芭蕉屬的香蕉 (*Musa nana*)，亦名“甘蔗”。四篇高麗《南州異物誌》14 目“甘蔗”描述說：“甘蔗，草類，望之如樹。”

23. 甘藷

甘藷(一)，二月種，至十月乃成卵。大如鵝卵，小者如鴨卵。掘食，蒸食，其味甘甜。經久得風，乃淡泊。(原註：出交阯、武平、九真、興古也。)
《要術》卷 10 “藷”

甘藷，民家常以二月種之，至十月乃成。卵大者如鵝，小者如鴨。掘食，其味甜。經久得風，乃淡泊耳。出交阯、武平、

九真、興古。《御覽》卷 974 “甘藷”

註釋：

(一) “甘藷”，不是現在俗名“番薯”、“紅苕”的旋花科植物 *Ipomoea batatas*，而祇能是薯蕷科薯蕷屬 (*Dioscorea*) 的植物。番薯原產美洲中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後纔由越南等地傳入我國，六朝那時根本沒有。這裏“甘藷”，也不象今兩廣仍有栽培的甜薯 (*D. esculenta*)，未詳何種。

24. 益智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花色，仍連着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要術》卷 10 “益智”

益智，子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華，色似蓮，着實^①。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趾、合浦。《類聚》卷 87 “益智”

益智，如筆毫，長七八分。二月華，五月、六月熟。味辛，中芬香^②。出交趾、合浦。《御覽》卷 972 “益智”

校註：

① “二月華，色似蓮，着實”，這是徐衷的特殊用語“二月華色，仍連着實”的拆誤。最初祇是“仍”字錯成形近的“似”字，但“似蓮”很費解，不知什麼人在“蓮”字上加個草頭就成“蓮”字，於是八字二句的“二月華色，仍連着實”就被分割成八字為三句的“二月華，色似蓮，着實”。割為三句，雖似可讀，但“着實”仍有突兀之感。奇怪的是今本《南方草木狀》卷中“益智子”的描述，竟與《類聚》引《南方草木狀》完全相同，更奇怪的是這八字三句的拆誤也完全相同（“似”改“若”），其抄襲《類聚》之跡甚明。

② “中芬香”上應脫“雜五味”三字。

25. 霍香

霍香，榛生^(一)，民自種之。五六月採，曝之，乃芳芬耳。出交趾、武平、興古、九真。《御覽》卷 982 “霍香”

〔藿香〕味辛。榛生，吏民自種之。五六月採，曝之，乃芬爾。出交趾、九真諸國。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見《證類本草》卷 12

“藿香”)

藿香，榛生，吏民自種之。北宋蘇頌《本草圖經》(見《證類本草》卷 12

“藿香”轉引)

註釋：

(一)“榛生”，叢生的意思。《本草圖經》：“藿香……二月生苗，莖梗甚密作叢。”

26. 楨香^①(一)

楨香，莖生^(二)。出烏滸^②。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 49 “華香篇”

楨香，莖生，細葉。唐陳藏器《本草拾遺》^③(見《證類本草》卷 8 “陳藏器餘·楨香”)

楨香，莖生。出烏滸。《御覽》卷 982 “楨香”

校註：

①《御覽》引作“楨香”，《法苑珠林》引作“楨香”。“楨”音冰，植物有“楨櫚”、“楨田”；“楨”音和，字書祇有一個解釋：“楨頭也”，恐怕不會作為植物名，疑是“楨”字之誤，此處從《御覽》引作“楨香”。

②“出烏滸”，原脫“出”字，據《御覽》引加。

③《本草拾遺》引作“楨香”，陳藏器記載說“出烏滸國”，則實際就是“楨香”，但“楨”、“楨”之異，未知孰是。

註釋：

(一)“楨香”，未詳是何種植物。《本草綱目》卷 14 “草部·排草香”下附有“楨香”和“楨香”，說：“二香皆草狀，恐亦排草之類也。”按：排草香是報春花科排草屬的靈香草 (*Lysimachia foenum-graecum*) 或細梗香草 (*L. capillipes*) 等草本植物，全草有香氣，產於兩廣、雲南、臺灣等地。但李時珍也是推測。

(二)“莖生”，應指花，則是地下部份抽出的無葉花莖，即“花葶”(或是花生莖頂)。如果這樣，就不是花生於葉腋的靈香草或細梗香草，倒有些象薑科的某些芳香草本植物之由根狀莖抽生花葶者(或頂生者)。

27. 優殿

合浦有菜名“優殿”(一)，以豆醬汁茹食之，甚香美可食。《要術》卷 10 “菜茹”

合浦有“優殿”，人種之。以豆醬汁食，芳香好味。唐陳藏器

《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8“陳藏器餘·優殿”）

合浦有菜名“優殿”，以豆醬汁茹食，芳好。可食胡餅（二）。

《御覽》卷980“優殿”

註釋：

（一）“優殿”，未悉是何種植物。

（二）“胡餅”，燒餅。

28. 由梧竹

由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
陸。《要術》卷10“竹”^①

校註：

① 《御覽》卷963“由梧竹”引全同《要術》不錄。

十一、徐衷《南方記》

《南方記》和《南方草物狀》同是徐衷的書，可以肯定，不過作者姓名，《南方記》跟《南方草物狀》一樣，也有“徐衷”、“徐表”、“徐裏”之誤。二書的關係究竟怎樣，無可論定。在抄本流傳過程中，產生了一些混亂，如《南方草物狀》本身就有“桶子”、“都桶”、“都昆”三條內容的混同復列，而“桶”、“桶”二字又有形近之訛（見上篇各該目及其校註）。另一方面，“都桶”、“都咸”、“夫編”三條《要術》引作《南方草物狀》者，《御覽》卷960都引作徐衷《南方記》，文句相似或較簡，而內容相同。二書關係，究屬如何，是徐衷先寫了《南方記》，後來修訂改名《南方草物狀》，還是《南方草物狀》在抄寫流傳過程中又變名《南方記》，不得而知，祇能說二書是出自同一人手筆。近人或有所探索，也祇是推測。南書北傳，賈思勰同時見到了這二本書，所以《要術》中都予以徵引。這二種書同時流傳的情況，自南北朝經唐代，大概到宋代還是這樣。

1. 乙樹

乙樹（一），生山中。取葉，搗之，訖，和繡葉汁煮之（二），再沸，止。味辛。曝乾，投魚肉羹中。出武平、興古。《要術》卷10“乙樹”^①

乙樹葉，搗之，和繡葉汁煮之，再沸。味辛。曝乾，可投魚羹中。《御覽》卷961“乙木”

校註：

①《要術》所引各條都祇題《南方記》，不題徐衷姓名。《御覽》所引多並題徐衷姓名，但有的誤作“徐衷”或“徐裏”。

註釋：

（一）“乙樹”，未知是何種植物。

(二)“瀹”，這裏同“瀹”，就是和合着搜出來的葉汁，一起放進鍋裏煮。《禮記·內則》“瀹豚包苦實蓼。”鄭玄註：“瀹，謂煮之又以汁和之也。”

2. 州樹

州樹(一)，野生。三月花色，仍連着實，五六及握，煮^①如李子。五月熟。剝核(二)，滋味甜。出武平。《要術》卷10“州樹”

校註：

①“煮”，實解，如果是“着”字就可以理解了。

註釋：

(一)“州樹”，他書未見引到，未悉是何種植物。

(二)古所謂“核”，有時指硬殼。

3. 前樹

前樹，野生。二月花色，連着實^①，如手指，長三寸。五六月熟。以湯滴^②之，削去核食。以糟、鹽藏之，味辛可食。出交阯。《要術》卷10“前樹”

校註：

①“實”，《要術》的明代抄本、刻本均訛作“青”，《永樂大典》卷14537“樹”下“前樹”僅引《要術》一條，亦訛作“青”，說明《大典》亦無《要術》善本。此字僅日本金澤文庫抄本《要術》作“實”不訛。

②“滴”，應是“漂”字之誤。“漂”通“燂(zhāo 鬧)”，一沸即出或沸水一澆的處理法，就是某些地區方言“焯(chāo 抄)”的意思，如焯菠菜。這裏是使其菓實的硬殼軟化，以利刀削。

4. 石南樹

石南樹(一)，野生。二月花，仍連着實。實如燕子，八月熟。民採之，取核，乾，取皮^①，作魚羹，和之尤美(二)。出九真。《魏王花木誌》引《南方記》(《御覽》卷961“石南”轉引)

石南木，取皮，中作魚羹，和之尤美。《魏王花木誌》引《南方記》

(北宋蘇頌《本草圖經》轉引，《南方記》脫“記”字，見《證類本草》卷14“石南”)

石南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着實。實如燕卵，七八月熟。人採之，取核，乾其皮，中作肥魚羹，和之尤美。出九真。

《要術》卷10“石南”

校註：

①“皮”，《御覽》中華影印本重文，應衍，此從鮑崇城刻本。“乾，取皮”，《要術》引作“乾其皮”，都難理解，疑有脫誤。

註釋：

(一)《本草圖經》記載：“石南……江湖間出者，葉如枇杷葉，有小刺(按指葉緣細鋸齒)，凌冬不凋(常綠植物)。春生白花(按石楠屬植物的花全是白色，稀帶粉紅色)，成簇(復傘房花序頂生)。秋結細紅實[按其梨葉球形，直徑5—6毫米，紅色或褐紫色，因有“鬼目”之名，見上篇5目“鬼目樹”註(一)]。關隴間出者，葉似莽草，青黃色，背有紫點，雨多則併生，長及二三寸。根橫細，紫色。無花實。葉至茂密。”所記是二種。前一種完全與薔薇科的石楠(*Photinia serrulata*)相符，可以肯定是石楠，分佈於淮河以南各地。後一種石楠屬(*Photinia*)植物無一可當之，未悉是何種。而《南方記》的這種“石南樹”，就“實如燕卵”及其用途來說，又在上記二種之外，則有所未詳。

(二)“和”，指調味料。

5. 國樹

國樹，子如雁卵。野生。三月花色，連着實。九月熟。曝乾訖，剥殼取食之，味似栗。出交阯。《要術》卷10“國樹”

6. 楮樹

楮(一)，子如梅實。二月花色，仍連實。七八月熟。土人鹽藏之，味辛。出交阯。《魏王花木誌》引《南方記》(《御覽》卷960“穀”轉引)

楮樹，子似桃實。二月花色，連着實。七八月熟。鹽藏之，味辛。出交阯。《要術》卷10“楮”

註釋：

(一)桑科的楮樹(*Broussonetia papyrifera*)，亦名穀樹、構樹，全國各地都有，不僅“出交阯”，非此處所指。這裏的“楮樹”，對照上篇徐衷《南方草物狀》6至8目

的“桶子”(桶子)、“都槐樹”、“都昆樹”，疑是同一植物或其變種，也就是七篇陳祈暢《異物志》3目的“殺子”，參見各該篇目及有關校註，但未詳是何種植物。

7. 檉樹

檉樹，子如桃實，長寸餘。二月花色，連着實。五月熟，色黃。鹽藏，味酸似白梅(一)。出九真。《要術》卷10“檉”^①

校註：

①《本草綱目》卷33“附錄諸菓”有“檉子”，引徐表《南州記》云：“出九真、交趾。樹生子如桃實，長寸餘。二月開花，連着子。五月熟，色黃。鹽藏食之，味酸似梅。”本草書所引全是“《南州記》”(祇下目《本草拾遺》“都角樹”引作《南方記》)，姓名全作“徐表”，應是“徐衷”的沿誤。

註釋：

(一)“白梅”，以梅子未熟前鹽漬日曬而成，色青白，故名。

8. 都角樹 都桶樹(一)

都角樹，二月花，花連着實。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引徐表《南方記》(見《證類本草》卷23“陳藏器餘·都角子”。“徐表”是“徐衷”之誤)

都桶樹，二月花，仍連實。七月熟，如卵。《御覽》卷960“都桶”

註釋：

(一)“都角樹”，就是上篇徐衷《南方草物狀》7目的“都槐樹”。“都桶樹”是“都槐樹”的形近之誤。

9. 都咸樹

都咸樹(一)，子大如指。取子及樹皮，曝乾作飲，芳香。《御覽》卷960“都咸”

註釋：

(一)《御覽》“都咸”目僅引徐衷《南方記》此條，實際就是上篇徐衷《南方草物狀》9目的“都咸樹”。但系何種植物，未詳。

10. 夫漏樹

夫漏樹(一)，野生。三月華，五六月成了，如術有^①。煮着豬肉、鷄、鴨羹中，好，可食。亦中鹽藏。《御覽》960卷“夫漏”

校註：

① “如術有”，無法理解，即使“有”字屬下句，也同樣費解，顯有誤文。《本草拾遺》說“無漏子”果實“如棗”，“術有”疑是“棗”字拆開後錯成，則應作“如棗”。

註釋：

(一) “夫漏樹”，《御覽》“夫漏”目僅引徐衷《南方記》這一條，內容與上篇徐衷《南方草木狀》10目的“夫漏(漏)樹”完全相同，應是同一種植物，參看上篇該目註(一)。

11. 楓香樹

楓香樹，子如鴨卵。爆乾可燒。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①

校註：

① 《御覽》卷982“楓香”引文與此條完全相同，不錄。又，《類聚》卷89“楓”等引有《南方草木(物)狀》“楓香樹”條，內容與此條相同，說明《南方記》與《南方草木狀》同出徐衷手筆。多見上篇該目。

12. 青木香

青木香，出天竺國(一)，不知形狀。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

青木香，出天竺國，不知其形。《御覽》卷982“青木”^①

校註：

① 《御覽》鮑崇城刻本引作“徐衷《南方記》”，中華影印本訛作“徐衷《南方記》”。

註釋：

(一) “天竺國”，即天竺國。遼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3“新譯十地經”：“天竺，相承音竹，准梵聲，合音竺。”

13. 筋竹

筋竹(一)，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絃。見徐忠《南中奏》。晉戴凱之《竹譜》

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出日南、九真。南方以

爲矛。其筍未成竹時，堪爲弩絃。見徐衷《南中奏》。《竹譜》①

(《御覽》卷963“筋竹”引)

校註：

① 《御覽》引《竹譜》與今傳本《竹譜》(南宋末左圭《百川學海》本、《叢書集成》本及兩種《說郛》本)有異文，可注意的是今本的“徐忠”，《御覽》引作“徐衷”，可見《南中奏》仍是徐衷的書，《南中奏》可能是《南方記》在流傳中的別稱，故列此條於《南方記》篇中。

註釋：

(一) “筋竹”，《御覽》作“筋竹”，字同。《竹譜》稱：“別名爲箒”，是“筋竹”即“箒竹”，參看九篇缺名《異物誌》39目“箒竹”註(一)。

十二、徐表(衷)《南州記》

題稱“徐表《南州記》”者，全出本草書所引，特別是《海藥》，本篇共 18 目，《海藥》全都引到。從各書所引，所謂《南州記》實際就是《南方記》（如“都角樹”，“海藥”引作《南州記》，《本草拾遺》和《御覽》就引作《南方記》），所題“徐表”，實際是“徐衷”的形似之誤（如“都角樹”、“都咸樹”，《本草拾遺》和《海藥》題作“徐表”，《御覽》就都題作“徐衷”），不過本書仍保存原題“徐表”不改。

古人引書，往往就其所需加以刪節和改述，象《要術》作者賈思勰那樣忠實於原書保全原貌是不多見的。本篇內《海藥》所引，大多祇有產地，寥寥幾字，其兼記植物形態、性狀者祇有極簡略的少數幾條，這應出《海藥》編者的主觀刪取，不會是《南州記》的原文。

1. 都角樹

〔都角樹〕生廣南山谷。二月開花，至夏末結實，如卵。《海藥》（見《證類本草》卷 23 “陳藏器錄·都角子”下轉引）

2. 都咸樹

都咸樹，子大如指。取子及皮作飲，極香美。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 13 “陳藏器錄·都咸子”）

〔都咸樹〕生廣南山谷。《海藥》（見《證類本草》卷 13 “陳藏器錄·都咸子”下轉引）

3. 訶梨勒（一）

〔訶梨勒〕生南海諸國，味酸澀。《海藥》（見《證類本草》卷 14 “訶梨勒”）

轉引)

註釋：

(一) “訶梨勒”，即訶子，使君子科，學名 *Terminalia chebula*。大喬木，產雲南西南部，廣東南部有栽培。印度、緬甸、馬來西亞亦產。核葉橢圓形，或近卵形，形如橄欖，長2.5—3.5釐米，熟時黑色，通常有鈍棱5—6條。唐蘇頌《四聲本草》：“訶梨勒……波斯舶上來者六路、黑色、肉厚者良。”北宋蘇頌《本草圖經》：“訶梨勒生交、受州，今嶺南皆有，而廣州最盛。……七月、八月實熟時採，六路者佳。”《海藥》云：“方家使陸路訶梨勒，即六棱是也。”(均見《證類本草》卷14“訶梨勒”)

4. 海紅豆(一)

〔海紅豆〕生南海人家園圃中。大樹而生，葉圓，有英^①。《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2“《海藥》餘·海紅豆”)

校註：

① “英”，按：海紅豆結莢葉，《本草綱目》卷35“海紅豆”引唐李珣《海藥本草》轉引徐表《南州記》作“莢”，顯是“莢”字之誤。

註釋：

(一) 海紅豆，豆科，學名 *Adenanthera pavonina*，亦稱“相思樹”。落葉喬木，高可達10米。二回羽狀復葉，小葉長圓形或卵狀橢圓形。莢葉成熟時彎曲旋捲。種子凸鏡形，鮮紅色，可作裝飾品。產於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等地。亦見於我國兩廣、雲南以至喜馬拉雅山東部。這裏說：“大樹而生，葉圓，有莢”，與 *Adenanthera pavonina* 相符。

5. 栢欄(一)

〔栢欄〕生嶺南山谷。《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4“陳藏器餘·栢欄木”下轉引)

註釋：

(一) “栢欄”，即棕欄，見九篇缺名《異物誌》11目“栢欄”註(一)。該目稱：“栢欄，出武陵山。”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說：“即今川中棕欄。”北宋蘇頌《本草圖經》也說：“江南亦有之。”現在亦廣佈於長江以南。說明棕欄自古及今，並非祇“生嶺南山谷”。

6. 蘇方木(一)

[蘇方木]生海畔。葉似絳(二)，木若女楨(三)。《海藥》^①(見《證類本草》卷14“蘇方木”轉引)

校註：

① 此條《海藥》引作“徐表《南海記》”，“海”是“州”字之誤。《本草綱目》卷35“蘇方木”引唐李珣《海藥本草》即引作“徐表《南州記》”，內容與本條完全相同。

註釋：

(一) “蘇方木”是豆科雲實屬的蘇木(*Caesalpinia sappan*)，亦名“蘇枋”、“赤木”。常綠小喬木，心材可提取紅色染料，根可提取黃色染料。分佈於兩廣、貴州、雲南、臺灣、越南、緬甸、印度、馬來西亞等地亦產。南宋汝适(kuò 括)《諸蕃誌》卷下“蘇木”記載：“蘇木，出真臘國。樹如松柏，葉如冬青。山谷郊野，在在有之。聽民採取，去皮曬乾，其色紅赤，可染緋紫。”“真臘國”即今柬埔寨。按：蘇木的葉為二回羽狀復葉，絕不象“冬青”(無論是冬青科的冬青還是木犀科的女貞)。《諸蕃誌》是趙汝适提舉福建路市舶司時所寫，“所記皆得諸見聞”(《四庫全書提要》語)，未經目驗，也許訪問失實。

(二) “絳”，大紅色；這裏指可以染紅色的絳草。《文選·左思吳都賦》：“草則……綸、組、紫、絳。”劉逵(淵林)註：“絳，絳草也。”《爾雅·釋草》：“茹蘆(lú 蘆)，茅蒐(sōu 搜)；郝懿行認為應從鬼得聲。”晉郭璞註：“今之蓆(qiàn 欠)也。可以染絳。”“蒐”從鬼得聲，“茅蒐”合聲為“緜(mèi 妹)”。三國吳韋昭注《國語·晉語》的“緜草之附註”說：“茅蒐，今絳草也。”是絳草即是蓆草，“蓆”同“茜”，亦即茜草科的茜草(*Rubia cordifolia*)，其根含茜素等，可作紅色染料，故亦名“絳草”。但茜草的葉四片輪生，卵形或卵狀披針形，這裏說蘇方木“葉似絳”，是絕不相似的。“絳”是否別有所指，不明。

(三) “女楨”，即木犀科的女貞(*Ligustrum lucidum*)，見九篇缺名《異物誌》20目“楨”註(二)。

7. 婆羅得(一)

[婆羅得]生西海波斯國(二)，似中華柳樹也。《海藥》^①(見《證類本草》卷14“婆羅得”轉引)

校註：

① 本條《海藥》引作“徐氏云”，實際仍是徐表《南州記》。

註釋：

(一) “婆羅得”，北宋劉翰等《開寶本草》記載：“樹如柳，子如草蓆。”“草蓆”即大蓆

科的蓖麻 (*Ricinus communis*)。唐王勣《外臺秘要》記載其子“以指甲爪之，即有汁出”。但未詳是何種植物。

(二)“波斯國”，有二，一即今伊朗；一是 *Pasai* 的音譯，即蘇木都刺國 (*Samudra*)，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北部。這裏“西海波斯國”，應指前者。

8. 無食子(一)

〔無食子〕波斯國^①，大小如藥子(二)。《海藥》^② (見《證類本草》卷14 “無食子”轉引)

校註：

① “波斯國”上應脫“出”字。

② 本條《海藥》引作“徐長《南荆記》”，應是徐表《南州記》之誤。

註釋：

(一)“無食子”是殼斗科的沒食子樹 (*Quercus infectorid*)，又名“沒石子”、“無石子”。“無食子”不是沒食子樹的菓實，而是蟲癭，因其產蟲癭，故亦名其樹為“無食子”。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18“木篇”：“無石子，出波斯國。波斯呼為摩賊樹，長六七丈，圍八九尺，葉似桃葉而長。三月開花，白色，花心微紅。子圓如彈丸，初青，熟乃黃白。蟲食成孔者正熟，皮無孔者入藥用。其樹一年生‘無石子’；一年生‘跋屢子’，大如指，長三寸，上有殼，中仁如栗黃，可噉。”所記“無石子”即是蟲癭，下文“跋屢子”纔是菓實。蟲癭是植物組織遭受昆蟲分泌物的刺激，細胞加速分裂而長成的一種畸形贅生物。沒食子是沒食子蜂 (*Cynips gollae-tinctoriae*) 的幼蟲寄生了沒食子樹的幼枝上所產生的蟲癭。幼蟲能分泌一種澱粉酶，使植物細胞中的澱粉迅速轉化為糖而刺激植物細胞加速分裂，因而贅生物逐漸長大，待到澱粉消耗完了，贅生物乃收縮而形成蟲癭。一旦幼蟲羽化為成蟲，就咬破蟲癭，穿孔飛去。這就是段成式說的“蟲食成孔者正熟”，但藥用沒食子要採收尚未穿孔的蟲癭，就是所謂“皮無孔者入藥用”。

(二)“藥子”，未詳。文獻上芍藥簡稱為“藥”，常與牡丹并稱“花、藥”，自非此處所指。但“藥子”不成物名，未知是否“薊子”(椴樹科的山楨榔，學名 *Pinanga baviensis*) 之誤。

9. 無名木(一)

〔無名木〕生廣南山谷。《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2“《海藥》錄·無名木支”)

註釋：

(一) “無名木”，《海藥》本文說：“其實無‘無名子’，波斯家呼爲‘阿月滿’，狀若樺子。”這是漆樹科的無名木 (*Pistacia vera*)。

10. 降真香(一)

〔降真香〕生南海山①。《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2“降真香”轉引)

校註：

① “山”下應脫“谷”或“中”字。

註釋：

(一) “降真香”，即芸香科的降真香 (*Acronychia pedunculata*)，亦名“降香”。喬木。分佈於亞洲熱帶，我國兩廣、雲南、貴州、臺灣等地亦產。藥用上也指豆科的降香楨 (*Dalbergia odosifera*)。喬木。產於廣東海南島。李時珍說：“俗呼舶上來者爲番降。”(見《本草綱目》卷35“降真香”) 進口降真香也有是印度黃檀 (*D. sissoo*)。用作焚香和藥材者，三種都是用它的心材，理氣止血、行瘀定痛的藥效也相同。

11. 沒藥(一)

〔沒藥〕生波斯國，是彼處松脂也。狀如神香(二)，赤黑色。《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3“沒藥”轉引)

註釋：

(一) “沒藥”是橄欖科沒藥樹 (*Commiphora myrrha*) 的莖幹皮部滲出的油膠樹脂。主產於非洲東南部，亞洲波斯灣國家亦產。沒藥是波斯語 Mor 或阿剌伯語 Murr 的音譯。同科愛倫堡沒藥樹 (*Balsamodendron ehrenbergianum*) 的膠樹脂也叫“沒藥”。南宋趙汝适 (kuò 括) 《諸蕃誌》卷下“沒藥”記其採收法：“蘇時先纏樹下長坎，用斧伐其皮，脂溢於坎中，旬餘方取之。”

(二) “神香”，未詳。所說沒藥是“松脂”是失實的。《本草綱目》卷34“沒藥”指出其非：“李瓘(按指其所編《海藥本草》)言乳香是波斯松脂(按是《海藥本草》引《廣記》之說)，此又言沒藥亦是松脂(按是《海藥本草》引徐表《南州記》之說)，蓋出傳聞之誤爾。所謂神香者，不知何物也。”

《證類本草》謂《南海藥誌》“雜記南方藥所產郡縣，及瘡疾之驗，頗無倫次”，今據《海藥》所記，亦是此類。按：徐衷寫書態度比較客觀科學，得自傳聞或未見實物者都如實交代，如十篇《南方草物狀》14目記載“薰陸香”說“云在海邊……”；20目“椒藤”記載“其色赤”時說：“又云，以草染之”。可惜古人引書往往不加注意，或者爲了省事而觸簡，而失

其真面目。《海藥》所引“徐表《南州記》”各條，簡略得不能再簡略，簡直不是記載植物的書，難怪有人懷疑它不是徐衷的書（如美國馬泰來）。這裏出現沒藥是波斯國的“松脂”，“狀如神香”，又說“無食子”“大小如藥子”，恐怕也是被《海藥》編者搞得“頗無倫次”的，或者被主觀刪改而失真。

12. 通草(一)

〔通草〕生廣州山谷。《海藥》（見《證類本草》卷8“通草”轉引）

註釋：

（一）“通草”，有多種，這裏可能指木通。《本草圖經》、《本草綱目》都說，古方所用通草，“皆今之木通”，而今之通草，“乃古之通脫木”。按：木通是木通科的木通（*Akebia quinata*），或三葉木通（*A. trifoliata*），或三葉木通的變種白木通（*var. australis*）。均木質藤本，主產於兩廣、四川、湖南等地。藥用上用其莖。另一類用其莖髓，則是五加科的通脫木（*Tetrapanax papyrifer*），及旌節花科的中国旌節花（*Stachyurus chinensis*）、喜馬山旌節花（*S. himalaicus*）等。均為灌木或小喬木，莖有白色的髓，有通利小便、通乳等藥效，故都有“通草”之名。

13. 落雁木(一)

〔落雁木〕生南海山野中。藤蔓而生，四面如刀削(二)。《海藥》

①（見《證類本草》卷12“《海藥》餘 落雁木”）

校註：

①《海藥》引錄本條下面尚有：“代州雁門亦有，藤蘿高丈餘，雁過皆綴其中，故曰‘落雁木’。又云：雁銜至代州雁門，皆放落而生，以此為名。”很象是徐表《南州記》的文章連貫下來的，其實是《海藥》自己的話。因為代州始置於隋，雁門縣亦隨改漢廣武縣置，為代州州治。古人寫書常是引書和本文連綴一起，無任何分隔標記的。

註釋：

（一）“落雁木”，未悉是何種植物。

（二）“四面如刀削”，指其莖呈方形。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方竹杖”：“澄州產方竹，體如削成。”方竹是 *Chimonobambusa quadrangularis*。

14. 胡椒(一)

〔胡椒〕生南海諸國。《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4“胡椒”轉引）

(一) 胡椒，胡椒科，學名 *Piper nigrum*。木質藤本。原產東南亞；我國兩廣、雲南、臺灣等地有引種栽培。未成熟葉實乾燥後葉皮皺縮而黑，稱“黑胡椒”；成熟葉實脫去皮後色白，稱“白胡椒”。

15. 萆撥(一)

〔萆撥〕本出南海，長一指，赤褐色，爲上。復有萆撥短、小、黑，味不堪。《海藥》(見《證類本草》卷9“萆撥”轉引)

註釋：

(一) 萆撥，也寫作“萆芡”，胡椒科，學名 *Piper longum*。多年生草質藤本。原產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地。中醫學上以其未成熟葉穗入藥。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9：“青州防風子可亂萆撥。”李時珍指出其非：“萆芡氣味正如胡椒，其形長一二寸，防風子圓如胡荽子，大不相侔也。”(《本草綱目》卷14“萆芡”)防風是傘形科的 *Saposhnikovia divaricata*。“胡荽”即芫荽，是同科的 *Coriandrum sativum*，俗名“香菜”。

今本《南草方木狀》卷上：“蒟醬，萆芡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蒟芡；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按：“蒟醬”即萆葉，學名 *Piper betle*，見六篇薛登《荆揚已南異物誌》4目“檳榔樹”註(三)，與萆撥是同屬(*Piper*)的二種不同植物。偶本《南方草木狀》既誤合二者爲一，而又以產地不同強分之，弄巧成拙，殆含恐不致如此自說自話。

16. 風延母(一)

〔風延母〕生南海山野中。《海藥》(見《證類本草》卷8“陳藏器徐·風延母”下轉引)

註釋：

(一) 陳藏器《本草拾遺》：“風延母……細葉蔓生，纒蔓草木。”“纒”，纏繞。但未詳是何種植物。

17. 白附子(一)

〔白附子〕生東海。又新羅國。苗與附子相似(二)。《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1“白附子”轉引)

註釋：

(一)“白附子”是天南星科多年生草本植物獨角蓮(*Typhonium giganteum*)的塊莖，形似附子，故名。有毒。入藥用。唐蘇敬等《新修本草》載：“此物本出高麗(按即“新羅國”)，今出涼州巴西。形似天雄。本經出蜀郡，今不復有。涼州者生沙中，獨莖，似鼠尾草，莖生穗間。”按：今分佈於華北、西北、東北等地，四川、江蘇也有。葉基生，1—4片。花莖自基部的葉間抽生，確切的說是“葉生穗莖”或“穗生葉間”。

(二)“附子”是毛茛科植物烏頭(*Aconitum carmichaeli*)的側根，形似獨角蓮的塊莖，但附子外皮黑褐色，故稱此塊莖為“白附子”。烏頭祇有母根、經年不生附子(側根)的叫“天雄”。所以，二者相似是指塊根和塊莖，這裏說“苗與附子相似”是不確切的。

18. 補骨脂(一)

〔補脂骨〕是韭子^①也。《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1“胡蘆巴”轉引)

〔補骨脂〕是胡韭子也。宋人大明《日本本草》(見《本草綱目》卷14

“補骨脂”轉引)

校註：

①“韭子”上應脫“胡”字。

註釋：

(一)補骨脂，豆科，一年生草本，學名 *Psoralea corylifolia*，亦詭名“破故紙”。因其種子似韭子，又別名“胡韭子”。《本草綱目》卷14“補骨脂”說：“胡韭子，因其子之狀相似，非胡地之韭子也。”

地 記 部 份

十三、康泰《扶南傳》

《梁書卷 54 諸夷傳·海南》載：“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海南諸國）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南史卷 78 海南諸國》有相同記載。《御覽》卷 787 “南蠻·蒲羅中區”條載：“吳時康泰中郎，表上《扶南土俗》。”《扶南土俗》亦稱《扶南上俗傳》，簡稱《扶南傳》。各書引錄《扶南傳》不題作者姓名，《御覽》引《扶南土俗》均題康泰姓名。

1. 安石榴

賴孫國有安石榴（一）。取汁停盃中數日，成美酒（二）。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 6 “石榴”

註釋：

（一）“安石榴”，即石榴，石榴科，學名 *Punica granatum*。

（二）“成美酒”，葉實和乳汁中所含的糖份，放置着經酵母菌的作用，能直接發酵產生酒精而成酒。

2. 酢皂莢

安息國有酢皂莢（一），可食，味最美。《御覽》卷 960 “皂莢”

註釋：

（一）“安息國”，亞洲西部的古國，位於今伊朗高原。其國是羅馬帝國與中國貿易交通（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

“酢皂莢”，當即“波斯皂莢”。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 18 “木篇”載：“波斯皂莢，出波

斯國，呼爲‘忽野詹獸’，拂林呼爲‘阿梨去伐’。樹長三四丈，圍四五尺，葉似枸櫞而短小，經寒不凋，不花而實。其莢長二尺，中有隔，隔內各有一子。子如指頭，赤色，至堅硬，中黑如墨，甜如飴，可噉。”“拂林”亦作“拂菻”，古國名，指東羅馬帝國及其所屬西亞地中海沿岸一帶。“枸櫞”見九篇佚名《異物誌》該目。“酢皂莢”或“波斯皂莢”顯然不是洗滌用的豆科的皂莢 (*Gleditsia sinensis*)，究爲何種植物，不明，不過是豆科植物是可以肯定的。

3. 鷄舌香

諸薄之東有馬五洲^①(一)，出鷄舌香(二)，樹木多華少實。《御覽》卷 787 “南蠻·馬五洲”^②

校註：

① 《御覽》鮑崇城刻本作“馬五洲”，中華影印本作“五洲”，脫“馬”字。

② 此條及 6 目“芋”條，《御覽》引均題名“康泰《扶南土俗》。”

註釋：

(一) “諸薄”、“馬五洲”，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10 目“火浣布”校記^①，“諸薄”亦即“杜薄”，見同篇 5 目“鷄舌香”註(二)，均未詳其地。

(二) “鷄舌香”是桃金娘科的丁香(*Syzygium aromaticum*)，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5 目“鷄舌香”註(一)。

4. 香花

頓遜國人恒以香華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葉華、致華、各遂華、摩夷華，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爲粉，以傅身體。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 49 “華香篇”^①

頓遜國有區撥花、葉逆花、致祭花、名遂花、摩夷花。燥而合香；末以爲粉，以粉身體。唐段公路《北戶錄》卷 3 “指甲花”

頓遜國人恒以香花事天神。香有多種：區撥、葉逆花、途致、各遂花、摩夷花，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於市賣之。燥乃益香。亦可爲粉，以傅身體。《御覽》卷 981 “香”

頓遜國有磨夷花，末之爲粉，大香。《御覽》卷 719 “粉”

校註：

①《法苑珠林》及《御覽》所引化名，各有脫誤，以《北戶錄》所引較為可讀，似乎譯音名和用途等名都有，均未詳是何種植物。

5. 甘蔗

安息國出甘蔗(一)。《御覽》卷974“甘蔗”

註釋：

(一)甘蔗，禾本科，學名 *Saccharum sinensis* (*S. officinarum*)，已見於九篇缺名《異物誌》25目“甘蔗”。

6. 芋

諸薄轉之東北有巨延洲^①，人民無田，種芋(一)，浮船海中。《御覽》卷787“南蠻·巨延洲”

校註：

①“諸薄轉”，謂由諸薄洲轉向東北，《御覽》鮑崇城刻本如文，中華影印本倒錯作“諸轉薄”。“巨延洲”，鮑本如文，中華本誤作“巨旃洲”(標目作“巨延洲”)。

註釋：

(一)芋，俗名“芋頭”、“芋艿”，天南星科，學名 *Colocasia esculenta*。原產東南亞，現廣佈於熱帶各地；我國南方也廣泛栽培。這裏說“浮船海中”，似是古時植於水域的“架田”或“浮田”的最早記載。並參看二十四篇缺名《廣州記》20目“雍菜”註(一)。

十四、《吳時外國傳》

《吳時外國傳》，各書所引不題作者姓名。佛馱耶舍《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輯佚》（《史學雜誌》1929年第1期）及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錄》（《北京圖書館館刊》1930年第12期）認為是康泰的書。就其所記多是海南諸國習俗和事物，跟康泰《扶南傳》該是同類的也是吳時的書，姑附於《扶南傳》之後。

1. 鷄舌香

五馬洲^①出鷄舌香（一）。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

五馬洲出鷄舌香。《御覽》卷981“鷄舌香”

校註：

①“五馬洲”《南史卷78 海南諸國·扶南國》及《御覽》卷787“南蠻三”均作“馬五洲”。

註釋：

（一）鷄舌香，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5目“鷄舌香”註（一）。

2. 白疊花

諸簿國安子^①織作白疊花布（一）。《御覽》卷820“白疊”

校註：

①“安子”，應是“女子”之誤。《御覽》卷788“杜薄國”引《唐書》：“杜薄國……女子作白疊華布。”“杜薄國”顯然就是“諸簿國”，“簿”疑“薄”之誤。

註釋：

（一）我國古代稱棉花或棉布為“白疊”，也寫作“帛疊”、“白縑”，是梵語棉花 Bhar-dvdji 的音譯。這裏“白疊花”即指棉花，但無從知道是錦葵科的樹棉（*Gossypium*

arboresum), 還是草棉 (*G. herbaceum*)。參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8目“古貝木註(一)。

3. 藿香

都昆在扶南^①, 出藿香(一)。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

都昆在扶南, 山有藿香。《御覽》卷982“藿香”

校註:

① 下目“流黃香”記載“都昆國在扶南南三千餘里”, 同出《吳時外國傳》, 這裏“扶南”下應脫“南”字;《御覽》所引“山”字也可能是“南”字之誤。

註釋:

(一) “藿香”, 有唇形科的藿香和夾藿香, 參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16目“藿香”註(一)。

4. 流黃香

流黃香(一), 出都昆國, 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原註:《南州異物誌》同也。《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

流黃香, 出都昆國, 在扶南南三千餘里。(原註:《南州異物誌》

同。《御覽》卷982“流黃”

註釋:

(一) 本目“流黃香”, 據註文“《南州異物誌》同”, 亦列入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 但究系何物, 不明, 姑附於此備考。參看該篇19目“流黃香”註(一)。

附. 火浣布

《御覽》卷786“南蠻·扶南國”引《外國傳》云:“扶南之東漲海中有大火洲。洲上有樹, 得春雨時皮正黑, 得火燃樹, 皮正白, 紡績以作手巾, 或作燈炷, 用不知盡。”《御覽》僅題作《外國傳》, 不知是《吳時外國傳》還是另一書, 姑附於此以待查考。鮑崇城刻本作“燈炷”, 是, 中華影印本誤作“燈注”。參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10目“火浣布”校註^①引《南史》文。“炷”是燈心。

十五、竺芝《扶南記》

各書引《扶南記》，僅下列二目。《太平廣記》、《本草圖經》僅題《扶南記》，不題作者姓名，《御覽》題作“竺芝《扶南記》”。竺芝，近人有說是南朝宋人，未知究竟。

1. 荔枝

此木以荔枝爲名者，以其結實時，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剝取其枝(一)，故以爲名耳。

其木高二三丈，自徑尺至於合抱，頗類桂木、冬青之屬。葉蓬蓬然，四時榮茂不凋。其木性至堅勁，工人取其根作阮咸槽及彈棋局(二)。木之大者，子至百斛。其花青白，狀若冠之蕤纓(三)；實如松花之初生者(四)，殼若羅文，初青漸紅；肉淡如肪玉(五)，味甘而多汁。

五六月盛熟時，彼方皆燕會其下以賞之。賓主極量取噉，雖多亦不傷人。小過度，則飲蜜漿一杯便解。以上均北宋蘇頌《本草圖經》(見《證類本草》卷23“荔枝”轉引)

南海郡多荔枝樹。荔枝爲名者，以其結實時，枝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剝取其枝，故以爲名。凡什具以木製者(六)，率皆荔枝。北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406“荔枝木”

註釋：

(一)“剝(斤 離)”，割斷。《說文》：“剝，剝也，割也。”字亦作“剝”，音同“剝”。加草頭作“荔”，《扶南記》意謂“剝”斷其“枝”，故名“荔枝”。

(二)阮咸，魏晉間人，“竹林七賢”之一。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下：“樂器有似琵琶

而陶者，曰‘阮咸’。”相傳爲阮咸所造，因以其姓名名其樂器。這裏“阮咸”即指此種樂器。這種撥絃樂器流傳至今，仍稱“阮咸”，簡稱“阮”，有“大阮”、“中阮”、“小阮”等之分。“槽”，指絃槽，即琵琶一類樂器上架絃的格子。

“圍棋”，古代的一種棋類遊戲，今已失傳。“局”，棋盤。

(三) 荔枝，圓錐花序，花綠白色或淺黃色。“蕤(ruí 銳陽)纓”，帽子上的穗狀飾物。

(四) “松花”，松樹的球花。

(五) “肪玉”，有光澤如脂肪的白玉。

(六) “什具”，什器，常用器具。

2. 酒樹

頓遜國，屬扶南國。……(婆羅門人)唯讀‘天神經’，以香花自洗精進(一)，不捨晝夜。……又酒樹(二)，有似安石榴。取花與汁，停甕中數日，乃成酒，美而醉人^①。《御覽》卷783“南蠻·頓遜國”

頓遜國有酒樹，如安石榴。華汁停甕中數日成酒，美而醉人。《博物誌》(三)：“酒樹出典遜國，名振酒(四)。”北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406“酒樹”

校註：

①《南史》卷78“海南諸國·扶南國”有相同記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註釋：

(一) “香花”，即十四篇康泰《扶南傳》4目所記的各種“香花”。“精進”，佛教“六度”之一。佛教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爲成佛的基本功，稱“六度”。唐釋慈恩《上生經疏》：“精，謂精純無惡雜故；進，謂昇進不懈怠故。”

(二) 棕櫚科的酒椰子(*Caryota mitis*)，小喬木，莖有吸枝，故聚生成叢，大致像灌木或小喬木的“安石榴”(即石榴)，但葉子絕對不像。割取其花序液汁可以製酒，故名“酒椰子”。產於兩廣和亞洲熱帶其他地方。這裏“酒樹”，未知是否即酒椰子？又，棕櫚科的水椰(*Nypa fruticans*)，產於東南亞等地，也可用花梗榨糖或釀酒，恐非此處所指。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18“嶺南諸酒”載：“有酒樹，曰‘鬣樹’，產於瓊州，搗皮葉浸之，和以香梗，或以石榴葉，釀置數日即成酒，曰‘鬣樹酒’。”則不用花序液汁作酒。又，清檀萃《滇海虞衡誌》卷4“樹頭酒”說：“出緬甸。樹類棕，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拳。土人

以繩納罐中，而以索懸其罐，承於實下，割實流汁，入罐成酒名‘樹頭酒’。如不用麴，但取其汁，熬為白糖。”則其樹是棕櫚科的大喬木，但用菓實釀酒。其共同點是花序、皮葉或菓實中都含有糖份。使糖份起自然發酵或人工發酵作用而釀成酒，如不使糖份酒化則直接熬成糖。

（三）《博物誌》，西晉張華撰，記載古代瑣聞雜事及異境奇物，也宣揚神異方術。南北朝時著述多有引錄，唐以後有後人攙雜內容。

（四）“榘”，《集韻》：“音朕，木名，汁可為酒。”是“酒樹”即“榘樹”，亦即《南越筆記》的“嚴樹”。

十六、《林邑國記》

“林邑國”始建於東漢末年，其地在今越南中南部。唐以後稱“占城”。《要術》引作《林邑國記》，他書引作《林邑記》，是同一書，均不題作者姓名。《隋書·經籍誌》著錄“《林邑國記》一卷”，亦無撰人姓名，亦未找到其他資料，其作者無可查考。清文廷式《補晉書藝文誌》（在《二十五史補編》中）收入其書，則認為是晉人之作，但沒有說明依據。

1. 檳榔 仁類(一)

檳榔樹，高丈餘^①，皮似青桐(二)，節如桂竹(三)。下森秀無柯(四)，頂端有葉。葉下繫數房(五)，房綴數十子。家有數百樹。《要術》卷10“檳榔”

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六)，仰望眇眇(七)，如鋪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子。家有數百樹。《廣聚》卷87“檳榔”

檳榔樹大，圍丈餘，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木不大，上末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蕉，條派開破，仰望沙沙^②，如插^③叢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繫數房，房綴數十子。家有數百樹。雲疎如墜繩也^④。《御覽》卷971“檳榔”

〔仁類〕樹葉似甘蕉。《史記卷117 司馬相如列傳·上林賦》“仁類並闕”唐司馬貞《索隱》

校註：

① “高丈餘”，檳榔樹直幹高挺，《類聚》、《御覽》引作“高十餘丈”，《要術》應有脫字。

② “沙沙”，祇能是風吹草木發出的聲音，在這裏不好講，應是“眇眇”之誤，見註(七)。

③ “插”，《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誤作“插”。

④ “異”雖有“高”義，但“高疎如墜繩”，仍有些勉強，疑有誤字。“墜繩”是說繩的一端懸掛着重物，形容檳榔樹幹的挺直不阿，則此句應在“千萬若一”下更為合適。

註釋：

(一) “仁類”，即檳榔。《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上林賦》“仁類並閭”司馬貞《索隱》：“孟康曰：‘仁類，棕也。’”《文選·上林賦》李善註：“《僊藥錄》曰：‘檳榔一名棕。’然仁類即檳榔也。”按：檳榔 (*Areca catechu*，棕櫚科) 是馬來西亞語 *Pinnang* 的對音；爪哇語叫 *Jambi*，“仁類”是 *Jambi* 的對音。參見七篇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4目“檳榔樹”注(一)。

(二) “青桐”，即梧桐科的梧桐 (*Firmiana simplex*)。

(三) 檳榔葉脫落後形成明顯的環紋，密生，多數，如“節”，俞益期《與韓康伯箋》說：“其節似竹而麤(密)”(見十九篇2目“檳榔”)，描述確切。但這裏“節如桂竹”，不好理解。按：桂竹 (*Phyllostachys bambusoides*) 節間長可達45釐米，節甚突起，而檳榔的葉痕殘留的節環雖然明顯，並不如桂竹之突起，而且很密，無論如何不是“節如桂竹”，疑有誤文。

(四) “森秀”矗立挺秀。“無柯”，沒有分枝。

(五) “葉下繁數房”，內穗花序發生於最下一葉的葉鞘束基部，“數房”，花序分枝多數。

(六) “葉派開破”，一片葉開破分裂成許多長條形的裂片。按：檳榔葉為羽狀復葉，全裂，裂片披針狀線形或線形，雖然略似甘蕉葉，但甘蕉葉不開裂，而這是羽狀全裂的，這裏描述“葉似甘蕉，葉派開破”，指出其既相似而又有不同，用簡練的文詞作比較異同的概括，相當確切細緻。

(七) “眇眇”，高遠貌。樹很高，葉在頂上，仰望有高峻之感。《新唐書卷222南蠻傳·驃》載：“國土熱，衢路植椰子、檳榔，仰不見日。”驃國，在今緬甸。我國海南島海口市等地也以椰子為行道樹。這裏從“仰望眇眇”到“似舉羽扇之掃天”，形容椰樹高聳挺拔，聽空微飛，羽葉迎風搖晃掃天的情景，十分生動貼切，文彩亦頗可觀。

2. 播移樹

播①移樹(一)，柯節髮根下垂(二)，虛中森羅(三)，望之似懸髮。《御

覽》卷 960 “播移”

校註：

① “播”（連標目），《御覽》鮑崇城刻本均如字，中華影印本均作“播”，書寫訛體。

註釋：

- (一) “播移（yí 移）樹”，未詳是何種植物。
- (二) “柯節髮根下垂”，指向地面下垂的氣根。
- (三) “虛中森羅”，氣根很多條懸垂在空中。“森羅”，喻繁多。

3. 由梧

由梧（一），堪為屋樑柱。《御覽》卷 963 “由梧竹”

註釋：

（一）“由梧”，竹名，已見九篇缺名《異物誌》等，未悉是何種竹子。

十七、魏完《南中八郡誌》

《文選》西晉左思《蜀都賦》“戟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劉逵（淵林）註引有“魏完《南中誌》”，姚振宗、章宗源二種《隋書經籍誌考證》（見《二十五史補編》）均認為《南中誌》就是《南中八郡誌》，魏完即其作者。相同內容某書引作《南中誌》者他書即引作《南中八郡誌》，是《南中誌》應是《南中八郡誌》的簡稱。魏完可能是西晉人。本篇所錄資料，也有題作《南州八郡誌》或《南徵八郡誌》者，實際仍是《南中八郡誌》。各書所引均未題作者姓名。

1. 橘

交趾特出好橘，大且甘；而不可多噉，令人下痢。《要術》卷10“橘”

2. 檳榔

檳榔，大如棗，色青，似蓮子。彼人以爲貴異，婚族好客，輒先退^①此物；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②。《要術》卷10“檳榔”

檳榔，土人以爲貴，婚族客^③必先進；若邂逅不設，用相嫌恨。《類聚》卷87“檳榔”

校註：

① “退”，《類聚》、《御覽》引作“進”。

② 《御覽》卷971“檳榔”引同《要術》（無“貴”字，“退”作“進”），不錄。又，本條《要術》引作《南州八郡誌》，《類聚》、《御覽》均引作《南中八郡誌》，說明《南州八郡誌》即是《南中八郡誌》。

③ “婚族客”，《類聚》陸采刻本作“款客”。

註釋：

(一)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卷6“食檳榔”：“自福建下四川與廣東西路，皆食檳榔者。客至不設茶，唯以檳榔爲禮。”顧昉《海槎餘錄》：“檳榔產於南海，……每親朋會合，互相爭送以爲禮。”

3. 荔支

健爲夔道縣出荔支。《類聚》卷87“荔枝”

4. 枇杷

南安縣(一)出好枇杷。《御覽》卷971“枇杷”

註釋：

(一) “南安縣”，西漢置，治所在今四川樂山縣，南朝齊以後廢。

5. 莎木

莎木(一)，皮出麪，大者百斛(二)，色黃。鳩人部落食之(三)。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14“枕椰子”轉引)

莎樹，大四五圍，長十餘丈。樹皮能出麪，大者百斛，色黃。鳩民部落而就食之。《御覽》卷960“莎木”

註釋：

(一) “莎木”，《本草綱目》等認爲就是“檳木”，那很可能就是棕櫚科的西穀椰子(*Metroxylon sagu*)，其莖幹內有白色的髓，可提取澱粉。參見九篇缺名《異物誌》9目“檳木”註(一)。下文“皮出麪”，疑應如“檳木”所記“皮中”出麪，指其“髓心”。

(二) “大者百斛”，並不符事實。

(三) “鳩人”，即“鳩僚”，古少數民族名，散居在今貴州西北及雲南文山地區等地。

6. 甘蔗

交趾有甘蔗(一)，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笨取汁，曝數時①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類聚》卷87“甘蔗”

榨甘蔗汁(二),曝成飴,謂之“石蜜”。南宋洪邁《容齋隨筆》(見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4“甘蔗”轉引)

校註:

①《全芳備祖》後集卷4“甘蔗”引《吳錄》:“笨取其汁,曝數日成飴。”這裏“數時”,應是“數日”之誤。

註釋:

- (一)甘蔗,見九篇缺名《異物誌》25目“甘蔗”註(一)。下文“石蜜”,見同上註(四)。
(二)“窠”,借作“榨”字。

7. 毒草

〔朱提〕縣有大淵池水,名千頃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①。《後漢書·郡國志五》“朱提”南朝梁劉昭注

校註:

①本條劉昭註引作《南中志》。

8. 大竹

麓泠縣有大竹(一),數圍,實中,任屋樑柱;覆用之則當瓦。《初學記》卷8“嶺南道·竹樑”^①

麓泠^②縣有竹,大數圍,實中,作屋樑柱;覆之即當瓦,可庇風雨。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70“嶺南道·峯州·土產”

校註:

①此條《初學記》引作《南徵八郡誌》,但《太平寰宇記》引作《南中八郡誌》,“南徵”應是誤題。

②“泠”原譌作“冷”。

註釋:

(一)“麓泠”音迷零,古縣名,在交趾郡〔見一篇楊孚《異物誌》1目“橘”註(二)〕。

十八、俞益期《與韓康伯箋》

這是俞益期寫給韓康伯的信。俞是東晉豫章（今江西南昌等地）人，氣性剛直，與流俗不合，遠去交州，把在交州所見熱帶植物等的特異情況寫信告知韓康伯（曾任豫章太守）。各書所引，或稱“俞益期《與韓康伯箋》”，或簡稱“俞益期《箋》”。

1. 椰

[椰]有清漿數斗^①，一懸於長木之端，終不乾，故為小異。《御覽》卷972“椰”^②

校註：

① “斗”，應是“升”字之誤。

② 本條《御覽》引作俞益期《箋》。下面“桑椹”、“衆香共是一木”及“稻”三日，各書也多引作俞益期《箋》。惟據後魏酈道元《水經·溫水注》引錄俞益期《與韓康伯書》中有檳榔、再熟稻和八熟蠶三事，則所稱“俞益期《箋》”也應是俞益期《與韓康伯箋》。不過是否同為一“箋”，就無從測度了。

2. 檳榔

檳榔，信南遊之可觀（一）；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構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穢（二）。其內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申如絕繩（三）。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弗遇長者

之目，自令人恨深。《要術》卷10“檳榔”^①

惟檳榔樹，最南遊之可觀。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不遇長者之目，令人恨深。後魏酈道元《水經註》卷36“溫水”

檳榔，信南遊之可觀；子既非常，木亦特奇，云溫交州時度之^②，大者三圍，高者九丈。其擢穗似禾，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中如縫繩。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性不奈霜^④，不得北植，必當遐樹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恨深。《御覽》卷971“檳榔”

校註：

①《要術》及下面《御覽》引題稱“俞益期《與韓康伯箋》”，《水經註》引題稱“豫章俞益期《與韓康伯書》”，《類聚》引題作“喻益期《箋》”，內容相同，說明《箋》即指《與韓康伯箋》。《水經註》稍早於《要術》，但它引錄極簡，所以列於《要術》之後。《類聚》卷87“檳榔”同《要術》，略。

②“云溫交州時度之”，這該是說在交州時曾經實際度量過樹幹的大小高矮，“云溫”，有誤。《要術》清華步瀛校本錄有“平丈”校勘《御覽》的校語說：“一本作‘予在’”，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卷51引俞《箋》作“余在”則“云”是“予”字的殘誤，而“溫”應作“在”。

註釋：

(一)“信”，確實，誠然。

(二)“其節似竹而概”，指矗挺的樹幹上密生的許多環紋。“概（伊既）”，稠密。上文“桐”，指梧桐科的梧桐（*Firmiana simplex*）。

(三)“其屈如覆虹”，彎曲它可以象垂虹那樣，不會折斷。“其中如縫繩”，伸直了象掛着重物的繩子那樣，筆直不彎曲。“縫（zhuì 墜）”，繫在繩子下，《左傳·僖公三十年》：“夜縫而出。”

(四)“奈”，通“耐”。

3. 桑

桑蠶^①，年八熟繭。《水經註》卷36“溫水”^①

日南蠶八熟，繭軟而薄。樵採少多^②。《要術》卷5“種桑柘”

校註：

①《水經註》引俞益期《與韓康伯書》，下條《要術》引省作俞益期《箋》。

②“椹採少多”，如果“少多”作“稍多”解釋，則其桑樹為桑椹較多的品種，意謂其蠶繭雖然繭質較薄質量較差，但桑樹產椹較多。這是望文生義的解釋，但俞益期為什麼要這樣寫？懷疑“椹採少多”可能仍有脫誤。

註釋：

(一)“桑”，桑科的 *Morus alba*。

4. 衆香共是一木(一)

外國老胡說：衆香共是一木，木華為鷄舌香也。

衆香共是一木，木膠為薰陸。

衆香共是一木，木節是青木。

衆香共是一木，木根為旃檀。

衆香共是一木，木葉為藿香。

衆香共是一木，木心為沉香^①。唐釋樹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

衆香共是一木。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香皮紙”唐崔龜圖註

扶南國人言：衆香共是一木，根便是旃檀，節是沉水，花是鷄舌，葉是藿香，膠是薰陸。北宋蘇頌《本草圖經》（見《證類本草》卷12“藿香”轉引）

外國胡人說：衆香共是一木，華為鷄舌香。南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3“衆香篇”^②

校註：

①《御覽》引俞益期《箋》與《法苑珠林》相同，分引於卷981“鷄舌”及982“薰陸”、“青木”、“旃檀”、“藿香”、“沉香”各目，不錄。

②《翻譯名義集》所引僅題作“《箋》”，仍是俞益期《箋》。

註釋：

(一)“衆香共是一木”是“外國老胡”的欺人之說，並非事實，蘇頌已指出其“欺罔”（見《本草綱目》卷14“藿香”引）。“鷄舌香”是桃金娘科常綠喬木丁香(*Syzygium aromaticum*)的近成熟的葉實；“薰陸香”是橄欖科小喬木乳香(*Boswellia carterii*)的樹脂；“青木香”是菊科草本植物雲木香(*Aucklandia lappa*)的粗狀木質化的根；“旃

(zhān 沾)檀”，亦作“旃檀”，是梵文旃檀那 (Chandana) 的省譯，即檀香科的檀香 (*Santalum album*)，常綠小喬木，木材極香，原產印度、澳大利亞、非洲等地，我國臺灣亦有栽培；“藿香”，這應是唇形科的廣藿香 (*Pogostemon cablin*)，多年生芳草草本或半灌木；“沉香”，即瑞香科的沉香 (*Aquilaria agallocha*)。六種芳香植物各為一種，而且有草有木，科別亦異，根本不相干。旃檀見於二十四篇竺法真《登羅浮山疏》5目，其餘五種均見於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某幾種亦分見於其他各篇。

“衆香共是一木”的說法，最早見於俞益期《箋》，不過他記明是聽“外國老胡”說的，非出自驗。後人轉引或記述，有時不經意的省去“外國老胡說”等句，就很容易變傳聞為真實。例如早期的本草書將藿香、沉香等五種香併入“五香”一條，《本草圖經》指出：“詳本經(藿香)所以與沉香等共條，蓋義出於此。”“此”，即指俞益期《箋》的“衆香共是一木”的傳聞。又，南朝梁的蕭繹《金樓子》也說這是“扶南國人言”，但《北戶錄》崔龜圖註及《御覽》卷982“沉香”引就沒有這一句，《北戶錄》本文也還稱“一木五香”，等等，都把傳聞當做真實。

5. 稻

交趾稻再熟也(一)。《要術》卷10“稻”^①

交趾稻再熟，而草深耕重，收穀薄。《御覽》卷839“稻”

校註：

① 此條及下條均引作俞益期《箋》，據《水經·溫水註》知是俞益期致韓康伯書，見註(一)。

註釋：

(一) “稻再熟”即一篇楊孚《異物誌》說的“稻，一歲夏冬再種”。後魏鄒道元《水經注》卷36“溫水”下載：“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九真太守任延，始教耕犁，俗化交土，風行象林。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火耨耕藝，法與華同。名白田，種白穀，七月大作，十月登熟；名赤田，種赤穀，十二月作，四月登熟；所謂兩熟之稻也。至於草甲萌芽，穀月代種，種陸早熟，無月不秀。耕耘功重，收獲利輕，熟速故也。米不外散，恒為豐饒。’”可知所謂“兩熟”是夏種初冬收和冬種初夏收的兩熟。所謂“耕耘功重，收獲利輕”，應該就是《御覽》所引的“草深耕重，收穀薄”。但“六百餘年”，有誤，因為俞益期與韓康伯同時，東晉時人，而任延是東漢初人，自任延至俞益期最多祇有三百多年，“六”是“三”字之誤，清楊守敬《水經註疏》校訂自任延“至鄒氏四百餘年”，對的；不過，“六百餘年”是俞益期信中的話，應計算至俞氏時祇有三百餘年。

十九、劉欣期《交州記》

劉欣期是東晉末人，其他不詳。劉欣期《交州記》，各書所引，或題“劉欣期”姓名，或不題姓名；或題作“劉歆期”或“劉歆之”；偶亦題作“劉欣”，當脫“期”字。“交州”，自吳至南朝，治所在龍編（今越南河內東），轄境除今廣東、廣西的一部份外，尚有今越南的北部、中部。

1. 枸櫞

枸櫞，如柚（一），核細。《御覽》卷 972 “枸櫞”

註釋：

（一）柚，芸香科，學名 *Citrus grandis*。

2. 椰子

椰子有漿。截花（一），以竹筒承其汁，作酒飲之，亦醉也。《要術》卷 10 “椰”^①

生南海，狀如海棕（二）。實名椰子，大如碗許大，外有粗皮，如大腹子（三）、豆蔻之類，內有漿似酒，飲之不醉（四）。《海藥》

（見《證類本草》卷 14 “椰子皮”轉引）

椰子中有漿，飲之得醉。北宋劉翰等《開寶本草》（見《證類本草》卷 14 “椰子皮”）

校註：

① 《御覽》卷 972 “椰”引《交州記》同《要術》，不錄。

註釋：

（一）“截花”，切斷花梗，取其液汁發酵成酒。

(二) 棕櫚科的海棗 (*Phoenix dactylifera*)，別名“海棕”。杜甫《杜工部詩史補遺》卷3《海棕行》：“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樹高入雲。……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誠。”

(三) 棕櫚科的檳榔 (*Areca cathecu*)，別名“大腹子”。檳榔的中央皮層厚纖維質，象椰子中葉皮的纖維層，即唐劉恂《嶺表錄異》所說：“檳榔……皮外黑色，皮內皆筋絲如椰子皮。”(《本草綱目》卷31“大腹子”引。《四庫全書》編者從《永樂大典》輯出的《嶺表錄異》本無此條)

(四) “飲之不醉”，下條《開寶本草》引是“飲之得醉”似乎矛盾，其實不矛盾。椰菓內的液汁由於含糖份較多，陳舊的椰菓，其椰汁往往容易自然發酵，因而帶有酒味；但新鮮的椰汁喝了是不會醉人的。

3. 龍眼

龍眼，樹高五六丈，似荔枝而小。《後漢書》卷4·孝和孝殤帝紀“龍眼荔枝”唐李賢註^①

校註：

① 《御覽》卷973“龍眼”引《交州記》全同本條，不錄。

4. 君遷子(一)

〔君遷子〕其實中有乳汁，甜美香好。《海藥》^①(見《證類本草》卷23“陳藏器余·君遷子”下轉引)

君遷樹，子如馬乳。《御覽》卷960“君遷”

校註：

① 《海藥》明作“劉斯《交州記》，下條《御覽》引作“劉欣期《交州記》，“劉斯”是“劉欣期”的脫訛。

註釋：

(一) “君遷子”，即柿樹科的君遷子 (*Diospyros lotus*)，又名“軟棗”、“黑棗”，亦名“牛奶柿”。落葉喬木。但非交州特有。

5. 古度樹

古度樹(一)，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二)，大如安石榴，正赤，可

。食其實中如有“蒲梨”者(三)，取之數目，不点，皆化成蟲，如蟻，有翼，穿皮飛出。(原註：著屋正黑^①)。《要術》卷 10 “古度”

校註：

① “著屋正黑”，《永樂大典》卷 14536 “古度樹”引《要術》轉引《交州記》作正文，《植物名實圖考長編》卷 16 “古度”引亦作正文。《要術》《學津討原》本、《漸西村舍》本文改爲正文。

註釋：

(一) “古度樹”，從所描述看來，顯然是桑科無花葉屬 (*Ficus*) 的植物。此屬植物的花序是隱頭花序，其花聚生於肥厚肉質化的呈囊狀的花序托裏面，所以外面祇看冠結葉而看不到花，就是這裏說的“不花而實”。《本草綱目》卷 31 將“古度子”附於“無花葉”之下是對的。

(二) “實從皮中出”，其實好象從樹皮中冒出來。無花葉屬植物的某些種，其花序托着生於老枝或無葉的枝上，又無花梗，很象從樹皮中突然冒出來，即裴淵及顧微《廣州記》所說的“枝柯皮中生子”(見各該篇“古度”目)。在那個時代，這樣說是不足爲異的。

(三) “蒲梨”，即“蒲盧”。《爾雅·釋蟲》：“菓麻，蒲盧。”郭璞註：“即細腰蟻也。”按：無花葉屬植物的花序托中有雄花、雌花和瘦花。瘦花是花組織受到瘦蜂 (*Cynip* sp.) 的侵害後，細胞加速分裂而成的一種畸形構造，其花爲瘦蜂所盤據，瘦蜂在裏面產卵，待其幼蟲羽化爲成蟲時，就“如蟻有翼，穿皮飛出”。

6. 白緣樹

白緣樹，高丈。實味甘，美於胡桃。《要術》卷 10 “白緣”^①

校註：

① 各書未見引到。《本草綱目》卷 33 “附錄諸菓”中有“白緣子”，祇引劉昫《交州記》一條作說明，是：“出交趾。樹高丈餘。實味甘美如胡桃。”

7. 鬼目 草昧子

鬼目(一)，樹似棠梨，葉似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小斜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

又有“草昧^①子”(二)，亦如之，亦可爲糝用^②(三)。其草似鬼目。

以上的《御覽》卷 974 “鬼目”^③(下註：一名糝目)

校註：

① “味”，《御覽》作“昧”，無此字，據顧微《廣州記》改作“昧”（見二十二篇同目）。

② “用”，《御覽》中華影印本誤作“周”；鮑崇城刻本作“因”，似乎屬下句可以解釋，但“爲糝”和“其草似鬼目”沒有因果關係，亦非。二十二篇顧微《廣州記》同日作“用”，顯係“用”字之誤，故改正。

③ 《御覽》所引題作“交州記”，但與二十二篇顧微《廣州記》5目“鬼目、草昧子”完全相同，二書內容出現雷同是不可能的，而《御覽》“鬼目”項下沒有引到顧微《廣州記》，很可能《交州記》是《廣州記》之誤。但爲保存原引，本篇仍予列出。

註釋：

（一）“鬼目”，這是木本鬼目，與十篇徐衷《南方草物狀》5目“鬼目樹”是同一植物，參見該目註（一）。

（二）“草昧子”，未詳何物。下文“其草似鬼目”，這個草本鬼目，所指也不明，也無從推測是白英還是羊蹄【見十篇“鬼目樹”註（一）】。

（三）“糝(sǎn)”，蜜漬菓品。

8. 桶子

桶子（一），如桃①。《要術》卷10“桶”

校註：

① 《御覽》卷972“桶子”引劉欣期《交州記》僅“如桃”二字。

註釋：

（一）“桶子”，應作“槓子”，未詳是何種植物。參見十篇徐衷《南方草物狀》6目“桶子”註（一）及七篇陳祈揚《異物誌》3目“穀子”有關校註。

9. 多感子

多感子（一），黃色，圍一寸。《要術》卷10“菓藏”

註釋：

（一）“多感子”，不見他書引錄，未詳是何種植物。未知與“多南子”爲同物音訛否？參看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11目“多南子”註（一）。

10. 蔗子

蔗子（一），如瓜大，亦似柚。《要術》卷10“菓藏”

註釋：

(一)“蕉子”，不見他處引錄，未詳是何種植物。下文“柚”是芸香科的 *Citrus grandis*。

11. 彌子

彌子(一)，圓而細，其味初苦後甘，食皆甘菓也。《要術》卷10“菓蔬”

註釋：

(一)“彌子”，《本草綱目》卷33“附錄諸菓”中有“繁彌子”，祇引《廣誌》一條說：“狀圓而細，赤，軟如棗。其味初苦後甘，可食。”如果所引沒有問題，則“彌子”就是“繁彌子”，但未詳是何種植物。

12. 蜜香(一)

〔蜜香〕樹似沉香無異。《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2“陳藏器餘·蜜香”下轉引)

註釋：

(一)“蜜香”，這就是九篇缺名《異物誌》17目的“木蜜香”，是瑞香科的白木香 (*Aquilaria sinensis*)，別名“土沉香”，參見該目註(一)

13. 豆蔻

豆蔻(一)，似杙樹(二)。《要術》卷10“豆蔻”

豆蔻，似杙樹。味辛，堪綜合檳榔嚼，治斷齒。《御覽》卷971

“豆蔻”

校註：

① 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紅梅”唐崔龜圖註說劉欣期《交州記》“豆蔻”字作“實蔻”。

註釋：

(一)“豆蔻”，這是木本豆蔻，見十篇徐衷《南方草物狀》11日“豆蔻樹”註(一)。

(二)“杙樹”，見五篇沈登《臨海異物誌》、九篇缺名《異物誌》“杙”目及註釋。

14. 都勾

都勾(一),似柑櫚。木中出屑如麪,可取爲餌食,如桃榔。《魏王花木誌》引《交州記》(見《御覽》卷 961 “都勾”轉引)

都勾樹,似柑櫚。木中出屑如麪,可食。《要術》卷 10 “都勾”

都勾樹,木中出屑如麪,可噉。《御覽》卷 961 “都勾”

註釋:

(一) “都勾”(《要術》作“都句”,“句”是“勾”的本字),李時珍認爲可能就是“櫚木”(見《本草綱目》卷 31 “移木麪”)。“櫚木”是棕櫚科的西穀椰子(*Metroxylon sagu*),參見九篇缺名《異物誌》9 目“櫚木”及註(一)。

15. 木豆

木豆(一),出徐僮間^①。子美,似烏頭^②大。葉似柳。一年種,數年採。《魏王花木誌》引《交州記》(見《御覽》卷 841 “豆”轉引)

木豆,出徐聞(二)。子美,似烏豆。枝葉類柳。一年種,數年採。《要術》卷 10 “木豆”

校註:

① “徐僮間”,未詳,疑有誤字。

② “烏頭”,《要術》引作“烏豆”,應是“烏豆”之誤。

註釋:

(一) “木豆”,是豆科的木豆(*Cajanus cajan*)。直立小灌木,產於兩廣、雲南等地。葉似柳葉,可作飼料。莢葉及種子供食用,種子又可榨油、磨豆腐或作豆蓉。根供藥用。

(二) “徐聞”,縣名,漢置,即今廣東海康縣,古屬交州。

16. 杉樹

合浦東一百里,有一杉樹(一),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善相者云:“此休徵(二),當出王者。”故遣二人^①伐樹,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株上^②食,過足相容(三)。《類聚》卷 89 “杉”

合浦東二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善相者云：“此休徵，當出王者。”故遣千人伐樹，役夫多死。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過足相容。《御覽》卷 957 “杉”

校註：

- ① “二人”，《御覽》引作“千人”。
- ② “株上”，據《御覽》引，應作“斷株上”給合理。

註釋：

(一) “杉樹”，即杉科的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但所記是不切實際的無稽之說。

(二) “休徵”，吉祥的徵兆。《晉書·元帝紀》：“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三) “過足”，足足超過；“過足相容”，容納三百人，足足有餘。但這樣大的杉木是《神異經》式的。

17. 檣

檣(一)，赤色，堪作船，作床。《御覽》卷 960 “檣”

註釋：

(一) “檣(，óu 尤)”，亦稱“章檣”，是樟科樟樹 (*Cinnamomum camphora*) 一類的植物。

18. 扶留

扶留有三種：一名“獲扶留”，其根香美；一名“南扶留”，葉青，味辛；一名“扶留藤”(一)，味亦辛。《要術》卷 10 “扶留”^①

校註：

- ① 《御覽》卷 975 “扶留”引《交州記》與《要術》完全相同，不錄。

註釋：

(一) “扶留藤”是胡椒科的荳蔻 (*Piper betle*)，亦名“蒟醬”。見六篇薛瑄《荆揚巴南異物誌》4 目“檳榔樹”註(三)等。

唐蘇敬等《新修本草》：“交州、愛州人云：‘蒟醬……苗為浮留藤。’”“浮留藤”即“扶

留藤”。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 15 “蕒”稱：“蕒以東安(今湖南鄰近廣西的東安縣)富霖所產爲上，其根香，其葉尖而柔，味甘，多汁，名曰‘獲扶留’。他產者，色青味辣，名‘南扶留’，殊不及。然番禺(今廣州)大塘、康樂、鷺岡、鳳岡頭諸村，及新興(今雲南玉溪縣)陽春所產亦美。”據李調元所記，其所以有“獲扶留”、“南扶留”的不同，是地理條件的關係，並非另外一種。

19. 含水藤

含水藤(一)，破之得水。行者資以止渴。《要術》卷 10 “藤”^①

含水藤中水，……山行無水處，斷之得水，可飲，清美。……生嶺南。葉似狗蹄^②。……劉欣期《交州記》亦載之也。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 12 “陳藏器餘·含水藤中水”)

〔含水藤〕生嶺南及諸海山谷。狀若葛，葉似枸杞。多在路行人乏水處，便吃此藤，故以爲名。《海藥》(見同上“陳藏器餘·含水藤中水”下轉引)

校註：

① 《御覽》卷 995 “藤”引劉欣期《交州記》全同《要術》，不錄。

② “狗蹄”《海藥》引作“枸杞”，疑同物異名。枸杞，茄科，學名 *Lycium chinense* “誌錄”未載。

註釋：

(一) “含水藤”，二十二篇顧微《廣州記》記載有“水藤”(見該篇 14 目“續斷”)；《本草拾遺》記載有“大瓠藤”：“藤如瓠，斷之出水。生安南。《大康地記》曰：‘朱崖、儋耳(均在今海南島)無水處，種用此藤，取汁用之。’”李時珍認爲“水藤”或“大瓠藤”就是《交州記》的“含水藤”(《本草綱目》卷 18 “含水藤”)。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 14 記載有兩種藤：“有涼口藤，狀若葛，葉如枸杞。去地丈餘，絕之更生。中含清水，渴者斷取，飲之甚美。沐髮令長。一名‘斷續藤’。常飛越數樹以相繞。”這“涼口藤”顯然就是顧微《廣州記》的“續斷”，也就是這裏的“含水藤”。但未詳是何種植物。《南越筆記》的另一種是：“買蔴藤，其莖多水。渴者斷而飲之，滿腹已，餘水尚淋漓半日。可解蛇毒，乾之亦然。性柔，易治以制履，堅韌如藤，故名，言買蔴得蔴也。”“買蔴藤”是買蔴藤科的買蔴藤 (*Gnetum montanum*)，裸子植物，常綠木質藤本，產於雲南南部和廣西、廣東的南部。莖皮纖維可織蔴袋、魚網等。

20 藿香

藿香，似蘇^①。《類聚》卷 81 “藿香”

藿香，似蘇合^(一)。《御覽》卷 982 “藿香”

校註：

① “蘇”下應脫“合”字。

註釋：

(一) “蘇合”，指金縷梅科的蘇合香 (*Liquidambar orientalis*)。落葉喬木，與草本植物藿香不類，李時珍指出：“劉欣期《交州記》言藿香似蘇合香者，謂其氣相似，非謂形狀也。”(《本草綱目》卷 14 “藿香”)

二十、沈懷遠《南越誌》

沈懷遠，南朝宋、齊間人，因罪被宋孝武帝（公元454--464年）謫徙廣州。465年北歸，任武康（在浙江）令。各書引錄，有時僅題《南越誌》，不題沈懷遠姓名。

1. 合成樹

博羅縣有合成樹（一），十圍，去地二丈，分爲三衢（二）：東向一衢，木威（三），葉似棟，子如橄欖而硬，削去皮，南人以爲糝；南向一衢，橄欖；西向一衢，“三丈”^①——三丈樹，嶺北之猴□也。《要術》卷10“橄欖”

博羅縣有合成樹。樹去地二丈，爲三衢：東向一衢爲木威，南向一衢爲橄欖，西向一衢爲“玉文”。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橄欖子”

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爲三衢：東向一衢，木葉似棟^②，子如橄欖而硬，削去皮，南人以爲糝；南向一衢，橄欖；西向一衢，橄欖^③。《御覽》卷972“橄欖”

校註：

① “三丈”，《北戶錄》引《南越誌》作“玉文”，未知孰是？無論三丈或玉文，均不見他書記載，未詳何種植物。下文“猴□”，第二字原書空白一格。

② “棟”，《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譌作“棟”。上文“木”下應脫“威”字，此句應作“木威，葉似棟”。

③ “橄欖”，西枝與南枝相同，當然可能，但《要術》、《北戶錄》是三者合成的樹，仍疑是誤文。

註釋：

(一) “博羅縣”，即今廣東博羅縣。二十四篇竺法真《登羅浮山疏》的羅浮山，即在該縣西北。

(二) “喬”，樹枝向外伸展開來。《山海經·中山經》：“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核五衡。”

(三) 橄欖科的烏欖 (*Canarium pimela*)，別名“木威”、“木威子”，與橄欖同屬。參看二十二篇顧微《廣州記》1目“木威”註(一)。下文“棟”，指棟樹科的棟樹 (*Melia azedarach*)，烏欖的羽狀復葉同棟樹葉相似。

2. 荔枝

荔枝洲有焦核、黃蠟者爲優(一)。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無核荔枝”

江南洲，週迴九十里。中有荔枝洲，上有荔枝，冬夏不凋。

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57“嶺南道·廣州南海縣·江南洲”

註釋：

(一) “荔枝洲”，成片栽培荔枝的珠江沖積洲，據《太平寰宇記》，在“南海縣”(今廣東南海縣)。荔枝是無患子科的 *Litchi chinensis*，荔枝洲上有“焦核、黃蠟”的好品種。《北戶錄》引《南越誌》下接着說：“故《廣州記》曰：‘荔枝……核如鴉舌香。’”即指“焦核”的優良品種，就是二十四篇竺法真《登羅浮山疏》所說：“荔枝……其細核者謂之‘焦核’，荔枝之最珍也。”同樣，《廣誌》也列“焦核”爲最上品種。自後唐劉恂《嶺表錄異》、北宋蘇頌《本草圖經》及宋珣《荔枝譜》引《浪齋便錄》等都有記述。《北戶錄》又載：“又有蠟荔枝，作青黃色，亦絕美。”這“蠟荔枝”就是這裏的“黃蠟”，因其果皮青黃色，故名。

3. 楊梅

熙安縣多楊梅(一)。《類聚》卷87“楊梅”

安章縣白蜀里多楊梅。求之白蜀，去“章”遠矣(二)。唐段

公路《北戶錄》卷3“白楊梅”

熙安縣白蜀里多楊梅。張公以爲名“章”則多楊梅，此偶以所聞而命書，後好事改地就之耳(三)。求之白蜀，去之遠矣。

《御覽》卷972“楊梅”

註釋：

(一) 楊梅是楊梅科的 *Myrica rubra*，常綠喬木，分佈於長江以南各省區。“熙安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番禺縣。下條《北戶錄》引作“安章縣”，與“去‘章’遠矣”矛盾，應是“熙安縣”之誤。

(二) “求之白蜀，去‘章’遠矣”，這是對西晉張華《博物誌》的話說的。原來《博物誌》中有“地有‘章’名，則多(或作‘生’)楊梅”的說法，而有“章”字的地名不少，如南方有著名的江西“豫章”，北方有古章武、章丘等縣，豈能都產楊梅？何況楊梅產於江南，北方“章”地不。沈懷遠因而指出其說之不實，舉出廣東熙安縣白蜀里產得很多，白蜀里離開“章”地就很遠了。下條“張公”，即指張華。

(三) “改地就之”意謂拿什麼“章”的地名套合它。就是說，張華原來祇是偶有所聞而下筆(“命書”)，後來好事者却舉“章”名套合其說，於是就把傳聞說死了。這是沈懷遠對前人記述不直指其非，而作了委婉含蓄的推解。

4. 三廉

三廉(一)，出熙安郡雲母山。見《南越誌》。《御覽》卷 974 “三廉”^①

校註：

① 本條《御覽》以小字註形式列在“三廉”標目下。

註釋：

(一) “三廉”，即酢漿草科的陽桃 (*Averrhoa carambola*)，亦名五斂子。參見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1目“楊桃”及七篇陳祈暢《異物誌》1目“三廉”註(一)。

5. 沙棠

寧鄉(一)，菓多沙棠(二)。《御覽》卷 972 “沙棠”

註釋：

(一) “寧鄉”，縣名，南朝齊置，在今廣東羅定縣境。

(二) “沙棠”(各書記述，“木狀如棠，黃華赤實，味如李而無核”，幾乎一致。二十四篇竺法真《登羅浮山疏》也有記載。據《本草綱目》卷 30 “海紅”引北宋沈立《海棠記》(原作《海棠譜》，誤題)說：“棠有甘棠、沙棠、棠梨，則該是薔薇科蘋果屬 (*Malus*) 的植物。榆科的 *Cellis julianae*，也叫“沙棠子”，非此所指。

6. 石榆子

初寧縣裏有石榆子(一),一名“山棗”,又時呼爲“韶子”也。北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410“韶子”

註釋:

(一)“石榆子”,又名“韶子”,韶子是無患子科的 *Nephelium chryseum*, 或其變種 *var. topengii*。“初寧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高鶴縣境。

7. 探(一)

[探]菓名,似柰而酸(二)。《御覽》卷974“探”^①

校註:

① 本條《御覽》以小字註形式放在“探”的標目下。“探”,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誤作“探”。

註釋:

(一)“探(chán 膽)”,已見於六篇薛瑩《荆揚巴南異物誌》8目,未詳是何種植物。

(二)“柰”,一般認爲是蘋果。

8. 青桐

青桐(一),華頗似木綿,而輝薰過之。《初學記》卷28“桐”^①

校註:

① 《御覽》卷956“桐”引沈懷遠《南越誌》同《初學記》(“薰”作“重”),不誤。

註釋:

(一)“青桐”,指梧桐科的梧桐 (*Firmiana simplex*), 歷來沒有分歧。但這裏說“華頗似木綿”,則有分異。按:梧桐花小無花瓣,絕不類“木綿”花(無論是指錦葵科的樹棉還是草棉,抑或是木棉科的攀枝花)。要說相似,玄參科的泡桐 (*Paulownia fortunei*), 亦名“白桐”,其花倒與棉花略似,則此處所記似是泡桐。下文“輝薰”或“桐重”,未得確解,如果前者指泡桐花具有香氣,後者指其聚傘圓錐花序着花繁多,都有些牽強,存疑。

9. 漆樹

綏寧白水山多漆樹(一),高十餘丈。刻漆常上樹端(二)。鷓鴣

日出之始，便刻之(三)，則有所得；過此時，陰氣淪，陽氣昇，則無所獲也。凡刻漆，別有氏族以爲業，膺前緣木處，胼胝④如人脚也。

《御覽》卷 766 “漆”

校註：

① “胼胝(zhī zhī)”，俗稱“老繭”，是手掌或腳底皮膚因長期勞動摩擦而增生的保護性角質層。這裏是說專業割漆人因長期上樹，胸前（“膺前”）皮膚因長期摩擦而增厚，有如腳上“胼胝”。“胝”，《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誤作“肱”。但這種割漆作業恐得自傳聞，不一定是事實，參見註(二)。

註釋：

(一) 漆樹，漆樹科，學名 *Rhus verniciflua*。原產我國，今分佈於甘肅南部至山東一帶以南各地。“綏寧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增城焉。

(二) “割漆常上樹端”，值得懷疑。按：割漆固然是生產生漆的目的，同時也是合理採集漆樹的重要環節。割漆不當會割斷樹體內運送養份的通路，影響漆樹生長，甚至死亡。我國採割漆液，現在通常是採用斜口型割漆法和V字型割漆法，都在樹幹基部離地面 20 釐米處切割，切口要細要淺，口距不宜過密，以使易於愈合。爲了保證其正常生長和產漆，還有三個禁忌：一忌樹幹上部直徑不到 10 釐米處，不能割；二忌極枝下不能割；三忌幼樹不能割。這裏爬上“樹端”去割，而且還要前胸貼樹，以致長出“老繭”，如果確有其事，也太原始了。

(三) “鳥鳴日出之始，便刻之”，現在，在割漆季節內，每天黎明時開割，到上午 10 時前結束。

10. 檉 松 杞 梓

綏南縣多連山檉、松、杞、梓(一)。《類聚》卷 89 “檉”①

綏安縣北有連山，昔越王建德伐木爲船，其大千石②……

《初學記》卷 8 “嶺南道”

校註：

① 雍正《廣東通志》卷 52 “物產”引《南越志》也是：“綏南縣有連山檉、松、杞、梓。”“連山”，謂一山連一山的混合林帶，不是地名，“多連山”或“有連山”不是“連山多”或“連山有”倒置。

② 此句疑與上條爲同一條，“有連山”下應有樹名被刪去，而縣名不同，“綏安”可能也是“綏南”之誤。

註釋：

(一) “檉(chēng 稱)”，指檉柳，又名“觀音柳”、“西河柳”，檉柳科，學名 *Tamarix chinensis*。落葉灌木或小喬木。“松”，一般指松科松屬的馬尾松 (*Pinus massoniana*)，這裏該包括廣東松 (*P. kwangtungensis*) 或海南松 (*P. fenzeliana*) 等種。常綠喬木。“杞”，《爾雅·釋木》：“杞，枸櫞。”郭璞注：“今枸杞也。”《說文》亦稱：“杞，枸杞也。”枸杞，茄科，學名 *Lycium chinense*。落葉小灌木。“梓”，即梓樹，紫葳科，學名 *Catalpa ovata*，落葉喬木。這裏記載的是從高大喬木、中小喬木到灌木的一個植物羣落，即：松→梓→檉→杞。

“綏南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肇慶市。下條“綏安縣”，晉置，在今福建漳浦縣，但二縣同有“連山”諸樹，不無可疑，也許“綏安縣”是“綏南縣”之誤。“千石”，指船的運載量。

11. 沉香木 蜜香樹

益元縣^①利山，上多香林^(一)。《初學記》卷8“嶺南道”

《南越誌》謂之“香木”，出日南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香皮”

利山，在新會縣東一百七里。《南越誌》云：“此山多沉香木^(二)。”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63“嶺南道·新州新興縣·利山”^②

交州有蜜香樹。欲取，先斷其根。經年後，外皮朽爛，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為沉香；與水而平，為鷄骨；最粗者為棧香。

《御覽》卷982“棧香”^③

校註：

① “益元縣”，無此縣，應是“益允縣”之誤，見校記②。

② 雍正《廣東通誌》卷52“物產”引《南越誌》首句作“益允縣利山”。按：益允縣，東晉置，在今廣東新會縣。《太平寰宇記》說“利山在新會縣東一百七里”，與“益允縣”符合。但標目作“新興縣利山”，疑“新會縣”之誤。

③ 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引《南越誌》同《御覽》（祇“與水面平”作“浮水面平者”。見《證類本草》卷12“沉香”），不錄。

註釋：

(一) “香林”，指沉香林。下條“香木”，亦指沉香。

(二)“沉香木”與下條“蜜香樹”是同一植物，即瑞香科的沉香 *Aquilaria agallocha*。參看二篇楊孚《交州異物誌》“蜜香”、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木香”等及註解。“交州”的地域，除今廣東、廣西的一部份外，兼轄今越南北部和中部。

12. 綸木

威寧縣有穿州(一)，其上多綸木(二)，似穀皮^①，可以爲繅。《初學記》卷8“嶺南道”

校註：

①“穀皮”，這是說利用其樹皮纖維，因其樹皮象穀樹皮。“穀”，原作“穀”，訛，故改正。穀樹即桑樹科的 *Broussonetia papyrifera*，亦名構樹、楮樹。

註釋：

(一)“威寧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高州境。

(二)“綸木”，未詳是何種植物。

13. 古終藤

桂州豐水縣有古終藤(一)，俚人以爲布。《御覽》卷820“布”^①

校註：

①《本草綱目》卷36“木綿”說：“沈懷遠《南越誌》所謂‘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核如珠珀(按萬震《南州異物誌》作“珣”)，治出其核，紡如絲綿，染爲斑布’者，皆指似草之木綿也。”又說：“又《南越誌》言：‘南詔諸蠻不養蠶，惟收娑羅木子中白絮，絀爲絲，織爲幅，名羅籠段。’”《本草綱目》所引，均不見他書引錄，前條很象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8目“古貝木”內容的節簡；後條則出自《南夷誌》，“夷”錯成“越”，不知是李時珍誤記還是後人搞錯？“南詔”，始建於唐代，沈懷遠時根本沒有。《御覽》卷961“娑婆羅”引《南夷志》曰：“南詔多收娑羅樹子，破其殼，中白如柳絮，絀爲絲，織爲方幅，裁之爲羅段。”正與《本草綱目》所引相合。近人寫《植棉史話》，未察“南詔”時代，也遽襲《本草綱目》之誤當作《南越誌》的資料。

乾隆《廣西通志》卷89“物產”引《南越誌》曰：“桂林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如珠(按“如”上脫“核”字)，治出其核，紡如絲綿，染爲斑布。豐水縣古終藤，俚人以爲布。”這又明顯是《本草綱目》和《御覽》引文的拼合。

註釋：

(一)“古終藤”，是阿拉伯語棉花 *kutum* 的音譯，“藤”字是多餘的。古又譯成“梧

桐木”或省譯爲“櫨”木，均 kutum 一詞的異譯。或作“古綠”或“古綠”，則是“終”字的形似之誤。這個“古終”是指錦葵科的樹棉(*Gossypium arboresum*)。參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8目“古貝木”註(一)。李時珍所說“似草之木綿”是對木棉科高大喬木的木棉(*Gossampinus malabarica*)說的，不能理解爲草棉(*Gossypium herbaceum*)。

“桂州”，南朝梁天監六年(公元507年)於廣西蒼梧、鬱林之境置。按：沈懷遠於公元454—464年間被謫徙廣州，假定他被徙是在460年左右，年齡是二十幾歲，那他活到七十多歲可以及見梁代新置州縣。但“豐水縣”存在問題，因爲豐水縣始置於唐，雖在廣西，時代抵梧。另有豐城縣，南朝宋置，在今廣西梧州地區，則與“桂州”的轄境符合，則應是“豐城”之誤。

14. 疎麻

疎麻(一)，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騷人所謂“折疎麻兮瑤華”(二)。《御覽》卷961“疎麻”

註釋：

(一)“疎麻”，未悉是何種植物。“疎”，《御覽》均作“疎”，沿訛字。

(二)“折疎麻兮瑤華”，是《楚辭·九歌·大司命》中之句。南宋洪興祖《楚辭補註》：“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洪註“麻花”未必就是“疎麻”之花。

15. 蘆頭木

南海江岸間有蘆頭木(一)，葉如甘蔗，織以爲帆。以其疎暢懷風，故帆不以布。《御覽》卷961“蘆頭”

註釋：

(一)“蘆頭木”(小《御覽》鮑崇城刻本作“蘆頭木”)，未詳是何種植物。據所描述看來，大概其葉長而柔韌，可以編織爲帆。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也有“蘆頭木”，說“葉如隴形”，無可理解。“南海”這裏是郡名，秦置，治所在今廣州市。“江岸”，指珠江岸。

16. 皋蘆

龍川縣出皋蘆(一)，葉似茗(二)，味苦澀，土人爲飲。南海謂之“過羅”，或曰“物羅”，皆夷語也。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12“陳

藏器餘·皋蘆”)

龍川縣有皋蘆，葉似茗，土人謂之“過羅”。《本草拾遺》(見《類本草》卷14“陳藏器餘·瓜蘆”)

龍川縣有皋蘆草，葉似茗，味苦澀，土人以爲飲。今南海謂爲“過羅”，或曰“拘羅”。《御覽》卷998“皋蘆”

茗苦澀，亦謂之“過羅”。《御覽》卷867“茗”^①

校註：

① 雍正《廣東通誌》卷52“物產”引《南越誌》祇是：“茗苦澀，謂之‘過羅’。”這顯然是採錄了《御覽》的這一條。但同爲《南越誌》，這條說“茗”的苦澀者也名爲“過羅”，跟上面三條“葉似茗”有矛盾，該是這條的上文節簡不當或有遺漏。

註釋：

(一) “皋蘆”，《本草拾遺》稱：“出南海諸山。葉似茗而大，南人取當作茗，極重之。”《海藥》亦稱：“彼人用代茶，故人重之，如蜀地茶也。”《本草綱目》卷32“皋蘆”也註：“皋蘆葉狀如茗，而大如手掌。按碎泡飲，最苦而色濁，風味比茶不及遠矣。今廣人用之，名曰‘苦荳’。”《宋史卷406·崔興之傳》：“朱崖(在今海南島)地產苦荳，民或取葉以代茗。”都說明“皋蘆”不是現在的茶(*Camellia sinensis*，山茶科)。但裴淵《廣州記》說是“茗”的別名，未知究竟，見註(二)。“龍川縣”，秦置，在今廣東龍川縣。

(二) “茗”，就是茶。《北堂書鈔》引裴淵《廣州記》說皋蘆是“茗之別名”(見第二十一篇裴淵《廣州記》13目“皋蘆”)，這和《御覽》卷867引《南越誌》的簡載原句一致(見校記①)，將二者等同。但據各書所記，仍是可疑。因此，“皋蘆”究爲何種植物，不明。

17. 慎火

廣州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一)，或謂“戒火”。多種屋上，以防火也。但南中無霜雪，故成樹。《類聚》卷81“慎火”

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初學記》卷25“火”(嚴可均、陸心源校宋本)

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南無霜雪，故成樹也。《御覽》卷869“火下”

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或謂“戒火”^①。

多種屋上以防火。《御覽》卷 960 “慎火”

廣州有大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或多種屋上^②，以防火也。但南方無霜雪，其花不凋^③，故生而成樹耳。《御覽》

卷 998 “戒火”

校註：

① 《御覽》鮑崇城刻本作“戒火”，中華影印本訛作“戒火”。

② “或多種屋上”，“或”下有脫文，應作“或謂‘戒火’。多種屋上”，因標目題稱“戒火”，文內不應缺此名。

③ “其花不凋”，花沒有不凋的，有的記載說“其火不凋”，“火”指慎火植株，應是。

註釋：

(一)《神農本草經》：“景天，一名戒火，一名慎火。”北宋蘇頌《本草圖經》：“景天……人家多種於中庭，或以盆盎植於屋上，云以辟火，謂之‘慎火草’。春生苗葉似馬齒〔莧〕而大，作層而上，莖極脆弱。夏中開紅紫碎花，秋後枯死。亦有宿根者。”景天是景天科植物，有 *Sedum erythrostictum* 及紫花景天 (*S. mingjinianum*) 等種，均草本植物。南朝梁陶弘景《名醫別錄》說：“廣州城外有一樹，云大三四圍，呼為‘慎火樹’。”唐段公路《北戶錄》卷 2 “斑皮竹筍”也說：“若決明、慎火，在中原為蘇、華、葵、薺之屬，若生嶺嶺南山間，無非高樹。”但到北宋劉翰等《開寶本草》則指出：“皇朝收復嶺表，得廣州醫官，問其事，曾無慎火成樹者，蓋陶之誤爾。”北宋寇宗奭《本草衍義》也指出：“陶隱居（按即陶弘景）……既曰‘云’，即非親見也，蓋是傳聞，……乃陶之輕聽也。”這裏《南越誌》所謂“成樹”，也應是得之傳聞。

今本《南方草木狀》卷上記載有廣州茄子宿根成大樹，要用梯子上去採摘，其實是抄襲唐劉恂《嶺表錄異》而來。茄科的茄 (*Solanum melongena*)，即使有的是半灌木，即使有宿根，也決不會長成一株大樹，象喬木桑那樣要用梯子爬上去採。這裏《南越誌》所記，也是此類。“山北”，指嶺南之北。下文“多種屋木”，是在屋上盆栽。

18. 山藟

熙穆縣裏多山藟(一)。本草云：“南山之陰曰‘署預’，消熱下氣，補五臟。”北宋李昉等《太平廣記》卷 414 “山藟”

註釋：

(一) “山藟”，引本草“曰署預”，則沈懷遠認為山藟就是薯蕷科的薯蕷 (*Dioscorea opposita*)。但也另有山藟 (*D. fordii*)，分佈於兩廣、福建。“熙穆縣”，南朝宋置，在今

廣東高鶴縣。“南山”，這裏指秦嶺終南山。

19. 蕉布

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一)。雖精粗之殊，皆同出而異名。《後漢書·王符傳·浮侈篇》“葛子昇越，箒中女布”唐李善注

註釋：

(一) 通常所說“蕉布”是指芭蕉類的葉鞘纖維所織的布；“竹子布”是指竹子纖維織成的布；“葛”是指葛 (*Pueraria lobata*, 豆科) 的莖皮纖維織成的布。竹纖維織布戴凱之《竹譜》已有記載，它說：“單竹，大者如腓，虛細長爽。嶺南夷人取其筍未及竹者，灰煮，績以爲布，其精者如縠焉。”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5“葛布”載：“竹布產仁化(今廣東仁化縣)。其竹名曰丹竹，丹亦曰‘單’，竹節長，可緝絲，織之名‘丹竹布’。”單竹是禾本科竹亞科的 *Lingnania cerosissima*。王符《浮侈篇》所說的“葛子、昇越”都是葛類的細布，輕薄如紗縠，爲女工精品，織好後卷成筒形，藏入筒(箒)中，所以說“箒中女布”。那時富貴人家的奴僕婢妾都穿這種精貴細布，所以王符著論抨擊之。

但這裏沈懷遠所指，這三種布都是蕉類纖維織成的不同名稱。甘蔗纖維織成的布，有稱爲“蕉葛”者，見於郭鄧義恭《廣誌》(《要術》卷10“芭蕉”引)。竹纖維織成的布，亦得稱爲“布葛”，見九龍缺名《異物誌》34目“黃管”，大概因此之故，回過來又稱蕉布爲“竹子布”，或又稱“葛”。三者同爲蕉布，祇有精粗之異。

20. 苓陵香

苓陵香^(一)，土人謂爲燕草。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49“華香篇”^①

校註：

① 《御覽》卷982“零陵”及南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3“衆香篇”引《南越誌》均同《法苑珠林》(“苓”作“零”)，不錄。

註釋：

(一) “苓陵香”即“零陵香”，是報春花科的靈香草 (*Lymachia foeniculifera* *grae-cum*)，亦名黃香草、排草 (*L. sikokiana* 亦名排草，是同名異種)。多年生草本，全草含類似香豆素芳香油，可提煉香精，古時用以合香；乾品放箱中可防蟲蛀衣物。產於兩廣、雲南、湖南等地。唇形科的羅勒 (*Ocimum basilicum*)，也有“零陵香”的別名，非此所指。

本草書有謂出湖南零陵，故名“零陵香”，實是誤記。北宋沈括《夢溪筆談》卷 26 “藥議”說：零陵香“唐人謂之‘鈴鈴香’，亦謂之‘鈴子香’，謂花倒懸枝間如小鈴也。……此本鄙語，文士以湖南零陵郡，遂附會名之。後人又收入本草，殊不知本草正經自有蕪草條。……本草附會其名，言出零陵郡，亦非也。”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誌》“誌香”：“零陵今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縣），實無此香。”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 25 “芳草”：“余至湖南，遍訪無知有‘零陵香’者。”說明零陵香唐時俗名“鈴鈴香”，文人以“鈴鈴”附會“零陵”乃有“零陵香”之名，北宋初劉翰等修治《開寶本草》始以其名入藥，謂“生零陵山谷”，於是香與地名就結成不解之緣。但實際並不是那麼一回事，范成大、吳其濬都已指說明白。但到現在還有人認為它的原產地是零陵的。當然，零陵郡並非不產，不過自有其本地的香名，沒有跟着文人、本草書的附會叫“零陵香”罷了。

21. 卷施

寧鄉縣草多卷施（一），拔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類聚》卷 81 “卷施”

寧鄉縣草多卷施。江淮間謂之“宿莽”。《御覽》卷 998 “卷施”

註釋：

（一）“卷施”未知是何種植物。有解釋是“卷耳”者。卷耳即菊科的蒼耳（*Xanthium sibiricum*）。這是就“菴”字作解釋的，“菴”是卷耳，但“卷施”不等於菴草。《爾雅·釋草》：“菴耳，苓耳。”即蒼耳，又載：“卷施草，拔心不死。”很明顯，蒼耳不等於卷施。

22. 海藻

海藻（一），一名“海苔”，生研石上。《文選·郭璞江賦》“綠苔”李善注

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羅”，生研石上。《初學記》卷 27 “苔”

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羅”。《御覽》卷 1000 “苔”

註釋：

（一）“海藻”、“海苔”、“海羅”均屬低等植物的藻類植物，在現代植物學分類上各屬不同種類。“海藻”（指褐藻門馬尾藻科的馬尾藻（*Sargassum enerve*）、海蒿子（*S. pallidum*）、羊棲菜（*S. fusiforme*）等。“海苔”，指綠藻門石莖科的苔菜（*Enteromorpha linza*）等。“海羅”即海蘆（*Gloiopeltis*），屬紅藻門海蘿科。均附生於海邊岩石上。“研”同“礪”，《說文》：“石滑也。”這裏即指岩石。“苔”，同“苔”。

23. 石莼

石莼(一),似紫菜(二),色青^①。《要術》卷6“養魚”附“莼”

校註:

①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及《御覽》卷980“莼”引《南越誌》同《要術》，不錄。《本草拾遺》引見《證類本草》卷29“莼”及卷7“陳藏器餘：石莼”轉引。

註釋:

(一)“石莼”，綠藻門石莼科，學名 *Ulva lactuca*。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已有記載。

(二)紫菜，紅藻門紅毛菜科，種類多，主要有甘紫菜 (*Porphyra tenera*)、條斑紫菜 (*P. yezoensis*) 等。

24. 猴葵

猴葵(一),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要術》卷10“菜茹”^①

校註:

① 《御覽》卷980“鹿角”引《南越誌》同《要術》，不錄。

註釋:

(一)“猴葵”，又名“鹿角”，該是褐藻門鹿角菜科的鹿角菜 (*Pelvetia siliquosa*)，生於中潮帶岩石上。藻體分枝如叉，呈紫褐色，其大者為復叉狀，全形略似鹿角，故名。明何喬遠《閩書》“赤菜”引《海物異名記》：“海生而紫莖，其大者為‘鹿角菜’，一名‘猴葵’。”李時珍說：“鹿角菜……分丫如鹿角狀，紫黃色。……味極滑美。”“鹿角以形名，猴葵因其性滑也。”(見《本草綱目》卷28“鹿角菜”)

25. 茯苓

攸業縣北有寅山(一)，青松紫幹，四衢皆竦(二)，其下多茯苓焉(三)。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60“嶺南道·惠州歸善縣·寅山”

註釋:

(一)“攸業縣”，《太平寰宇記》所載，每有唐以前地誌佚文，標目作“歸善縣寅山”，“攸業縣”應是歸善以前的舊名。歸善縣，隋置，在今廣東惠陽縣。

(二)“竦”，高聳。

(三)“茯苓”，指擔子菌綱多孔菌科植物茯苓 (*Poria cocos*) 的菌核(籽)體(不常見)。菌核或不規則塊狀，球形、扁形、長圓形或橢圓形，大小不一，小者如拳，大者重

可達 10—15 公斤。質堅硬。外皮黑褐色，呈瘤狀皺縮；內部白色或粉紅色。多寄生於松科松屬植物馬尾松 (*Pinus massoniana*) 或赤松 (*P. densiflora*) 等的根上，深入地下 20—30 釐米。我國華東、中南、西南等地山區均有野生，某此地區也有人工栽培。可供食用；入藥為益脾、安神、利水的常用藥。

26. 龍鍾竹

羅浮山生竹(一)，皆七八寸圍，節長一二丈^①，謂之“龍鍾竹”(二)。《要術》卷 10 “竹”

羅浮山生竹，皆七八圍^②，節長一二尺，謂之“鍾龍”。《御覽》

卷 962 “竹上”

校註：

- ① “丈”，《御覽》引作“尺”，《要術》誤。
- ② “七八圍”，據《要術》引，應脫“寸”字。

註釋：

(一) “羅浮山”，在廣東博羅縣西北，長達 100 餘公里。相傳羅山之西有浮山，由蓬萊浮海而至，故合稱“羅浮山”。今為旅遊勝地。

(二) “龍鍾竹”，亦作“鐘龍”、“種龍”。見戴凱之《竹譜》及《廣誌》。《御覽》卷 963 “種龍竹”引《廣誌》稱：“種龍竹，任作笛。”則是小竹，但未悉是何種竹子。

27. 沙蔴竹

沙蔴竹(一)，人削以為弓。弓似弩，淮南所謂“溪子弩”也。或曰“蔴蔴竹”，或曰“粗蔴竹”。《御覽》卷 963 “沙蔴竹”

註釋：

(一) “沙蔴竹”，即戴凱之《竹譜》的“蔴蔴竹”。《竹譜》說：“蔴蔴竹，長數丈，大者尺餘圍，概(“概”之誤)節多枝，叢生四枝，葉大如履，竹中可愛者也。此五嶺左右徧有之。”但未詳是何種竹子。

28. 簞竹

博羅縣東蒼州足簞竹(一)。銘曰：“簞竹既大，薄且空中。節長

一丈，其直如松。”《初學記》卷 28 “竹”

註釋：

(一) “簾(diàn 電)竹”，未詳是何種竹子。

29. 棘竹

宋昌縣有棘竹(一)，長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輒六七丈也。爲竹叢薄(二)。葉下有鈎刺，或在條末，如芒針也。《初學記》卷 28 “竹”^①

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里人取以爲弓。《初學記》卷 22 “弓”

校註：

① 《御覽》卷 963 “棘竹”引沈懷遠《南越誌》同《初學記》此條(惟“在”訛作“有”，無末一“也”字)，不錄。

註釋：

(一) “棘竹”，竹亞科的筍竹(*Bambusa stenostachya*)或車筒竹(*B. sinospinosa*) 極似之。參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18目“棘竹”註(三)。“宋昌縣”，南朝宋置，在今越南境。

(二) “薄”，迫近、茂密。《說文》：“薄，林薄也。”段玉裁註：“按林木相迫不可入曰薄。”叢薄，即叢生密集之意。對棘竹來說，就是戴凱之《竹譜》說的“或卒崩振出，大如十石物，縱橫相承如捺車”。反映其地下莖爲合軸型，其莖桿叢生，不是單軸型的散生竹。

30. 桃枝

桃枝(一)，南人以爲笙(二)。唐段公路《北戶錄》卷 3 “紅藤竽”唐崔龜圖註

註釋：

(一) “桃枝”，竹名。《尚書·顧命》：“敷重篋箴。”孔安國註：“篋，桃枝竹。”戴凱之《竹譜》說：“桃枝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爲箴，《顧命》篇所謂‘篋箴’者也。”亦可爲杖，稱“桃竹杖”。但未詳是何種竹子。

(二) “笙”，這裏指竹簾，不是樂器之笙。西漢揚雄《方言》卷 5：“簾，宋魏之間謂之笙。”由於竹簾用桃枝竹篋編成，故亦名其簾爲“桃笙”。《文選·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簾。”劉逵《滄林》註：“桃笙、桃枝簾也。吳人謂簾爲笙。”北宋蘇軾《東坡志林》卷 1 提到唐柳宗元有“桃笙、葵扇安可當”的詩句，說：“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簾》，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桃笙”，也兼名其竹，節高而皮軟，可以編簾，見清陳鼎《竹譜》。

31. 洲上故筍

東海中筍洲，洲上故筍無極(一)，連船取之不盡。世中好失筍，言天下筍悉歸於此，乃驚耳之說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越王竹”

註釋：

(一)《北戶錄》是在記述“沙筍”和“越王餘算”下引錄沈懷遠這一條的，意謂所謂“洲上故筍”應是“沙筍”的“驚耳之說”。《北戶錄》本文說：“沙筍，產於海島間，狀如莖菜，春吐黃花，其心若骨，可爲筍。凡採欲者，須輕步拔之；不爾，聞人行聲，則竄入沙中，了不可取。”所記和“越王餘算”一樣，可能二者同物異名。但究爲何物，不明，姑附於篇末，以俟博識。參看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28目“越王算”註(一)。

二十一、裴淵《廣州記》

裴淵，可能是南朝宋時人，其他無可查考。各書所引有三種《廣州記》，即裴淵《廣州記》、顧徽《廣州記》和不題作者姓名的《廣州記》。本篇所錄均系題稱裴淵《廣州記》者。其有某書引錄不題姓名而他書引錄題稱裴淵《廣州記》者，亦歸入本篇；有的題稱“裴氏《廣州記》”，實即裴淵，歸入本篇；均在校記中校明。

1. 橘 壺橘

羅浮山有橘(一)，夏熟，實大如李；剥皮噉則酢，合食極甘。

又有“壺橘”(二)，形色都是甘，但皮厚氣臭(三)，味亦不劣。以上

均《要術》卷10“橘”

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又云：羅浮有“壺橘”十種。

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山橘子”

荔枝、壺橘，南之二珍。《北戶錄》卷3“山橘子”唐崔龜圖註^①

荔枝、壺橘，南珍之上；菱、蓮、棹，皆為其次(四)。《御覽》卷

971“棹”^②

羅浮山有橘，夏熟，實大如李。《御覽》卷966“橘”

校註：

① 崔龜圖註引在《北戶錄》正文“裴淵《廣州記》”云云(即上條)之下，題稱“《廣州記》”又云“，此不題姓名的《廣州記》，承正文所引而言，明顯指裴淵《廣州記》，故列於此。

② 《御覽》引作《廣州記》，據崔龜圖引，列為裴《記》。

註釋：

(一)“橘”，這裏是芸香科金柑屬(*Fortunella*)的某些種。雍正《廣東通志》卷52“物產”引裴淵《廣州記》此條作“盧橘”。按：清吳其濬《植物名實圖考》卷31“金橘”：“冬

時色黃，經春復青，或即以爲盧橘。”《本草綱目》卷30“金橘”：“此橘生時青盧色，黃熟則如金，故有金橘、盧橘之名。盧，黑色也。或云，盧，酒器之名，其形肖之故也。”是“盧橘”就是“金橘”，《本草綱目》並認爲也就是《北戶錄》的“山橘子”，都是金柑屬的某些種。

(二)“壺橘”，即“壺橘”，二十三篇佚名《廣州記》1曰“盧橘”說：“盧橘……土人呼爲‘壺橘’。”大概正如《本草綱目》所說：“其形肖之故也。”下文“甘”，通“柑”。

(三)古人所謂“臭”，除葱蒜類葷氣外，又指一種濃鬱的辛香氣。金橘葉皮肉質而厚，有許多腺點，味甘而辛香。

(四)“柿”是柿樹科的油柿 (*Diospyros kaki* var. *sylvestris*)。

2. 柚

廣州別有柚^(一)，號曰“雷柚”^(二)，實如升大。《要術》卷10“柚”

別有柚，號爲“雷柚”，實如升大。《御覽》卷973“柚”

註釋：

(一)“柚”，即芸香科的柚 (*Citrus grandis*)，又名“文旦”、“抛”。

(二)“雷”，通“鑪”，是壺、瓶的意思；“雷柚”，即唐蘇敬等《新修本草》所謂“壺柑”，也因其形似得名。《本草綱目》卷30“柚”：“《廣雅》謂之‘鑪柚’。鑪亦壺也。”(按：今本《廣雅》無此語)清徐壽其《品芳錄》也說：“《廣雅》謂之‘鑪’。”可能依據《本草綱目》而來。清吳任臣《字匯補》：“鑪柚，大橘也。見《臨海誌》。”(按：沈登《臨海誌》或《臨海異物誌》未見柚條)

3. 枸櫞

枸櫞^(一)，樹似橘，實如柚大而倍長，味奇酢。皮以蜜煮爲糝。《要術》卷10“枸櫞”

枸櫞，樹似橘，如^①柚大而倍長，味奇酢。皮以蜜煮爲糝^(二)。《御覽》卷972“枸櫞”

枸櫞，似橘，如柚大而倍長，味奇酢。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3“枸櫞”^②

校註：

①“如”上應脫“實”字。

②《全芳備祖》僅引《廣州記》，未題裴淵姓名，但《要術》、《御覽》引作裴淵《廣州

記》，內容相同，故列於此。

註釋：

(一) “枸櫞”，即芸香科的枸櫞 (*Citrus medica*)。參看九篇佚名《異物誌》2目“枸櫞”註(一)。

(二) 《御覽》中華影印本作“株”(有殘筆，尚可辨認)，同“糝”(鮑崇城刻本作此字)，即蜜漬菓食。參看本篇8目“古度”校記②。

4. 橄欖

橄欖，澀酒(一)。《御覽》卷972“橄欖”

註釋：

(一) “澀酒”，其義未詳。北宋劉翰等《開寶本草》：“橄欖……主消酒。”未知是“消酒”之誤否？或謂“味澀消酒”？

5. 楊梅

廬山頂有湖(一)，楊梅、山桃繞其際。海人時登採拾，正得於上飽(二)，不得持下。《類聚》卷87“楊梅”①

廬山頂上有湖，廣數頃。有楊梅、山桃，止得於上飽噉，不得將去。《初學記》卷28“梅”②

東莞有廬山，其側有楊梅、山桃。祇得於山中飽食，不得取下；如下，則輒迷路。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57“嶺南道·廣州東莞縣·廬山”③

廬山頂有湖，楊梅繞其際。人登者，止得於山飽食，不得持下。《御覽》卷972“楊梅”

校註：

① 《類聚》引作“裴氏《廣州記》”，而相同內容《太平寰宇記》及《御覽》引作裴淵《廣州記》，“裴氏”自即裴淵。

② 《初學記》引僅題《廣州記》，不題裴淵姓名，但內容同裴《記》，故列於此目。

③ 《御覽》卷49“地部十四·廬山”引裴淵《廣州記》同《太平寰宇記》此條（“東莞”作“東官”），不錄。“關”是“淵”字之誤。

註釋：

(一)“慮山”，據下引資料，有“慮山”、“廬山”之異。《太平寰宇記》是地理總集，綜察前代山經地誌而成，這裏引作“東莞有慮山”，應屬可靠。“東莞”，今廣東莞縣，近海邊（《御覽》引作“東官”，在今珠江口寶安縣），與“海人”符合。據此，它不是今江西廬山，或四川廬山（二山在內陸，不得言“海人”）。

(二)“正”，止，僅僅，六朝文獻中常這樣用。如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文學》：“正當得兩，入三便亂。”又《自新》：“乃自吳尋二陸，平原（按指陸機）不在，正見清河（按指陸雲）。”《要術·笨軸並酒》篇：“正作鎮耳，不爲再歸。”“正”均“止”義。這裏“正得於上飽”，還保存着裴淵那時的用詞原貌，作“止”或“祇”是後人覺得生僻而改的。

6. 山桃

廬山有山桃^(一)，大如檳榔形，色黑而味甘酢。人時登採拾，祇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迷不得返。《要術》卷10“桃”^①

廬山頂上有山桃。（原註：山桃，大如檳榔，形亦似之，色黑而味甘酢^②。）

人時登採拾，祇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下，輒迷不能返。《御覽》卷967“桃”

校註：

①《要術》引作《廣州記》，《御覽》引作裴淵《廣州記》，實際與上且“楊梅”同出裴《記》，故《要術》條併入本目。

②《御覽》鮑崇城刻本作“酢”，中華影印本誤作“酌”。

註釋：

(一)現代植物學分類上以薔薇科的 *Prunus davidiana* 爲山桃，亦名“野桃”、“花桃”。

7. 槃多樹

槃多樹^(一)，不花而結實。實從皮中出。自根着子至杪，如橘大。食之。過熟，內許生蜜^①。一樹者，皆有數十^②。《要術》卷10“槃多”

校註：

①宋·宋祁《益部方物略記》記述無花菓屬的天仙菓(*Ficus beecheyana*)說：“有子孫枝，不腐而實。薄言採之，味擘蜂蜜。”但這裏的“生蜜”，也可能是“生蟲”之誤。“內

許”，裏面。

② “數十”，應指蟲，疑“數千”之誤。

註釋：

(一) “繁多樹”，據所記顯然是桑科無花葉屬 (*Ficus*, 榕屬) 的植物。參看十九篇劉欣期《交州記》5目“古度樹”各註。

8. 古度

古度，葉如栗，無華。枝柯皮中生子，子似櫨^①而酢，煮以爲粽^②。數日不煮，化作飛蟻。《御覽》卷960“古度”

校註：

① “櫨”是櫨木，即漆樹科的黃櫨 (*Cotinus coggryia*)，葉實極小，且不能吃，字誤；清汪灝等《廣羣芳譜》引作“櫨”，應是“櫨”的形近之誤。櫨即“櫨”字是薔薇科的山櫨 (*Crataegus pinnatifida*) 等植物。

② “粽”是“糝”的沿誤字。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4《金光明經》有“糝”字，音“蘇感反”，同“糝”，俗沿譌作“粽”。《說文》有“糝”字，古文作“糝”。段玉裁註：“按《廣韻》、《集韻》……皆有‘糝’字，云：‘蜜漬瓜食也。桑感切。’糝糝有零星之義，故今之小菜，古謂之糝，別製其字作‘糝’。……俗多改‘粽’字。胡三省註《通鑑》曰：‘角黍也。’蓋誤認爲送韻之‘粽’字。”說明“糝”是“糝”的異寫字，後來錯成“粽”，就變成端午“粽”了。

9. 韶

韶^(一)，似栗^①。赤色，子大如栗^②，散有棘刺。破其外皮，內白如脂肪，着核不離，味甜酢。核似荔枝。《要術》卷10“韶”^③

韶，葉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有棘刺。破其皮，內白如^④猪脂肪，着核不離，味甜酢。核如荔枝。《御覽》卷960“韶”

校註：

① “似栗”上據《御覽》引及他書記載應脫“葉”字。

② “赤色，子大如栗”，應作“子赤色，大如栗”。

③ 《要術》引作《廣州記》，據《御覽》引作裴淵《廣州記》列於本目。

④ 《御覽》鮑崇城刻本有“如”字，中華影印本脫。

註釋：

(一)“韶”即韶子，是無患子科的 *Nephelium chryseum*，或其變種 var. *topengii*。我國產於雲南、廣西或海南島等地。葉實橢圓形，紅色或橙黃色，密被鈎狀軟刺，假種皮味酸甜，與種子密着(或較易分離)。

10. 五子樹

五子樹(一)，實如梨，裏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霍亂、金瘡。

《要術》卷10“五子”

註釋：

(一)“五子樹”，葉實也許是一種梨果，但未知是何種植物。《本草綱目》卷31“五子實”也祇說：“今潮州有之。”是根據《潮州誌》來的。

11. 縠

蠻夷取縠①皮(一)，熟撻為褐——裹髻布②，鋪以擬禮。《御覽》卷960“縠”

蠻夷取縠樹皮，熟撻之為褐。《御覽》卷693“褐”

校註：

①“縠”，原作“縠”，沿譌字，但其標目作“縠”，故改復為正寫，參看七篇陳沂暢《異物誌》3目“縠子”校記①。

②“褐”，《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作“褐”，恐誤。“褐裹髻布”，恐怕不是這種布的古名，據下條“以為褐”句，這裏暫且讀成“為褐——裹髻布；鋪以擬禮”，意思是“製成褐布，作為包頭布；鋪開來又可以當圍裙”。

註釋：

(一)“縠皮”，利用桑科縠樹 (*Broussonetia papyrifera*) 的樹皮纖維，織以為“縠布”。

12. 木綿 圓當竹 古綠藤

蠻夷不蠶，採木綿為絮(一)；皮圓當竹(二)，剥古綠藤(三)，績以為布。《類聚》卷85“布”①

蠻夷不蠶，採木綿為絮；皮圓當竹，剥古綠藤，績以為布。

《御覽》卷 820 “布”

蠻夷不蠶，採木綿爲絮。《御覽》卷 819 “絮”

校註：

①《類聚》及《御覽》“布”均引作裴氏《廣州記》，但“絮”引作裴淵《廣州記》，說明“裴氏”即是裴淵。

註釋：

(一)“木棉”，這裏可能是木棉科的吉貝 (*Ceiba pentandra*)，也可能是木棉科的木棉 (*Gossampinus malabarica*)。吉貝，落葉大喬木，莖莖內棉毛可供紡織和作枕芯等填充料。古亦稱錦葵科的樹棉爲“古貝”或“吉貝”，每易混淆。木棉，亦名“攀枝花”，落葉大喬木。我國產於兩廣、福建、雲南等地。莖莖內壁具絹狀纖維，但纖維很短，不能紡紗，祇能用作枕芯或墊褥等的填充材料。

(二)“皮”，魏張揖《廣雅·釋言》：“皮，剝也。”“圓當竹”即篔簹竹。這裏指利用篔簹竹的桿皮纖維織布。其事已見於九篇佚名《異物誌》34日“篔簹”。

(三)“古綠藤”及下條“古綠藤”，均“古終藤”之誤，參見二十四篇沈懷遠《南越記》13日註(一)。

13. 皋蘆(皋蘆)

西平縣出皋蘆^(一)，茗之別名，南人以爲飲。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 144 “酒食部·茶·西平皋蘆”^①

新平縣出皋蘆。皋蘆，茗之別名也，葉大而澀。唐陳藏器《本草拾遺》^②(見《證類本草》卷 12 “陳藏器餘·皋蘆”)

〔皋蘆〕出新平縣。狀若茶樹，闊大。《海藥》(引《證類本草》卷 12 “陳藏器餘·皋蘆”下轉引)

西平縣出皋蘆，茗之別名^③，葉大而澀，南人以爲飲。《御覽》卷 867 “茗”

校註：

①《北堂書鈔》清孔廣陶刻本引作裴淵《南海記》，據孔校，明陳禹謨及俞安期刻本引作《廣州記》，應是裴淵《廣州記》。孔本作“皋”，陳本、俞本作“皋”。

②《本草拾遺》、《海藥》及《御覽》均引作不題姓名的《廣州記》，但相同內容《北堂書鈔》引作裴淵《南海記》(實爲《廣州記》)，故均列於裴《記》本目。

⑨“別名”，原誤作“利若”，據《北堂書鈔》等改正。

註釋：

(一)“皋盧”，即“皋蘆”，裴淵說是“茗之別名”，那就是茶(*Camellia sinensis*，山茶科)。但其他記載無此說法，未知究竟。參看二十篇沈懷遠《南越誌》16目“皋蘆”及各註。“西平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惠陽縣。本草引作“新平縣”，在今湖南常寧縣，疑是“西平縣”之誤。

14. 鬼目 益知

鬼目，益知(一)，直爾不可噉；可爲漿也。《要術》卷10“鬼目”^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4“鬼目”引裴淵《廣州記》同《要術》(“知”作“智”)，不錄。

註釋：

(一)“鬼目”，參看十篇徐衷《南方草物狀》5目“鬼目樹”註(一)，但不知道裏是木本還是草本。

15. 膏藤

土人伐船爲業。隨樹所在，就以成槽(一)。皆去水難遠，動有數里。山生草，名爲“膏藤”，津汁軟滑，無物能比。以此導地，牽之如流，亦五六丈舡(二)，數人便運。《類聚》卷82“藤”^①

力陳嶺，民人居之，伐船爲業。隨樹所居，就以成槽。皆去水艱遠，動有數里。山生一草，名曰“膏藤”，津汁軟滑，無物能比。導地牽之如流，五六丈船，數人便運。《御覽》卷995“藤”^②

校註：

①《類聚》引作裴氏《廣州記》，而《御覽》引作裴淵《廣州記》，可知“裴氏”即裴淵。又，“去水難遠”，《御覽》引作“去水艱遠”，較順。

②《御覽》引文有脫誤，“動有數里”，原脫“里”字；據《類聚》引補；“所居”，應作“所在”；“導地”上應有“以此”二字，才有着落。

註釋：

(一)“槽”，這裏指船，大概是“剝木爲舟”。

(二)“舡(xiāng 鄉)”，船。

16. 金釵瓜

瓜，冬熟，號爲“金釵瓜”（一）。《要術》卷2“種瓜”^①

有瓜冬熟，號爲“金釵”^②，味乃甜美。《御覽》卷978“瓜”

校註：

① 《要術》引作《廣州記》，據《御覽》引作裴淵《廣州記》歸入本篇。

② “金釵”，《御覽》中華影印本譌作“金釵”，鮑崇城刻本作“號曰‘金釵’”，不誤。

註釋：

（一）“金釵瓜”，應屬於甜瓜（*Cucumis melo*，葫蘆科）的品系。《要術》卷2“種瓜”引晉陸機《瓜賦》有金釵、蜜筍等甜瓜品種。又引晉郭義恭《廣誌》說：“蜀地溫良，瓜至冬熟。”

17. 菖蒲

菖蒲（一），生磐石上。水從上過，味甘冷，異於常流。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157“嶺南道·廣州南海縣·菖蒲澗”

註釋

（一）“菖蒲”，這裏應是天南星科的石菖蒲（*Acorus gramineus*）。生長在南海縣（今廣東南海縣）菖蒲澗。下文“味甘冷”，指菖蒲澗的水質。

18. 石蘇竹

石蘇之竹（一），勁而利，削以爲刀，切象皮如切芋。《要術》卷10“竹”^①

石蘇之竹，勁而利，削爲刀，割象皮如切芋。唐劉恂《嶺表錄異》

（見《御覽》卷963“蘆竹”引《嶺表錄異》下註文轉引^②）

石林竹，勁利，削爲刀，切截象皮如截芋也。唐段公路《北戶錄》

卷2“斑皮竹筍”

石蘇竹，勁利，削爲刀，切象皮如截芋。《御覽》卷963“石蘇竹”

校註：

① 《要術》及《御覽》引《嶺表錄異》均題作《廣州記》，但《北戶錄》及《御覽》“石蘇竹”均引作裴淵《廣州記》，故歸入裴《記》。“切芋”是“切芋”之誤。

② 此條見於《御覽》引《嶺表錄異》下的註文，應是劉恂所引。但今本《嶺表錄異》（《叢書集成》排印《聚珍版叢書》本，據《永樂大典》輯出）卷中作：“石林之竹，動而利，削為刀，割象皮如切。”無《廣州記》的題稱，以劉恂本文的形式出現，而“蘇”作“林”，“切”下少“草”字。

註釋：

（一）“石蘇竹”，《北戶錄》引及今本《嶺表錄異》作“石林竹”，未詳是何種竹子。

19. 桃枝竹

廣州有桃枝竹（一）。《類聚》卷 89 “竹”^①

有桃竹。《御覽》卷 963 “桃枝竹”

校註：

① 《類聚》及《御覽》均引作裴氏《廣州記》，雍正《廣東通志》卷 52 “物產”引作裴翹《廣州記》，“裴氏”即是裴翹。“桃竹”，應脫“枝”字。

註釋：

（一）“桃枝竹”，見上篇沈懷遠《南越誌》30 目“桃枝”及各註。

二十二、顧微《廣州記》

顧微，當是南朝宋時人，其他無可查考。本篇所錄均系題稱顧微《廣州記》者。其有某書所引僅題《廣州記》而他書題作顧微《廣州記》者，亦歸入本篇。姓名或作“顧微”、“顧微”，應是“顧微”形近之誤，均在校記中校明。

1. 木威

木威(一)，樹高大。子如橄欖而堅，削去皮，以爲粽^①。《要術》卷10“木威”

木威，高大。子如橄欖而堅，削去皮，以爲粽。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橄欖子”唐崔龜圖註

木威，高丈餘。子如橄欖而堅，削去皮，以爲粽。《御覽》卷974“木威”^②

校註：

① “粽”是“株”字的沿誤，《北戶錄》又誤作“棕”。參看上篇裴翹《廣州記》8目“古度”校記^②。

《要術》引作《廣州記》，據《北戶錄》及《御覽》引作顧微《廣州記》歸入顧《記》。

② 《御覽》鮑崇城刻本引作顧微《廣州記》，中華影印本誤作顧微《廣州記》。

註釋：

(一) “木威”是橄欖科的烏欖 (*Canarium pimela*)，與橄欖同屬，是我國華南特有的木本油料樹種。常綠喬木，高達10米以上，應是“樹高大”，不是《御覽》引的“高丈餘”。清吳震方《嶺南雜記》卷下：“烏欖，一名木威子。……土人取其肉醃烏菹，名曰‘欖豉’，色如玫瑰，味頗薦。又可榨油，調食點燈。其仁則爲佳葉以致遠，然不善收藏，轉油不可食。”葉實不堪生食，醃製後可食。“欖豉”，今俗名“欖角”，可作佐膳小菜。加糖醃製則爲“糖欖角”。欖仁(種子)之味極甘美。葉肉、葉仁含油量很高，都可榨油。

2. 餘甘等

餘甘、甘蕉、木威、黃皮(一)，其味殊苦(二)。《御覽》卷 974 “木威”^①

校註：

① 《御覽》鮑崇城刻本引顧微《廣州記》，中華影印本誤題作顧徽《廣州記》。

註釋：

(一) “餘甘”，指大戟科的餘甘子 (*Phyllanthus emblica*)；但橄欖科的橄欖 (*Canarium album*)，也有“餘甘子”的別名。菓實均有澀味。參看六篇薛瑄《荆揚已南異物誌》3目“餘甘”等註解。“甘蕉”，這裏應指芭蕉科芭蕉屬 (*Musa*) 的某種，菓實不堪食用，甚至有惡味。“木威”，見上目，菓實不堪生食。“黃皮”是芸香科的黃皮 (*Clausena lansium*)，即五篇沈瑩《臨海異物誌》12目的“王壇子”，顧微所見可能是酸味較重不太好吃的。

(二) “苦”，粗劣，念(gǔ 古)；對口味說，包括酸澀苦辛等異味。荼，古名“苦茶” (“茶”，古“荼”字，唐陸羽《茶經》開始少一橫作“茶”)。古所謂“苦酒”，指酸酒，又指更酸的醋。《山海經·中山經》有“苦辛”草，“其味酸甘”。所以這裏的“苦”對“甘美”而言，泛指劣味，非指胆苦味。

3. 山檳榔

山檳榔(一)，形小而大於蒟子(二)。蒟子，土人亦呼為“檳榔”。

《類聚》卷 87 “檳榔”^①

山檳榔，形小而更細(三)。蒟子^②，土人呼為“檳榔孫”

唐陳藏器《本草拾遺》^③(見《證類本草》卷 13 “檳榔”轉引)

山檳榔，大於蒟子。蒟子，土人亦呼為“檳榔”。《御覽》卷 974

“蒟”

校註：

① 《類聚》及《御覽》中華影印本誤作顧微《廣州記》，但《御覽》鮑崇城刻本作顧微《廣州記》不誤。

山檳榔小於檳榔而大於蒟子，這二條的“檳榔”、疑脫“孫”字，應作“檳榔孫”；否則，第二“蒟子”應是衍文，即“土人亦呼為‘檳榔’”者是指“山檳榔”。參見校記^②及下篇缺名《廣州記》3目“檳榔”及註(一)。

② “形小而更細。蒟子”，這樣讀比較好。如果在“細”下補“於”字，讀成“形小而更，細[於]蒟子”，則與山檳榔“大於蒟子”矛盾，而且南朝梁陶弘景《名醫別錄》也載：“蒟子

俗人呼爲‘檳榔孫’。”

③《本草拾遺》引作顧微《廣州記》，“微”是“薇”字之訛。

註釋：

(一) 山檳榔，棕櫚科，學名 *P. nanga baviensis*。葉小於檳榔，大於“葍子”。

(二) “葍子”，據《本草圖經》記載：“檳榔，……此有三四種，有小而味甘者名‘山檳榔’，有大而味澀，核亦大者名‘猪檳榔’，最小者名‘葍子’。”所稱“葍子”，可能是棕櫚科的假檳榔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葉卵狀球形，長 1.2—1.4 釐米。山檳榔，見註(一)，葉近紡錘形，長 2—2.5 釐米。檳榔，見於六篇薛暉《荆揚巴南異物志》等，葉長橢圓形，長 3.5—4 釐米。現代植物學分類上三種同科不同屬，葉從小到大是假檳榔→山檳榔→檳榔。

但文獻記載有異說：二十四篇竺法真《登羅浮山疏》說山檳榔就是藥子，李時珍因據以直指“山檳榔即藥子”(《本草綱目》卷 31 “檳榔”)。

(三) “與”，同“欸”。

4. 古度樹

古度樹，葉如栗而大於枇杷，無花，枝柯皮中生子。子似杏而味酢。取煮以爲粽^①。取之數日，不煮，化爲飛蟻。

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一)，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灸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以上均《要術》卷 10 “古度”

校註：

① “粽”，實際是“糝”的譌字，正是應作“糝”，指蜜澁葉實，參看上篇 8 目“古度”校記^②。

註釋：

(一) “孤古度樹”，獨棵的古度樹。“其號曰‘古度’”，當指祠廟名，脫祠廟字。二十五篇《羅浮山記》2 目：“多相思樹，號‘相思亭’。”文例相類。

5. 鬼目 草昧子

鬼目，樹似棠梨，葉如楮，皮白，樹高。大如木瓜，而小斜傾，不周正，味酢。九月熟。

又有“草昧子”，亦如之，亦可爲糝用。其草似鬼目。以上均《要術》

卷 10 “鬼目” ①

校註：

① 以上二段《御覽》卷 974 “鬼目”引作《交州記》，文句與此處《要術》引作顧微《廣州記》者完全相同，疑《交州記》是《廣州記》之誤。參見十九篇劉欣期《交州記》同目校記③。

6. 沉香

新興縣悉是沉香(一)，如同心草。土人斫之，經年朽爛盡，心則爲沉香。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 49 “華香篇” ①

校註：

① 《法苑珠林》引作顧微《廣州記》，“微”是“微”字之誤。

註釋：

(一) “沉香”，這當是瑞香科的白木香 (*Aquilaria sinensis*)，產於我國。參看九篇缺名《異物誌》17 目“木蜜香”註(一)。“同心草”，未詳。“新興縣”，東晉置，在今廣東新興縣。

7. 貝多

貝多(一)，似枇杷①，而有光澤耀日。枝柯去地四五丈，作懸根生地，便大如本株形。一樹亦可有數十根如本形。花白，子不中食。種於精舍樹前。《御覽》卷 960 “貝多”

校註：

①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卷 18 “木篇”說：顧微(原誤作“微”)《廣州記》稱“貝多葉似枇杷”是錯的。

註釋：

(一) “貝多”，枝上垂生氣根，應是桑科無花葉屬的菩提樹 (*Ficus religiosa*)，又名“思惟樹”，常綠喬木，不是棕櫚科的也叫“貝多”的貝葉棕(見下段)。“菩提”，佛教名詞，梵文的音譯，意思是“覺”、“道”。《酉陽雜俎》卷 18 “木篇”載：菩提樹“莖幹黃白，枝葉青翠，經冬不凋。……《西域記》謂之‘卑鉢羅’。以佛於其下成道，即以‘道’爲稱，故號‘菩提婆力叉’，漢翻爲‘道樹’。”按：菩提樹葉三角狀卵形，段成式指出顧微說“葉似枇杷”是錯誤的。十一月開花(隱頭花序)，外面看不見，顧微所謂“花白”，大概指其隱花序而言，或者亦如“葉似枇杷”之誤記。

“貝多”，梵文的音譯，亦譯“貝多羅”。南宋釋法雲《翻譯名義集》卷 3 “林木篇”：“多

羅，舊名貝多，此翻‘岸’，形如此方棕櫚，直而且高，極高長八九十尺。花如黃米子。”《酉陽雜俎》同篇又載：“貝多是梵語，漢翻爲‘葉’，‘貝多婆力叉’者，漢言‘葉樹’也。”“貝多婆”也是音譯，“力叉”，漢語是樹。這個“貝多”，則是棕櫚科的貝葉棕 (*Corypha umbroculifera*)，古印度人用其葉寫佛經，稱爲“貝葉經”。但貝葉棕形如棕櫚，莖幹直聳，無氣根，所以不是顧微所記的“貝多”，顧《記》是菩提樹。但二者同名，《翻譯名義集》“貝多”漢語譯“岸”(不限於“葉”的一義)；菩提樹，《西域記》也說梵語叫“卑鉢羅”，則也是音譯，是菩提樹亦得名“貝多”，非必限於貝葉棕(《酉陽雜俎》說貝多樹有三種)。

8. 勾芒木

阿林縣有勾芒木(一)。俚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爲布，軟滑甚好。《御覽》卷 820 “布”

註釋：

(一)“勾芒木”，可能是梧桐科的木本植物。梧桐科有很多種類的樹的樹皮纖維可製繩索或織蔴袋等。火繩樹屬的白木蔴 (*Eriolaena kwangsinensis*)，又名“大芒木”，樹皮含纖維 54%，可製繩索及蔴袋等，未知是“勾芒木”否？“阿林縣”，漢置，在今廣西桂平縣。

9. 金荆

撫納縣出金荆(一)。《類聚》卷 87 “荆”。《御覽》卷 959 “荆”引顧微《廣州記》同《類聚》，不錄。

註釋：

(一)植物有“荆”名者不少。“金荆”，《御覽》卷 959 “荆”引杜寶《大業拾遺錄》載：“〔大業〕五年南方置北景、林邑、海陰三郡。北景在林邑南大海中，與海陰接壤。……地暑熱，多大林木，高者數百尋。有金荆生於高山峻阜，大者十圍，盤屈窟蹙，文如美錦，色艷於真金。”但未詳是何種植物。“撫納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高要縣。

10. 蔞木

平輿縣有花樹(一)，似堇，又似桑。四時常有花，可食，甜滑，無子。此蔞木也(二)。《要術》卷 10 “木堇”

註釋：

(一)“平輿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高鶴縣。

(二)“舜木”，即錦葵科的木槿(*Hibiscus syriacus*)，文獻解釋一致。花瓣有紅、紫、白等色，朝開午萎，故又名“舜華”、“朝華”。北宋陸佃《埤雅》卷17“木槿”：“朝生夕隕，一名‘舜’，蓋‘瞬’之義取此。”《本草綱目》卷36“木槿”：“曰‘槿’曰‘舜’，猶僅榮一瞬之義也。”莢卵圓形，但顧微說“無子”，未詳。

11. 緇

緇(一)，葉、子併似椒(二)；味如羅勒(三)。嶺北呼爲“木羅勒”^①。

《要術》卷10“緇”

校註：

①《御覽》卷961“娑羅”引書二條，第一條引作《魏王花木誌》，其文曰“娑羅樹，緇，葉、子似椒，味如羅勒。嶺北人呼爲‘大娑羅’。”第二條引的是盛弘之《荊州記》關於“娑羅”的記述。疑《御覽》誤合二條於“娑羅”一目而脫“緇”目，“木羅勒”又錯成“大娑羅”。

註釋：

- (一)“緇”，疑是芸香科花椒屬(*Zanthoxylum*)的植物。
- (二)“椒”，指花椒(*Zanthoxylum bungeanum*)。
- (三)羅勒，唇形科，芳香草本，學名 *Ocimum basilium*。

12. 扶留藤

扶留藤(一)，緣樹生。其花實，即“蒟”也可以爲醬。《要術》卷10“扶留”^①

校註：

①《御覽》卷975“扶留”引此條作《廣誌》，文句全同(祇少“以”字)，也許是《御覽》搞錯，否則顧微《廣州記》因襲《廣誌》。

註釋：

(一)“扶留藤”，是胡椒科的薑葉(*Piper betle*)，亦名“蒟醬”，參看六箇薛瑄《荆錫已南異物誌》4目“檳榔樹”註(三)等。

13. 蔞藤

蔞，如柃櫚，葉疎；外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一)；小者如筆管竹。破其外青皮，得白心，即蔞藤。《要術》卷10“蔞”

蕨藤，如枳椇，葉疎破；皮青，多棘刺。高五六丈者，如五六寸竹；小者如筆管竹。《類聚》卷 82 “藤”^①

科藤^②……《御覽》卷 995 “藤”

校註：

① 《類聚》引作“蕨藤”，“蕨”，字書未收，參看五篇沈登《臨海異誌物》19 日“蕨藤”校記②。“葉疎破”，“破”，衍（下文脫“破其外青皮”等語而竄衍於此）。

② 《御覽》引，以下同《要術》，不復錄。惟題名中華影印本誤作顧徽《廣州記》，鮑崇城刻本作顧徽《廣州記》不誤。又，“白心”，中華本合併成一“息”字，鮑本因消成“息”字。

註釋：

（一）“五六寸竹”，周圍五六寸粗的竹。

14. 續斷

藤類有十許種（一）；續斷，草藤也（二），一曰“諾藤”，一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更生根至地，永不死（三）。《要術》卷 10 “藤”^①

類有十許種：續遊，草藤也，一曰“諾藤”，二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沐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更生根至地，永不死。《類聚》卷 82 “藤”

校註：

① 《御覽》卷 995 “藤”引作《要術》（祇“則斷”作“則止斷”，“死”作“絕”），不錄。惟題名中華影印本誤作“顧徽”，鮑崇城刻本作“顧徽”不誤。

註釋：

（一）“藤類有十許種”，本目與下面“膏藤”、“柔荑藤”二目，顧徽《廣州記》是連文接着寫的，“十許種”（十來種），包括這些藤在內。

（二）藤類有木質和草質之別，“草藤”，顧徽首先揭示是草質藤本。下目“膏藤”也是草藤。“續斷”之名，當是由“治人體有損絕”（即本草書所謂“續筋骨”）而來。但未詳是何種植物，參見十九篇劉欣期《交州記》19 日“含水藤”註（一）。又，《神農本草經》有“續斷”，是川續斷科的續斷（*Dipsacus japonicus*）或川續斷（*D. asper*），多年生草本植物，非此所指。陶弘景註：“廣州又有一藤名‘續斷’，一名‘諾藤’，斷其莖，搗承其汁飲之，處處損絕傷。用沐頭，又長髮。折枝插地即生。恐此又相類。”指明“諾藤”不等於《神農本草

經》的“續斷”。

(三)“去地一丈斷之，轉更生根至地，永不死”，無論是氣根、宿根還是新口重新萌芽，都不好解釋，陶弘景理解為“折枝插地即生”，就很明確。

15. 膏藤

刀陳嶺有膏藤(一)，津汁軟滑，無物能比。《要術》卷10“藤”

註釋：

(一)“膏藤”，也是草質藤本，但未詳何種，見上篇15日“膏藤”。“刀陳嶺”，上篇作“刀陳嶺”，其地未詳。

16. 柔荑藤

柔荑藤，有子。子極酢。為菜滑，無物能比。《要術》卷10“藤”

17. 甘蔗

甘蔗，與吳花、實、根、葉不異，直是南土暖，不經霜凍，四時花葉展。其熟，甘；未熟時，亦苦澀。《要術》卷10“芭蕉”

甘蔗，與蕉花、實、根、葉不異，直是江土暖，不紅霜凍，四時花葉展。其熟，耳；未熟時，亦苦澀。《類聚》卷87“芭蕉”^①

甘蔗，與吳花、實、根、葉不異，真是南土暖，不經霜凍，四時花葉展。其熟，其；未熟時，亦苦澀也。《御覽》卷975“甘蔗”^②

校註：

①《類聚》所引，文句與《要術》同，但多錯字，“蕉”、“江”、“紅”、“耳”是“吳”、“南”、“經”、“甘”之誤。題名誤作“顧微”。

②《御覽》引也有錯字，“真”是“直”之誤，第二“其”字是“甘”字之誤(中華影印本；鮑崇城刻本誤作“耳”)。中華本題名誤作“顧微”，鮑本題“顧微”不誤。

18. 益智

益智(一)，葉如囊荷(二)，莖如竹筍。子從心中出(三)，一枚有十子。子內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四)，蜜煮為糝，味辛。《要術》卷10“益

智”⁽¹⁾

益智，葉如蕺荷，莖如竹箭。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為粽^②，味辛。《類聚》卷87“益智”^③

益智，葉如蕺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為粽子，味辛^④。《御覽》卷972“益智”

益智，葉如蕺荷，莖如竹箭。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或外皮^⑤，蜜煮為粽，味辛。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見《證類本草》卷14“益智子”轉引）

益智，葉如蕺荷，莖如竹箭。子叢生，大如棗，中瓣，粽，味辛。南京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30“益智”^⑥

校註：

①《要術》引作《廣州記》，《全芳備祖》引作《廣州》，脫“記”字，據他書引作顧微《廣州記》，故均歸入顧《記》。

②“粽”是“粽”字的沿訛，《御覽》引作“粽子”，更易誤解；《要術》引作“糝”，指蜜漬菓食，是。多看上篇8目“古度”校記②。

③《類聚》題稱顧微《廣州記》，“微”是“微”字之誤。

④《御覽》中華影印本亦誤題“顧微”，鮑崇城刻本題“顧微”不誤。鮑本作“肉”，中華本作“內”。

⑤《嘉祐本草》引作“或外皮”，應作“取外皮”。

⑥《全芳備祖》所引夾雜着《廣誌》的內容（“子叢生，大如棗”），下面又多有脫文，至不可解。如果《廣州》是《廣誌》之誤，則又夾雜着顧《記》文，仍然是揉雜而又殘缺的。

註釋：

（一）益智，薑科多年生草本，亦名“益智草”，學名 *Alpinia oxyphylla*。過去定名有多種，今基本上一致。

（二）蕺荷是薑科的 *Zingiber mioga*。其葉確似益智。

（三）“子從心中出”，從葉的中心抽生花序，即圓錐形總狀花序頂生。

（四）“子肉白滑”（或“子肉白滑”），應指種仁。按：益智菓實橢圓形至紡錘形，長1.5—2釐米，莢皮淡棕色；菓實分三室，每室含種子6—11粒，種皮棕黑色。藥用上稱其種子為“益智仁”。但這裏是“四破去之，取外皮”，即去掉種子，專用菓皮作蜜餞菓食，不無可疑。

19. 鷄侯菜

鷄侯菜，似艾，二月生，宜鷄羹，故名之。唐陳藏器《本草拾遺》^①（見《證類本草》卷6“陳藏器餘·鷄侯菜”）

校註：

①《本草拾遺》引作“顧《廣州記》”，脫“微”字，《本草綱目》卷27“醜翻菜”附“鷄侯菜”即引作顧微《廣州記》。

20. 筴竹

筴竹(一)，一名“筴管”，節長一丈。《御覽》卷963“筴管”

註釋：

(一)“筴竹”，即“筴管”。“筴管”，見九篇缺名《異物誌》34目，但未詳是何種竹子。

21. 苞竹

平鄉縣有苞竹(一)，堪作布。《御覽》卷963“苞竹”

註釋：

(一)“苞竹”，未悉是何種竹子。《東觀漢記》卷12《馬援傳》：“援好事，至荔浦（今廣西荔浦縣），見冬筍，名曰‘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於春夏筍。’”字亦作“苞”，《集韻》：“竹名，出荔浦，其筍冬生。”“平鄉縣”，南朝宋置，在今廣東肇慶地區。

二十三、缺名《廣州記》

《廣州記》有裴淵撰、顧微撰和不題作者姓名的三種。各書所引，有某書不題姓名而他書題姓名者，已分別歸入二十一篇裴淵《廣州記》和二十二篇顧微《廣州記》，餘下各書都不題姓名者，錄入本篇。本篇所錄，有不少條目不見於裴《記》或顧《記》，是各書漏題（或省題）裴、顧姓名，還是別有一種《廣州記》而姓名不傳，就無可查考。

1. 盧橘

盧橘（一），皮厚，氣、色、大如甘，酢多。九月正月□色^①，至二月，漸變為青，至夏熟。味亦不異冬時。土人呼為“壺橘”。其類有七八種，不如吳、會橘（二）。《要術》卷10“橘”

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夏熟。《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列傳·上林賦》“盧橘夏熟”唐司馬貞《索隱》

校註：

① “九月正月□色”，司馬貞引作“九月結實，正赤”，《要術》有脫誤。

註釋：

（一）“盧橘”，應是芸香科金柑屬（*Fortunella*）的某些種，參看二十一篇裴淵《廣州記》1目“壺橘”有關註解。

（二）“吳、會”，指吳郡和會稽郡。

2. 烏欖

廣州有烏欖（一），色黑，澀酢，人不食。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

集卷4“扶蠟”

註釋：

(一) 烏欖，橄欖科，學名 *Canarium pimela*，亦名“木威子”。葉實不堪生食，其種子即“蠟仁”，極甘美。參看上篇顧微《廣州記》1目“木威”註(一)。

3. 檳榔

嶺外檳榔(一)，小於交趾者，而大於蒟子，土人亦呼為“檳榔”。

《要術》卷10“檳榔”

嶺外檳榔，小如(二)交趾，而大如蒟子，土人亦呼為“檳榔”。《御覽》卷971“檳榔”

註釋：

(一) 本目所記與上篇顧微《廣州記》3目“山檳榔”相似，“嶺外檳榔”似是指“山檳榔”，則是棕櫚科的 *Pinanga baviensis*，見上篇該目註解。從本目說明“蒟子”並不呼為“檳榔”，上篇“山檳榔”的引文有脫衍。

(二) 這裏二“如”字作“於”字用，惟《要術》引作“於”，仍疑應作“於”。

4. 龍眼

〔龍眼〕子似荔枝而員，七月熟。《後漢書卷4·孝和孝殤帝紀》“龍眼荔枝”唐李賢註

龍眼，子似荔枝，七月熟。《御覽》卷973“龍眼”

5. 荔枝

荔枝，樹高五六丈，大如桂樹。實如鷄子，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醋者。至日禺中(一)，翕然俱赤(二)，即可食。《後漢書卷4·孝和孝殤帝紀》“龍眼荔枝”唐李賢註

荔枝精者(三)，子如鷄卵大，殼朱肉白，核如鷄舌香。唐陳藏器

《本草拾遺》(見《證類本草》卷23“荔枝”轉引)

荔枝，如鷄卵大，殼朱肉白，五六月熟，核若鷄舌香。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無核荔枝”

〔荔枝〕生嶺南及波斯國。樹似青木香。味甘酸。《海藥》(見《證類本草》卷 23 “荔枝”導引)

增城縣白水山有五距鳥^(四)。縣北又有搜山，有荔枝樹，高八丈，相去五丈而連理。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 157 “嶺南道·廣州增城縣·白水山”

每歲進荔支，郵傳者疲斃於道，漢朝下詔止之。今猶修事“荔支煎”進焉^(五)。其樹自徑尺至於合抱，葉密^①如冬青。木性堅重，其根工人多取為阮咸槽、彈弓、棋局。《御覽》卷 971 “荔支”

校註：

① “密”，《御覽》鮑崇城刻本如字，中華影印本訛作“蜜”。

註釋：

(一) “至日”，指夏至日。“禺中”，即“隅中”，謂將近中午。西漢劉安等《淮南子·天文訓》：“(日)至於衡陽，是謂隅中。”《左傳·昭公五年》“故有十時”唐孔穎達疏：“隅謂東南隅也，過隅未中，故為隅中也。”參看註(三)。

(二) “翕然”，猶言全然。但這祇是形容到夏至很快轉赤成熟，說成“至日禺中”全都變赤是誇張的，也是不可能的。二十四篇竺法真《登羅浮山疏》說：“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

(三) “荔枝稍者”，指“核如鷄舌香”的優良品種，實際就是二十篇沈懷遠《南越誌》說的“焦核”品種，見該篇 2 目“荔枝”註(一)。“鷄舌香”形如釘子，亦名“母丁香”，見四篇萬震《南州異物誌》5 目註(一)，“焦核”荔枝的核細如釘子，故說“核如鷄舌香”。

(四) “增城縣”，東漢置，即今廣東增城縣。該縣出產“挂綠荔枝”，名聞中外。“五距”，四爪一距。

(五) “煎”，即今“餪”字，謂用蜜漬菓品，非謂煎煮。南宋吳自牧《夢粱錄》卷 4、卷 6、卷 19 有“蜜煎”，即今蜜餞。字亦作“漬”，章太炎《新方言·釋詁》：“今以蜜漬菓實謂之蜜漬。”

6. 枇杷 若榴

枇杷、若榴^(一)，參乎京都^(二)。《類聚》卷 87 “枇杷”^①

校註：

① 《御覽》卷 971 “枇杷”引同《類聚》，不錄。

註釋：

(一) “若榴”，即石榴，又名“安石榴”，見十三篇康泰《扶南傳》1目。

(二) “參乎京都”，謂南朝的京都建康(今南京市)也有栽培。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卷1：“初修上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菓異樹”，其中有枇杷、安石榴。但這是漢武帝時長安上林苑的事，決非《廣州記》所指。

7. 三藤

三藤快酢(一)。新說，蜜爲糝乃美。《要術》卷10“藤”

註釋：

(一) “三藤”，即酢漿草科的陽桃(*Averrhoa carambola*)，見七篇陳祈暢《異物誌》1目“三藤”等。“快酢”和下文“新說”，望文生義解釋是“很酸”和“有一種新的說法”，但陽桃並不很酸，作成“蜜糝”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這二說疑得之傳聞，或者有誤字。

8. 蕪蕒

生大秦國，是波斯蕪蕒也(一)。《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3“蕪蕒”轉引)

註釋：

(一) “蕪蕒”是榆科大葉榆(*Ulmus macrocarpa*)的菓實，亦兼名其樹。又，其菓仁可作漆，又名其醬爲“蕪蕒”。大葉榆有黃榆、山榆、無姑、姑榆等別名。《爾雅·釋木》：“無姑，其實夷。”郭璞注：“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按應作“莢”)圓而厚，剝取皮(按指樹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後人加草頭作“蕪蕒”。但大葉榆廣泛分佈於我國華北、東北等地，嶺南稀見，本條說“生大秦國”，又說是“波斯蕪蕒”，如《海藥》所引無誤，那祇能是經由波斯輸進的“蕪蕒”乾菓。

9. 天竺桂(一)

[天竺桂]生南海山谷。《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3“天竺桂”轉引)

註釋：

(一) “天竺桂”，李時珍說：“此即今閩、粵、浙中山桂也，而惠州天竺最多，故名。”(《本草綱目》卷34“天竺桂”)“山桂”是樟科的 *Cinnamomum japonicum* (或 *C. burmannii*)，亦名“山肉桂”。

10. 葇

葇(一),葉廣六七尺,接之以覆屋。《要術》卷10“葇母”

註釋:

(一)《要術》“葇母”項下記載有九篇缺名《異物誌》的“葇母”和本篇的“葇”二條,均未詳是何種植物。

11. 安息香(一)

〔安息香〕生南海、波斯國。樹中脂也,狀若桃膠,以秋月採之。

《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3“安息香”轉引)

註釋:

(一)安息香,安息香科,學名 *Styrax benzoin*。落葉喬木,產於印度尼西亞、越南等地。傷其樹幹,流出樹脂,乾燥後採收,稱為“安息香”。藥用上的安息香,也有是青山安息香(*S. macrothyrsus*)或白葉安息香(*S. subniveus*)的樹脂,產於兩廣、雲南等地。

12. 木綿(一)

〔木綿〕枝似桐枝,葉似胡桃而稍大。出交、廣二州。《御覽》卷960“木綿”

註釋:

(一)“木綿”,這裏應是木棉科的木棉(*Gossypium malabarica*)。其掌狀復葉的小葉與胡桃(*Juglans regia*,胡桃科)羽狀復葉的小葉相似。

13. 白荆 紫荆

白荆堪爲履,紫荆堪爲牀(一)。《類聚》卷89“荆”^①

校註:

①《御覽》卷959“荆”引同《類聚》,不錄。

註釋:

(一)“白荆”,未詳。“紫荆”是豆科的紫荆(*Cercis chinensis*)。其樹野生者可爲喬木;經栽培後,通常爲灌木。

14. 蒟醬(一)

〔蒟醬〕波斯國文^①。實狀若桑椹，紫褐色爲上；黑者是老，不堪。黔中亦有，形狀相似，滋味一般。《海藥》(見《證類本草》卷9“蒟醬”轉引)校註：

①“波斯國文”，《本草綱目》卷14“蒟醬”引唐李珣《海藥本草》轉引《廣州記》作“出波斯國”，此應有誤字。

註釋：

(一)“蒟醬”，即胡椒科的蓼葉(*Piper betle*)，參看六篇薛瑄《荆揚已南異物誌》4日“檳榔樹”註(三)等。

15. 千金藤

〔千金藤〕生嶺南山野。《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4“千金藤”轉引)

註釋：

(一)“千金藤”，據唐陳藏器《本草拾遺》記載有好幾種，有木質藤本，也有草質藤本，有“生北地者”，也有“生南土者”。現代指防己科的 *Stephania japonica*，木質藤本，我國產於華中和華南等地。

16. 榼藤子(一)

〔榼藤子〕生廣南山林間，樹如通草藤也(二)。三年方始熟，紫黑色。一名“象豆”。北宋劉翰等《開寶本草》^①(見《證類本草》卷14“榼藤子”)

校註：

①《本草綱目》卷18“榼藤子”引《本草拾遺》轉引《廣州記》云云，據《證類本草》卷13“陳藏器餘·象豆”所記，是陳藏器本文，未見引《廣州記》，其文曰：“象豆……生嶺南山林，作藤着樹，如通草藤。三年一熟，角如弓袋，子若鵝卵，皮紫色。剖中人用之。一名‘榼子’，一名‘合子’。”

註釋：

(一)“榼藤子”是豆科的榼藤子(*Eytada phaseoloides*)，又名“象豆”、“眼鈴豆”。木質藤本，我國產於福物、臺灣、兩廣、雲南等地。莢葉木質，長可達1米，寬8—12厘米，彎曲，大概這就是陳藏器所謂“角如弓袋”。莢葉多節，成熟時逐節脫落，每節內有一種子。種子扁圓形，直徑4—6釐米；種殼堅硬，可作小容器，《開寶本草》說：“其殼

用貯丹藥，經載不壞。”就是指這個。“榼(kē 臚)”，古代的一種貯酒或水的容器，這與通“合”，陳藏器說，一名“合子”，“合”通“盒”。

(二)“通草藤”，指木通科的木通(*Akebia quinata*)等，見十二篇徐表《南州記》12目“通草”註(一)。

17. 鼠藤

〔鼠藤〕生南海山谷，藤蔓而生。鼠愛食此，故曰“鼠藤”。咬處即人用人藥。彼人食之，如吃甘蔗，味甘美。《海藥》^①(見《證類本草》卷12“陳藏器餘·鼠藤”下轉引)

校註：

① 本條《本草綱目》卷18“含水藤·附鼠藤”引唐李珣《海藥本草》轉引作龜微《廣州記》，因《本草綱目》引書多有增益改易，未知究竟，故不歸入顧《記》。

18. 沖洞

〔沖洞〕生嶺南及海隅。苗蔓如土瓜(一)，根相似。《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0“陳藏器餘·沖洞根”下轉引)

註釋：

(一) 葫蘆科的王瓜(*Trichosanthes cucumcroides*)，又名“土瓜”。

19. 續斷

鄆平縣出續斷(一)。《御覽》卷989“續斷”

註釋：

(一) “鄆平縣”，東漢置，當在今廣西境。

20. 雍菜

雍菜(一)，生水中，可以為菹也。《要術》卷10“菜茹”

〔雍〕菜，水生，以為菹。土人重之。唐段公路《北戶錄》卷2“菹菜”唐崔龜圖註

雍菜，生水，以為菹。《御覽》卷980“雍菜”

註釋：

(一)“蕹菜”，即旋花科的蕹菜 (*Ipomoea aquatica*)，俗名“空心菜”。一年生蔓性草本。水、陸均可種，種於水中，葉大莖粗，名“水蕹”；植於旱地，葉小莖細，又名“旱蕹”。水種者，《北戶錄》已有植於水中如“架田”的記載，《南越筆記》卷15“蕹”亦載：“蕹無田，以篋爲之，隨水上下，是曰‘浮田’。”莖中空，旱種者匍匐地上，水種者浮於水上。葉橢圓狀卵形或長三角形，《北戶錄》說“葉如柳”，李時珍指出其誤(《本草綱目》卷27“蕹菜”)。全草內服可解飲食中毒，外用治胎毒。

21. 薇(一)

[薇]生海、池、澤中。《海藥》(見《證類本草》卷6“陳藏器餘·薇”下轉引)

註釋：

(一)“薇”，豆科野豌豆屬(*Vicia*)的植物。文獻所記，所指不一，有大巢菜(*Vicia sativa* (*V. angustifolia*))、小巢菜(*V. hirsuta*)或野豌豆(*V. sepium*)等。生於田邊、草坡、平澤等地，並非水草。

22. 朮

鄆平縣偏饒朮(一)。《類聚》卷81“朮”

註釋：

(一)“朮”有蒼朮(*Atractylodes chinensis*)和白朮(*A. macrocephala*)等，均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這裏當指白朮。

23. 麥門冬

鄆平縣偏饒麥門冬(一)。《御覽》卷989“麥門冬”

註釋：

(一)“麥門冬”，即百合科的麥冬(*Ophiopogon japonicus*)，亦名“沿階草”。多年生常綠草本。其塊根供藥用，即中藥“麥冬”或“麥門冬”。今藥用上也用同科土麥冬(*Liriope spicata*)的塊根。

24. 當歸

鄆平縣出當歸(一)。《御覽》卷989“當歸”

註釋：

(一) 當歸，傘形科多年生草本，學名 *Angelica sinensis*。中藥上是補血清血的常用藥。

25. 半夏

鄆平縣出半夏(一)。《御覽》卷 992 “半夏”^①

校註：

① 上文 19 目、22—25 目，在《廣州記》可能是在同一條記載鄆平縣的物產，類書分目引錄時被分開。

註釋：

(一) 半夏，天南星科多年生有毒草本，學名 *Pinellia ternata*。地下有小塊莖，經炮製後供藥用。

26. 蒔蘿 馬芹(一)

〔蒔蘿〕生波斯國。馬芹子即黑色而重，蒔蘿子即褐色而輕。

《海藥》(見《證類本草》卷 9 “蒔蘿”轉引)

註釋：

(一) 蒔蘿，傘形科多年生(或一年生)草本植物，學名 *Anethum graveolens*，也叫“土茴香”。

“馬芹”，即《爾雅·釋草》的“莛，牛薺”，亦即“馬薺”，“薺”，古“芹”字。李時珍說馬芹俗名“野茴香”(《本草綱目》卷 26 “馬薺”)。野茴香是傘形科的 *Angelica citriodora*，亦名“隔山香”。

27. 東(冬)風菜

東風(一)，華葉似“落娠婦”(二)，莖紫。宜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三)。《要術》卷 10 “東風”^①

冬風菜，陸生，宜配肉作羹也。《要術》卷 10 “菜茹”^②

〔東風菜〕陸地生。莖赤。和肉作羹，味如酪，香似蘭^③。

北宋陳彭年等增修《廣韻·上平聲·東第一》“東”字下註

〔東風〕菜，陸生。置肥肉作羹，味如酪，香氣似馬蘭。唐段

公路《北戶錄》卷2“蕪菜”唐崔龜圖註

冬風菜，陸生。宜肥肉作羹，二者微味(四)，人甚重之。《御覽》卷980“冬風”①

校註：

- ① 此條《本草綱目》卷27“東風菜”引作裴淵《廣州記》，未知究竟，故不列入《記》。
- ② 《要術》引《廣州記》的“東風”和“冬風菜”，實際是同一種植物，而名稱不同分列二處，當是出自二種《廣州記》。
- ③ “蕪”上應脫“馬”字。
- ④ 此條鮑崇城刻本《御覽》誤題作《南州記》，中華影印本《御覽》題作《廣州記》不誤。

註釋：

(一) 據本目各書所引，“東風菜”就是“冬風菜”。《本草綱目》卷27“東風菜”引唐蘇敬等《新修本草》：“此菜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一作‘冬風’，言得冬氣也。”

(二) 南朝梁陶弘景說昇麻和“落新婦”相似。唐陳藏器《本草拾遺》：“今人多呼小昇麻為‘落新婦’，功用同於昇麻，亦大小有殊。”(見《證類本草》卷6“昇麻”)按：毛茛科的昇麻(*Cimicifuga foetida*)，確實和虎耳草科的落新婦(*Astille chinensis*)相似，而落新婦也有“昇麻”的別名。但落新婦不能象菊科的東風菜。這裏的“落新婦”自是別一種，未詳。

(三) 馬蘭是菊科的 *Kalimeris indica* (*Aster indicus*)，俗名“馬蘭頭”。

(四) “微”，微妙；“微味”，好味。“二者”，肥肉和東風菜相配。《漢書卷94下·匈奴傳》揚雄上書：“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

28. 宜南草(一)

〔宜南草〕生廣南山谷。有莢，長二尺許，內有薄片似紙，大小如蟬翼(二)。《海藥》(見《證類本草》卷10“海藥餘·宜南草”)

註釋：

(一) “宜南草”，《海藥》稱：“此草生南方，故作南北字；今人多以男女字，非也。宜男草者，即萱草是。”指出“宜南草”不是“宜男草”。按：萱草是百合科的 *Heimerocallis fulva*，有“宜男”、“忘憂”、“鹿葱”等異名。“宜南草”，結的是莢莢，但未詳何種。

(二) “大小如蟬翼”，當指其種子具翅。

29. 草犀(一)

[草犀]生嶺南及海中。獨莖，對葉而生，如燈臺草，若細辛^①。

《海藥》(見《證類本草》卷6“陳藏器餘·草犀根”下轉引)

校註：

① “若細辛”，《本草拾遺》作“根如細辛”。

註釋：

(一) “草犀”，《本草拾遺》說：“其功用如犀，故名草犀。”未詳是何種植物。

二十四、竺法真《登羅浮山疏》

竺法真，時代生平無可查考，僅文中提到“元嘉末”，則可能是南朝末末到齊、梁間人。《要術》均引作“竺法真《登羅浮山疏》”，他書或引作“竺法真《登羅山疏》”或“竺法真《羅山疏》”，或不題姓名作“《羅浮山疏》”，實同爲一書。羅浮山綿亙於廣東增城、博羅、河源等縣間，長 100 餘公里。

1. 山檳榔

山檳榔(一)，一名“蒟子”。幹似蔗，葉類柞。一叢十餘幹，幹生十房，房底數百子。四月採。《要術》卷 10 “蒟子”

山檳榔，一名“蒟子”。幹似蔗，葉類柞。一叢十餘幹，每幹生十房，房底數百子。四月採。樹似柞欄：生日南者，與檳榔同狀(二)，五月子熟，長寸餘。《御覽》卷 971 “檳榔”^①

校註：

① 《御覽》引比《要術》多後面一段，即“樹似柞欄”以下一段。按：前面已說“幹似蔗”，這裏不應又說“樹似柞欄”，而且山檳榔莖幹不象柞欄；其實這是另一種，即產於日南也叫“山檳榔”的，但首句應倒過來，作“生日南者，樹似柞欄”。

註釋：

(一) 山檳榔，棕櫚科，學名 *Pinanga baviensis*。叢生灌木，莖圓柱形，有節；葉羽全裂，裂片長橢圓形，和柞木(殼斗科的 *Quercus glandulifera*，或他種)的葉略微相似，即所謂“幹似蔗，葉類柞。一叢十餘幹”。竺法真說山檳榔一名“蒟子”，這和二十二篇顧微《廣州記》3 目“山檳榔”所說不同，並見該目校註。

(二) “樹似柞欄：生日南者，與檳榔同狀”，這是另一種，這一種，在日南也叫“山檳榔”。這一種可能是假檳榔 (*Archontophoenix alexandrae*)，莖莖直幹，葉生莖頂無分枝，確實和“柞欄”(即棕櫚)相似。

2. 荔支

荔支似冬青，夏至日子赤，可食。《類聚》卷 87 “荔支”

荔枝似冬青，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御覽》卷 23 “夏至”

荔支，冬青^①，夏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甘酸宜人。其細核者謂之“焦核”，荔支之最珍也。《御覽》卷 971 “荔支”

校註：

① 荔枝是常綠喬木，“冬青”雖可解釋為至冬不凋，仍疑其上脫“似”字。

3. 沙棠

羅浮山有沙棠，華黃，實赤，味甘如李。《御覽》卷 972 “沙棠”

4. 沉香

沉香(一)，葉似冬青，樹形崇竦。其木枯折，外皮朽爛，內乃“香”。山雖有此樹，而非“香”所出(二)。新會、高涼土人斲之經(三)年，肉爛盡心，則為沉香。出北景縣，樹極高大，土人伐之累年，須外皮消盡，乃割心得“香”。《御覽》卷 982 “沉香”

註釋：

(一) “沉香”，這該是瑞香科的白木香(*Aquilaria sirenensis*)，亦名“土沉香”。下文單名“香”，均指“沉香”。

(二) “非‘香’所出”，羅浮山雖然也有“沉香樹”，但因植物地理的條件不同，並不出“沉香”，即其心材同於一般，不含香脂。南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誌香》說，“土沉香”出“廣海北者亦凡品，惟海南最佳”，大概羅浮山還在“凡品”之外，不能算“沉香”。

(三) “新會”，郡名，南朝宋置，郡治益允縣，在今廣東新會縣。“高涼”，郡名，三國吳置，郡治在今廣東陽江縣。下文“北景縣”，南朝宋改漢比景縣置，在今越南部。這“出北景縣”的“沉香”，應是瑞香科沉香(*Aquilaria agalbocha*)。參見九篇缺名《異物誌》17目“木蜜香”註(一)。

5. 栴檀

栴檀(一)，出外國。元嘉末(二)，僧成藤^①於山見一大樹，圓蔭

數畝，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白栴檀也。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卷 49 “華香篇”

旃檀，出外國。元嘉末，曾城有人於山見一大樹，員蔭數畝，三丈餘圍，辛芳酷烈。其間枯條數尺，援而刃之，乃白旃檀。《御覽》卷 982 “旃檀”

校註：

① 這幾字多有分歧，《法苑珠林》引作“僧成藤”，是一人名(僧人或姓僧的)，《御覽》中華影印本引作“曾城有人”，鮑崇城刻本逕作“曾有人”(“曾城”無此地名，如果是“增城”，倒在羅浮山脈範圍內，大概鮑本認為“城”是衍文而刪去)，未知孰是？但“僧成藤”可能也有誤字。

註釋：

(一) “栴(zhān 種)檀”，亦作“旃檀”，是梵文旃檀那(*Chandana*)的省譯，即檀香科的檀香(*Santalum album*)。唐釋玄應《一切經音義》卷 27 《妙法蓮華經》“旃檀”：“旃檀那，謂牛頭栴檀等，亦即紫檀之類，白謂白檀之屬。”《本草綱目》卷 34 “檀香”引宋葉廷珪《香譜》云：“皮質而色黃者為黃檀，皮潔而色白者為白檀，皮腐而色紫者為紫檀。其木並堅重清香，而白檀尤良。”

(二) “元嘉”，南朝宋武帝年號(424—453年)。

6. 筋竹

又有筋竹(一)，色如黃金。《要術》卷 10 “竹”

嶺南道無筋竹，惟此山有之。其大尺圍，細者色如黃金，
堅貞疎節。《類聚》卷 89 “竹”^①

校註：

① 《御覽》卷 963 “筋竹”引竺法真《登羅山疏》同《類聚》引竺法真《羅山疏》(祇“此山”作“羅山”)，不錄。

註釋：

(一) “筋竹”當即金竹(*Phyllostachys sulphurea*)。元李栢《竹譜詳錄》卷 6：“金竹，生江浙間，一如淡竹，高不過一二丈，其枝竿黃淨如真金，故名。竺法真《羅浮山疏》曰：‘羅浮山有竹，色如黃金。’”是金竹生於嶺北的江浙，嶺南道不產，但惟嶺南的羅浮山有之，這也是羅浮山的地理環境有所特宜。竺法真說明“沉香”、“筋竹”二種植物的

生境條件，指出在羅浮山，前者南產北移長不好，後者北產南移却能生長良好，注意到植物地理和小氣候對於植物分佈的關係，在本書所有 25 種嶺南植物“誌錄”中是值得重視的。

二十五、《羅浮山記》

《羅浮山記》，撰人不詳。清代文廷式、丁國鈞、黃逢元三種《補晉書藝文志》均認爲作者是晉代袁宏。

1. 桂

羅浮山頂有桂，《山海經》曰所謂“黃禺”之桂^①。《類聚》卷89“桂”
羅山頂有桂，《山海經》所謂“黃隅”之桂。（原註：黃隅，番禺也。）《御覽》卷957“桂”

校註：

① 見《山海經·海內南經》，文爲：“桂林八樹，在黃禺東。”“黃隅”，亦作“番禺”、“番禺”，即今廣東番禺。“曰”，衍。下條註是郭璞註。

2. 相思樹

增城縣南迴溪之側，多相思樹（一），號“相思亭”，送行之所贈也。
唐段公路《北戶錄》卷3“相思子蔓”唐崔龜圖註

註釋：

（一）豆科的海紅豆（*Adenanthera pavonina*），又名“相思樹”。又，豆科植物具有鮮紅色的種子者，多有“相思樹”的別名，如相思子（*Abrus precatorius*，又名“相思藤”）、紅豆樹（*Ormosia hosiei*）等。這些植物的種子，統稱爲“紅豆”，古人常用以象徵愛情或相思，即所謂“送行之所贈也”。唐王維著名的《相思》詩：“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3. 木綿

木綿，正月則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方生綿與葉耳。子內有

綿，甚白，蠶成則熟，南人以爲繻絮(一)。《御覽》卷 960 “木綿”

註釋：

(一) “繻絮”，作爲填充的絮料。木棉葉內纖維短，不能紡紗，祇能作墊褥、枕頭等的填充料。

4. 木槿

木槿(一)，一名“赤槿”。華甚丹，四時敷榮。《類聚》卷 89 “木槿”

註釋：

(一) “木槿”，一名“赤槿”，應是錦葵科的朱槿 (*Hiliscus rosa-sinensis*)。

5. 求那衛

求那衛(一)，外國樹，英華紅粉，至可愛玩。《御覽》卷 961 “求那衛”

註釋：

(一) “求那(nuó 挪)衛”，外語音譯，未詳是何種植物。

6. 男青 女青

男青(一)，條蕊之屬莫不朱色。尤易植，立折插土中，因便開榮。《御覽》卷 991 “男青”

又有男青，似女青。《御覽》卷 993 “女青”

註釋：

(一) 清李調元《南越筆記》卷 13 “女青男青”：“女青，一名萬年枝，即冬青，亦曰女貞木。身大合抱，肉厚皮粗，經冬不謝。結子青黑色，有瓢、核。……又有男青，與相似，條蕊皆朱色。尤易植。人罕知之。”冬青(*Ilex chinensis*, 冬青科)和女貞(*Ligustrum lucidum*, 木犀科)是二種植物，但通俗亦稱女貞爲冬青，李調元即用俗稱。據李說，女青就是女貞。女貞，常綠喬木，核葉藍黑色，與李說符合。男青，未詳。但《本草綱目》卷 16 “女青”說：“女青有二：一是藤生，乃蘇恭所說似蘿摩者；一種草生，則蛇衝根也。……又《羅浮山記》云：‘山有男青似女青。’此則不知是草生、藤生者也。”則又有異說。或謂女青是茜草科的鴨矢藤 (*Paederia scandens*)，未知其據。

7. 菖蒲

羅浮山中菖蒲(一),一寸二十節。《類聚》卷81“菖蒲”^①

宜山中菖蒲,一寸二十節,堅芬之極。《御覽》卷999“菖蒲”

山中菖蒲,一寸二十節。北宋掌禹錫等《嘉祐本草》(見《證類本草》

卷6“菖蒲”轉引)

校註:

① 南宋陳詠(景沂)《全芳備祖》後集卷11“菖蒲”引《羅浮山記》同《類聚》,不詳。

註釋:

(一)“菖蒲”,此指天南星科的石菖蒲(*Acorus gramineus*)。其地下根狀莖橫走,密具輪節,這裏的“節”,即指根狀莖的輪節。石菖蒲的變種細葉菖蒲(var. *pusillus*, 又名錢蒲),其節極密,節間祇有2—3毫米長。在藥用上本草書均記載“一寸九節者良。”

8. 菱

寧夏縣元龜淵中出菱(一),甚為甘旨(二)。《御覽》卷975“菱”

註釋:

(一)“菱”,俗稱“菱角”,菱科,類型多,有四角菱(*Trapa quadrispinosa*)、二角菱(*T. bispinosa*)、烏菱(*T. bicornis*)等。

(二)“甘旨”,美味。

9. 邛竹

邛竹(一),本出邛山,張騫西至大夏所見也(二)。而此山左右時有之,鄉老多以為杖。《初學記》卷28“竹”^①

校註:

① 《御覽》卷963“筲竹”引《羅浮山記》同《初學記》,不詳。

註釋:

(一)“邛(qióng 窮)竹”,因產於邛山而得名,亦作“筲竹”。其竹可作扶老杖,故又名“扶老竹”。戴凱之《竹譜》稱:“竹之堪杖,莫尚於筲”,“高節實中,狀若人節,為杖之極。”但邛山以外亦產,《竹譜》繼稱:“豈必蜀壤,亦產於邛,一曰‘扶老’,名實異同(意即名懸實同)。”“邛山”,在漢時邛都縣境,在今四川西昌縣。

(二) 漢武帝時張騫出使西域，在大夏國(今阿富汗北部)見到由印度販運過去的我國邛竹杖和蜀布，得到啓示，開通了由四川通雲南的越嶲道，就在邛都建置越嶲郡(見《史記·西南夷傳》及《漢書·張騫傳》)。所謂“張騫西至大夏所見也”，即此。

附錄 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研究

本文研究的對象是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以下簡稱“誌錄”)。漢魏六朝有關嶺南植物的記載很多,其書以“誌”、“記”、“傳”、“狀”等為名,不能列舉,所以概括名之曰“誌錄”。所稱“嶺南”,範圍較廣,不僅僅限於五嶺以南,其地域包括今華南及其以南、西南的東南部,以及福建沿海,兼及這些地區的迤北毗鄰地帶。

本文試圖對“誌錄”各書的成書考證,內容特點及其科學成就三方面進行研究,探討其歷史淵源,歷史發展階段上所處的地位和它所展現的具有一定科學水平的創新實錄,從而反映這一時期古代植物學的發展水平。

一、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考略

(一)《異物誌》部份

“誌錄”收入了十個書名的七種《異物誌》:(1)楊孚《異物誌》、《交州異物誌》、《南裔誌》,可能是後漢楊孚所撰《南裔異物誌》的異名或省稱。(2)三國吳萬震《南州異物誌》。(3)《臨海異物誌》、《臨海誌》,是三國吳末晉初沈瑩所撰《臨海水土異物誌》的省稱。(4)吳末晉初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5)陳祈暢《異物誌》。(6)曹叔雅《異物誌》。(7)不題作者姓名的《異物誌》(缺名《異物誌》)。

1. 楊孚《異物誌》、《交州異物誌》、《南裔誌》

“《異物誌》一卷”,《隋書·經籍誌》、鄭樵《通志·藝文略》均著

錄，其下註曰：“後漢議郎楊孚撰”。隋《誌》、舊、新唐《誌》又著錄了楊孚“《交州異物誌》一卷”。

楊孚，正史無傳。明代始有郭棻《粵大記》、黃佐《廣州先賢傳》、歐大任《百越先賢誌》等為其立傳。歐《誌》曰：“楊孚，字孝元，南海人。章帝朝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和帝時，南海屬交趾。部刺史夏則巡行封部，冬則還奏天府，舉刺不法。其後競事珍獻。孚乃枚舉物性靈悟，指為異物，以諷切之，著為《南裔異物誌》。後為臨海太守，復著《臨海水土記》。世服孚高識，不徒博雅。”又云：“孚家在江滸北岸^①。”這裏似乎將楊孚的生平籍裏、官職及撰寫《南裔異物誌》的原因與目的講得很清楚了，細究還有些出入。

清代侯康首先提出疑問：《續漢書·五行誌》劉昭註引到楊孚《卓傳》，即《董卓別傳》，則楊孚自是撰《傳》之人。而黃佐《廣州先賢傳》、歐大任《百越先賢誌》均稱楊孚乃漢章帝、和帝時人，比董卓要早得多，無由撰《董卓別傳》^②。侯康因而認為撰《卓傳》之楊孚與《異物誌》的作者楊孚“或異人而同名也”^③。如果劉昭沒有引錯，寫《卓傳》的楊孚應是另一同名的人。

清代曾釗又對楊孚曾任臨海太守提出疑問：“考楊孚為漢章帝時議郎，而臨海置於吳太平二年，……則議郎歷漢末至吳時尚存，蓋百餘歲人矣。而史誌猶稱漢議郎，其不仕吳可知^④。”認為不可能任臨海太守，更不可能撰《臨海水土記》。民國溫庭敬把楊孚的年齡進行了推算，自楊孚初任漢議郎到吳太平二年（257年）始置臨海郡“蓋一百八九十歲，必無此理”^⑤。的確，這是不可能的。

歐大任《百越先賢誌》的《楊孚傳》，系根據范曄、袁宏《後漢書》、歐陽詢《藝文類聚》、徐堅《初學記》、吳兢《三才廣記》等參修。經筆者詳考，僅《初學記》卷30“魚”目引有楊孚《臨海水土記》“魚牛”文，他書不見。而“魚牛”條引文在《御覽》卷939“牛魚”條引作《臨海異物誌》（文句相似）。《臨海水土記》或《臨海異物誌》是沈瑩《臨海水土異物誌》的省稱，隋、唐《誌》均有著錄。而各家書目

“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唯獨不見所謂楊孚《臨海水土記》的著錄。據此，《臨海水土記》很可能是《初學記》誤題楊孚姓名，而歐大任也遂襲其誤。有人認為嶺南方言中“南”、“臨”音近，“臨海”可能是“南海”之誤，則“臨海太守”當是“南海太守”，《臨海水土記》應是《南海水土記》^⑥。不過，缺乏文獻佐證，未知究竟如何。

《南裔異物誌》之名最早見於北魏酈道元之《水經註》“葉渝河”、“溫水”等篇，題其撰者為“楊氏”。“楊氏”，在郭棐、黃佐、歐大任各自的《楊孚傳》中均明指為“楊孚”，明、清《廣東通誌·列傳》的《楊孚傳》亦均稱其所撰之書為《南裔異物誌》。酈道元之時代較早，可能楊孚的書原名《南裔異物誌》，後來在流傳中又別稱《交州異物誌》^⑦，又簡稱《南裔誌》、《異物誌》。

根據上述，一、後漢楊孚不可能撰《董卓別傳》；二、楊孚不可能仕吳任臨海太守；不可能著《臨海水土記》。這三點可以排除，那末，後漢楊孚寫的書，大概原名《南裔異物誌》，別稱《交州異物誌》，簡稱《異物誌》、《南裔誌》。為保存引書原貌，“志錄”仍題“楊孚《異物誌》”、“《交州異物誌》”和“《南裔誌》”。

楊孚《異物誌》，有清代曾釗輯本，所輯不全，又串入了其他《異物誌》文^⑧。“志錄”輯錄了楊孚《異物誌》3目，楊孚《交州異物誌》和楊孚《南裔誌》各一目。

注：

① 歐大任《百越先賢誌》，《叢書集成》初編本；又見姚振宗《隋書經籍志考證》卷21“《異物誌》”，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63年。

②③ 侯康《補後漢書藝文誌》卷3“楊孚《交州異物誌》”、“《董卓別傳》”，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63年。

④ 曾釗輯《楊議郎著書·跋》，《嶺南遺書》第五輯。

⑤ 溫庭敬《廣東通誌·列傳》，民國。

⑥ 羅晃湖《楊孚及其《異物誌》考述》，載《廣東圖書館學刊》，1983年第1期，第29—32頁。

⑦ 姚振宗《後漢書藝文誌》卷2“楊孚《異物誌》”，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

1963年。

⑧ 曾鈞輯本載《嶺南遺書》第五輯，又見於《叢書集成》初編。

2. 萬震《南州異物誌》

《南州異物誌》一卷，隋《誌》，舊、新唐《誌》均著錄。隋《誌》題“吳丹陽太守萬震撰”，舊唐《誌》題“萬震撰”，新唐《誌》不題撰者姓名。

向達疑萬震任丹陽太守在呂範與諸葛恪之間，正當海外征伐甚盛之際^①。其生平、籍里無從查考。

《南州異物誌》，或作《南方異物誌》。另有一《南方異物誌》系唐時房千里所撰，見《新唐書·藝文誌》，非“誌錄”所輯範圍。

侯康以為《南州異物誌》的體例是“每物各為一贊語，而別以散文詳釋其形狀，如戴凱之《竹譜》之例。諸書或引散文則無韻，或引贊語則有韻”^②。惟“誌錄”所輯，尚未見有贊語者。有贊語的見於《本草綱目》所引的陳祈暢《異物誌》。

《南州異物誌》有清陳運溶輯本^③和日人小川博輯本^④。“誌錄”收錄了19目。

注：

① 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錄》，載《北平圖書館館刊》，1930年12月號，第23—36頁。

② 侯康《補三國藝文誌》，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63年。

③ 陳運溶輯本載《鏡山精舍叢書》第二輯《古海國遺書鈔》。

④ 小川博輯本載《安田學園研究紀要》第二、第三號，1958、1959年。

3. 沈瑩《臨海異物誌》、《臨海誌》

《隋書·經籍誌》卷2著錄：“《臨海水土物誌》一卷，沈瑩撰。”舊、新唐《誌》作：“《臨海水土異物誌》一卷，沈瑩撰。”鄭樵《通志·藝文略》亦著錄。《宋史·藝文誌》以後不見再著錄。

沈瑩，正史無傳。唯從《三國誌·吳書·孫皓傳》註引《襄陽記》及干寶《晉紀》可知：沈瑩為丹陽太守，曾統領過“青巾軍”，於孫皓天紀四年（280年）與伐吳晉軍混戰中殉國。《御覽》卷780“東夷”引《臨海水土誌》有“安陽縣”。安陽縣，孫皓改羅陽縣置。孫皓於公

元 264 年即位。則《臨海水土異物誌》成書當在 264—280 年間。

《臨海水土異物誌》的異名有《臨海異物誌》、《臨海水土記(誌)》、《臨海志》等多種。為保存引書原貌，“志錄”仍作《臨海異物誌》列出，而《臨海誌》歸入《臨海異物誌》。

《臨海水土異物誌》有今人張崇根輯本^①。“誌錄”收錄了《臨海異物誌》28 目。

注：

^① 張崇根《臨海水土異物誌輯釋》，農業出版社，1981 年。

4. 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

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亦不見於“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其亡佚當在隋以前。

薛瑩，字道言，沛郡竹邑人。孫皓時為執法選曹尚書，入晉為散騎常侍^①，說明薛瑩是吳末晉初人。

最早徵引薛瑩書的是《文選》劉淵林註，再是《史記》司馬貞《索隱》，《御覽》屢引之。

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羣書所引“荆揚”或作“荆陽”，或省作薛瑩《異物誌》。“揚”、“陽”古時偶亦互書。“荆揚已南”當指交、廣二州。

“誌錄”收錄了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9 目。

注：

^① 參見《三國誌·吳書·薛綜傳》。

5. 陳祈暢《異物誌》

陳祈暢《異物誌》，舊唐《誌》作“《暢異物誌》一卷，陳祈撰”，“暢”字疑上竄。新唐《誌》作“《異物誌》一卷，陳祈暢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及卷內所引亦多作“陳祈暢《異物誌》”。“祈”或作“祁”。

陳祈暢，正史無傳，亦不見他書記錄，生平籍里無從考證。

“誌錄”收錄了陳祈暢《異物誌》7 目。

6. 曹叔雅《異物誌》

曹叔雅《異物誌》，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藝文類聚》卷1“井”引有曹叔雅《異物誌》一條，同一條在《太平寰宇記·江南西道·吉州》引作曹叔雅《廬陵異物誌》。“御覽經史圖書綱目”及卷內仍作曹叔雅《異物誌》。廬陵，郡名，郡治在今江西吉安，郡所轄地域接近南嶺，故一併採之。又，或作曹叔《異物誌》，疑脫“雅”字。

曹叔雅，不見於史傳及文獻提到，生平籍里難考。

“志錄”收錄了曹叔雅《異物誌》1目。

7. 不題撰人的《異物誌》，“誌錄”收錄了39目

自後漢楊孚創《異物誌》之例，三國兩晉效仿者較多，南朝時期已不見，唐代又出現孟瑄之《嶺南異物誌》^①，可能是此種體例的最後一部。“異物誌”所記大都為長江以南奇異之物，包括：植物、動物、礦物、珍寶、異事等，均為中原所少見或不見者^②；又以嶺南之事、物為突出，正如左思《吳都賦》所謂“方志所辨，中州所羨”，所以名為“異物誌”。“誌錄”所收，僅限於漢魏六朝書之記嶺南的植物部分。下述兩種“異物誌”，“誌錄”均不予收錄：一是雖記有植物，但非關嶺南者，如譙周《異物誌》、宋膺《異物誌》、《涼州異物誌》；一是雖記嶺南，但遺文未涉及嶺南植物者如《扶南異物誌》

注：

① 《新唐書·藝文誌》著錄。

②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地學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38頁。胡立初《齊民要術引用書目考證》，載《國學匯編》第二輯，齊魯大學文學院，1934年。

(二)《南方草物狀》部份

“誌錄”收錄的《南方草物狀》、《南方記》和《南州記》三種，實際

都是徐衷的書。

1. 〈南方草物狀〉

〈南方草物狀〉，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現存古籍中，最早見於〈魏王花木誌〉和〈齊民要術〉的徵引，不題撰者姓名。〈御覽〉始在〈南方草物狀〉前冠以“徐衷”之名。

“徐衷”，在戴凱之〈竹譜〉中作“徐忠”，而書名作〈南中奏〉。〈竹譜〉“筋竹”條引作徐忠〈南中奏〉者，〈御覽〉卷963“筋竹”引〈竹譜〉同條，著者作“徐衷”，是“徐忠”應即“徐衷”。〈後漢書〉李賢註、〈法苑珠林〉、〈初學記〉等徵引〈南方草物狀〉或〈南方記〉均作徐衷，但〈藝文類聚〉、〈本草拾遺〉、〈海藥〉、〈御覽〉等引〈南方草物狀〉、〈南方記〉或〈南州記〉又偶作“徐哀”、“徐表”、“徐裏”。“哀”、“表”、“裏”，應是“衷”的形誤，如“御覽經史圖書綱目”，1963年中華書局影印涵芬樓本〈御覽〉題名〈南方草木(物)狀〉作“徐哀”，清嘉慶十二年鮑崇城校宋刻本就作“徐衷”。又，〈御覽〉所引〈南方草物狀〉12處中，7處作“徐衷”，3處作“徐哀”，1處作“徐表”，1處作“徐裏”。〈御覽〉引書舛謬甚多，“哀”、“裏”、“表”與“衷”之形狀相似，致誤的可能性較大^①。

徐衷，籍里等無從考證。戴凱之〈竹譜〉引到徐忠書，而戴是南朝宋時人，則徐衷比戴要早些，但亦不出東晉到劉宋之間^②。

徐衷〈南中奏〉，唯見戴凱之〈竹譜〉徵引，可能是〈南方記〉的別稱^③。

“謄錄”收錄了〈南方草物狀〉28目。

註：

① 饒魯論〈南方草木狀〉的諸偽跡，載〈中國農史〉，1984年第3期，第1—8頁；石聲漢〈輯徐衷南方草物狀·序〉，西北農學院，油印本，1973年。

② 同①；Ma Tai-loi, The Authenticity of Nan-Fang T'sao-Mu Chung, T'oung Pao vol. LXIV, 4—5, 1978, p.226.

③ 同①石聲漢書及②Ma Tai-loi文。

2. 〈南方記〉

〈南方記〉，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可能是〈南方草物狀〉的別稱。

首先，〈南方記〉不載地名沿革、山川地理，不是地記，而是和〈南方草物狀〉一樣，僅記載嶺南地區的珍奇物產，兩書的性質是一致的。其次，“×月花色，仍連著實”，是〈南方草物狀〉的特徵句式，〈南方記〉裏也不斷出現。再次，兩書的內容往往交錯疊出，如〈要術〉卷10引〈南方草物狀〉的“都咸”、“都桷”、“夫編”等，在〈御覽〉裏均引作徐衷〈南方記〉，文字相同。作者相同，用語和性質一致，內容重出，故說〈南方記〉是〈南方草物狀〉的別稱（或先後之作）似非臆測。

六朝時代，以地名加“記”、“誌”的地記書不少；相反，象“〈南方草物狀〉”這樣的書名却絕無僅有。由於其內容是偏記一地之珍奇物產，人們在傳抄過程中以當時習見的“××記”之類而簡稱〈南方草物狀〉為〈南方記〉是很有可能的。南書北傳，賈思勰同時見到不同來源的二書而予以徵引，以致構成歧異，也是可能的^①。

“誌錄”收錄了〈南方記〉13目。

注：

^① 石聲漢《輯徐衷南方草物狀·序》，西北農學院，油印本，1973年。

3. 〈南州記〉

徐表〈南州記〉，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一般認為，它是〈南方記〉之別稱。本草書引作“徐表”是“徐衷”之訛^①，但本書仍保留其原題人“徐表”不改。亦有人認為徐表〈南州記〉與徐衷〈南方草物狀〉是不同時代的二書^②。我們採前說。

“誌錄”收錄了徐表〈南州記〉18目，全部出自本草書所引，特別是〈海藥〉所引最多，但不見他書復引。

注：

^① 石聲漢《輯徐衷南方草物狀·序》，西北農學院，油印本，1973年；許雲樵《徐衷南方草物狀輯註》，新加坡，1970年；日人和田久德《徐衷の〈南方草物狀〉について》，載《岩井博士古稀紀念論文集》，東京，1963年，第810—821頁。

② Ma Tai-Loi, *The Authenticity of Nan-Fang T'sao-Mu Chung*, *T'oung Pao* vol. LXIV, 4-5, 1978, p. 226.

4. 〈南方草物狀〉與〈南方草木狀〉

北宋以前文獻所引〈南方草木狀〉實際就是〈南方草物狀〉^①。對於今本〈南方草木狀〉的真偽，辯爭激烈^②。筆者以為，今本〈南方草木狀〉確是一部偽書，與北宋以前文獻所引的所謂〈南方草木狀〉是兩回事。學者們已經提出了充份的論據來說明這一點，如卷首所題時代之可疑，劉涓子的問題，以及今本所載 80 條植物有 60 來種有明顯造偽痕跡，以及作偽方法剖析等等^③。此外，還有一有力的證據可資補充。今本〈南方草木狀〉的“楨桐花”、“朱槿花”、“末利花”、“耶悉茗”、“紫藤”、“檣藤”六條的內容最早見於南宋陳景沂〈全芳備祖〉所徵引。根據〈全芳備祖〉卷首的韓境〈序〉和作者〈自序〉，知是書脫稿時間約在南宋理宗即位的 1225 年左右。今本〈南方草木狀〉最早著錄於 1174—1189 年間成書的尤袤〈遂初堂書目〉。〈全芳備祖〉以後，1241—1252 年間成書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予以著錄。再後，成書於 1265—1274 年間的〈百川學海〉叢書首次將它收入。這一系列現象有力地說明今本〈南方草木狀〉的成書時間當在南宋初年。北宋以前文獻所引〈南方草木狀〉的內容幾乎全不見於今本〈南方草木狀〉，這也是今本〈南方草木狀〉成書在南宋的一個佐證。

注：

① 繆啓愉〈〈南方草木狀〉的諸偽跡〉，載〈中國農史〉，1984 年第 3 期，第 1—8 頁。

② 關於真偽討論的主要論點，參見 1983 年〈南方草木狀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錄〉，華南農學院，1983 年。

③ 主要參考：繆啓愉〈〈南方草木狀〉的諸偽跡〉，載〈中國農史〉，1984 年第 3 期；陳連慶〈今本〈南方草木狀〉研究〉，載〈文史〉第 18 輯，中華書局，1983 年，第 93—100 頁；同〈南州記〉之註^④，p. 218—252。

5. 〈南方草物狀〉輯本

今有兩種〈南方草物狀〉輯本，一是新加坡許雲樵之〈徐衷南方

草物狀輯註》，1970年新加坡出版，另一種是石聲漢之《輯徐衷南方草物狀》，1973年西北農學院油印。許本系根據日人和田久德《徐衷の〈南方草物狀〉につひこ》（《徐衷〈南方草物狀〉鈎沉》）一文提供的綫索輯出，資料不全，也有訛誤疏漏之處，註釋亦較簡單。石輯本較許本嚴謹翔實，但未作註釋，亦偶有疏漏之處。

《南方草物狀》之例，僅晉代有之。其所記與異物誌相似，是嶺南地區的珍奇物產（包括動、植、礦物）。為保存引書原貌，“誌錄”仍作《南方草物狀》、《南方記》、《南州記》三書列出。

（三）地記部份

“誌錄”輯錄了十三個書名的八種地記，即：（1）裴淵《廣州記》，顧微《廣州記》，缺名《廣州記》；（2）劉欣期《交州記》；（3）沈懷遠《南越誌》；（4）魏完《南中八郡誌》；（5）俞益期《與韓康伯箋》；（6）竺法真《登羅浮山疏》，《羅浮山記》；（7）《林邑國記》；（8）康泰《扶南傳》，《吳時外國傳》，竺芝《扶南記》。

1. 裴淵《廣州記》、顧微《廣州記》、缺名《廣州記》

三《記》均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羣書屢有徵引。王國維校酈道元《水經註》所列引書目錄有裴淵《廣州記》；賈思勰《齊民要術》既引有裴《記》，亦引有顧微《廣州記》和不題撰者姓名的《廣州記》。

裴淵，《要術》引作“裴淵”；《類聚》引作“裴淵”，又引作“裴氏”；《北堂書鈔》卷144引作“裴淵《南海記》”，實即《廣州記》；《御覽》卷49引作“裴關”，是“裴淵”之誤。

裴淵《廣州記》中有“西平縣”，劉宋初置，則裴淵可能是劉宋時人，又考《水經註》祇引到裴《記》，而不見顧《記》，或酈未看到顧《記》，顧《記》成書時間稍晚。則大概是裴書在前，顧書稍後。

顧微，《要術》概引作“顧微”，他書除引作“顧微”外，或引作“顧

徽”，或“顧徽”，“微”、“徽”、“徽”三字極易形似致誤。“誌錄”概從《要術》作“顧微”。

道光《廣東通誌》卷193云：“《廣州記》，顧徽撰，佚，黃《誌》^①作一卷。謹按，此書名誌目皆未錄，惟黃《誌》有卷數，又不著年代。考《藝文類聚》引‘南海始昌’條，‘始昌’，惟宋《誌》有之，齊《誌》無。然顧徽殆宋人也。”顧《記》“葬木”條有“平興縣”，“古度”條有“熙安縣”，“金荊”條有“撫納縣”，“苞竹”條有“平鄉縣”，均為南朝宋置。顧《記》中不見劉宋以後新置地名，那末，定顧徽為劉宋時人，似可成立。

文廷式^②、張國淦^③以為顧徽《廣州記》是晉代著作。如此，顧《記》中屢見的劉宋新置地名就無法解釋了。青山定雄^④又以為顧《記》是東晉到劉宋間的作品。但從上述事實來看，把它放在劉宋似更為合適。

不題姓名的《廣州記》，有的條目，某書不題姓名，但他書題作裴《記》或顧《記》，則是某書省題或漏題。此等條目，分別歸入裴《記》或顧《記》。餘下無可歸屬者29目，列為缺名《異物誌》。考其所記地名，設置時間均不晚於南朝宋。當時似有一沒有作者姓名的《廣州記》在流傳，但無從考證是裴《記》還是顧《記》，抑或是另一書。

裴淵、顧徽，正史無傳，生平籍里難以詳考。

裴淵《廣州記》，有清王謨輯本^⑤，所輯簡略，間或雜入其他《廣州記》文；清王仁俊所輯亦簡略^⑥；蒲圻張氏輯本僅1條^⑦。

顧徽《廣州記》，《說郛》輯本，寥寥幾條^⑧；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僅載其書名，無內容。

“誌錄”收錄了裴淵《廣州記》19目，顧徽《廣州記》21目，缺名《廣州記》29目。

注：

① 黃“《誌》”，指明代黃佐《廣東通誌·藝文誌》。

②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誌》，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63年。

③ 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中華書局，1962年，第593頁。

④ 日人青山定雄《六朝之地記》，顧安譯，載《中和》，1943年第2期，第35—51頁。

⑤ 載王謨《漢唐地理書鈔》，中華書局影印本，1962年。

⑥ 載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編》，稿本，藏上海圖書館。

⑦ 載張氏《大典》。

⑧ 載《說郛》卷61，宛委山堂本。

2. 劉欣期《交州記》

劉欣期《交州記》，史誌及私家書目均未著錄。王國維校酈道元《水經誌》引書目錄有劉欣期《交州記》，《要術》亦引到，“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作《交州記》，卷內又恒作劉欣期《交州記》。

劉欣期，羣書所引或作“劉欣”、或“劉歆期”、或“劉歆之”，不見史傳，生平籍里無從考證。《御覽》卷947引劉欣期《交州記》提到“太和”。“太和”年號有五：魏明帝，晉廢帝，後趙石勒，十六國成漢李勢，北魏孝文帝。《交州記》所記是交州，當是南人所寫，不可能用魏明帝、後趙等年號，故此處“太和”應是晉廢帝的年號（366—370年）。又，南宋羅願《爾雅翼》卷28引劉欣期《交州記》有“交趾封溪縣”。封溪縣，《晉書·地理誌》屬武平郡，宋《誌》無。《御覽》卷49引劉欣期《交州記》提到“李遜”，據《晉書·孝武帝紀》云：“太元五年（380年）冬十月，九真太守李遜據交州反”。是劉欣期當是東晉宋人。

劉欣期《交州記》，《說郛》輯本^①中與植物有關的僅“古度”、“多感子”、“椰子”及“杉”四條；清曾釗輯本^②較簡略；王謨《漢唐地理書鈔》祇載書名，無內容。

“詩錄”收錄了劉欣期《交州記》20目。

注：

① 載《說郛》卷61，宛委山堂本。

② 載《嶺南遺書》第五輯，亦見於“叢書集成”初編。

3. 沈懷遠《南越誌》

《隋書·經籍誌》卷2“地理類”著錄，稱“《南越誌》八卷，沈氏

撰”。舊、新唐《誌》，《宋史·藝文誌》，宋代王堯臣等《崇文總目》卷2，南宋尤袤《遂初堂書目》“地理類”，南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8均著錄。

據《南史·沈懷文傳》，其弟沈懷遠因罪被宋孝武帝(454—464年)謫徙廣州。至465年北歸，任武康(在今浙江)令。“撰《南越誌》”。是沈懷遠在廣州有幾年到十來年的時間，北歸後就其所聞見寫此書。書中有“寧鄉縣”，始置於齊，又有“桂州”，始置於梁，如所記無後人攙雜，則其書寫成當在耄耋晚年。

沈氏《南越誌》，隋《誌》作八卷，是“誌錄”所收地記類中卷帙最多的一種。舊唐《誌》作五卷，新唐《誌》、宋《誌》均不載卷數，《崇文總目》、《直齋書錄解題》均作七卷。

《南越誌》有《說郛》輯本^①，與植物有關的僅2條。清王仁俊《玉函山房輯佚補編》所輯頗為簡略。民國葉昌燾所輯雖帙分三卷^②，亦不過八百字。嚴可均輯本較詳，錄有一百五十八事，分為二卷^③。遺憾的是，嚴本筆者目前無法得見。

“誌錄”收錄了沈懷遠《南越誌》31目。

注：

① 載《說郛》卷61，宛委山堂本。

② 載《擊淡廬叢書》，稿本，藏清華大學圖書館。

③ 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中華書局，1962年，第595頁。

4. 魏完《南中八郡誌》

魏完《南中八郡誌》，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要術》卷10引《南中八郡誌》2條，不題撰者姓名。“御覽經史圖書綱目”著錄。章宗源及姚振宗二種《隋書經籍誌考證》均認為劉淵林註左思《蜀都賦》所引魏完《南中誌》就是《南中八郡誌》，“魏完”即其作者^①（杉本直治郎認為作者應是“魏宏”^②）。《續漢書·郡國誌》劉昭註引《南中誌》“邛廣都河”條，在《後漢書·西南夷傳》李賢註及《御覽》卷791所引即作《南中八郡誌》；《後漢書·吳漢傳》李賢註引《南中誌》“漁涪津廣數百步”條，在《太平寰宇記》卷74即作《南中

八郡誌》，是章、姚二人所言當可徵信。魏完，生平籍里無從考證。

《南中八郡誌》異名較多。《要術》卷 10 引 2 條，一條作《南中八郡誌》，另一條作《南州八郡誌》；《初學記》卷 8 引作《南徵八郡誌》；《御覽》又有引作《南中八部誌》或《南中八羣誌》；《太平寰宇記》卷 74 作《南北八郡誌》；等等，均系《南中八郡誌》之訛誤。《御覽》卷 924 又作《南中八郡異物誌》。如前所述，各種異物誌多記奇珍異物，很少涉及山川地理、風土人情之類，而《南中八郡誌》所記以山川地理為主，兼及草木鳥獸，非專寫“異物”，實為地記。故以《南中八郡異物誌》為其全名者^①，似可商榷。

《南中八郡誌》的地名，《太平寰宇記》卷 177 及《御覽》卷 353 引有“永昌郡”，《續漢書·郡國誌》註引有“朱提”，《類聚》卷 87 “甘蔗”引有“交趾”，《初學記》卷 8 引有“麓泠”。三國時，永昌、朱提屬蜀，交趾、麓泠屬吳，則《南中八郡誌》成書的時間上限必在晉統一全國（281 年）以後。劉淵林註左思《蜀都賦》引《南中誌》有“建寧郡”。建寧郡在太安二年（303 年）分置為益州、平樂二郡^②。故其成書當在 281—303 年間^③。

蜀漢時，南中八郡指犍為、牂牁、越嶲、永昌、朱提、建寧、雲南、興古。而《南中八郡誌》除包括蜀漢時的南中八郡以外，還遠涉交趾、九真等郡，故“南中八郡”是兼指嶺南邊遠地區。

《南中八郡誌》，有今人王叔武輯本^④。清王謨《漢唐地理書鈔》祇錄其書名，缺內容。

“誌錄”收錄了《南中八郡誌》8 目。

注：

① 兩種《考證》均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63 年。

② 日人杉本直治郎《西南異方誌と南中八羣誌》，載《東洋學報》，第 47 卷，1962 年，第 399—401 頁。

③ 王叔武《雲南古佚書鈔》，雲南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6 頁；杉本直治郎《西南異物誌》と《南中八郡誌》，載《東洋學報》，第 47 卷，第 397—399 頁。

④ 常璩《華陽國志·南中誌》，劉林校註，巴蜀書社，1984 年。

⑤ 王叔武《雲南古佚書鈔》，雲南人民出版社，1978 年，第 5—6 頁。

① 戴王叔武《雲南古佚書鈔》，雲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

5 俞益期《與韓康伯箋》

《水經·溫水註》云：“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在南，與韓康伯書曰……”。這是俞益期寫給韓康伯的書信。“遠適在南”，指流寓交州，把在交州所見熱帶植物的特異情況告知韓康伯，現在所知是檳榔和再熟稻等。俞益期生平不詳。他到交州大概是避俗而去，流寓遠域（“適”雖通“謫”，但這裏作“謫”解不妥）。韓康伯是東晉中期人，《晉書》有傳，曾任豫章太守，又《世說新語·德行》說他曾任丹陽尹。俞是豫章人，可能遠適異域時正在韓的任內，並得到韓的同情，故《箋》中有檳榔異樹“弗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之語。

黃逢元以為隋《誌》卷4所錄亡書《俞希集》是俞益期書，“益期”是其字①。但不知所本。

“誌錄”收錄了俞益期《與韓康伯箋》5目。

注：

① 清黃逢元《補晉書藝文誌》，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63年。

9. 竺法真《登羅浮山疏》，《羅浮山記》

二書均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王國維校《水經注》所列引書目錄祇有《羅浮山記》，不提撰者姓名。《類聚》多引之。《要術》卷10引作竺法真《登羅浮山疏》，而《類聚》、《御覽》所引多作“竺法真《登羅山疏》”，是省“浮”字。唐李吉甫《元和郡縣誌》卷32云：“博羅縣羅浮山在縣西北二十八里。羅山之西有浮山，蓋蓬萊之一阜，浮海而至與羅山並體，故曰羅浮”。是“羅”、“浮”實為一山。《御覽經史圖書綱目》二書名俱錄。

竺法真，不見於史傳，生平籍里不詳。文中提到“元嘉末”，則可能是南朝宋末到齊梁間人。

清代文廷式、丁國鈞、黃逢元三種《補晉書藝文誌》均認為《羅浮山記》的作者是袁宏①。

“誌錄”收錄了竺法真《登羅浮山疏》6目，《羅浮山記》9目。

注：

① 三種《補晉書藝文誌》均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63年。

7. 《林邑國記》

林邑國始建於漢末，其地在今越南中部。

王國維校《水經注》所列引書目錄有《林邑記》，《水經注》中屢引之，《要術》引作“《林邑國記》”。隋《誌》著錄“《林邑國記》一卷”。其撰者姓名等無法考證。成書的時間可能在晉①。

《林邑國記》主要記地理沿革、山川、風俗、傳說等，兼記物產②。“誌錄”收錄了3目。

注：

① 文廷式《補晉書藝文誌》，載《二十五史補編》，中華書局，1963年。

② 參見《水經注》所徵引。

8. 康泰《扶南傳》、《吳時外國傳》、竺芝《扶南記》

三書均不見史誌及私家書目著錄。《梁書·諸夷傳·海南》曰：“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王國維校《水經注》所列引書目錄有康泰《扶南誌》和竺芝《扶南記》。羣書所引又或作《吳時外國傳》、《交州以南外國傳》，或作《扶南土俗傳》等。

佛馱耶舍、向達認為康泰書是《吳時外國傳》及《扶南記》。朱應書是《扶南異物誌》①；又認為竺芝或親到扶南國亦撰《扶南記》。《交州以南外國傳》是《吳時外國傳》的別稱。《梁書·劉杳傳》提到的朱建安《扶南以南記》，日人渡部武認為就是《扶南異物誌》，“建安”可能是朱應的字②。這是一種推測。

扶南，在今柬埔寨，約公元一世紀建國③。公元三世紀，扶南國王范曼在位時，積極開拓疆土，成為東南亞最強大的國家。七世紀中被真臘所滅，存在六個多世紀。扶南有優越的自然與地理條件，是古代東西方間的海上橋樑④。“誌錄”收錄了《扶南傳》6目，《吳時外國傳》4目，《扶南記》2目。

注：

① 佛馱耶舍《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輯佚》，載《史學雜誌》1929年第1期。向達《漢唐間西域及海南諸國古地理書叙錄》，載《北平圖書館館刊》，1930年第12月號。朱應《扶南異物誌》，隋《誌》、二唐《誌》著錄。

② 日人渡部武《朱應·康泰の扶南見聞輯本稿》，昭和六十年(1985年)。

③ 《梁書·扶南傳》；《南齊書·扶南傳》。

④ 周中堅《扶南——古代東西方的海上橋樑》，載《學術論壇》，1982年第3期，第52—57頁；英國D.G.E.霍爾《南東亞史》上冊，中山大學東南亞歷史研究所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

地記，南北方均有，內容豐富多彩，在方誌學上稱其為中國地方誌的雛形或古方誌^①，活躍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在某種程度上，它反映了這一時期的社會生活。宋以後基本上為地方誌所替代。地記的體裁和內容的側重點因時因地而異，很不一致。開發較早的地區如中原，側重於沿革、山川、故城、陵墓、奇觀、津渡、耆舊等的記載；而開發較晚的地區如嶺南，則多記載山川、地理、風俗、草木、鳥獸、魚貝、礦物、珠玉、傳說等^②。“誌錄”所輯錄的是嶺南地記中記載熱帶亞熱帶植物的部份，非專記嶺南的地記不錄；雖是專記嶺南，但遺文與熱帶植物無關者如王韶之的《始興記》，亦不錄。

注：

① 張國淦《中國古方誌考》將“志錄”的三部份的書均有收入，中華書局，1962年；黃憲《方誌論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43頁；劉光祿《中國方誌學概要》，中國展望出版社，1983年，第23—25頁。

② 日定青山定雄《六朝之地記》，顧安譯，載《中和》，1943年第2期，第39—57頁；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254頁；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339頁。

二、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的特點

後漢至隋唐，是中國古典植物學的形成時期，出現了不少與古典植物學發展有重要關係的著作。除農書外，基本上可以分為四

類：(1)本草；(2)草木疏；(3)專譜；(4)“誌”、“記”等。“誌錄”所收是第四類中專門記述嶺南的植物部份，與其他三類相比，此類更具有某些獨到之處。

(一)“誌錄”是中國最早記

載嶺南的植物學文獻

1. “誌錄”之前，很少有嶺南植物的記載

“誌錄”之前，現存與植物關係較大的文獻主要有《詩經》、《楚辭》、《爾雅》三種。

《詩經》是西周至春秋的一部詩歌總集，書中提到了132種植物^①。據研究，分別屬於59科。其中種類最多的是菊科、禾本科、薔薇科和蓼科。分佈區域包括溫帶及中亞熱帶以北，其南界沒有越過長江^②。

《楚辭》是戰國到漢代的辭賦總集。據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③，《楚辭》涉及植物55種。分佈區域向南有所擴展，以長江中游一帶的植物種類居多，如橘、荷、杜若等，基本上屬於中華中亞熱帶區系植物，其南界達到了今中亞熱帶常綠闊葉林南界。

《爾雅》是先秦至漢代成書的一部字書，不是一時一人的作品。今本共十九篇，主要是訓釋經典文詞和名物。其中《釋草》、《釋木》兩篇，以訓釋各種植物的通名與別名為主，記載草220種，木92種^④。分佈區域仍在南亞熱帶以北。

無論是《詩經》、《楚辭》還是《爾雅》，均沒有記載祇能生長在南亞熱帶和熱帶亞洲地區的植物，如龍眼、檳榔、檳榔、椰子等。這種現象主要是由於嶺南開發較晚，當時的政治經濟中心在黃河流域，特別是中原人民對嶺南不甚了解所產生的。

嶺南在秦統一中原之前，社會經濟發展還落後於中原，鐵器還處在受崇拜的地位^⑤，經濟活動還處在以物易物的實物貨幣狀

態^⑥。因此，儘管許多嶺南特有植物在當地人們的生活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人們却没有條件去深入認識並用文字記載它們。由於交通閉塞，中原人民對嶺南所知甚少，更不可能對嶺南植物有深入的瞭解。《呂氏春秋·本味》篇雖然提到某些嶺南植物，但祇是提名而已，而且正由於得自傳聞，沒有真正瞭解，因此有的植物還帶有神話色彩。所以秦以前基本上沒有嶺南植物的資料。

中原人開發嶺南始於公元前214年。《史記·秦始皇本紀》曰：“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史記·南越列傳》亦載：“秦時已併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與越雜處。”南海、桂林、象郡的地理位置相當於今廣東、廣西大部 and 越南中北部。

秦始皇開發嶺南，修築馳道，打開了嶺南同外界交往的通道；設立郡縣，徙民雜處，實行“耕戰”，揭開了嶺南開發的序幕，為以後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但自秦統一至漢初，中原大地戰亂不斷，嶺南的政治、社會也不穩定，沒有留下嶺南特異物產的記載。

西漢時期，漢武帝在平定呂嘉叛亂後，在南越設立了交趾七郡及珠崖、儋耳共九郡。較之秦三郡而言，統治力量加強了。“與民休息”的政策使嶺南的經濟有了較快的發展^⑦。西漢前期，鐵器在嶺南尚未普遍使用^⑧。從墓葬發掘來看，當時的嶺南較多地保存了其固有的生產方式。到西漢中期，出現了“榦欄”構築，說明當時的人們已經過着定居生活，並在農業生產中使用了厩肥^⑨。再到西漢後期，由於牛耕和鐵器的廣泛使用，農業生產有了較大發展。西漢後期墓葬中出土的小米、高粱、梅、李、橄欖、酸棗、花椒等^⑩，一方面反映了這一發展，另一方面說明當地人民已開始重視本土的特有植物。這是中國關於嶺南植物的最早實物材料。

同時，中原人民對嶺南植物也有了一定的瞭解。司馬相如（公

元前 179—前 117 年)《上林賦》最早提到了一些南方植物名稱，如盧橘、枇杷、楊梅等。據《西京雜記》和《三輔黃圖》記載^①，漢武帝的上林苑中曾移植龍眼、荔枝等，均不成活。這一方面反映了統治階級生活的奢靡，另一方面也影響人們對嶺南植物有較多的注意。雖然如此，後漢之前，仍然基本上沒有嶺南植物的記載。《上林賦》雖然提及了一些南方植物，但祇提到名稱，而且是文學作品，不同於植物學文獻，沒有也不可能對提及的植物進行植物學方面的闡述。

注：

① 關於《詩經》記載植物種類，衆說不一。黃希齡據顧高棟《毛詩類釋》說有 137 種，苟萃華說逾 200 種。這裏採用陸文郁說，見陸文郁《詩經草木今釋》，天津人民出版社，1957 年。

② 苟萃華等《也談我國的生物分類學思想》，載《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1 卷第 2 期，第 169 頁。

③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非僅疏《離騷》一篇，實際包括了整個《楚辭》。吳書有《叢書集成》初編本。

④ 袁傳宓等《生物學史話》，江蘇科技出版社，1981 年，第 52 頁。

⑤ 徐恒彬《漢代廣東農業初探》，載《農業考古》，1981 年第 2 期，第 56 頁。

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1981 年，第 474 頁。

⑦ 【越南】陶維英《越南古代史》，劉統文等譯，商務印書館，1976 年，第 469 頁。

⑧ 徐恒彬《漢代廣東農業初探》，載《農業考古》，1981 年第 2 期，第 57 頁。

⑨⑩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 年，第 438 頁，第 440 頁。

⑪ 《西京雜記》，一般認爲是晉葛洪所撰。《三輔黃圖》成書在晉後，後人有掩飾。

2. “誌錄”是嶺南開發的產物，它最早記載了嶺南植物

“誌錄”的時代上自後漢下迄梁陳，特別是六朝時代，正是嶺南的政治、經濟迅速發展的時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爲“誌錄”是嶺南開發的產物。

東漢時期，政府對嶺南的統治措施基本沿襲西漢，社會安定，加上與中原技術文化的交流，嶺南的政治經濟都得到了較快的發展。東漢前期墓葬中常是成套出現象徵大地主莊園生活的田園

宅院、備人車馬、畜禽用器^①，說明莊園經濟開始出現，並有了一定的發展。莊園經濟的產生。需要一定的生產技術水平作前提，據初步統計，廣州出土的漢代鐵器達300件以上，種類有鐵斧、鐵口鋤、鐵鎌、鐵刀、鐵鑿、鐵削等，其中與農業生產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鐵器70餘件^②，說明當時農業生產的分工已較細緻。東漢後期的水田陶船模型說明當時的水稻生產技術已達到了相當的水平^③。

生產與經濟的發展不僅促進了社會的發展，也給統治階級的享樂生活創造了物質條件。爲了享受嶺南的珍貴物產，西漢始在南海郡設立了圃儻官，掌歲貢龍眼、荔枝、橘、柚等珍菓^④。這是秦統一嶺南之後關於嶺南貢獻的記載。東漢前期，貢獻之風更盛，往往是“競事珍獻”^⑤，《後漢書·和帝紀》也記載：“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走險，死者斷路。”楊孚《異物誌》亦曰：“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爲了縮短繞道滌海而至京師的路程和避免風險，貢獻路綫亦改海道爲陸道。章帝“建初八年(83年)，(鄭弘)代鄭衆爲大司農。(嶺南貢獻)皆從東冶(今福州)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繫。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爲常路”^⑥。於是洛陽與嶺南之間有了徑直的陸道。又，嶺南地區盛產香料植物，如沉香、薰陸香、楓香等。焚燃香料的薰爐，在西漢中期以後的墓葬中漸多，東漢時尤爲普遍^⑦。說明香料已爲統治階級所大量利用。“誌錄”中大量的香料植物記載正是這種利用的佐證，同時也說明人們對嶺南植物有了進一步的感情與認識。

貢獻是中原人民了解嶺南特有物產的窗口。但是一般人祇知道嶺南特有的物產是中原沒有的東西，實際並不很瞭解。楊孚生當後漢章帝、和帝時期，正值貢獻之風極盛之時，他是南海人，對嶺南物產較爲熟識，他站在反對奢靡的立場上，指嶺南產品爲“異物”，特寫《南裔異物誌》一書以規諫當道，第一次對嶺南“異物”(主要包括植物和動物)作了具體記載，是我國記述嶺南植物的最早文

字資料，而“異物誌”的書名自楊孚創用之後，自漢至晉，盛極一時。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嶺南沒有那麼多的戰亂，長時間顯得比較太平安寧，經濟發展很快。俞益期《箋》說交州自後漢初的任延始教耕犁以來，發展有“兩熟之稻”，“米不外散，恒為豐國”，並說“桑蠶年八熟繭”。西晉晚期砌墓碑的銘記中，常見“永嘉世，九州空，餘吳土，盛且豐”，“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皆平康”等吉語銘文^⑧，說明嶺南社會安定，生產豐盛的情景。廣東連縣永嘉六年（312年）墓中，除井的模型外，還有一件犁田耙田的模型，水田分為兩部份，各有一人用牛耕、耙^⑨。畜拉犁、耙的出現，說明了當時水田耕作技術的提高。由於生產發展，人口增加，郡縣的設置也隨時代的發展而激增。據統計，西漢末平帝時（公元2年），嶺南祇有7郡55縣，歷東漢兩晉到劉宋孝武帝時（公元464年），郡激增至21，縣激增至193^⑩。這有力地說明政府對嶺南的重視，而嶺南經濟與生產技術發展水平已與江南基本一致，遠不是落後閉塞之地了。

經過東晉、南朝的重點開發和經營，嶺南的社會經濟和生產技術得到了不斷的發展和提高。嶺南存在着特定的地理條件，生長着與內地不同的多種珍奇異物，即“異乎吾所聞，異乎吾所見”的“異物”，隨着嶺南進一步的發展，激發流寓或涉足其地的人士，就耳聞目睹所及把一些“異物”記載下來，使之流傳中土，以廣見聞。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產生了多種的“誌”、“狀”、“記”之類，而這種“狀”、“記”，東晉以後尤具特色。物以罕見為“異”，一旦熟識之後，“異”的程度也大為減色。從“誌錄”所輯的25種書中，可以明顯地反映出嶺南物產記錄的從“異”到不異的過程。在西晉以前之名為“異物誌”者，到東晉以後不再出現，而代之以“狀”、“記”和一般的地理誌。這不是偶然的，應該是東晉特別是南朝進一步開發和發展嶺南經濟的結果。自東漢鄭弘打通入桂（零陵一路入廣西）入粵（桂陽即今湖南郴縣，此路入廣東）的陸道之後，到南朝，隨着社會生產的發展，中土與兩廣之間，交通更為暢便，對嶺南物品已不感

到怎樣奇異了，所以用不着以“異物誌”名書，而以標名“狀”、“記”更爲確切了。從“異物誌”到“狀”、“記”的變化，透露出“誌錄”是嶺南開發的產物，也透露出到了“狀”、“記”時代，嶺南的社會經濟有着長足的發展。

注：

①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1、442頁。

② 徐桓彬《漢代農東農業初探》載《農業考古》，1981年第2期，第56頁。

④ 《漢書·地理誌》

⑤ 歐大任《百越先賢誌·機乎膏》，《叢書集成》初編本。

⑥ 《後漢書·鄭弘傳》

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廣州漢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478頁。

⑧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編《新中國的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536頁，第463頁。

⑩ 梁方仲《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3. “誌錄”的地域之廣和記載植物的豐富

“誌錄”所述及的地域，南達今兩廣、越南、柬埔寨南部及我國的南海諸島，東及福建沿海，北到湖南、江西南部，西涉今西南地區東南部。以自然地理劃分，大致包括今五嶺以南、武夷山以東、苗嶺哀牢山一綫以南的廣大地區，兼含毗鄰地帶和越南、柬埔寨的部份地區。由於地域遼廣，而以南嶺爲中心，故以“嶺南”名之。“誌錄”所記，既有專記一地的，亦有泛記嶺南的。泛記嶺南的有：楊孚《南裔異物誌》、萬震《南州異物誌》、薛瑩《荆揚已南異物誌》、徐衷《南方草物狀》、沈懷遠《南越誌》、魏完《南中八郡誌》等。專記一地的有：沈瑩《臨海異物誌》、三種《廣州記》、劉欣期《交州記》、竺法真《登羅浮山疏》、《羅浮山記》、《林邑國記》、《扶南傳》、《扶南記》等。有人認爲《臨海水土異物誌》所記僅限於三國時的臨海郡^①，實際所記範圍頗廣，包括了今浙閩沿海以至臺灣島。

“誌錄”記載了豐富的嶺南植物，計《異物誌》部份118種，《南方草物狀》部份59種，地記部份184種，三部份合計361種。除去

三部份重複記載的植物不算，實記載了 235 種嶺南植物。以各書引到的條數計，包括重文在內(但不包括省引的重文)，則共有 563 條。較之“誌錄”之前基本上沒有嶺南植物記載自不必言，即使比較隋唐以後的幾部大型本草書，“誌錄”所收嶺南植物的種類仍然是豐富的。

據森村謙一^①對我國隋唐以後幾部大型綜合性本草書新收錄的植物種類的考察表明：《新修本草》新增南方系^②植物 26 種，《證類本草》104 種，《本草綱目》48 種，三種合計 178 種(僅限於考訂出物學屬種的植物，餘不計在內)，其中大部份是嶺南植物。從後漢前期到南朝，歷時約 500 年，“誌錄”記載的嶺南植物多達 235 種，而自隋唐到《本草綱目》，歷時近 1000 年，新增嶺南植物祇有 178 種的大部份，相差很多。因此，“誌錄”不僅是中國最早的嶺南植物文獻，而且是考察嶺南早期發展的重要史料。

注：

① 張崇根《臨海水土異物誌輯釋·自序》，農業出版社，1981 年。

② 日人森村謙一《歷代綜合性本草書中新收錄的植物品種的考察》，徐進譯，載《科學史譯叢》，1982 年第 3 期，第 42—67 頁。

③ “南方系”是指從南方國家傳來的以及限於中國中部以南地區的植物品種。

(二)“誌錄”是中國最早的一批

較系統完整的植物學文獻

較系統完整的植物學文獻，這裏是指以植物為主體的涉及其名稱、類別、性狀、生長規律、生態、利用、產地等古典植物學範疇的獨立篇章或專門著作。因為它具備了現代植物誌的某些基本要素，祇是沒有詳盡的自然分類系統，所以不妨稱之為“類植物誌”。

1. “誌錄”之前只有零散的植物資料

距今約 7000 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和距今約 6000 年

的西安半坡村遺址出土的陶器，如釜、鉢、盤、盆等上有不少植物的繪圖。這些繪圖多數是象徵着草木或穀物繁生的形狀。甲骨文中亦不乏植物的名稱及與植物有關的資料。這些中國現存最早的關於植物的圖形和文字材料，祇能以原始粗樸的形態出現，而文字也離不開象形。

自西周開始，特別是春秋戰國以後，由於鐵器的使用和生產技術的提高，農業、手工藝及醫藥實踐等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人們對植物的了解與認識也有所提高，不僅有植物名稱的記載，也出現了一些記述植物種類、形態、生態和用途等的資料，不過都是零星的。這裏仍以《詩經》、《楚辭》和《爾雅》為例。

《詩經》三百篇，其中與植物有關的是一些採集、利用與農事經營的詩句，而更多的却是文學修飾句。在這些修飾句中，植物往往被用來襯託某一場景，某一事物或某種情緒，所以它是客體，不是主體。這就決定了不可能有一種或多種植物的獨立篇章，也不可能較系統、詳細的植物性狀、生態等的記述，而祇能是零零散散的描寫：或是植物生長的一種狀態，或是植物的某一器官，或是某種植物的生境，或是一種植物的某種用途等等，並且往往還以“比”、“興”的“擬人”形式出現。因此，《詩經》中充其量祇有人們在生產實踐中對植物經驗觀察的零星記錄，從植物學的角度來看，祇能說它提到了某些植物種類，涉及了一些零散植物學知識。

《楚辭》中亦有不少與植物有關的資料，與《詩經》一樣，對植物的描寫往往是用來抒發某種感情，很少有科學角度的東西，亦無完整與系統可言。

《爾雅》把草木列出專篇進行解釋，較之《詩經》、《楚辭》將植物作為客體而言，是一大進步。《釋草》、《釋木》運用同屬性植物的類比來區別植物種類，在植物分類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①。儘管如此，《爾雅》主要是訓釋了植物的通名與別名，祇是一部字書而已，不是植物學專著或植物誌。

此外，先秦著作如《管子》、《山海經》、《月令》、《夏小正》、《周禮》、《呂氏春秋》等，也提到了一些植物，但對植物記載與描述同樣處於零散、從屬的狀況。

還有，秦以前出現了一些種樹和醫藥的書^②，也有個別的農書^③，由於這些書早已散失，其性質和內容不得而詳。《漢書》多次提到本草^④，說明本草一類的書出現很早。據研究，這些本草的內容可能大部份保存在《神農本草經》中，亦無系統與完整描述可言。

總之，先秦至西漢，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人們積累了越來越多的植物知識，通過各種途徑得到流傳。以現存的有關文獻觀之，對植物的記載與描述往往比較零散而且多混雜於其他文獻之中，《爾雅》雖有專篇，亦乏系統描述。所以祇能說是一些與植物學有關的零散資料。這一現象說明，儘管原始農業起源很早，人們與植物的接觸由來已久，經過長時期的生產發展，植物及植物產品在人們的生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但由於社會意識及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人們僅注意了植物的利用如食用、藥用、器用，還不可能對植物作詳細研究。

所以有理由認為，“誌錄”之前中國沒有產生比較系統完整的古典植物學文獻。

注：

① 夏緯瑛《爾雅中所表現的植物分類》，載《科學史集刊》第4輯，1962年，第41—46頁。

② 《史記·李斯列傳》：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上書曰：“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

③ 見《漢書·藝文誌》

④ 《漢書·郊祀誌》說成帝（公元前32—前7年）之前已有“本草待詔”官，《漢書·樓護傳》說樓護能“讀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漢書·平帝記》曰：“舉天下通知方術、本草者。”

2. “誌錄”在漢魏六朝植物學文獻中具有鮮明特色

漢魏六朝產生了許多較系統完整的植物學文獻，除農書外，可

分爲四類，即“誌”、“記”類，本草類，草木註疏類和專譜。“誌錄”屬於“誌”、“記”類。

爲了便於討論，這裏先把四類著作作一簡單的介紹。

中國現存最早的醫藥典籍是《神農本草經》，收入藥物 365 種，其中植物和植物性藥佔大多數。對植物的記述以藥性爲主，沒有涉及植物的形態、特性等，其格式可歸納爲“藥物名+藥性+功用+別名”。其後本草書雖然數量較多^①，但與植物學關係較大的却祇有《神農明堂圖》^②、《靈秀本草圖》^③、《桐君藥錄》、《神農本草經集註》和《名醫別錄》。前二書可能是中國最早的藥物（包括植物）圖譜。據《證類本草》引陶弘景言，《桐君藥錄》三卷，對植物多“說其花葉形色”，大概是中國最早涉及植物形態以辨別藥草的本草書籍。梁陶弘景之《神農本草經集註》和《名醫別錄》較多地涉及了植物的形態、產地和利用，並把原書的“草石不分，蟲獸不辨”的雜揉狀態改變爲類聚羣分，初步形成了本草的分類體系，是這一時期本草書中發展的最高階段。

草木注疏類有《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和《離騷草木蟲魚疏》^④（以下簡稱爲《毛詩疏》和《離騷疏》）。《毛詩疏》，三國吳陸璣撰。《疏》對植物的考證包括異名、形態、生境、產地、用途、傳說等項，每種植物所及項目，詳略不等。《離騷疏》，梁劉杳撰，佚，內容不詳。此外，這一時期有孫炎、郭璞等爲《爾雅》作註，其中也有些草木資料。

專譜主要指戴凱之《竹譜》，記載了南方禾本科竹亞科的植物幾十種。體例是四字韻語，其下有註文。

“誌”、“記”類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在泛述或綜述中，部份地涉及植物，如張華《博物誌》和郭義恭《廣誌》。《博物誌》繁蕪雜亂，內容多憑傳聞，誌怪不經之談頗多，並有後人摻雜成份，其中部份內容與植物有關，其植物學水平遠不及《廣誌》。《廣誌》原書已佚，但羣書所引甚多，清馬國翰輯本達 200 餘條，其中大部份與生物有關，記載了不少嶺南植物，對植物的描述包括名稱、產地、形態、特

性及用途等項，具有特色，但非專記嶺南。二是兼述或專述地區性植物，包括各種《異物誌》、《南方草物狀》和地記等。“誌錄”就是輯錄了這類“誌”、“記”中的嶺南植物部份而成，從而構成爲漢魏六朝植物學文獻中具有特色的重要組成部份。

從以上的簡短介紹可以看出，後漢至隋，本草書雖然在植物學方面有了較大發展：對植物的記述由簡單的文字敘述向圖文並茂邁進，由簡單的記述向較全面的描述發展；但“本草”的性質決定了它祇能將植物的藥用特徵放在首位，以研究探索其藥性、藥味及其功用爲主，不可能對植物的形態、生長發育、生態分佈等植物學方面的內容作深入研究，縱使有形態記錄，也極簡單。較多地描述形態的本草書或圖譜，是唐代特別是宋代以後才有的。草木註疏雖然較之原書的僅題植物名稱提高了一步，但它往往以考鏡源流爲己任，內容多來源於書本，或引經據典，或採拾傳聞。而且無論是本草書還是草木註疏書，記述的植物大都分佈在南亞熱帶以北地區，很少涉及嶺南的特有植物種類。《竹譜》記載的雖然大都是南方植物，却祇限於竹亞科。“誌錄”則迥然不同，具有它的鮮明特色：

第一，“誌錄”對植物的記述較完整而系統，具有豐富的植物內容，體現的植物學水平比本草書要高、就是草木疏也往往相形遜色，試舉三例，以見一斑：

“椰樹，大三四圍，長十丈，通身無枝。至百餘年。有葉狀如蘇菜，長丈四五尺，皆直竦指天。其實生葉間，大如升，外皮苞之如蓮狀。皮中核堅。過於核，裏肉正白如鷄子，著皮，而腹內空：含汁，大者含升餘。實形團團然，或如瓜囊。橫破之，可作爵形，並應器用，故人珍貴之。”——萬震《南州異物誌》“椰”

“檳榔，三月花色，仍連著實，實大如卵。十二月熟，其色黃；剥其子，肥強不可食，唯種作子。青其子，並剥取實曝乾之，以扶留藤、古黃灰合食之，即滑美。亦可生食，

最快好。交趾、武平、興古、九真有之也。”——徐衷《南方草物狀》“檳榔”

“益智，葉如蕺荷，莖如竹箭。子從心中出，一枚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爲糝，味辛。”——顧微《廣洲記》“益智”

第二，“誌錄”的內容主要來源於實際調查與觀察。上舉分別採自《異物誌》、《南方草物狀》、地記三部份的三段文字，不僅從莖到葉、從花到菓對植物的形態特徵、菓實結構、生長規律等描述得準確切實，細緻入微，同時也包括了產地、利用與加工方法。如果沒有深入認真的實際觀察，這些文字是很難憑空杜撰的。這樣的細緻描述在唐以前的本草書本身是絕對沒有的，就是以後，本草書爲了鑒別藥草，還大量的引錄“誌錄”的資料作爲參證，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

第三，“誌錄”記載的是嶺南植物，爲其他三種文獻所缺，而如前所述，“誌錄”所記種類之多，範圍之廣，更使其他三種書瞠乎其後，無可比擬。《異物誌》與《草物狀》部份，專門記載嶺南特有物產，植物是其重要組成部份。這些專門文獻前所未有，其在植物學史上的地位也是其他三類文獻所不能替代的。

總之，“誌錄”具有自己的地域特色和特產特色，嶺南“類植物誌”的大量湧現，是隨着叩開嶺南大門和六朝的開拓經營應運而生的，有其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不是其他任何文獻所能望其肩項的。正因如此，“誌錄”在這一時期的植物學文獻中，以其鮮明的特色展現在我們面前，很值得我們珍視。

注：

- ① 據《隋書·經籍誌》所錄，除當時流傳的 20 餘部外，亡佚的約達 20 部。
- ② 《神農明堂圖》一卷，隋《誌》著錄，據姚振宗考證即《本草圖》。
- ③ 《靈秀本草疏》，隋《誌》是原仲平撰。
- ④ 隋《誌》題《離騷草木疏》，兩唐《誌》題《離騷草木蟲魚疏》，《梁書·劉杳傳》稱《楚

群草木疏》。

綜上所述，人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爲了更好地利用植物，總是在不斷地擴大與加深對植物的認識，積累的植物知識也越來越豐富，植物文獻也自然產生和逐漸充實了。但由於社會意識與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早期與植物學有關的資料往往是僅提及植物名稱，或略涉某些植物知識，顯得零散而雜亂，且多處於客體的位置附屬於非植物文獻。漢魏六朝時期，隨着嶺南的開發、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人們對植物的認識逐漸向系統、完整的方向發展，許多重要的植物學文獻如“誌”、“記”之類乃應運而生。就記載性質來說，這些“誌”、“記”已遠遠擺脫“葛之覃兮，施於中穀，維葉萋萋”一類或“荅，山葱”一類的詩歌或釋名形式，而向描述植物性狀等方面邁步；就植物生長地域來說，則越過黃河和長江，進入了珠江、閩江等水系的嶺南地區。因此，“誌錄”第一次記載了豐富的嶺南植物不是偶然的，有它的社會經濟條件，尤其和嶺南的開發分不開。“誌錄”的記載突出地體現了：由簡單釋名到具體記述的轉變，由零星雜亂到完整系統的轉變，由從屬附屬到獨立專書的轉變，從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有相當科學價值的古典植物學文獻。如此這些都很好地體現了這一時期植物學發展水平的提高。

三、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的科學成就

如前所述，“誌錄”是漢魏六朝時期植物學文獻的重要組成部份而具有自己的特色，體現了這一時期中國植物學發展水平的提高。下面就“誌錄”在古典植物學方面取得的科學成就加以析述。

(一)關於植物形態

古代，人們最先注意的是對植物表現形態的觀察和認識，並借

以區分植物種類，以便更好地利用。這種觀察和認識，到“誌錄”時代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精確程度，它最早對植物的根、莖、葉、花、葉作了較系統全面的描述，並認識到了某些植物器官的特殊功能。

1. 根

根是植物長期適應陸地生活中發展起來的器官，構成植物的地下部份。

(1) 根的功能 根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固定植物體和支持地上部份。“根深抵固”見於《韓非子》，人們對這一認識是很早的。“誌錄”則進一步作了特種觀察和記錄。例如，貝多樹不定根的支撐作用（見下）。又如《臨海異物誌》說：“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綠樹而作上下條。”所說“附樹作根”，顯然是一種附樹吸取養分的寄生根。又說“作上下條”，明顯是針對“軟弱”即莖不能直立而言，當是指從莖幹的或上或下長出一種不定根，幫助起固定作用。根的另一主要功能是從土壤中吸收水份和溶解於水中的無機養料，即為植物提供“粗食糧”，因此，斬斷根系就等於切斷了植物生活物質的來源。人們在採取沉香時往往必“先斷其根”，使植株朽爛。說明他們已經很清楚地懂得了根與植株體生命的依存關係。

(2) 根的變態 某些植物，由於長期適應其所生長的環境會產生一些變態根。變態根以“氣根”最為典型，如《林邑國記》說：“播移樹，柯節發根下垂，虛中森羅，望之似懸髮。”“懸髮”一詞說明是“根”不入土的“氣根”。“虛中森羅，望之似懸髮”，把氣根的生長狀態與數量之多（“森羅”）表達得準確無疑。氣根通常不入土，但亦有入土的，如貝多，顧微《廣州記》說：“枝柯去地四五丈，作懸根生地，便大如本株形，一樹亦可有數十根如本形。”“懸根生地”，顯然是指入土的氣根，之所以長得“大如本株形”，是為了幫助主莖支撐龐大的樹冠，所以又稱這種氣根為“支柱根”。以上所述變態根是中國古代關於熱帶亞熱帶植物變態根的最早記載。劉宋以前，人們能認識到從植物莖上長出的某種器官是“根”而不是“莖”或“枝”，

是很有見識的。

(3) 根與莖的交叉 甘蕉的地下莖往往增生膨大成爲根狀莖。“根似芋魁，大者如車轂”(《南州異物誌》)的描述，顯然是把根狀莖當作“根”了。甘蕉根狀莖的節上能向下長出不定根，即使時至今日，嶺南鄉間也仍把甘蕉的根狀莖叫做“甘蕉根”。所以，就現代植物學來說，把根狀莖當作根是不合適的，但由於根狀莖長在土中，外形象根，又能長出不定根，古人說它是“根”，今人俗語也叫做“根”，還是可以理解的。又，“似芋魁”的比喻很形象，因爲“芋魁”雖是一種球狀莖，與甘蕉根狀莖的形態却極爲相似，且都具有營養繁殖的功能。這不能不歸因於古人的精細觀察。

2. 莖

莖是維管植物體軸的地上部份。《說文》曰“莖，草木榦也。”是正確的。由於植物進化程度的差異，莖有各種生長習性，如直立莖、攀緣莖、纏繞莖等。“誌錄”雖然沒有這些名稱，但都有所涉及。如檳榔，“引莖直上，其狀若柱”(缺名《異物誌》)，把直立主莖描述得形象生動，狀態突出。“誌錄”中的多種“木”和一些“菓”、“草”，都反映是一種直立莖。再如沖洞，“苗蔓如土瓜”(缺名《廣州記》)，“蔓”一詞說明不是直立莖，而“土瓜”即葫蘆科的王瓜，莖具“捲鬚”，說明沖洞是一種攀緣莖。又鍾藤，“此藤纏裹樹，樹死……”(《臨海異物誌》)，很明顯，說的是一種纏繞莖。

除了記載莖的各種生長習性外，“誌錄”對植物莖形態的描述形象貼切，也比較科學。

(1) 節和節間 莖與根的主要區別之一是莖具有節和節間。“節”與“節間”二詞“誌錄”中就已使用。如：箭竹，“通竿無節”，筍，“節間相去侷促”(均缺名《異物誌》)等。節間的長短隨植物的種類而有差異，“通竿無節”並非無節，而是節間較長罷了，“相去侷促”則是指節間特短。“誌錄”爲了易於表達具體形象，往往藉助於衆所共知的實物印象作類似相比的描述。如“檳榔，若筍竹生竿，種之

(積久)精硬”(缺名《異物誌》),一句“若筍竹生筍”,既說明了檳榔莖上有節環,而且說明了檳榔與竹筍期的竹一樣,節環是由葉的脫落而顯現的。對節環的另一種類比方法是說山檳榔“榦似蔗”(《登羅浮山疏》),甘蔗莖最明顯的特徵就是節環,山檳榔的莖榦節環,確實象甘蔗。反過來,對甘蔗節環的描述,又藉助於“竹”,說甘蔗“頗似竹”(《南中八郡誌》)。對檳榔說是“若筍竹”和“榦似蔗”,對甘蔗說是“頗似竹”,往復比較,這樣的描述既具體易知,又生動貼切,說明“誌錄”對檳榔和甘蔗莖的生長及形態特徵觀察得很細緻。

(2) 分枝 分枝級數及分枝方式是某些植物種類的又一特徵。但有些植物分枝級數較低或者根本不分枝,如椰樹,“無枝條”,“通身無枝”。椰樹的確不分枝,祇有20—30片葉叢生於莖頂。檳榔莖也是一樣,“不生枝葉”,“正直無枝”,實際確是如此,而“下森秀無柯,頂端有葉”(《林邑國記》),描狀尤為貼切生動。

(3) 假莖 芭蕉科的一些植物莖雖直立粗大,但却是由粗厚呈覆瓦狀排列的葉鞘包疊而成,所以稱之為假莖。甘蔗莖就是如此。《南州異物誌》說它“其莖如芋”,“如芋”二字既說明了甘蔗莖榦的質地是“草類”,而且形象地描繪了葉鞘包裹莖榦的着生方式。而“莖……重皮相裹”^①,對葉鞘抱合成假莖的描述尤為貼切入微。

(4) 塊莖 塊莖是植物為了適應貯藏養料和越冬的需要而生長的膨大的地下莖。《南方草物狀》的“甘藷……至十月乃成卵”的“卵”就是一種塊莖。甘藷是薯蕷科薯蕷屬(*Dioscorea*)的植物,陳祈暢《異物誌》把它的塊莖比喻成芋的“巨魁”,是再具體不過了,因為芋的“巨魁”也是一種地下莖,可能形狀大小也相似。塊莖中含有豐富的營養物質,“南人專食,以當米穀”,說明人們已充分利用“甘藷”的豐富的營養價值。

植物莖的高矮粗細隨種類不同差異很大。如椰樹,“高六七丈”;橄欖,“樹高十餘丈”;甘蔗,“株大者,一圍餘”等。魏晉南北朝

時期，一尺約合現在的 24.3 釐米，則高“六七丈”以七丈計，約合 17 米；高“十餘丈”以十丈計，約 24 米；“圍”指兩臂合抱，均與實際基本一致。

此外，“誌錄”還記載了人們對某些植物莖利用的認識。如梓椈，“材貞勁，非利剛截不能克”；葍母，“脆不中用”；筥，“以為柱椈”；射筒竹，“可以為射筒”（均缺名《異物誌》）；菽藤，“重於竹，可為杖”（《臨海異物誌》）等。如果不是對各種莖的物性有明顯的認識並加以利用，是不可能作出這樣的記述的。

“誌錄”對植物莖的認識與描述涉及了莖的生長習性，形態特徵及其構造和利用，最突出的是在某些植物莖的高矮粗細，節間長短的描述中，第一次引入了數量概念，使對植物的形態記述趨於科學性、精確性。

注：

① 郭義恭《廣誌》“芭蕉”。

3. 葉

葉是種子植物重要的營養器官。成長的葉由葉片、葉柄、托葉三部份組成，葉片是主要部份。它與環境接觸面積最大，而且長期受氣候條件的影響，因此在形態上比根和莖的變化大。“誌錄”記述葉的形態多種多樣，各盡其態。試舉數例：如說韶“葉似栗”（裴淵《廣州記》），栗葉橢圓形至長橢圓形，葉緣疏生刺毛狀鋸齒，韶是無患子科的 *Nephelium chryseum*，葉也是橢圓形至長橢圓形，祇是葉全緣無鋸齒，所說“葉似栗”自是指葉形相似，大小相似。又如葍“葉如柝欄而小”（缺名《異物誌》），當是指葍葉也是掌狀深裂。又如椰葉“狀如蕨葉”（《南州異物誌》），說的則是椰子的羽狀復葉。類似的描述還有盧頭木“葉如甘蔗”（《南越誌》），山檳榔“葉類柝”（《登羅浮山疏》），海紅豆“葉圓”（《南州記》），等等。

對分枝莖來說，葉大多着生在分枝上，但莖直立無分枝就不同了，正如“誌錄”所載，檳榔“葉從心生”（《荆揚已南異物誌》）、“葉聚

樹端”(俞益期《箋》)，椰子“葉如束蒲，在其上”(缺名《異物誌》)。所謂“葉如束蒲”，相當形象，而“葉從心生”，是說葉由主莖莖尖生長錐的分生組織向外增生細胞直接分化出來，雖然薛瑩不知道什麼生長錐、細胞，祇就直觀的描述來說，却比較更確切，更合乎科學。

· 隨着植物種類的不同，葉的大小也有差異，而嶺南許多植物的葉很大，如椰葉“長丈四五尺”(《南州異物誌》)，盧頭木“葉長丈餘”(同上)，葶樹葉“廣六七尺”(缺名《廣州記》)。當地人或利用其長而堅韌，“織以爲帆”，或利用其大，“接之以覆屋”，體現了植物葉在當時人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誌錄”對植物葉的認識與描述涉及了葉的形態特徵，種類差異，着生部位，大小以及利用，許多描述切實具體，有一定的科學性，引入數量概念描述葉片的大小也是第一次。

4. 花

花是種子植物適於繁殖的縮短變態枝。“誌錄”對花的描述與根、莖、葉稍有不同。《說文》曰：“花，榮也。”即開放的有色彩的花。“誌錄”的花在一定程度上局限於是否“榮”，“榮”即爲花，不榮即是“無花”。所以，對於一些無花菓屬的植物如“古度”就描述爲“無華”。對於肉穗花序的檳榔，在描述了其花序“因坼裂，出若黍穗”后，亦曰“無花爲實”(缺名《異物誌》)。這與公元前四世紀歐洲的Theophrastus對花的認識有着一定距離，Theophrastus認爲不管它們在外形和顏色等方面有多大差別，祇要它的產生與菓實——種子相關聯，就稱之爲花。從“無花而爲實”的記載可以體會到，當時的人們無疑已經認識到了“花”與“實”的因果關係，但對是否是“花”則較多地局限於它的外在表現。但也有例外，如《南方草物狀》的“沉藤”，《類聚》引作“浮沉藤”，以《本草拾遺》作參證，應是“沉藹藤”。“藹”即“葩”字(也通“芭”)，即花。藹、浮古音相近，《類聚》訛作“浮”，而《草物狀》脫“藹”字。此爲無花菓屬植物，“沉藹”就是花在裏面看不見，比“無花”要正確得多，也很說明問題，觀察

和描述很細緻。

此外，“誌錄”還較注重花的顏色與開花時間。如：“橘爲樹，白花而赤實”，鬱金香“花正黃”，貝多“花白”，橄欖“二月生花”，木綿“正月則花”，等等。可能當時人們已注意到了花的顏色對種類區分的意義，而開花時間則與人們的利用有着密切關係。

還有，“誌錄”對花的細緻描述也值得注意。萬震《南州異物誌》云鬱金香花“細與芙蓉華裏披蓮者相似”，說的是鬱金香 (*Tulipa gesneriana*) 花的花絲與荷花 (*Nelumbo nucifera*) 的花絲粗細相似，實際確是如此，而觀察也比較細緻。

5. 菓實

菓實是被子植物所特有的器官，由花中的子房發育而成，包括菓皮和種子兩部份；菓皮一般又分爲外菓皮、中菓皮和內菓皮三層。《說文》曰：“菓，木實也。”祇限於木本植物，而“誌錄”之菓實決不限於木實。對椰菓的描述說明人們對菓實結構的認識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科學水平。椰菓的結構是這樣的：外菓皮較薄不透水，中菓皮爲一纖維層；內菓皮堅硬，即椰殼；胚乳爲一乳白色肉質層；附着於內殼上；胚乳內爲一大的空腔，貯藏着水液，即椰子水；內菓皮的一端有3個基生孔跡，通稱芽眼，其中兩個漸次退化，另一個孔之下就是一圓柱狀的白色胚。試對比《南州異物誌》的描述：“其實生枝葉間，大如升，外皮(指中菓皮)苞之如蓮狀(指纖維柔軟)。皮中核(指內菓皮)堅。過於核，裏肉(指胚乳)正白如鷄子，著皮(附着於內殼上)，而腹內空(指胚乳內的大空腔)，含汁(指椰子水)，大者含升餘。”缺名《異物志》說：“又有如兩眼(即基孔)處；俗人謂之越王頭。”觀察記載之精細，幾乎與現代植物學對椰菓的解剖認識完全一致。

現代植物學中，根據菓實的不同成因，將其分爲單菓、聚合菓和聚花菓三種。其中單菓的種類最多，又按菓皮的性質分爲乾菓和肉質菓，其下又分若干類型。“誌錄”的記載當然不可能出現這許

多複雜的名詞，但確確實實，“誌錄”通過各種方法記載了不同類型的植物菓實。

乾菓。如宜南草，缺名《廣州記》說：“有莢，長二尺許，內有薄片似紙，大小如蟬翼。”顯然這是一種莢菓。“如蟬翼”，說的該是種子的翅。又如益智，“如枳棋子”，“子肉白滑”，枳棋是鼠李科植物 *Hovenia dulcis*，菓實近球形，乾燥，“如枳棋子”就是指益智的蒴菓頗象枳棋子。“子肉”即所謂的假種皮部份。

肉質菓。菓實成熟時菓皮肉質，大多數可食，與當時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誌錄”的肉質菓種類比較乾菓要多。(1)漿菓的特點是外菓皮較薄，中菓皮和內菓皮肉質。“芭蕉”一例比較典型。缺名《異物誌》說：“剥其皮(即外菓皮)，食其肉(即中菓皮和內菓皮)，如飴蜜，甚美。”(2)柑菓往往是外菓皮與中菓皮分界不明顯，通常稱“皮”，含有揮發油腺，“皮既馨香”即由此產生，內菓皮成若干瓣，即所謂“裏又有善味”部份(楊孚《異物誌》)。(3)核菓不止一種類型，有的是中或外菓皮肉質，如楊梅“其實外肉著核”(《荊揚已南異物誌》)，“肉”是外菓皮，“核”是內菓皮。也有的核菓有假種皮(由珠柄或胎座發育而成，包被於種皮之外)，如荔枝“其膚光澤”(缺名《異物誌》)之“膚”即是。又如前述，椰子的外菓皮薄，中菓皮為一纖維層，內菓皮堅硬，也是一種核菓。(4)梨菓是一種假菓，其肉質食用部分是由花筒發育而成，中央可見五心皮合生子房發育的部份。裴淵《廣州記》的“五子樹，實如梨，裏有五核，因名‘五子’”。說的可能就是一種梨果，“五核”當是五心皮合生子房發育的部份，內有五粒種子，故曰“五子”。

“誌錄”記載菓實中有幾個常用詞如“肉”、“膚”、“殼”、“核”等，需加以說明。凡用“肉”或“膚”表達的部份大都可以食用，所指不一，有的指胚乳，如椰的“核裏有膚”之“膚”；有的指中菓皮和內菓皮，如甘蔗的“食其肉”之“肉”；有的指外菓皮或中菓皮，如楊梅“其實外肉著核”之“肉”；亦有指假種皮的，如荔枝“其膚光澤”之“膚”。

“殼”一般指菓皮。如：豆蔻“皮殼小厚”(缺名《異物誌》)；葭蒲“實外有殼”(陳祈暢《異物誌》)；檳榔“皆有殼，肉滿殼中”(《荊揚已南異物誌》)。“核”則有指內菓皮的。如椰的“過於核”之“核”；也有指假種皮的，如豆蔻“核味辛香”(《南方草物狀》)之“核”，但以指內菓皮者居多。總之，對於“誌錄”中“肉”、“膚”、“殼”、“核”的含義要視具體使用場合而定，不能一概而論，但都能表達清楚，可以用現代植物學菓實結構的概念來剖解。

不同的植物種類，菓實的形狀、大小、顏色、成熟季節、着生部位等都有很大差異；可食的菓實肉質，味道差別亦很大。這些在“誌錄”中都有描述：(1)形狀，如：椰“實如瓠”，即圓形或橢圓形；三廉“或有四五六稜”(陳祈暢《異物誌》)，就是具有幾道稜；餘甘子“如梭形”(《臨海異物誌》)，就是兩頭尖，等等。(2)大小，如：益智“實長寸許”(陳祈暢《異物誌》)；梅桃子“實大三寸”(《臨海異物誌》)，等等。(3)顏色，如：橘“赤實”；楊梅“色青黃”(《臨海異物誌》)，等等。(4)成熟時間，如：楊桃“五月、十月熟”(《臨海異物誌》)；龍眼“七月熟”(缺名《廣州記》)，等等。(5)着生位置，如：椰“繫在於巔”(缺名《異物誌》)；葭蒲子“著枝格間”(《陳祈暢《異物誌》)，等等。至於菓實的味道，記載有“甘”、“辛”、“酸”、“澀”、“滑”、“甜酢”、“馨香”、“小苦”、“先苦後甘”……等等，極為多樣。所有這些千姿百態的描繪，現在已考知為何種植物者，均與實際一致或基本一致，說明“誌錄”中不少是通過細緻觀察或生產經驗得來的實錄。

綜觀“誌錄”對各種類型的菓實記載豐富多樣，描述形態特徵、成熟季節、着生部位和食口性等，扼要而確切，對菓實的食用部份和非食用部份，用各種語言表達，大都描述剖析得當，各得其適，關於椰菓解剖結構的認識幾乎與現代植物學對椰菓的認識完全一致，尤為突出。“誌錄”對菓實的描述比根、莖、葉、花要詳細、具體、切實的多，菓實是人們利用植物的主要對象，與生活密切相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這一點。

綜上所述，“誌錄”運用直觀描述與類比相結合的方法，記載了一至六世紀人們對植物器官形態的宏觀認識，涉及了許多與現代植物學有關的知識，並且第一次引入了數量概念，使認識變得具體準確，更具有科學意義。尤其對作為人類生活資源之一的菓實，描狀更為具體詳細，有時精細入微。習俗以閩廣產品為“南貨”，從“誌錄”中第一次見到眾多的“南貨”躍然紙上，使關心植物學史者，感到耳目一新。再者，“誌錄”奠定了中國古代植物學文獻內涵的基礎，對其後的各種古代植物學文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一、直觀類比，二、數量概念，三、注重利用，這三點構成“誌錄”記載內容的基礎。其後一直到《植物名實圖考》以前，各種有關植物學的著作如：本草、草木註疏、專譜、植物錄異、雜記等，其中草木部份的記載基本上沒有超出“誌錄”的這三點基本內涵，祇是在具體細節上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二）關於植物分類

《爾雅》把植物分成“草”、“木”兩大類，又把木分成“喬”、“檉”、“灌”三類^①。而“誌錄”却把植物分成即草、木兩類之外，新增一藤類。

“誌錄”中的“木”與“樹”均屬木類，如椰樹、文木、漆樹、盧頭木等；而“菜”、“草”則屬於草類，如東風菜、雍菜、水草、宜南草等。還有一類是“藤”，如鍾藤、葑藤、千金藤、榑藤子、鼠藤等。

注：

^① 蔣英《從歷史文獻看植物分類學的發展》，載《農史研究》第一輯，農業出版社，1979年，第48頁；陳家瑞《對我國古代植物分類學及其思想的探討》，載《植物分類學報》，1978年第3期，第108頁；苟萃華《也談我國古代的生物分類學思想》，載《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年第2期，第167—178頁。

1. 草、木類

萬震《南州異物誌》說：“甘蔗，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

餘。”甘蔗，是芭蕉科的植物 *Musa nana*，由於粗厚葉鞘的重疊包裹而形成粗大的假莖，所謂“其莖如芋”，芋即芋艿，莖草質，“誌錄”稱“甘蔗，草類”，的確如此。由此可以領悟到，萬震對“草”與“木”的區分顯然是根據莖幹是否堅實（木質部是否發達），莖幹堅實者為“木”，莖幹不堅實（韌皮部發達）者為“草”。甘蔗莖幹儘管高大粗壯，因其“如芋”，不堅實，祇能入草類。就是說，三國吳時的萬震，已能準確地擺脫“望之如樹”的假象，鑒定甘蔗祇是草類，是有相當的鑒別力的。

2. 關於藤類

“葭蒲，藤類”（陳祈暢《異物誌》）。說明當時人們已將藤劃作了一類。從“誌錄”對各種藤類植物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藤”是非直立莖植物，包括高大的木質藤本如鍾藤，與現代植物學藤類植物的概念基本相符。藤類植物，依非直立莖的木質部是否發達又分為木質藤本與草質藤本。“誌錄”對此也有明顯的區分，如“續斷，草藤也”（顧微《廣州記》），說明當時人們對藤類植物莖質地的區分已有明確的認識，因為“誌錄”記載的藤類植物確實既有木質藤本如“檣藤子”、“鍾藤”等，也有草質藤本如“續斷”、“沖洞”等。如《臨海異物誌》說鍾藤“藤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至十、五圍”，缺名《異物誌》說沖洞“苗蔓如土瓜”，清楚地區分着藤的木質或草質，和萬震的區別甘蔗為草類，可謂異典同工。而“誌錄”明顯地闢出一個藤類和區分藤質之為木為草，實屬前所未見。

（三）某些植物的特殊生長發育現象

植株體積和重量的不斷增加就是植物生長現象，而植物發育是植物體內部性質的一系列變化，往往以生長階段的形式表現出來，如萌芽期、幼苗期、營養生長期、生殖生長期等。“誌錄”對榕、鍾藤、杜芳的生長發育的認識值得一提。

“榕木，初生少時，緣搏他樹，如外方扶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傍作（可能是“作傍”倒錯）連結，如羅網相絡，然後皮理連合，鬱茂扶疏，高六七丈”。——萬震《南州異物誌》

“鍾藤，附樹作根，軟弱，須緣樹而作上下條。此藤纏裹樹，樹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藤成成樹，若木自然，大者或至十、五圍”。——沈瑩《臨海異物誌》

“杜芳，藤形，不能自立根本，緣繞他木作房，藤連結如羅網相穿，然後皮理連合，鬱茂成樹。所托樹既死，然後扶疏六七丈也”。——萬震《南州異物誌》

根據對林木發育的研究，認為林木的發育具有兩種週期，即總發育週期和年發育週期，很顯然，上面三段文字的記述的是總發育週期的幾個發育階段。

總發育週期是從種子萌發到整個植株衰老死亡為止的過程，其中經過幼年、青年、成人和老年的生長階段。以上三例中均有“緣繞他樹”、“皮理連合”一類描述，大概此時是幼年期、青年期；而此後的“鬱茂扶疏”、“若木自然”、“鬱茂成樹”則是進入了成年階段。這三例是中國古代植物學文獻中最早的較系統的關於植物特殊生長發育現象的記載。人們能認識到從“藤”到“樹”的生長發育過程祇能是從長期觀察實踐中才能獲得。

(四)關於植物生理

環境因子的變化，往往會引起植物體內生理過程和代謝方向的轉變。人們可以利用這種變化來達到某種改良、利用的目的。“誌錄”中關於擦鹽採菓的記載就是一例。“檄櫬，木高大難採，以鹽擦木身，則其實自落”（缺名《異物誌》）。不管怎樣擦鹽法，總之是擦了鹽之後便落菓，說明鹽是被植株吸收了。鹽的主要成份是氯化

鈉，高濃度的鈉會破壞植物體內的正常代謝而出現外滲現象大量失水，促使葉柄、莖柄的離層進一步分化，使植物體某些散失水份快的器官如葉、莖脫落，從而減少水分的散失，達到株體自衛的目的。正因為如此，所以菓實會“自落”。當時人們當然不可能理解這些道理，但從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可能因某種偶然關係發現了這一現象，因而利用了這一生理變化，以達到菓實不採自落的目的，應該說是“誌錄”時代的一大發現。

有些植物菓實，在初熟時，菓內含有較多的生物鹼、有機酸，味道酸澀，經過後熟作用的轉化，會變得鮮美甘甜。一千多年以前人們雖然不懂得“後熟作用”，但却知道了“藏”可以使酸菓變甜，澀菓變甘。如：藤，“其味少酢，藏之益美”（缺名《異物誌》），藤是酢漿草科的陽桃（*Averrhoa carambola*），鮮菓含有較多的草酸、檸檬酸、蘋果酸等，故味“酸”，而“藏”了經過後熟後，這些酸類基本上消失，故味“美”。甘蕉的“熟，甘；未熟時，亦苦澀”（顧微《廣州記》），也是這個道理。再如《食經》藏柿法曰：“柿熟時取之，以灰汁澡再三度，乾今汁絕，著器中，經十日可食。”^①澀柿未經產後處理時，味很澀，這是由於菓肉中含有豐富的可溶性單寧。把菓實浸入灰汁中，目的在於破壞菓皮的呼吸細胞，迫使其進行無氧呼吸。處理後再拿出來，等灰汁乾了，再放十天，菓內含的可溶性單寧轉化成不可溶性的過程基本完成，菓實就不澀了。從這裏我們看出，對柿菓的產後處理雖然祇是一種經驗手段，却包含了豐富的生理學知識。

不但菓實，塊莖也會因“藏”而變味。如甘藷，《南方草物狀》記載：“其味甘甜；經久得風，迺淡泊。”按薯蕷塊莖初掘出時微帶甜味，過若干日則失去甜味，可能是游離糖份在旺盛的呼吸中逐漸消耗掉了。“甘藷”未必指薯蕷，但是薯蕷屬的植物無疑，則《南方草物狀》所記，有與薯蕷相似的特性。從這一點更可證明它不是甘藷（番薯），因為甘藷藏後澱粉糖化會變甜，而且那時離發現美洲還很遠，

人們根本不知道有甘薯這種植物。

“誌錄”關於擦鹽採菓的記載是中國較早關於人為因素干擾植物體內代謝的資料。菓實的產後處理和塊莖變味的記載，也是可珍視的植物生理變化的科學記錄。

注：

- ① 《齊民要術·種柿》引《食經》。

(五)關於植物生態

植物生態，這裏指植物與其生長所處環境間的關係。《管子·地員》篇就記載了陸地上旱生植物、濕生植物、水生植物所適宜的不同生態環境，也記載了山地植被的垂直分佈，是中國與植物生態有關的最早文獻之一。“誌錄”的某些記載其涉及植物生態學的則更為具體明爽。

1. 植物與溫度的關係

由於種性不同，植物生長發育對溫度有一定的要求，祇有達到了一定的積溫條件，纔能正常開花結菓，漢武帝時扶荔宮栽植不活嶺南的龍眼、荔枝等植物，就是因為“南北異宜”^①，說的主要是氣候條件。“甘蕉”是芭蕉科的植物，其適應的生長區域在北緯30°以南，即中亞熱帶南部以南，雖然吳地也能生長，但廣州的甘蕉“直是南土暖，不經霜凍”，所以能“四時花葉展”（顧微《廣州記》）。如果越過北緯30°，因氣溫和冬季乾早的原因而葉色變黃，把“四時花葉展”歸因於“南土暖，不經霜凍”是正確的。類似的記載還有，例如：檳榔“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退樹海南”（俞益期《箋》）；慎火，“南中無霜雪，故成樹”（《南越誌》）；等等。這些記載充分說明了“誌錄”對植物的正常生長與溫度的關係已有明確的認識。

注：

- ① 佚名《三輔黃圖》，《叢書集成》初編本。

2. 植物與水的關係

《管子·地員》篇對植物與水份環境的關係已有較科學的認識與記載^①。而《誌錄》所記範圍較廣，也較具體。例如：缺名《異物誌》有香菅，“不生洿下之地，〔而生〕丘陵山崗”。“香菅”是禾本科的香茅(*Cymbopogon cifratus*)，廣泛分佈於華南地區，旱生。又《南越誌》有猴葵，“生石上”；缺名《廣州記》有雍菜，“生水中”，冬風菜，“陸地生”；等等。說明“誌錄”對植物生長與水份環境的密切關係有了正確的理解與認識。

注：

① 夏緯瑛《管子地員篇校釋》，農業出版社，1981年。

3. 植物間的相互關係

早在《詩經》就記載了植物間的寄生現象，如《小雅·頍弁》：“鳶與女蘿，施於松柏。”鳶是一種寄生植物，女蘿是地衣門松蘿科的松蘿(*Usnea longissima*)，多附生在針葉松上，《詩經》的記載是對的。“誌錄”記載的幾種植物間的寄生現象則有更大發展。例如：葭蒲，“蔓延他樹，以自長養”(陳祈暢《異物誌》)，“以自長養”一句較之《詩經》含含糊糊的“施”更清楚地申說了“葭蒲”是靠寄主植物提供養份而生長的，不見以前記載。又如：“青松紫幹，四衢皆竦，其下多茯苓。”(《南越誌》)說的是茯苓寄生於松根。不僅如此，“誌錄”還記載了寄生植物的“排他性”，有植物幼小時寄生於寄主植物上，待其具有自養能力以後，慢慢地分泌某種物質殺死寄主，如鍾藤“纏裹樹，樹死，且有惡汁，尤令速朽也”(《臨海異物誌》)，清楚地說明是寄生植物使寄主死亡，並分泌“惡汁”使寄主“速朽”的。從上述可知，“誌錄”進一步說明了寄生植物與寄主植物間的利害關係，符合現代科學道理，較之簡單地記述寄生現象顯然是一大進步。

有些植物具有通過根、莖、葉向四周環境分泌出特有的有機物質的能力，這些分泌物質可能有利於植物自身的生存和繁殖，而對其他植物或則促進其生長，或則抑制其生長，有的甚至是致命的因

素。這樣一來，有時會導致植物羣落結構的變化。如樟科的桂樹 (*Cinnamomum cassia*)，它的樹皮中含有 70—90 % 的桂皮醛，這是一種揮發性芳香物質，可以抑制其他植物生長，以致造成其他植物死亡，最後形成純桂樹林。“誌錄”就清楚地記載了這一現象，即所謂“必粹其族”，說明人們觀察總結的正確性，祇是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罷了。缺名《異物誌》曰：“桂之灌生，必粹其族。”《廣誌》亦曰：“桂出合浦，而生必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為林，林間無雜樹。”

4. 對中國第二條植物自然分佈界綫的認識

不同的緯度區域，總是伴隨着不同的氣候與不同的環境條件，因此生長的植物種類也不相同，這與植物對環境的選擇密切有關。春秋戰國時代的《考工記》有“橘逾淮而北為枳，……此地氣然也”。第一次提出了涉及植物南北分佈以淮河為界限的觀點。橘不可能變為枳，否則在植物遺傳學及系統分類學上說不通。不過作者認為橘逾淮由於“地氣”不同，即淮河以北的氣候條件不能滿足橘正常生長的需要，是沒有錯的。在植物地理學上，秦嶺淮河是我國暖溫帶與亞熱帶植物的分界綫。反映在植物分佈上，許多亞熱帶植物如竹、茶、杉、橘、桂等等，由於對光照和氣溫等的要求在暖溫帶地區得不到滿足，因此祇能生長在這條分界綫以南地區，間有例外，也祇限於以北的與分界綫以南條件相似的小氣候環境。《考工記》的記載涉及的植物自然分佈的第一條分界綫，與現代植物地理學的劃分並無相戾。

“誌錄”的一些記載進一步涉及了中國植物自然分佈的第二條分界綫，就是南嶺一綫。例如楊孚《南裔誌》說：“隨江東至巴郡江洲縣，往往有荔。”“荔”是荔枝，最適宜生長的地區在北緯 28°—20° 之間。江洲縣在今四川巴縣境，在北緯 29° 左右，說明作者是沿江而至巴縣所目睹的情景。巴縣雖非嶺南，必然其小氣候略如嶺南。又如橄欖是熱帶性植物，祇分佈在南嶺以南，薛瑩《荆

楊已南異物誌》就說“始興以南皆有之”。始興今廣東始興縣，在南嶺以南。俞益期《與韓康伯箋》更說嶺南的檳榔“不得北植”，顧微《廣州記》亦說甘蕉祇有在“南土暖，不經霜凍”的條件下才能“四時花葉展”，等等。以上事例有力地說明人們已認識到某些植物祇能生長在嶺南，把是否有霜凍看成了識別這些植物適宜生長區域的界綫，即初步把南嶺一綫看作了中國植物自然分佈的又一條分界綫。這條分界綫是非常符合科學道理的，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南嶺以南基本全年“無霜雪”，最冷的一月月平均氣溫也在 0°C 以上。現代植物地理學上就把南嶺作為中國熱帶性植物與亞熱帶植物的分界綫。

此外，“誌錄”中還有關於小氣候植物的記載。如竺法真《登羅浮山疏》：“嶺南無筋竹，惟此山有之”。言外之意，筋竹產於嶺北，而嶺南惟羅浮山亦有之。作者雖然沒有說這是因為其特定的小氣候環境所致，但已經道出了這種特定現象。

總之，“誌錄”對植物環境的關係，植物間的相互關係，以及植物地理分佈等方面的認識都達到了一定的科學水平。對熱帶性植物祇能生長在“無霜雪”地區的記述，第一次涉及到劃分中國植物自然分佈的第二條分界綫的問題，不能不是中國古代植物地理方面的一個很大成就。

(六) 植物產品的利用與加工技術

人們認識植物、繁殖植物，就是為了更廣泛、更有效地利用植物。“誌錄”記載的大多數植物都有其利用的途徑，或食或用，幾乎涉及了當時嶺南人民生活的各方面。許多植物產品的加工方法與技術沿用悠久，有的還流傳至今。

1 食(有生食、熟食和乾製、漬藏及調味等食法)

生食，即鮮食；熟食有蒸有煮，或加鹽、蜜，或加肉類，或不加。

方法多樣，但祇有菓品之異，吃法如常，不舉例瑣錄。有一種餅食方法值得一提。如：榲木，“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搗之，以水淋之，可作餅，似麪”（缺名《異物誌》）；桃榔木，“皮中有似搗稻米片，又似麥麪，中作餅餌”（《臨海異物誌》）。榲木是棕櫚科的西穀椰子，桃榔木即棕櫚科的桃榔，東南亞國家的某些地區現仍有食“椰麪”、“桃榔麪”的習俗。

甘蔗，缺名《異物誌》曰：“斬而食之，既甘；迨取汁為飴餈，名之曰‘糖’，益復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如冰，破如博棋，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者也。”說的是生啖甘蔗和甘蔗糖的製作技術，從蔗汁到熬製成“糖”，再製成“石蜜”，其技術已遠不是《楚辭》時代不“柘漿”（蔗漿）所能比擬的了。

與生食、熟食比較，乾製和漬藏的方法與技術最為豐富，也最具特色。乾製菓品，如吃乾檳榔，最使中土人目為奇異，其吃法是把檳榔與“扶留藤、古賁灰合食之，即滑美”（《南方草物狀》），咀嚼後，“先吐赤水一口，而後嗽其餘汁”^①。扶留藤是胡椒科的蒟醬（*Piper betle*），古賁灰是蛤蜊殼灰之類，吃時在蒟醬葉上放些蛤蜊殼灰，然後裹着檳榔吃。這種吃法雖然很早就嶺南相沿成習，並成爲一種禮俗，但直到南宋時范成大初入桂林，見到路上常有“赤水”，還驚爲是血跡呢！到清代恽調元的《南越學記》還有這三物合吃的記載，並隨身帶着“檳榔盒”或“檳榔包”，中藏三物，隨時取食。有趣的是南太平洋的圖瓦盧島人，無論男女老小，同樣有以檳榔三物合吃的習慣，祇是蛤蜊殼灰換作石灰，蒟醬葉換作胡椒葉罷了，而檳榔袋中藏着三物，隨身攜帶取食也竟是一樣的。南國風物習俗相同，自“誌錄”時代到今天，異國之間有無互相傳播的可能，還是各地自發的，尚有待進一步的查考。此外如豆蔻的“曝乾，剥食”，益智的“亦可鹽曝”，嶺南得天獨厚，人們以藥物當菓食，中土人是沒有這個條件的。

漬藏。有鹽漬、蜜漬等。如廉薑，缺名《異物誌》說：“削

皮，以黑梅並鹽汁漬之，則成也。”廉薑是薑科植物華山薑（*Alpinia chinensis*）。又說：用杭木皮汁“以藏衆菓，使不爛敗，以增其味。”《食經》藏楊梅法：先用鹽漬，曬乾後再用杭木皮汁漬之，“美好，可堪數載”^②。看來那時南土人採用此法防止菓實腐爛是頗為平常的，當然杭木也是南方所產，不過現代學者還不能確指杭木究是何種植物。再如：桶子，“采取，鹽、酸漚之，其味酸酢；以蜜藏，滋味甜美”；夫編（漏）子，既可煮食，“亦中鹽藏”（《南方草物狀》）。

蜜漬菓實，“誌錄”中記載得最為豐富。因為很多非一般的菓實，往往味道不佳，多含酸，澀或辛、苦，採用蜜漬方法制成蜜餞之類，既矯正異味，又便於久藏，所以廣泛被採用，同時也擴展了菓品種，一般不是北方人所能品嚐到的。如：橄欖，“生食味酢，蜜藏仍甜”，和現在橄欖甜乾菓的加工方法基本相同；劉樹子，“其味酢，煮蜜藏之，仍甘好”；枸櫞，“味奇酢，皮以蜜煮為糝”；古度，“味酢，取煮以為粽（糝之誤）”；益智，“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取外皮，蜜煮為糝”；（以上《南方草物狀》、裴淵《廣州記》、顧微《廣州記》）等等。採用“蜜”與“煮”同時進行，說明人們已經知道“煮”可以消除菓實中的某些不良味道而有助於“蜜”的矯味效果。

“誌錄”中有許多菓實都被加工成“糝”。“糝”是一種蜜餞菓品，字亦作“糝”，但古籍中很多地方訛作“粽”。《說文》曰：“糝，古文糝。”段玉裁註曰：“按，《廣韻》、《集韻》……皆有‘糝’字，云：‘蜜漬瓜食也，桑感切。’……別制其字作‘糝’。”很清楚，“糝”就是“糝”，不能和“粽”（端午粽）字混淆。

“誌錄”中還有用植物菓實榨油以供食用的，如摩厨子，“其澤如脂膏，馨香馥鬱，可以煎熬食物，香美如中國用油”。《本草綱目》認為摩厨子是齊墩菓一類植物。“齊墩”是木本油料植物阿拉伯文 zaytun 的古代譯音，即木犀科的 *Olea europaea*。又有作調味香料或作為飲料的，如夫編（漏）子，“煮投下魚、鷄、鴨羹中，好”；乙樹葉，“曝乾，投魚肉羹中”。作飲料的，如都咸，“柯皮乾作飲，芳香”。

〈以上〈南州異物誌〉、〈南方草物狀〉、〈南方記〉〉說明利用特種植物的範圍和方法非常廣泛而多樣，既豐富了飲食品種，也做到了物盡其用。遺憾的是，有不少植物，現在還很難考定出生物學名稱。雖然現代有些中外學者在這方面作了努力，終因文獻不足，記錄簡單，時代又遠，不能不是推測的成份多，而很難作出定論。

“誌錄”關於植物產品的飲食方法與加工技術，相當全面多樣，盡力做到“為我所用”。看來祇要沒有毒的，幾乎都經過不斷的探索而加以人為的改良和利用，其中“石蜜”是中國最早的蔗糖加工品，“糝”是中國最早的蜜餞菓品。這些都充分說明當時嶺南植物的飲食物品的珍異和豐富，在中國飲食史上佔着光輝的一頁。

注：

①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

② 〈齊民要術〉卷10“楊梅”引〈食經〉。

2. 用(包括紡績與器用)

(1) 紡績 從“誌錄”的記載來看，當時的紡績原料有：葛、苧、蔴、芭蕉莖、幾種竹、古貝、勾芒木、穀皮等。〈詩經〉時代對葛、蔴的初處理大致是“漚”和“煮”兩種^①。通過初處理脫去植物韌皮纖維所含膠質後，即可用於紡績。“誌錄”進一步記述了另一種去膠方法，即用枸櫞汁澆治。枸櫞汁含有大量的有機酸如橙皮甙、檸檬酸、蘋果酸等，當時人們就說它“若酸漿”。這些有機酸對韌皮纖維所含膠質具有較強的分解能力，而枸櫞汁含酸量高，利用之以代替糧食淀粉發酵而成的“酸漿”，變無用為有用(枸櫞不堪生食)，又節省了酸漿(當時人們以酸漿作飲料)。一千多年前人們能做到這樣，實在是難能可貴。

“誌錄”之“木綿”、“古終藤”或“古貝”是中國最早關於樹棉的詳細記載。萬震〈南州異物誌〉曰：“此木(古貝)熟時，狀如鵝毳，中有核如珠珣，細過絲綿。人將用之，則治出其核，但紡不績，在意小抽相牽引，無有斷絕。欲為斑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為布，弱、軟、

厚、致上毳毛。”這裏包括了從纖維治取、紡紗到染色織布的整個過程，是古代文獻中所僅見的，它很好地反映了當時嶺南的紡織技術水平。

(2)器用 包括生產、打獵、造船等。通過由梧竹“作屋柱”，當“堅強以爲柱榦”，蒼冷大竹“任屋樑柱；覆用之則當瓦”，葍“葉廣六七丈，接以覆屋”等資料，可以想象當時嶺南人民的居住情況，大概有不少房屋的主要材料是大竹。小的竹子則有的用作武器，或用於狩獵，如箘竹“交趾人銳以爲矛，甚利”，莠竹“有毒，夷人以爲觚，刺獸，中之則必死”（以上見《南方草物狀》、缺名《異物誌》、《南中八郡誌》、缺名《廣州記》、《臨海異物誌》）。

造船在中國具有悠久的歷史。缺名《異物誌》曰：“梓椶，大十圍，材貞勁，非利剛截不能克，堪作船。”而作帆的則爲特種的樹葉，如盧頭木，《南州異物誌》曰：“葉如臙形，長丈餘，織以爲帆。”“誌錄”的另一段文字說的是利用樹液的潤滑作爲運輸工具，裴淵《廣州記》曰：“膏藤，津汁軟滑，無物能比。以此導地，牽之如流，五六丈舡，數人便運。”利用膏藤潤滑的樹液，就地搬運在深山中鑿成的獨木舟，到達河邊下水，雖說是造化的巧安排，也是人們的巧子利用。

“誌錄”中關於植物利用的記載，是嶺南人民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它不僅反映了人們對植物的加工利用豐富多彩，並達到了一定的科學水平，同時又爲研究漢魏六朝嶺南的社會、經濟、文化、民俗等提供了豐富的資料。

綜上所述，漢魏六朝時期的中國古典植物學文獻，體現了前所未有的科學成就。第一、“誌錄”運用直觀與類比相結合的方法，對植物形態的宏觀經驗認識趨於比較系統完整；首次引入數量概念，對植物的認識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準確性；注重加工利用，爲人們更好地利用植物提供了廣泛的門路。同時，直觀與類比、數量概念，注重利用這三點還奠定了中國古代植物學文獻內涵的基礎。第二、“誌錄”根據植物莖的堅實與否來區分植物的屬“草”還是屬

“木”，說得清楚明白；不僅如此，它還根據植物莖的生長習性，在“草”、“木”之外創闢出一個“藤”類，在中國植物分類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第三、“誌錄”對某些植物特殊生長發育規律的詳細記述，反映當時的人們已把“植物”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來認識。第四、“誌錄”還記述了用人為因素干擾植物生理代謝來為生產服務的事實；對植物菓實“藏”、“漬”的描述，不僅反映了當時豐富多彩的產後處理技術，也是值得珍視的植物生理變化的科學記錄。第五、“誌錄”進一步地認識植物與環境的關係，第一次涉及到中國植物自然分佈的第二條分界綫的問題，在中國古代植物地理學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最後，“誌錄”對於植物產品的加工利用技術，不僅體現了當時人們的多方面的實踐以達到“物盡其用”，而且給我們展示了一千多年前嶺南人民的生活圖景，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注：

① 陳維稷主編《中國紡織科學技術史》(古代部份)，科學出版社，1984年，第45頁。

結 論

隨着嶺南的開發，政治、經濟、文化的不斷發展，後漢至六朝之間，出現了不少專記嶺南事物的著作，大都以“誌”、“記”、“傳”、“狀”等為名，其中有關嶺南植物的內容，十分豐富。

在輯錄漢魏六朝嶺南植物“誌錄”的基礎上，本文從植物科學的角度，探討了“誌”、“記”、“傳”、“狀”等在中國植物學史上的地位與科學成就，認為：

“誌錄”最早記述了豐富的嶺南植物，填補了我國古代植物學文獻的地域空白。

“誌錄”也是中國最早的一批較系統完整的植物學文獻。在此之前，與植物有關的資料大都零散雜亂，既沒有關於植物的系統記述，更沒有專門的植物著作或篇章。由於社會意識與生產力發展

水平的限制，“植物”盡管在人們的生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但在人們的頭腦中却往往從屬於其他，沒有“植物”自己的一席之地。漢魏六朝嶺南植物文獻記述的較為系統與完整的植物內容，及其植物種類之豐富，不僅是以前的文獻無法比擬，在同時代的植物文獻中也有着非其他文獻所能替代的鮮明特色。

“誌錄”在植物形態、植物分類、植物個體發育、植物生理、植物生態、植物產品加工與利用等各個方面，在繼承前人的經驗積累的基礎上，有許多獨到的創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科學成就，突出地反映了漢魏六朝植物學的發展，為以後植物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本文祇是從植物學的角度研究了漢魏六朝嶺南的“誌”、“記”、“傳”、“狀”，至於其在社會、經濟、文化與民俗等方面的歷史地位與意義，還有待將來作進一步的探索與研究。

參 考 文 獻

(已見於文內註者不錄)

程俊英《詩經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吳·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叢書集成》初編本。

金開誠《楚辭選註》，北京出版社，1982年。

夏緯瑛《夏小正經文校釋》、《周禮書中有關農業條文的解釋》、《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農業出版社。

清·孫星衍等輯《神農本草經》，人民衛生出版社，1882年。

清·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華書局影印本。

清·阮元《廣東通志·前事略》，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

孫雲蔚《中國菓樹史與菓樹資源》，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

辛樹勳《中國菓樹史研究》，農業出版社，1983年。

Edward Lee Green, Landmarks of Botanical History Edited by Frank N. Egert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3.

中國自然地理編寫組《中國自然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84年。

徐祥浩《廣東植物的生態及地理》，廣東科技出版社，1981年。

桑原鷲藏《晉室南渡與南方開發》，載《師大月刊》1934年第10期。

以中《漢隋間之地理總誌》，載《國聞周報》1937年第28期。

李子信《三國時孫吳的開發江南》，載《食貨》1937年第2期。

王庸《漢唐間的異物誌》，載《史地雜誌》1937年第2期。

方豪《見於中國典籍的越南植物》，載《東方雜誌》1946年第1期。

陳楨《關於中國生物學史》，載《生物學通報》1955年第1期。

盛誠桂《我國先代本草學的簡單介紹》，載《生物學通報》1958年第1期。

孫家山《本草學的起源及其發展》，載《農史研究集刊》第1冊，1959年。

胡道靜《由地誌的伏流談到清人輯佚工作》，載《文匯報》1962年6月5日第3版。

[美]馬泰來《陸賈〈南越行記〉與東方朔〈林邑記〉》，載《大陸雜誌》第38卷第1期。

[美]馬泰來《蜜香紙·抱香履》（傳本《南方草木狀》辨偽舉隅），載《大陸雜誌》第38卷第6期。

梁國光等《秦始皇統一嶺南地區的歷史作用》，載《考古》1975年第4期。

顧維金《秦始皇統一嶺南的進步作用》，載《中山大學學報》1975年第5期。

汪子春《我國古代的生物學和農醫實踐》，載《文物》1978年第1期。

彭書典《本草學史和古代植物分類學史的分期及主要著作》，載《安徽中醫學院學報》1983年第3期。

邱其謙《漢族南進與客家》，載《東方雜誌》復刊第18卷第11期。

孫關龍《詩經中的藥品》，載《植物雜誌》1985年第4期。

劉昌芝《試論〈南方草木狀〉的著者和著作年代》，載《自然科學史研究》1984年第1期。

“誌錄”植物索引*

- | | |
|---|---|
|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一 畫</p> <p>乙樹 91</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三 畫</p> <p>三文 132
 三廉 45, 57, 134
 三藤 57, 171
 土瓜 174
 土翁子 26
 大竹 118
 大腹子 123
 山桃 150, 151
 山棗 135
 山藟 141
 山檳榔 159, 179
 千金藤 173
 女青 184
 女楨 99</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四 畫</p> <p>木瓜 29, 125, 160
 木豆 128
 木香 9</p> | <p>木威 132, 158, 159
 木綿 63, 135, 153, 154, 172, 183
 木槿 184
 木蜜 62
 木蜜香 61
 木奴樹 32
 木防己 65
 木羅勒 163
 夫留 55
 夫編樹 80
 夫漏樹 95
 天竺桂 171
 天竺黃 38
 王壇子 28, 29
 五子樹 153</p> <p style="text-align: center;">丹</p> <p>丹邱穀 35
 仁頻 113
 牛乳蕉 18
 勾芒木 162
 文本 62, 84
 文草 2, 3
 方蕉 18
 火浣布 16, 64, 109</p> |
|---|---|

* 包括和植物有關的名物。筆畫以一二、一爲序。名物下的數字是頁碼。

水藤 164

五 畫

古度 152

古度樹 124, 160

古貝木 12

古賁灰 5, 41, 55, 65, 77

古終藤 138

古綠藤 153

古緣藤 153

甘 168

甘草 19

甘蔗 65, 66, 107, 117, 139, 174

甘蕉 17, 18, 66, 67, 113, 159, 165

甘藷 48, 49, 87

石髮 70

石菴 35, 144

石榴 68

石蜜 66, 117, 118

石南樹 92, 93

石林竹 156

石藤竹 156

石榆子 135

朮 175

艾 167

玉文 132

邛竹 185

布葛 72

由梧 115

由梧竹 73, 90

白荆 172

白梅 94

白米屑 58

白附子 103

白梅檀 181

白疊花 108

白綠樹 125

冬青 110, 170, 180

冬熟 26

冬風菜 176, 177

瓜 126, 156

瓜蓼 7

禾 120

半夏 176

六 畫

芋 18, 48, 49, 66, 67, 107, 156

芋魁 18

帆 13, 139

同心草 161

竹 66, 71, 117, 118, 119, 120,

145, 163, 164

竹箭 165, 166

竹子布 142

多南子 28

多感子 126

名遂花 106

合成樹 132

安石榴 105, 111, 124, 169

安息香 172

州樹 92

交趾葛 66, 67

羊角蕉 18

阮咸槽 110, 170

七 畫

李 41, 55, 77, 78, 81, 82, 118, 180
李子 90
杞 136
杏 160
杜芳 16
杉樹 128, 129
束蒲 49, 53
扶蓉 21
扶留 5, 55, 65, 129
扶留藤 42, 55, 65, 77, 129, 163
扶芳藤 15
芙蓉 17, 18, 21, 183
芭蕉 66, 67
花樹 162
豆蔻 67, 123, 127
豆蔻樹 81
赤槿 184
戒火 140
求那衛 184
貝多 161
男青 184
含水藤 130
含蘭子藤 85
牡蠣灰 65
沖洞 174
沉香 4, 9, 10, 61, 121, 127, 137, 161, 180
沉香木 137
沉香 10
沉麻 84

沙棠 131, 180
沙麻竹 145
沒藥 101
治葛 17
君遷子 124
君遷樹 124
附子 103

八 畫

松 136, 145
松花 110
松脂 101
杭 33, 60
杭樹 127
棟 63
枇杷 9, 117, 160, 161, 170
東風菜 176
枕梁 61
枸羅 141
苦竹 37
苦箭 37
芋 52
茅 69
若榴 170
葦樓 7
苓陵香 142
青木 121
青木香 19, 95, 170
青松 144
青桐 113, 135
昆布 70
金荆 162

金釵瓜 156
狗竹 36
狗蹄 130
物羅 139
定陶瓜 45, 46
宜南草 177
卷施 143

龍 畫

枸杞 130
枸椽 59
枸櫞 52, 123, 149
枸槽子 27
柳 128
柳樹 99
柯樹 33
柯欖 30
柚 123, 126, 149
柞 170
柰 135
枳椇子 49
相思樹 183
柿 27, 148
括萎子 75
荔枝 56, 117, 124, 148, 152, 169,
170, 180
荔枝煎 170
荔枝 5, 43, 110, 133, 148, 152, 169,
170, 180
荔枝樹 43, 110, 170
草花 10
草樹 65

草犀 178
草蓀 164
草昧子 125, 160
茗 139, 140, 154
茯苓 144
茶樹 154
胡椒 102
胡蘆 53
胡桃 40, 53, 125, 172
胡韭子 101
南扶留 129
南黃眉 87
毒草 118
致祭花 106
香 106, 180
香木 137
香花 106, 111
香林 137
香樹 61, 62
香管 69
係香 10
鬼目 125, 155, 160
鬼目樹 78
科藤 34, 87, 164
風延母 103
前樹 92
洲上故筋 147
香邪 53
降真香 101
柔荑藤 165

十 畫

馬芹 176
馬蘭 176
桂 60, 183
桂木 110
桂竹 73, 113
桂樹 169
桃 9, 55, 93, 94, 126
桃枝 146
桃枝竹 157
栝香 89
栝欄 31, 59, 65, 98, 125, 163, 164, 179
桄榔 128
桄榔木 31
桐 119, 120, 172
栗 93, 152, 160
栴檀 121, 180, 181
栝樓子 76
莎木 117
莎樹 117
菱 68
都勾 128
都勾樹 128
都角樹 94, 97
都桷樹 79
都桶樹 94
都昆樹 80
都咸樹 80, 94, 97
都梁 20
栝香 89

甍藤 85
芭竹 37
途致 106
皋蘆 139, 154
射筒竹 73
烏豆 128
烏頭 128
烏欖 168
般腸竹 37
酒樹 111
海藁 143
海落 143
海草 70
海棕 123
海藻 143
海羅 143
海紅豆 98
浮沉藤 84
流黃香 23, 109
益知 155
益智 49, 67, 88, 165, 166
栝檀 180
桑 162
桑椹 173
通草 102
通草藤 173

十一 畫

梅 26, 28, 29, 30, 41, 93
梅子 28
梅桃子 25
梓 136

梓糕 57
桶子 79, 126
黃皮 159
黃盾 87
黃蠟 133
菱 148, 185
葛蒲 156, 185
董 162
瓠 40, 53
麥門冬 175
野葛 17
野聚藤 86
國樹 93
過羅 139, 140
笙 146
筍竹 167
梨 43, 44, 85, 86, 153
宿莽 143
鹿角 144
粗蘇竹 145
婆羅得 99
細辛 178
紵 52

十二畫

椰 75, 119
椰子 53, 123
椰樹 7, 40, 53
楮 31, 33, 93, 125, 160
楮樹 93
棧香 4, 10, 61, 137
棧蜜香 82

探 43, 135
探子樹 43, 44
椒 163
椒藤 86
棕 59, 123
棘竹 22, 146
棗 8, 24, 28, 29, 54, 55, 56, 57,
76, 116
葫蘆 53
料 163
菴藤 34, 163
落雁木 102
落娠婦 176
葛 52, 64, 130, 142
區撥花 106
葭蒲 48
越王頭 53
越王算 38
酢皂莢 105
紫荊 172
紫菜 144
黑梅 68
棠梨 125, 160
無名木 100
無食子 100
猴葵 144
猴總子 27
猴鬪子 26
黍 55
黍穗 55
焦核 133, 180
鈎吻 17

鈎挽 17
筋竹 95, 181
筍 37, 54, 55, 95, 96
象豆 173
訶梨勒 97
補骨脂 104
疎麻 139

十三畫

棟 132
楮 62
楨 63
楊桃 24
楊梅 29, 43, 133, 150
楊搖 25
梓 148
楓香樹 83, 95
楓實 83
檜 129
壺橘 148, 168
葉逆花 106
蓮 7, 48, 88, 148
蓮子 116
蕁撥 103
蒔羅 176
蓆莞 70
蒲 7, 40, 53
蒲梨 125
蒲桃酒 9
菁 59, 172
薔母 59
薊 163

蒟醬 173
蒟 65
蒟子 159, 169, 179
雷柚 119
署預 141
圓當竹 153
當歸 175
鼠藤 174
廉薑 68
淮菜 174
粽 149, 152, 158, 160
慎火 140, 141
絳 99

十四畫

榕木 15
榕樹 64
榴 44
榴子樹 44
穀子 46
穀皮 138, 153
檳藤子 173
漚酒 111
蔗 179
蔗子 126
蔴蔗木 14
蔴蔴 72
蔴鐘竹 37
望蘆 154
槃多樹 151
漆子 26
漆樹 135

漏寇樹 82
蜜香 4, 61, 62, 127
蜜香樹 137
韶 152
韶子 135
齊藤 155, 165
莧木 54, 55
粽 152, 158, 160, 166
綸木 138

十五畫

穀 119, 120
橄欖 8, 24, 30, 41, 54, 76, 132, 150, 158
橄欖子 8, 24
閩子藤 85, 86
播移樹 114
檳樹 94
蕉布 142
蕉樹 87
蕨菜 5
蕨菜 171
籐藤 34, 164
梨香 4, 10
雷 71
箬竹 167
箭竹 73
稻 2, 5, 122
餘甘 30, 41, 45, 46, 159
餘甘子 30
劉樹 77
諾藤 164

摩廚 12, 47, 58
摩夷花 106
彈棋局 110, 170
緇 163

十六畫

樹膠 11, 84
橘 1, 50, 51, 52, 116, 148, 149, 151
橘樹 51
橘官 1, 50, 51
薑 67, 68
蔴 57
薇 175
薏苡 49
燕草 142
舜木 162
盧頭木 13, 139
盧橘 168
霍香 69, 88
筴管 72, 167
獲扶留 129
糖 66

十七畫

檉 136
檳 63
薰陸 11, 84, 121
薰陸香 11, 84
優殿 89, 90
燭臺草 178
鍾龍 145

鐘藤 34
籊 37
籊竹 74
龍眼 5, 29, 43, 124, 169
龍鍾竹 145
柶 125, 132, 149, 160, 165, 171
彌子 127

十八畫

蘋蒿 85
蘇方木 99
蘇合 131
蘇蘇竹 145
蒼香 20, 69, 89, 109, 121, 131
羅勒 163
關桃子 26
簞 37

二十畫

薄荷 165, 166
櫨 152
釋柳 8

二十一至二十二畫

榲木 58
槩 64
鷄舌香 10, 65, 106, 108, 121, 169
鷄骨 137
鷄侯菜 167
鷄橋子 27
續斷 164, 174
箨 37
欒金香 21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一、杨孚《异物誌》

1. 橘

2. 稻

3. 文草

二、杨孚《交州异物誌》

蜜香

三、杨孚《南裔誌》

龙眼荔枝

附. 槟榔稻

1. 椰树

四、万震《南州异物誌》

2. 橄榄

3. 桃枇杷

4. 木香

5. 鸡舌香

6. 薰陆香

7. 摩厨

8. 古贝木

9. 卢头木

10. 火浣布

11. 榕木

12. 杜芳

13. 野葛

14. 甘蔗

15. 青木香

16. 藿香

17. 郁金香

18. 棘竹

19. 流黄香

五、沈莹《临海异物志》

1. 杨桃

3. 杨摇

2. 梅桃子

4. 冬熟

5. 猴闷子

6. 关桃子

7. 土翁子

8. 枸槽子

9. 鸡橘子

10. 猴总子

11. 多南子

12. 王壇子

13. 杨梅

14. 馀甘子

15. 桃榔木

16. 柯树

17. 杭

18. 钟藤

19. 莉藤

20. 丹邱谷

21. 石莼

22. 狗竹

23. 箬竹

25. 般肠竹筴竹

26. ??

24. ??竹

27. 天竺黄

28. 越王算

六、薛莹《荆扬已南异物誌》

1. 椰树
2. 橄欖
3. 餘甘
4. 檳榔树
5. 龙眼
6. 荔枝树
7. 杨梅
8. 探
9. 榴

1. 三廉
2. 餘甘

七、陈祈畅《异物誌》

3. 谷子
4. 摩厨
5. 葭蒲
6. 甘薯
7. 益智

八、曹叔雅《异物誌》

橘

1. 橘树

九、缺名《异物誌》

2. 枸櫞
3. 椰树
4. 橄欖
5. 檳榔
6. 荔支
7. 簾
8. 梓椹
9. 怀木

10. 摩厨
 12. ?母
 11. 栟榈枸椽
 14. 杭
 13. 桂
 15. 枕梁
 16. 沉香
 17. 木蜜香
 18. 文木
 19. 木绵
 20. 杔栌楨檀
 21. 火浣布
 22. 榕树
 25. 甘蔗
 23. 扶留
 24. ?
 26. 芭蕉
 27. 豆蔻
 28. ??
 29. 藿香
 30. 香菅
 31. 昆布
 32. 石发
 33. 筍
 35. 篠簞
 34. 笱筍
 36. 桂竹
 37. 箭竹
 38. 射筒竹由梧竹
 39. 篔簹竹
- 《南方草物状》部份

十、徐衷《南方草物状》

1. 椰
2. 橄榄
4. 刘树
3. 槟榔
5. 鬼目树
6. 桶子
7. 都棉树
8. 都昆树
9. 都咸树
10. 夫编树
11. 豆蔻树
12. 栈蜜香
13. 枫香树
15. 文木
16. 沉藤
14. 薰陆香
17. 耽藤
18. 藟子藤
19. 野聚藤
20. 椒藤
21. 黄屑
22. 蕉树
23. 甘薯
24. 益智
25. 霍香
27. 优殿
26. 楸香
28. 由梧竹

十一、徐衷《南方记》

1. 乙树

2. 州树
3. 前树
4. 石南树
5. 国树
6. 褚树
8. 都角树都桶树
9. 都咸树
7. ? 树
10. 夫漏树
11. 枫香树
12. 青木香
13. 筋竹

十二、徐表（衷）《南州记》

1. 都角树
2. 都咸树
3. 呵梨勒
4. 海红豆
5. 栟榈
7. 婆罗得
6. 苏方木
8. 无食子
9. 无名木
10. 降真香
11. 没药
12. 通草
13. 落雁木
14. 胡椒
15. ? 拨
16. 风延母
17. 白附子
18. 补骨脂

十三、康泰《扶南传》

1. 安石榴
2. 酢皂荚

地记部份

3. 鸡舌香
4. 香花
5. 甘蔗
6. 芋

1. 鸡舌香
2. 白叠花

十四、《吴时外国传》

3. 藿香
4. 流黄香

附. 火浣布

十五、竺芝《扶南记》

1. 荔枝
2. 酒树

十六、《林邑国记》

1. 檳榔仁频
2. 播移树
3. 由梧
2. 檳榔
1. 橘

十七、魏完《南中八郡誌》

3. 荔支
4. 枇杷
5. 莎木
6. 甘蔗
7. 毒草
8. 大竹

十八、俞益期《与？康伯笺》

1. 椰
2. 檳榔
3. 桑
4. 众香共是一木
5. 稻

十九、刘欣期《交州记》

1. 枸櫞
2. 椰子
3. 龙眼
4. 君迁子
5. 古度树
6. 白缘树
7. 鬼目草昧子
10. 蔗子
8. 桶子
9. 多感子
11. 弥子
12. 蜜香
13. 豆蔻
14. 都勾
15. 木豆
16. 杉树
17. 檣
18. 扶留
19. 含水藤
20. 藿香

二十、沈怀远《南越誌》

1. 合成树
2. 荔枝
3. 杨梅
4. 三廉

5. 沙棠
6. 石榆子
7. 探
8. 青桐
9. 漆树
10. 怪松杞梓
11. 沉香木蜜香树
12. 纶木
13. 古终藤
14. 疏麻
15. 卢头木
16. 皋芦
17. 慎火
18. 山薯
19. 蕉布
20. 苓陵香
22. 海藻
21. 卷施
23. 石莼
24. 猴葵
25. 茯苓
26. 龙钟竹
27. 沙麻竹
28. 簟竹
29. 棘竹
30. 桃枝
31. 洲上故筋
1. 橘壶橘

二十一、裴洲《广州记》

2. 柚
3. 枸橼

4. 橄榄
5. 杨梅
6. 山桃
7. 槃多树
8. 古度
9. 韶
12. 木绵圆当竹古绿藤
11. 谷
10. 五子树
13. 皋卢 (皋卢)
14. 鬼目益知
15. 膏藤
16. 金钗瓜
17. 菖蒲
18. 石麻竹
19. 桃枝竹

二十二、顾微《广州记》

1. 木威
3. 山槟榔
2. 馥甘等
4. 古度树
5. 鬼目草昧子
6. 沉香
7. 贝多
8. 勾芒木
9. 金荆
10. 葬木
11. 绡
12. 扶留藤
13. 莉藤
14. 续断

15. 膏藤
16. 柔科藤
17. 甘蕉
18. 益智
19. 鸡侯菜
20. 箬竹
21. 筍竹

二十三、缺名《广州记》

1. 卢橘
2. 乌榄
5. 荔枝
4. 龙眼
3. 槟榔
6. 枇杷若榴
7. 三廉
8. 茺萁
9. 天竺桂
10. ?
11. 安息香
12. 木绵
13. 白荆紫荆
16. 榘藤子
14. 蒟酱
15. 千金藤
17. 鼠藤
18. 冲洞
19. 续断
20. 雍菜
21. 薇
22. 术
23. 麦门冬

- 26. 薜萝马芹
- 27. 东(冬)风菜
- 24. 当归
- 25. 半夏
- 28. 宜南草
- 29. 草犀

二十四、竺法真《登罗浮山疏》

- 1. 山槟榔
- 2. 荔支
- 3. 沙棠
- 4. 沉香
- 5. 梅檀
- 6. 筋竹
- 2. 相思树
- 3. 木绵

二十五、《罗浮山记》

- 1. 桂
- 4. 木槿
- 5. 求郗卫
- 6. 男青女青
- 7. 菖蒲
- 8. 菱
- 9. 邛竹

附录汉魏六朝岭南植物“誌录”研究

参考文献

“誌录”植物索引